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古代文學領域，向來是文人專擅的場域，偶有蔡琰、李清照等女性作家出現，但也僅是曇花一現，零星點綴而已。直至明清兩代，政治、經濟、文化、風氣、以及觀念的轉變等因素，促使婦女文學獲得空前的發展，一時之間，才媛輩出，蔚為壯觀。

在此風潮中，清乾嘉時期提倡性靈說的袁枚，其門下的隨園女弟子群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們當中來自社會各個階層<sup>1</sup>，人數眾多<sup>2</sup>，與袁枚之間的互動交流，或彼此之間的文學活動，極為鮮明活躍，為部分文人雅士所稱道，卻也引起不少反對與批評的聲浪。

在隨園女弟子中，駱綺蘭是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當時乾嘉時期一位重要的女詩人。她喪夫守節，後積極拜入袁枚、王文治及王昶門下，成為三人共同的詩弟子，除了刊刻自己的詩集之外；更有意識地以編輯者的身份，收錄了她與友人之間往來的書札與酬贈之作，留存至今的作品極為完整。透過三位老師的揄揚推介，在當時文人與閨秀圈中聲名大噪，交遊廣泛，詩簡遍傳，作品中更展現出獨特的價值觀和性別意識，不畏輿論的行為，也使得她毀譽參半，飽受攻訐。中年過後，駱綺蘭心境上有所轉變，選擇奉道習佛，成為她心靈最後的歸宿。

清代非常重視旌表貞節，制度是歷史上最完備的。<sup>3</sup>在旌表隊伍中，紳衿之家的女子所占比例很大，這一方面與家庭的政治經濟實力、政府的著意偏袒有關，

---

<sup>1</sup> 隨園女弟子成員的身份約可分成三個部分：官吏之妻女、普通良家女子、貧家女子。據王英志：〈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2年2月，頁19。

<sup>2</sup> 袁枚女弟子前前後後約達六十幾人。參考自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民89年12月），頁227。

<sup>3</sup>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110。

但不可否認，她們受到的傳統道德薰染與社會、家庭給予的束縛，確實也較普通小民要大得多。<sup>4</sup>名門閨秀在丈夫喪亡後多以守節自持，除了維持家計外，也要擔起撫養子女和代夫行孝的社會責任。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駱綺蘭作為一位具有才華的寡婦詩人，她如何自處？如何追求自己的文學和社會地位？而文學作品則記錄著作家的生命歷程與思想情感，透過文字，傳遞出文學的聲音，與再現了作家的身影於讀者面前。

本論文擬通過對駱綺蘭生平經歷、個人活動、思想狀態及作品的分析探討，瞭解清乾嘉時期女性從師問學、與文友交遊的現象和面貌。此外，清楚而全面地探討這位女作家的作品、創作歷程及創作態度，期能呈現駱綺蘭生命歷程的全貌，和文學創作成就。

## 第二節 相關研究概況

關於駱綺蘭所處的時代背景研究方面，專書上，有鍾師慧玲的《清代女詩人研究》<sup>5</sup>，提供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促成清代婦女文學蓬勃發展，及女詩人興盛的原因，包括文人的獎掖、官宦世家的提倡等，並呈現清代女詩人結社、從師及交遊概況等豐富的文學活動。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sup>6</sup>，勾勒出此一時期性別關係的大致風貌，描繪當時婦女的生命歷程，進而分析婦女的四種活動，包括文藝活動、娛樂、勞動工作以及宗教活動，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觀點，在研究此一時期的女性生活面向上深具參考價值。另在期刊論文方

---

<sup>4</sup>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8月），頁417。

<sup>5</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

<sup>6</sup>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11月）。

面，王萌的〈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sup>7</sup>，以全國的宏觀範圍、州府的中觀範圍及家族的微觀範圍三個不同的視角，來分析明清女性創作群體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且多出身官宦人家、書香門第的原因，乃與當時全國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密切相關。王細芝〈明清江南商業經濟對閩秀文學的影響〉<sup>8</sup>，則更深入地從明清時期江南城市經濟的繁榮，連帶吸引文人商賈聚居，市民階層壯大，都市文化隨之興盛等層面，以及進步思想的出現，江南運輸出版業的發展等條件，討論對於閩秀文學興起的影響。此外，郭夔〈論清代女詩人生成的文化環境〉文中<sup>9</sup>，則另從清代女詩人生成的文化環境此一新的視角進行闡釋，揭櫫此一時期女性詩歌創作活動繁盛現象的產生，是與清王朝對女性較為寬鬆的文化政策、男性文人的獎掖與支持，以及文化型家庭對女性教育的培養、關愛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

有關隨園女弟子創作群體的研究，專書有王英志《性靈派研究》，書中以席佩蘭、嚴蕊珠、孫雲鳳與孫雲鶴、錢浣青、汪玉軫為性靈派隨園女弟子代表，並列舉其部分詩作印證創作實踐與性靈詩觀的一致性。碩士論文則有施幸汝《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sup>10</sup>，以隨園女弟子研究作為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考察。在期刊論文中，無論是從此社群形成的特點或原因、成員身份的考述等現象探究，如王英志〈隨園女弟子概論〉<sup>11</sup>、〈隨園女弟子考述〉<sup>12</sup>、〈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sup>13</sup>和江應龍〈猗歟彤管麗矣香奩——袁枚女弟子〉<sup>14</sup>等，或是從文學角度評論隨園女弟子詩歌的價值，以及針對袁枚的性靈說如何影響隨園女弟子的創作情形與特色之研究，如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的價值

<sup>7</sup> 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中州學刊》第6期，2005年11月，頁216-220。

<sup>8</sup> 王細芝：〈明清江南商業經濟對閩秀文學的影響〉，《湖南商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2007年8月，頁90-92。

<sup>9</sup> 郭夔：〈論清代女詩人生成的文化環境〉，《山東社會科學》第8期，2008年8月，頁61-64。

<sup>10</sup> 施幸汝：《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臺北：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3年）。

<sup>11</sup>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概論〉，《江海學刊》第6期，1995年，頁158-161。

<sup>12</sup>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4期，2000年，頁34-40。

<sup>13</sup> 王英志：〈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2年2月，頁18-25。

<sup>14</sup> 江應龍：〈猗歟彤管麗矣香奩——袁枚女弟子〉，《國文天地》，1988年3月，頁59-64。

評判》<sup>15</sup>、〈隨園女弟子詩歌創作的社會文化影響〉<sup>16</sup>和陳旻志〈至情祇可酬知己——袁枚與隨園女詩人開啓的性靈詩觀〉<sup>17</sup>等，大致上是以隨園女弟子群的整體為研究對象，其論述多以《隨園女弟子詩選》為主要依據，就女弟子個人文本資料的深入探究較顯不足，當中選取的女作家亦較少針對駱綺蘭作個別論述，欠缺對駱綺蘭作品《聽秋軒詩集》及駱綺蘭生平、經歷、交遊狀況的深入研究。

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海峽對岸南京師範大學于麗艷 2005 年的碩士論文《句曲女史駱綺蘭研究》<sup>18</sup>，是第一本以駱綺蘭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家研究，論文中將駱綺蘭的個人行為置於清乾嘉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環境中，聯繫她與當時男性文人及其他女性文人的交往情形，呈現出當時一位有才寡婦生存方式的獨特性，而僅三十九頁的篇幅，內容過於簡略，對於作品的內容也未能深入探討。

在單篇期刊方面，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時期一婦女的生活方式〉一文中<sup>19</sup>，討論了駱綺蘭的經濟生活方式、師事男性文人的經過與互動模式、傳達其形象的〈秋燈課女圖〉、晚年的文學生活與心境等問題，並對駱綺蘭的卒年提出推論，其中有不少重要發現，內容詳實且具參考價值。于麗艷〈駱綺蘭「秋燈課女」的文化意蘊〉<sup>20</sup>，則是論析駱綺蘭繪製〈秋燈課女圖〉這個行為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文中就駱綺蘭於自我之才和婦人之德之間的掙扎與矛盾，作了深入的論述。王維安〈記駱綺蘭及其名軸芍藥三朵花的發現〉文中略述駱綺蘭的生平概要<sup>21</sup>，唯其據袁枚《隨園詩話·補遺》中所載：「句容駱氏，相傳為右丞之後，故大家也。」<sup>22</sup>，故其推論句容駱氏乃王維之後，應為一大錯誤。<sup>23</sup>王維安文中並

<sup>15</sup>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的價值評判〉，《龍岩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頁 1-3。

<sup>16</sup>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創作的社會文化影響〉，《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2008 年 6 月，頁 13-15。

<sup>17</sup> 陳旻志：〈至情祇可酬知己——袁枚與隨園女詩人開啓的性靈詩觀〉，《鵝湖月刊》第 28 卷第 1 期，2003 年，頁 26-38。

<sup>18</sup> 于麗艷：《句曲女史駱綺蘭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5 年）。

<sup>19</sup> 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時期一婦女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239-254。

<sup>20</sup> 于麗艷：〈駱綺蘭「秋燈課女」的文化意蘊〉，《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32-34。

<sup>21</sup> 王維安：〈記駱綺蘭及其名軸芍藥三朵花的發現〉，《中國書畫》第 43 期，1973 年 9 月，頁 4-7。

<sup>22</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三，頁 622。收於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編校點：《袁枚全集》第三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

討論駱綺蘭所繪〈芍藥圖〉，與乾隆乙卯六十年揚州筱園一株芍藥花因一莖三萼的異變，而吸引當時文人雅集紀異的一段勝事之間的關係。

目前與本研究相關且具有直接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中，專書部分僅可見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sup>24</sup>、宋致新《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sup>25</sup>和蕭燕婉《清代の女性詩人たち——袁枚の女弟子点描》<sup>26</sup>。《清代婦女文學史》一書僅以小節簡單略述駱綺蘭的生平資料，並選列少數詩作以見其創作特色。宋致新《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一書，依時代先後順序分章，將長江流域女性文學的特色及代表作家作一總覽性的介紹，此書第七章「清代：繁花似錦的女性文學奇觀」第八節「在抒情靈的惠風下：袁家三妹與隨園女弟子詩」中，將駱綺蘭列為隨園女弟子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約五頁的篇幅突顯了她的文學活動形式與反傳統的勇氣。蕭燕婉《清代の女性詩人たち——袁枚の女弟子点描》，則以兩個專章分別提供了駱綺蘭的小傳<sup>27</sup>，及討論駱綺蘭編輯《聽秋軒閨中同人集》與《聽秋軒贈言》的出版意圖，並透過此兩本編輯作品，關注了駱綺蘭的交遊關係，以及與袁枚、王文治之間的師徒互動等內容。另外施幸汝的碩士論文《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sup>28</sup>，也以小節的方式概述了駱綺蘭的生平背景，但幾乎是各類選集上的簡要介紹，大抵這些介紹的重複性極高，參考價值也較顯不足。

由前人研究結果中可見，相關研究雖已關注明清時期女性詩人大量興起的現象、生成因素探討，以及隨園女弟子群的重要性，並有學者蕭燕婉、于麗艷等人針對駱綺蘭個人及其作品進行初步的研究，然對於其生平經歷、交遊狀況與作品內容採取全面且深入探究的部分，則較為不足。駱綺蘭以其豐富的作品數量，及相關文學活動所展現出的獨特價值觀與性別意識，必有其值得更為縱深的研究必

---

<sup>23</sup> 袁枚所指的「右丞」，應為駱友麟右丞，其為駱綺蘭之曾祖。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中另有詳細說明。

<sup>24</sup>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9月二版）。

<sup>25</sup> 宋致新：《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sup>26</sup> 蕭燕婉：《清代の女性詩人たち——袁枚の女弟子点描》（福岡：中國書店，2007年10月）。

<sup>27</sup> 即前所述單篇期刊〈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時期一婦女的生活方式〉原文。

<sup>28</sup> 施幸汝：《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臺北：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3年）。

要。本論文即希望透過專家與專書研究的方式，瞭解駱綺蘭個人生平背景、生命歷程、思想與創作歷程、作品的特色與風格，由個人研究從而提供相關群體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 一、研究範圍

駱綺蘭的作品據《清人別集總目》中的記載<sup>29</sup>，其版本與所藏地，茲列表如下：

|   | 版本          | 所藏地                |
|---|-------------|--------------------|
| 《聽秋軒詩集》三卷                                 | 乾隆金陵龔氏刻本    | 南圖、中科院             |
| 《聽秋軒詩集》四卷                                 | 乾隆六十年金陵龔氏刻本 | 北圖、北大、復旦、旅大、日本內閣文庫 |
|   | 光緒元年刻本      | 南圖                 |
| 《聽秋軒詩集》四卷附<br>《聽秋軒贈言》三卷、《來書》及《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一卷 | 乾隆六十年序刻本    | 北圖、上圖、南圖、湘圖        |

然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記載《聽秋軒詩集》應有六卷版（乾隆六十年

<sup>29</sup>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第二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716。

金陵龔氏刻本)<sup>30</sup>，筆者並查詢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sup>31</sup>、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sup>32</sup>，及以電子郵件詢問該館館員後，發現《清人別集總目》中所載有部分錯誤。首先，《聽秋軒詩集》共有三個版本，分別是《聽秋軒詩集》三卷（乾隆六十年金陵龔氏刻本）、《聽秋軒詩集》四卷（乾隆六十年序刻本）以及《聽秋軒詩集》六卷（乾隆六十年金陵龔氏刻本），三個版本的內容無異，僅是增刻而已。而中國國家圖書館<sup>33</sup>藏有四卷版及六卷版，日本內閣文庫館藏應為六卷版，並非《清人別集總目》中所載的四卷版。此外，尚有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館藏《聽秋軒詩集》六卷版（乾隆六十年金陵龔氏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聽秋軒詩集》三卷版（乾隆六十年金陵龔氏刻本）。

此外，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書、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及各大圖書館網站的資料，皆著錄《聽秋軒詩集》三卷、四卷及六卷版為乾隆六十年金陵龔氏刻本或乾隆六十年序刻本。然而此三個版本是否為同一年所刻，據筆者考察《聽秋軒詩集》發現四卷本中的最後一首組詩〈自題歸道圖四首〉作於嘉慶元年（1796）六月朔日，又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四卷本後附《聽秋軒贈言》與《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中，《聽秋軒贈言》序文撰於嘉慶元年（1796）十月望日，《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撰於嘉慶二年（1797）秋天，故《聽秋軒詩集》四卷本最早應版行於嘉慶二年（1797）秋天以後。而六卷本的最後一首詩是嘉慶七年（1802）夏日王文治逝後，駱綺蘭為老師所寫的兩首輓詩，六卷本最早也應刊行於嘉慶七年夏天之後。

綜上所知，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書、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及各大圖書館網站的資料，以《聽秋軒詩集》前袁枚、王文治於乾隆六十年所撰序文，而將《聽秋軒詩集》的三個版本皆著錄

<sup>30</sup>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頁761。

<sup>31</sup> 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

<sup>32</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 館藏目錄檢索：  
[http://opac.nlc.gov.cn/F/MCLBV5M6AGCMYBC2VERQ5NBV1B1UEQK5737NGQH5DCMUUNRPEF-11755?func=full-set-set&set\\_number=232367&set\\_entry=000001&format=999](http://opac.nlc.gov.cn/F/MCLBV5M6AGCMYBC2VERQ5NBV1B1UEQK5737NGQH5DCMUUNRPEF-11755?func=full-set-set&set_number=232367&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sup>33</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名為北京圖書館，1998年12月更名為國家圖書館。

爲乾隆六十年刻本，應有所誤。

目前臺灣各圖書館並無館藏《聽秋軒詩集》的文本，本論文研究根據的主要文本—《聽秋軒詩集》六卷，乾隆六十年（1795）金陵龔氏刻本，爲中山醫學大學蕭燕婉老師所提供的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其中有袁枚、王文治、曾燠的序文，皆寫於乾隆六十年。而《聽秋軒贈言》三卷、《來書》及《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一卷等文本資料，則是筆者透過臺北市立圖書館向上海圖書館申請文獻傳遞服務所取得的。<sup>34</sup>

本論文即以駱綺蘭的作品《聽秋軒詩集》六卷，共五百八十首詩，加上《隨園女弟子詩選》、《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詩集》中所收佚詩三首<sup>35</sup>，合計共五百八十三首，以及駱綺蘭所編輯的《聽秋軒贈言》三卷、《來書》、《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一卷，作爲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範圍。

## 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將從形成清代江南女性文化圈的諸多原因與現象，來探討駱綺蘭這樣一位閨秀詩人出現的時代環境背景，以及時代環境背景所帶給她的影響與啓發。其次，再從相關的文史資料，如駱綺蘭作品與其中的自序、他序、其他相關的男性作家、女作家的別集、地方志等，爬梳整理駱綺蘭的生平背景、

<sup>34</sup> 臺北市立圖書館文獻傳遞服務：

<http://www.tpml.edu.tw/chinese/activity/alactivity/display.php?id=918>。

<sup>35</sup> 此三首詩未見於《聽秋軒詩集》中。其中〈花朝遲隨園夫子不至〉有兩個版本，分別收錄於《隨園女弟子詩選》卷三，頁 62 及《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頁 770 中，一爲：「春暖閑庭綉綠苔，闌干倚遍自徘徊。心憐微雨花朝過，眼盼先生桂楫來。新作香羹儲晚膳，舊眠吟榻掃輕埃。柴門一曲通江水，日夕呼童候幾回。」，另一爲：「柳外江波綠潑醅，高樓延倚首頻回。心憐春雨花朝過，目盼先生桂楫來。新作羹湯儲夕膳，舊眠吟榻掃塵埃。真州底事勾留久？不到寒閨舉酒杯。」以及和袁枚〈寓佩香女士聽秋閣主人未歸蒙左蘭城家岸夫分班治具都統成公屢以詩來同至焦山餞別〉詩，收於《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六，頁 894。使用《袁枚全集》，王英志校點版本。



生命歷程，交遊狀況及其文學活動。接著針對駱綺蘭的作品深入論述，探討其所展示的思想情感、意象經營、藝術風格，藉以完整了解其作品的全貌。

本論文共分六章論述，研究架構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分三小節。首先陳述論文撰寫的動機與目的，並將今人相關的研究成果作一概略的敘述與分析，最後說明《聽秋軒詩集》的版本及所藏，研究方法與略述各章架構。

第二章駱綺蘭的時代背景與生命歷程，分三小節。首先針對清代江南女性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如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出版事業的發達、重視女子教育、男性文人的獎掖、女子文學活動的興盛等，作一梗概瞭解。駱綺蘭身在此時代氛圍之中，得以展現其豐富的文學創作生命。次則透過整理相關的地方志等資料，追溯駱綺蘭父系親族間承繼的學術淵源、行誼事蹟，及其家庭環境，藉以瞭解駱綺蘭人格思想形成的背景。最後再略論駱綺蘭的生卒年，並爬梳彙整相關資料，將其生命歷程略分作少女時期的家學啓蒙、婚姻生活、孀居前期和孀居後期。

第三章交遊狀況，分四節。駱綺蘭交遊甚廣，積極參與當時文人社交圈的文學活動，本章針對她的交遊狀況，探討駱綺蘭與親族、業師、友人之間的來往互動關係。其中包括與家族親屬左畹鄉、左壩在生活及情感上的相互扶持，與袁枚、王文治、王昶三位業師之間深刻的師生之情，和閩中之友鮑之蕙、鮑之芬、畢汾的姊妹情誼，以及與曾燠、趙翼、謝振定、慶霖等男性文友酬贈唱和的互動模式。

第四章《聽秋軒詩集》中的思想情感。以駱綺蘭作品中所展現的思想情感立論，共分三節。首先探討作為一位寡婦詩人，駱綺蘭在書寫創作中所真實真切地表達並呈現出自己哀怨淒涼的內心世界。次則論述駱綺蘭於作品中所展示出的性別反思與才名意識，以及她對女性價值的思考。最後則論述駱綺蘭作品中所呈現的凌雲登仙之意與佛道思想，並以其作為她逃離現實苦境的方式。

第五章《聽秋軒詩集》的藝術特色，分兩小節。第首先分析《聽秋軒詩集》的表現手法，本節從體裁的選用、組詩的運用和意象經營三部分進行論述。次則探究《聽秋軒詩集》的創作風格，分別以清妙疏朗、哀婉蒼涼兩方面展開論述。

第六章結論，總結本論文的論述重點，並整合前述各章之研究成果，針對駱綺蘭其人及其作品的文學成就，作一總體性的回顧與評價。

## 第二章 駱綺蘭的時代背景及生命歷程

清代乾嘉時期，江南地區的閨秀文學創作已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而隨園女弟子正是清代江南女詩人之中的一批佼佼者<sup>1</sup>，其中駱綺蘭是隨園女弟子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閨秀文學的表現與成就，是由時代、地域、文化等客觀條件以及家學薰陶、後天努力等多種因素醞蓄而出的結果。因此要理解駱綺蘭及文學詩歌創作的淵源，必須先瞭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普遍的社會現況，和一生的經歷與際遇。由於此前已有多位學者述及清代江南女性文化圈的主要特徵，因此在第一節中，將綜合前人論述，考察江南地區特殊的人文環境及社會風尚，以利了解孕育如此龐大的女性創作群體的原因，溯求駱綺蘭才學情性的形成背景。第二節則透過相關的地方志等資料，追溯駱綺蘭所承繼的江蘇句容駱氏之學術背景。第三節將藉由彙整可見資料，為駱綺蘭的生卒年、生命歷程作一考述，以梳理出外部環境、個人遭遇與其創作之思想情感的關聯性。

### 第一節 清代江南女性文化圈的形成

清代學術之盛，亦使得女性創作達到前所未有的顛峰。清代女子創作風氣之盛，由目前所留存之作品數量可見一斑。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載目凡二十一卷，清代佔十五卷，其中明末之前共三百六十二人，而清代則有三千六百七十人。<sup>2</sup>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08 年 8 月重新出版的《歷代婦女著作考》(增

<sup>1</sup> 據王英志的考證，隨園女弟子的籍貫、生活地分布，大致以蘇州、杭州兩地為中心，北至江都，南至紹興為其範圍。王英志：〈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23 卷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19。

<sup>2</sup> 筆者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一書統計。

訂本)，學者張宏生等人根據各地府、州、縣、鎮志，輯得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未收之婦女作家共二百五十三人，其中清代有二百四十六人<sup>3</sup>，將清代女性文學作家的人數擴充至近四千人。另外美國漢學家曼素恩研究發現江南（或稱長江下游流域）這個大區域培育了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清代婦女作家。<sup>4</sup>從統計的數字來看，「清代婦女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sup>5</sup>，而且清代江南婦女作家也遠比同時期其他地區的婦女著作為多。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文化氛圍下，何以會出現這樣一個極具才華的創作群體？以下分別就各面象論述江南女性文化圈的形成原因。

## 一、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

孕育出大批閨秀詩人的江南地區，自明代中期後，隨著城市自由經濟的蓬勃發展，而成爲中國歷史上別具特色的地區。明清時期的杭州、嘉興、湖州府，是全國蠶桑葉最重要的地區，也是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從栽桑開始，農家經營就已屬於商品經濟，有的農家因所栽桑葉不足，或不種桑樹，必須向市場購買。因此桑葉被當作商品販賣，每每到了採葉旺季，市鎮上便有所謂的葉市。<sup>6</sup>

此外，明中期以來，從松江府的華亭縣、上海縣、青浦縣，到蘇州府的嘉定縣、太倉府、昆山縣、常熟縣，以及嘉興府的嘉善縣、平湖縣、海鹽縣，都是著名的棉作區和棉紡織區。這些地區的農家經營中，棉作逐漸取代稻作，織布的經濟收入，成爲家庭經濟的來源。<sup>7</sup>

以上可知，在江南地區，桑葉和棉的經濟利益比稻作來得多，農民爲了獲取

<sup>3</sup> 筆者據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一書統計。

<sup>4</sup>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11月），頁441。

<sup>5</sup>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胡文楷自序，頁5。

<sup>6</sup>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頁196。

<sup>7</sup>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頁138。

較大的經濟利益，於是大面積的種植桑樹和棉花，因而逐漸取代稻米的種植，使得江南絲織業、棉織業興盛，因此桑葉、絲織品、棉織品被作為商品出售，脫離了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結構，也推動了專業市鎮的發展。

明中葉以後，江南人口壓力沉重，賦稅日益增加，農村過剩的人口，大都流入附近城鎮，無形中也增加了手工業的人手，「市鎮人口的遽增，是由於明中葉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地主的兼併土地，導致農村的劇烈分化，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流入附近的城市、市鎮。」<sup>8</sup>這些人口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特別在十七世紀前後，發展為最迅速。江南在明中葉後，市鎮人口的增長與此有一定的關係。<sup>9</sup>

隨著接踵而至的貿易航線、市鎮、移居人口就業機會的增加，棉花和絲綢生產使江南變成了中國最富庶、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密集和變化最快的地區。<sup>10</sup>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sup>11</sup>有了豐富的物質生活，才能產生悠閒的心態，使人致力於精神生活的追求，對藝術產生無窮的渴慕。明末以來江南城市經濟持續繁榮，到了清代，江浙經濟仍是居於全國之冠，也因此出現了為數可觀的市民階層，為文藝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消費支撐。「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長盛衰，盈虛機緒，必以其地經濟情形之隆訕為升沈樞紐。」<sup>12</sup>故一個地方人才的湧現是以前物質基礎為先決條件的。

市鎮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而發展起來的，但市鎮的功能卻不僅限於經濟方面。市鎮信息豐富多元，交通發達，生活舒適便利，再加上蓬勃的經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而濃厚的文化氛圍又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寓居於此，也吸引著周邊地區的士紳向市鎮集中，正如元人鄭元祐所說：「姑蘇民俗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sup>13</sup>因此，市鎮不僅成為一

---

<sup>8</sup> 陳學文：〈明代江南市鎮經濟的發展〉，《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頁91。

<sup>9</sup> 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臺北：谷風出版社，1980年），頁367-372。

<sup>10</sup> 參考自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頁21。

<sup>11</sup> 春秋·管仲撰，唐·房玄齡注：《管子》（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5。

<sup>12</sup> 吳辰伯：《江浙藏書家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5月），頁117。

<sup>13</sup> 元·鄭元祐：《僑吳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清初東倉錢方蔚手鈔本影印，1970年3月），

地的經濟中心，更成爲一地的文化中心。如此，江南成爲一個人文薈萃之地。

## 二、出版事業的發達

有清一代，江南城市經濟的繁榮，帶動了文化消費市場，亦促進了印刷出版業的發達。建業、蘇州、金陵、新安、杭州等江南大都市更是刻家雲集，刻本眾多，出版家匯聚。是故明清閩秀文學的興盛乃得益於江南繁榮的出版業和書市。自宋開始，杭州已是全國三大刻書業中心之一，明朝時，兩京、杭州、蘇州更同列爲全國四大書市。與此相應的是在湖州一帶有專用的書船，通過江南密如蛛網、四通八達的水道將大量書籍、文具一併供應至各地銷售，販書也因此成爲一項專門的職業。這種以船爲載體的書市、書船對傳播文化，推進文化事業的發展、開發民智，方便各地購書者均有積極的意義，同時才女們也據此可以與外界大眾文化進行及時的溝通與交流。<sup>14</sup>

書籍大量刊印銷售爲書坊帶來龐大的利潤，也產生市場激烈競爭的現象，書坊爲促進書籍的行銷，吸引讀者的購買慾望，不僅特地聘請文人進行批點、編輯；畫家進行精美插畫的繪製；更遠聘福建建陽、安徽徽州優秀雕版技術的工人進行鏤版、印刷的工作。並且在水路要衝、刻坊處、學校旁、文人雅士聚會所設置櫛比鱗次的書坊，大量的書籍銷售據點，藉由南來北往的閱讀者傳播，擴展了社會的閱讀風氣。<sup>15</sup>

因爲有這樣蓬勃的印刷出版環境及交流的市場，無形中鼓勵大量私人文集的刊行，甚至也因此鼓舞了一向處於文學邊緣的女性從事寫作等文藝活動。與其相輔相成的是，「作者—作品—讀者」是一個動態過程，一個作家要想走入讀者的視

---

頁 1-2。

<sup>14</sup> 王細芝：〈明清江南商業經濟對閩秀文學的影響〉，《湖南商學院學報》第 14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91。

<sup>15</sup> 胡慧南：《沈宜修及鸞吹詩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25。

野，作家寫出的文本是否能變成作品為讀者所接收，他必須首先經過書商、出版社、編輯這些層層關卡，最終才能獲准進入市場。明清閨秀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出版、繼而廣泛流傳，其原因也就在於這樣的作品在思想情感和審美風格上，能夠符合當時廣大讀者的欣賞層次與閱讀趣味。困頓的江南文人士子在仕途不順的情況下寓居在風光明媚的南方之地，特別是清初以來的文人學士，經歷了改朝易代的危難，在人生際遇上深感不幸，與同處邊緣位置的女性相認同，這種「才子固窮」的心態與「才女薄命」的遭遇有了共鳴，失意的文人們彷彿在坎坷的才女身上看到了自身命運的翻版。清代女性文學的繁盛，既迎合了文人心中審美文化長期積蓄的「女性情結」<sup>16</sup>，也是他們對這種認同感的強化。故清代女性文學的讀者與作者感受著同樣的時代情緒，遭受著同樣的思想苦悶，容易發生情感上的交融與共鳴。因此，「作者—出版商—讀者」便形成了良性的循環，最終導致清代女性文學蔚為大觀。<sup>17</sup>

### 三、重視女子教育

家庭環境及教育觀念，對於女性詩人的養成也有著十分顯著的關係。清代女詩人的主體是閨秀，大多是出身望族及官宦世家。這些高門望族，對於文化表現的追求是相當強烈的。這些閨秀詩人的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和閑適，一般都能得到較好的教育機會，有時間從事文學創作。更重要的是她們生活於良好的文化氛圍之中，無論是學習環境、藏書條件，還是詩集作品的出版及流傳，都得到來自家庭的助益。

---

<sup>16</sup> 每個人都天生具有異性的某些特質，這倒不僅僅因為從生物學角度考察，男人和女人都同樣既分泌男性激素也分泌女性激素，而且也因為，從心理學角度考察，人的情感和心態總是同時兼有兩性傾向。詳細論述請參見（美）霍爾著，馮川等譯：《榮格心理學入門》（上海：三聯書店，1987年），頁53。參考張曉梅：《男子作閨音——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男扮女裝現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五章。

<sup>17</sup> 詳細論述請參見王細芝：〈明清江南商業經濟對閨秀文學的影響〉，《湖南商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2007年8月），頁92。

由於明清兩代寓居於江南的往往是淡薄功名的文人雅士、功成名就後賦閑告老的達官顯貴及官場失意的遷客騷人，他們在人生觀方面追求平淡隱佚，在審美觀念上則追求雅趣、高潔，詩酒酬唱，名人聯題式的審美活動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由於父輩抱著如此豁達的人生態度，如此雅潔的審美情趣，因此對於女兒他們並不以嚴苛的禮教加以管束，而一心希望將她們培養成清水出芙蓉的名媛才女。<sup>18</sup>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中曾針對清代士大夫階層的家庭，對女子受教育的觀念論述：

士大夫家庭並不以為學習詩文有妨賢媛淑女的教育，反而以為有益於性情的涵養，且閨門能詩，適足以表現家門風雅。在這種觀念下，閨秀的文才自然得到了相當的鼓勵與舒展。<sup>19</sup>

這類「文化型家庭」<sup>20</sup>的根基是教育，所提倡的是全家族對詩禮的研習與遵守，當然也不會忽略家中女性。這些世家大族希望通過教育，將女兒培養成姿容婉懿、蕙質蘭心的名媛才女，以配名士、才子，更期望她們能承擔起日後教育子女、傳承家學的責任，如魏愛蓮以為「江南地帶為主的上等家庭鼓勵女性讀書識字，一則增加其適婚的條件，二則使無所事事的閨女能有所閨注。」<sup>21</sup>因此培養家族女性提高其文化水準，尚能提高其適婚條件，工詩善詞的才媛被視為是家庭無形的文化資產。

她們有些自幼在家塾中接受教育，跟家中的兄弟一起讀書，習經；有些則是直接跟隨著父兄或母親等家屬學習，學習的內容也突破了儒家女教的閨範、婦德，

---

<sup>18</sup> 參考自戴慶鈺：〈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的崛起〉，《蘇州大學學報》，第1期（1996年），頁130。

<sup>19</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頁98。

<sup>20</sup> 所謂「文化型家族」的特徵與內涵，在江慶柏《明清蘇南望族的文化研究》一書中有著明確的定義：「家族以實現本家族的文化性為自己的追求目標，家族成員具有強烈的文化意識，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也以文化型為主，或具有文化特徵；家族具有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習慣，充滿濃厚的文化氣氛；家族具有相當的文化積累，並有一定的文獻儲存；家族內進行著廣泛的文化交流。」江慶柏：《明清蘇南望族的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頁39。

<sup>21</sup> 魏愛蓮（Ellen Widmer）、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頁58。



亦即受教的內容，以道德教育的內涵爲重，主要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四德爲主的教育。教育思想，是以宣揚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孝悌之道、善養子女、善於女紅、慎言行、善飾女容等具體教育內容<sup>22</sup>；此外，更多方涉獵了經史詩文、琴棋書畫等。故才女的湧現取決於社會和家庭重視女子詩才的程度，許多才女最初都是受到父兄的薰陶，才能有更多的機會接受詩文書畫各方面的培養，發展日後多元的興趣與才識。

這種觀念的風行，對於清閨秀本身來說，文學成爲名正言順之事，更加求之不得，因爲不僅她們被束縛的才華終於得到了某種施展的機會，而且還因此可以增添家庭生活的情趣，及至嫁入夫門後，亦可增進夫婦間的感情，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她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sup>23</sup>

因此當時社會重視女子的閨中教育，雖然主觀上是爲了教授儒家典籍和傳統閨範，但在客觀上起到了普及女子教育的良性後果。<sup>24</sup>

#### 四、男性文人的獎掖

在清代，雖然「女子無才便是德」<sup>25</sup>仍是主流意識型態中信奉的教條，然而主張女性應當有才或德才兼備的，由明至清大有人在。隨著晚明王學思想的傳播和人文思潮的興起，許多男性文人思想較爲開放，對於閨秀詩人的作品未以傳統的眼光摒斥之，反而給予她們實質的幫助。清代女性不僅在家庭之中具有受教育、讀書、創作、交流，乃至作品刊刻出版的自由；在家庭外圍以至整個社會，女詩人的文學創作活動都得到了許多著名男性文人的支持與肯定。清初的錢謙益

---

<sup>22</sup> 參考自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頁219。

<sup>23</sup> 王細芝：〈清代閨秀文學繁榮之緣由〉，《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1卷第2期，（2006年4月），頁79。

<sup>24</sup> 段繼紅：《清代閨閣文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頁37。

<sup>25</sup> 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認爲「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的起源並不早，最早亦不過在明末，清人的書裡才有這樣的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4月第十一次印刷），頁188。

(1582-1664)、毛奇齡(1623-1716)、陳維崧(1625-1682)、吳偉業(1609-1671)、王士禛(1637-1711)等，對女性詩歌創作都給予熱情的關注，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亦載：「清初詩人，頗喜獎挹婦女文學，其最著者，梅村、西河、漁洋三人。」<sup>26</sup>；清中葉的袁枚(1716-1797)、沈德潛(1673-1769)、王文治(1730-1802)、郭麐(1769-1831)、陳文述(1771-1843)等，更給子女詩人以切實的指導和多方面的支持。上述所提到的這些男性文學家，都是當時文壇上的中堅力量，許多男詩人也多賴他們的提攜與扶助。

當時的男性文人積極維護這些才女，贊助她們出版詩集，並竭力為女性作品的經典化而努力。正如孫康宜在《明清文人的經典論與女性觀》裡指出的那樣：

我們可以說，當時的「女性研究」其實是明清文人對理想女性嚮往的一種產物。他們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邊緣處境，一方面也對被歷史埋沒的才女賦予極大的同情，所以當時許多文人不惜傾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詩人的作品。從政治上的失意轉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說已經成了當時的風氣。<sup>27</sup>

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詩集《紅蕉集》的編者鄒漪云：「僕本恨人，癖耽奩製，薄遊吳越，加意網羅。」<sup>28</sup>所謂「恨人」，意指自己懷才不遇，內心忿忿不平，因而「癖耽奩製」，把自己沈浸在女性作品中，從收集女詩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安慰和成就感。

男性文人對女作家的提拔和支持主要有以下六種方式：一是為女作家作品集撰寫序跋。二為女性作家刊刻作品。三為招收女弟子，教以詩學。四是在詩話中存錄女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使一些女性作家賴之以傳。五是編輯詩歌總集時，為

<sup>26</sup>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台灣中華書局，1968年9月二版），頁51。

<sup>27</sup> 孫康宜：〈明清文人的經典論和女性觀〉，《江西社會科學》第2期，（2004年），頁207。

<sup>28</sup> 轉引自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頁898。

閨秀詩人留有一定的位置，成爲詩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六則是將男性文人與女作家唱和酬答的作品加以整理並收入文集中。<sup>29</sup>以上可知，清代文人不僅在觀念上認同女性從事文學創作，在行動上更是給予實際的支持，對於彰顯女性作家的才名以及女性作品集的流傳，皆有不少實質的貢獻。

男性文人爲女作家作品集撰序跋，褒揚她們的詩歌成就，如毛奇齡(1623-1716)爲徐昭華《徐都講詩集》作序<sup>30</sup>、吳錫麒(1746-1818)爲鮑之蕙《清娛閣吟藁》作序<sup>31</sup>、陳文述(1771-1843)曾爲楊芸所著《嬋娟錄》題詩並撰序等<sup>32</sup>。在序跋中，他們充分肯定女性寫詩的合理性，是對傳統詩教的繼承。

爲女性作家刊刻作品方面，如袁枚(1716-1797)爲女弟子輯錄詩作出版，刊刻爲《隨園女弟子詩選》；爲其妹袁機、袁杼、袁棠的詩集合刊爲《袁家三妹合稿》、陳文述彙刻門下女弟子詩爲《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在清代，除了著名的袁枚有隨園女弟子、陳文述的碧城仙館女弟子之外，如清初，毛奇齡讀徐昭華詩，驚爲天人，於傳是齋中收爲弟子<sup>33</sup>；乾隆間，有仁和杭世駿(1695-1772)收方芳佩爲弟子<sup>34</sup>、沈大成(1700-1771)收崑山徐映玉爲弟子<sup>35</sup>等，皆能給予切實的詩歌創作指導。

許多清代文人在詩話中，存錄女作家的生平及作品，如朱彝尊(1629-1709)的《靜志居詩話》、袁枚的《隨園詩話》、法式善(1752-1813)《梧門詩話》、郭麐(1769-1831)《靈芬館詩話》等著作，皆多采錄當時閨秀詩什，且加以美評。尤其是袁枚《隨園詩話》，收錄當時許多閨秀作品，龔鵬程甚云：「沒有一部詩話像它

<sup>29</sup> 參考自郭蔡：〈論清代女詩人生成的文化環境〉，《山東社會科學》第8期(2008年4月)，頁62。

<sup>30</sup> 見清·毛奇齡：《西河文集》附《徐都講詩》序文。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12月)，頁3175。

<sup>31</sup> 清·吳錫麒：〈清娛閣吟藁序〉，收於清·鮑之蕙《清娛閣吟藁》，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

<sup>32</sup> 見清·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六〈題嬋娟錄〉，頁100。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110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

<sup>33</sup> 見清·毛奇齡：《西河文集》〈碑記〉卷三。收於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頁746。

<sup>34</sup> 見清·阮元：《定香亭筆談》卷二，頁96。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166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

<sup>35</sup> 沈大成撰〈徐媛傳〉：「甲戌春，余遊武林，見媛梅花詩，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曰：此真吾師也。遂來問業，稱弟子。」見清·王昶輯：《湖海文傳》卷六十六，頁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70冊，據清道光十七年經訓堂刻本影印。

那麼喜歡談女人：收錄女性的作品最多，講女人的身世事跡最多，論詩誌人時涉及女性也最多。」<sup>36</sup>

許多男性文人在編輯詩歌總集時，著意選錄閨秀詩人的優秀作品，如沈德潛（1673-1769）《清詩別裁集》<sup>37</sup>，收錄閨秀六十六人，並皆予以評點。另外，編輯女性詩歌總集，如胡孝思輯《本朝名媛詩鈔》選清代詩媛五十七人<sup>38</sup>；蔡殿齊所編《國朝閨閣詩鈔》錄閨秀詩一百家<sup>39</sup>，後又有《續編》，再錄閨秀二十家等，都保留了大量的女性詩歌文本。

此外，不少男性文人將自己與女詩人唱和酬答的作品加以整理並收入文集中，如袁枚《小倉山房詩集》、王昶（1725-1807）《春融堂集》、趙翼（1727-1814）《甌北集》、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等，因男性文人，尤其是著名男性文集子的傳播要較女性詩文集更為廣泛和普及，由此也可以提高女詩人的知名度。

以上可知，由於這些文壇巨擘、著名學者的鼎力支持，才使女子「內言不出」<sup>40</sup>的情況有了改善。清代男性作家們不僅僅是從觀念上支持了女性詩人的文學創作，更是在行動上也為女性詩人的文學活動投入了許多心血。他們的這些實踐活動有助於扭轉傳統社會對女性從事文學創作的觀感，也因此使得清代的女詩人得以在更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中從事創作，展露文采。他們為女詩人拓寬了創作的道路，營造了良好的創作氛圍，也減輕了女詩人創作的外部壓力，於無形中鼓勵了更多女性投身於詩歌創作，因而蔚為風氣。

---

<sup>36</sup> 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臺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年5月），頁386。

<sup>37</sup> 清·沈德潛編：《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sup>38</sup> 清·胡孝思輯：《本朝名媛詩鈔》，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凌雲閣刻本。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sup>39</sup> 清·蔡殿齊輯：《國朝閨閣詩鈔》，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sup>40</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本第十二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二〈曲禮〉上，頁59。

## 五、女子文學活動的興盛

明清之際結社風氣濃厚，正如謝國楨所言：「結社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風氣，文有文社，詩有詩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廣東、江西、山東、河北各省，風行了百數十年。大江南北，結社的風氣猶如春潮怒上，應運勃興。」<sup>41</sup>受此風浸染，並且因地域相近或是有親緣關係、對文學的共同愛好、一致的情趣追求以及情同姊妹的情誼等原因，清代才媛們紛紛走出閨閣，擴大自己的文學圈子，結社聚會，聯章吟詠，相互唱和，進行創作交流。

康熙年間杭州的「蕉園詩社」，由顧之瓊發起，有所謂「蕉園五子」、「蕉園七子」的雅稱<sup>42</sup>，每當三春麗日，蕉園諸女伴，乘一扁舟，泛於西湖，綬管分箋；乾隆時蘇州的「清溪吟社」，以張允滋爲首，社名以她的號「清溪」命名，加上張芬、江珠、沈纓、席蕙文、朱宗淑、李嫩、陸瑛、尤澹仙、沈持玉，因爲她們都是吳中（江蘇吳縣）人，故合稱「吳中十子」。其他另有一些小型的家庭詩會，雖無組織之名，但行結社之實，以其家族成員、親屬所組成的家庭詩社，亦勤習詩課，傳爲美談。

女子詩社的出現，極大地改善了知識女性的生活品質。她們不再囿於宅門深院，每逢佳節便相約集會，切磋詩藝；或聚於幽蘭雅室，展紙設色，潑墨揮毫；或登山臨水，尋幽攬勝。其中最爲經典的要屬隨園女弟子汪玉軫、江珠、金逸等人聚於虎丘的集會：

一日者遇諸女于虎丘，日將昃矣，偕坐劍池旁，相與談《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復。旁聽者縉紳先生或不解，所謂咸瞠也。有識者喟曰：「《山海經》稱：帝臺之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千人

<sup>41</sup>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1月第二刷），頁7。

<sup>42</sup> 關於「蕉園五子」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相關論述請參考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173-181。及吳智琪：《徐燦及其作品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96年6月），頁56-58。

石上，毋乃真靈會集耶？」其為鄉里所欽挹如此。<sup>43</sup>

從記述者的口吻可看出：世人對才女雅集的風氣持嘉許甚至羨慕的態度，說明了當時社會女性觀的轉變。這些聚會或者結社的女性，往往性情相近，習趣類似，共同語言較多，家庭環境和教養也相近。聚會或者結社的方式不僅有利於她們交流情感，互相切磋，彼此啓發，可以進一步激發她們的創作熱情，而且還能使她們自壯膽氣，更大範圍上壯大了女性創作群體的勢力，以團體的形式對抗社會輿論的壓力。

除了結社唱和之外，在當時，拜師學藝的風氣也大大的提高了女子創作的技藝。乾嘉盛世，社會經濟穩定繁榮，文風鼎盛，世家大族多重視女子教育，因此女子學詩多半師承家學，得母教、庭訓之益。然而，隨著清代女性求知慾望和才名意識的逐漸高漲，加以當時文人多方獎掖，因此爲了更加有效地提昇自己的詩歌水平，女詩人們紛紛執贄求教，拜列門牆。

她們勇敢的衝破男女之大防，通過詩詞的往來唱和，題跋撰序和拜師學藝等方式與許多男性文人接觸、互動，除了獲得他們的指點，另一方面也藉由男性文人的揄揚和汲引，得以讓自己的作品流傳，聲名傳播，獲得肯定。其中規模較大的有袁枚門下的隨園女弟子。袁枚詩名傾動公卿，風靡天下，所撰《隨園詩話》由於能廣採婦女的作品，所以頗受閨閣推戴，甚至多引以爲知音，願附弟子之列<sup>44</sup>。袁枚還爲自己這一班女弟子選錄作品，編輯而成《隨園女弟子詩選》。隨園女弟子已被查知的幾達六十人<sup>45</sup>，人數眾多，正如汪穀在《隨園女弟子詩選》的序文中云：「四方女士之聞其（袁枚）名者，皆欽為漢之伏生、夏侯勝一流，故所到處，皆斂衽扱地以弟子禮見。」<sup>46</sup>其中著名的有席佩蘭、金逸、孫雲鳳、孫雲鶴、歸懋儀、汪玉軫、錢孟鈿、王瓊……等。

<sup>43</sup> 清·袁枚著：《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二，頁587。收於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編校點：《袁枚全集》第二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44</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207。

<sup>45</sup> 同前註，頁227。

<sup>46</sup> 清·袁枚著：《隨園女弟子詩選》序文，頁1。

其次是陳文述的碧城仙館女弟子，碧城女弟子約有四十四人<sup>47</sup>，著名的有吳藻、吳規臣、張襄、辛絲、錢守璞……等。陳文述家中的妻妾、女兒、兒媳也皆為才女，以兒媳汪端最為著名。

另如會稽閨秀商景徽之女徐昭華，其家與毛奇齡為世交，其父徐咸清遂命昭華師事奇齡受業為女弟子，毛奇齡撰〈傳是齋授業記〉記載此事：「予友徐仲山曾得予印本，藏之家，其女昭華者好之。請于父曰：吾讀唐後詩，不恰于心，獨是詩者，愀然若有會，吾思以學之，而不知其為何如人也？父曰：嗟乎！此吾友西河者也，其人窮于時，流離他方，吾方欲為文招之，而若好其詩，他日歸，吾請為若師。女曰諾。」<sup>48</sup>奇齡賞識其才，揄揚有加，視其為得意弟子，「吾門雖多才，以詩無如徐都講者。」<sup>49</sup>對徐昭華多有譽辭。

乾隆間，以張允滋為首的吳中十子，結社吟詩，組成「清溪吟社」，以任兆麟張允滋夫婦為詩社領袖，社中成員因多與允滋唱和，更近而求教於任兆麟，其關係亦介於師友之間。<sup>50</sup>以及嘉慶年間，錢塘袁潔有女弟子數十人。<sup>51</sup>此外，有些閨閣才女本身就是女塾師，並收有女弟子，如《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十「胡慎儀」條載：「石蘭早寡。撫幼子，未幾亦卒。家益落，乃受聘為閨塾師。歷四十年，受業女弟子前後二十餘人，多以詩名。」<sup>52</sup>，以及青田才女柯錦機有問字者數十人<sup>53</sup>等。

由此可知，當時閨秀結社從師的風氣十分普遍，因此直接或間接地提高了女詩人們的創作興趣和詩詞造詣，也擴大了她們的交遊範圍，開闊了她們的視野胸襟，並豐富了她們沉悶乏味的閨閣生活，成了她們寂寥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侶。

---

<sup>47</sup> 鍾師慧玲：〈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清代女作家專題——吳藻及其相關文學活動研究》（臺北：樂學書局，2001年9月），頁167。

<sup>48</sup> 清·毛奇齡：〈傳是齋授業記〉，《西河文集·碑記》卷三，頁746。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12月）。

<sup>49</sup> 清·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三，（清道光十一年紅香館刊本），頁13。

<sup>50</sup> 詳見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181-192。

<sup>51</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245。

<sup>52</sup> 清·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十，清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刻本，頁5。

<sup>53</sup> 清·袁枚著：《隨園詩話》卷八，頁263。

## 第二節 駱綺蘭的家世

一位詩人的家世背景，及生平經歷，對其作品的創作歷程來說，可謂有著極深遠之影響。因此在對其作品進行深入解讀前，必先瞭解詩人生長的社會及家庭環境與人格思想形成之背景。

### 一、父系親屬

駱綺蘭出身於江蘇句容駱氏家族，而據《聽秋軒詩集》卷五〈和石雲叔祖見贈原韻四首〉其詩中云：「吾宗幸有賓王在」<sup>54</sup>，以及曾燠為《聽秋軒詩集》所撰之序文：「後世目其前行，不媿門風四傑賓王之裔。」<sup>55</sup>可知，句容駱氏乃「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的後裔。

袁枚曾於《隨園詩話·補遺》卷三第三十六條記載：「句容駱氏，相傳為右丞之後，故大家也。」<sup>56</sup>，《續纂句容縣志·列女·才媛》亦載：「駱綺蘭，字佩香，其先為右丞後。」<sup>57</sup>由此可知駱綺蘭的家世淵源，為世家大族之後。而筆者於《續修句容縣志·雜誌·遺書》中查找到《駱友麟右丞集》的紀錄<sup>58</sup>，駱友麟為駱綺蘭先祖駱琚之父親<sup>59</sup>，袁枚所指「右丞」或為此人。《金陵通傳》並載駱氏「世為句容望族」<sup>60</sup>，也是世代業儒的家族。<sup>61</sup>

<sup>54</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8。

<sup>55</sup> 《聽秋軒詩集》，曾燠序文頁 3。

<sup>56</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三，頁 622。

<sup>57</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卷十四，頁 26。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

<sup>58</sup> 清·曹襲先纂修：《句容縣志》卷末，頁 8。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

<sup>59</sup> 清·曹襲先纂修：《句容縣志·選舉志·封廕》卷八，頁 27，駱友麟條下注：「以子琚候選行人司司副贈徵仕郎」。

<sup>60</sup> 清·陳作霖纂：《金陵通傳》卷三十，第一百三十三冊，駱魏尚裴傳，頁 1。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

<sup>61</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1：「駱氏居句容，世業儒」。



駱綺蘭的曾祖駱友麟，字五修。《句容縣志·人物志·義行》<sup>62</sup>載其：「少讀書，善屬文。為同里吳光聲、瀨江呂用章輩所器重。屢躋場屋，絕不遲逐科名，惟以聖賢之學相考驗。」駱友麟年少時即擅文，但科舉之途卻一直不順遂。駱友麟以孝順行誼聞名鄉里，「母先歿，父年老……事無大小，悉當父意。定省色養，年至六十，未嘗衰。父歿卜葬，會大雨雪，衰麻匍匐，攀棺長號，行路感怛，忽有羣鳥數十，集於傍不散。」地方志中記錄了駱友麟事親至孝，以和顏悅色的態度，順從父意，早晚請安的具體行爲。父親去世下葬當天，駱友麟伏地爬行，攀棺哭號的行爲，讓路過的人也感受到他的悲痛心情。

駱友麟與兄長駱聖箴極爲友愛，「吾止一子，能嗣吾業足矣。兄讀書，不事生產，而諸姪多……」，因體諒兄長膝下兒女眾多，在分家之日，僅願居一後屋。康熙戊午七年夏天發生旱災，駱友麟「倡議平糧，又多方廣貯米石以待秋成」，後督撫令各郡縣皆以此法備荒。又有賣女於其家者，駱友麟「歸而詢女之父，乃舊識某。」遂將女送還，事後非但沒有索回原本交易的金錢，甚至還以厚金贈之。以上由《句容縣志》對駱綺蘭曾祖駱友麟的記述可知，其人乃一介儒士，平日奉親孝順，友愛手足，和其於地方旱災時提倡平糧、以及歸女贈金等厚德義行。嘉慶二年（1797），駱綺蘭典衣賣書，遠赴山東，爲了移君舅龔如山的靈柩歸里安葬，此孝思行誼，必也深受此種孝親的家風影響。

而駱友麟之子駱琚，即駱綺蘭之祖父。駱琚，字徵懷，號藍谷，江蘇句容人。清乾隆十八年（1753）充貢生，工詩，著有《覺夢樓集》二卷、《藍谷藁》二十四卷、《懷人集》。<sup>63</sup>《續纂句容縣志·人物·文學》載其：「博覽能文，年十五，見賞於督學鄭魚門，試輒高等，屢躋鄉闈，已擬捐行人司司正，會鄭公復視學江左，乃以琚文行薦於朝，廷試一等，受內閣中書。一充會試同考官，丰骨嚴峻，在京邸絕不投刺干人，公餘惟閉戶賦詩而已。閱數年，解組歸，在官積祿，悉以分潤宗黨，蒔花種竹，蕭然世外。縣令林光照造訪，初不納，後之非俗吏，遂以詩交。

<sup>62</sup> 清·曹襲先纂修：《句容縣志·人物志·義行》卷九，頁47。

<sup>63</sup>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928。

琚詩境不求艱深，專以香山劔南為宗，情致纏綿。尤篤風義，善視其師劉某，至老弗衰，劉卒，復為之營葬，厚卹其子。」<sup>64</sup>以上可知，駱琚性情恬淡樸實、不慕名利，其飽學多聞，為官節操端正，尊師且重道義，其詩風不求艱澀，以淺白為力，抒發情感纏綿有致，與袁枚性靈派主張相似，駱綺蘭的詩歌風格多少受祖父文風影響。在〈讀先祖覺夢樓詩集敬賦〉詩中<sup>65</sup>，駱綺蘭描述了她對於祖父的印象，和兩人之間深厚的祖孫情誼，詩云：

渺矣音容二十秋，空餘覺夢有高樓。五花事記當年判，一卷詩欣此日留。  
恩重椿萱常墮淚，性耽山水愛清遊。開編并觸師門感，莫怪無端動暗愁。

（其一）

少小依依向膝前，恰逢予告乍歸田。承歡屢許青樽侍，問字曾邀白髮憐。  
述祖詩難揚盛德，未亡人已過中年。故園為語諸兄弟，珍重遺經繼昔賢。

（其二）

此二詩約莫作於嘉慶五年（1799）秋至嘉慶六年（1801）春天之間，從句首「渺矣音容二十秋」可推知，駱琚應卒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之間。駱綺蘭年幼之時，值祖父駱琚辭官返鄉，因而與祖父互動機會多，每每承歡膝下，侍酒問字。而今捧讀祖父遺編《覺夢樓集》，「恩重椿萱常墮淚」，憶起祖父對自己的關愛與照顧之情，駱綺蘭亦難忍悲傷之情。先祖雖已逝，駱綺蘭也期許家族兄弟莫忘前人遺志，要承繼家族門風，讓家學得以繼續傳承。

駱臨吉，字石雲，江蘇句容人。諸生，工詩詞，潛心金石之學，篆隸俱蒼老遒勁，閒作小畫自娛，九十歲時猶能篆刻圖章，著有《金石辨是編》六卷。<sup>66</sup>駱臨吉為駱綺蘭之叔祖，故駱臨吉應為駱綺蘭祖父駱琚之弟。在閱姪孫女駱綺蘭的〈四十感懷〉詩後，駱臨吉以長輩的身份，作詩〈閱姪孫女佩香四十感懷詩有作四首〉

<sup>64</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人物·文學》卷九中，頁8。

<sup>65</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22。

<sup>66</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人物·文學》卷九中，頁3。

相贈<sup>67</sup>，詩中云「劇憐弱女傲諸昆」，極為肯定綺蘭的才華，然「飽閱風霜屬女娘」、「廿苦年來已備嘗，可憐夫婿似中郎」，語氣中十分不捨這位姪孫女喪夫的悲苦遭遇。接獲叔祖的贈詩，駱綺蘭亦作和詩見贈<sup>68</sup>，面對長輩的稱讚，詩中以「虛名縱有愧諸昆」、「清貧半世耽文字，直到如今未入門」謙稱自己才疏學淺；雖然不免悲嘆「廿年甘苦飽經嘗，自恨無兒淚幾行」的孤苦命運，但「禪悅粗安俗事疎」，接觸宗教後讓自己心靈更為平靜，「參透世緣原是幻，大千只在鏡中央」，慢慢的，自己的心境也漸漸沈澱，而能從中得到撫慰。

駱存智（1709-？），字縝齋，號介亭。從《聽秋軒詩集》卷一〈送介亭伯父歸金陵〉詩題可知，駱存智為綺蘭之伯父，所以應為駱綺蘭父親的兄長。《續纂句容縣志·藝文·文》一篇記述駱存智的傳記<sup>69</sup>，撰傳者為駱存智之姪孫駱重恆，其於傳中寫道：「幼聰慧，讀書過目，輒了了。年未弱冠，自十三經外，旁涉子史，無不朗朗成誦。文根抵於漢魏及唐宋八大家……」可知幼即博涉經史。駱存智與其堂弟駱存翥肄業於鍾山書院，受尹繼善相國及楊文叔、周石帆兩院長器重，一時「華陽二駱」之名，聲振白下。返里後，授經於紅薇閣，弟子著錄者甚眾。駱存智屢躋場屋，十困鄉闈，既以明經授潛山縣訓導，年近八旬時登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鄉魁，隔年欽賜翰林院檢討。

綜而言之，駱氏家族一門風雅，先祖的事蹟行誼、家族風範代代相承，而家族親屬們的儒學風骨浸染，駱綺蘭聰慧的詩才、觀念思想、待人處世之法無不深受其潛移默化之影響。

<sup>67</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18。

<sup>68</sup> 〈和石雲叔祖見贈原韻四首〉，《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8。

<sup>69</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藝文·文》卷十八下，頁 68。

## 二、兄弟姊妹

### (一) 二弟駱文峰、三弟駱裕初

駱文峰，爲駱綺蘭二弟，籍江蘇句容，生卒年、字號不詳。但據《聽秋軒詩集》卷四一首作於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之詩，即〈余遊廣陵文峰二弟亦至聚未數日文峰先歸賦此志別〉詩題<sup>70</sup>，得知乙卯年五月綺蘭與二弟文峰曾於廣陵相會，又內容提及「十年江上折楊枝」，再比對《聽秋軒贈言》卷二中，有一首署名爲胞弟正奇的詩作，詩題爲〈丙午春余遊廣陵姊丈龔同善偕佩香姊寄居柳巷乙卯仲夏余與佩香有京口之約既至而姊已赴廣陵矣因買舟渡江回憶昔時握手談心往來湖畔十年於茲而同善已歸道山感而賦此〉<sup>71</sup>，所載遊廣陵的時間點相近，筆者臆測文峰與正奇或爲同一人。

而據上述詩題中「回憶昔時握手談心，往來湖畔十年於茲」可知<sup>72</sup>，駱文峰與阿姊駱綺蘭、姊丈龔同善往來互動較多，乙卯年仲夏再赴廣陵與姊相會時，舊地重遊，於今已距十年，景物依舊，而姊夫已逝，感而賦此作。詩作內容「詩傳蘭谷香留久（自注：賓谷都轉以扇索佩香畫蘭），扇贈虹園畫入魔。（自注：薌泉謝巡台在虹園命尤水邨袁竹室錢玉魚三公合寫石竹梅扇一握屬葛丹井賚送佩香嘉其節也）」倏忽十年光陰已過，推其姊的詩名和嘉節，均爲當世所稱重。

駱綺蘭與二弟文峰之間的手足之情，可以從兩人小時同讀詩書，相和新詩的景象得知：「曾記當年共讀時，明窗晨夕和新詩」<sup>73</sup>面對兩人短暫相聚後的別離，「來朝先向江南去，淚灑東流不自持」<sup>74</sup>，綺蘭還是難忍不捨之情而落下眼淚。

駱裕初，爲駱綺蘭三弟，籍江蘇句容，生卒年、字號不詳。在《聽秋軒詩集》中共有兩首寫給三弟裕初的贈別之作。必須別離的現實，並無減少綺蘭對弟弟的關心，「風急天寒雁失羣，江南江北路難分。關心更上層樓望，看到孤帆入暮雲。」

<sup>7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4。

<sup>71</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4。

<sup>72</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4。

<sup>73</sup> 〈余遊廣陵文峰二弟亦至聚未數日文峰先歸賦此志別〉，《聽秋軒詩集》卷四，頁4。

<sup>74</sup> 同前註。

<sup>75</sup>「入」字是一個延續性的動作，表明詩人的目光追隨著孤帆，看了很久。舟中所承載的是弟弟裕初的身影，望著帆影的視線，隱含著的滿是為姊的關懷之情。詩作〈三弟歸里〉：「鴿原分手最傷神，況值江頭柳色春。上馬不須吹玉笛，恐叫愁殺路傍人。」<sup>76</sup>，表現出同樣的離愁。

姐弟三人見面機會無多，因此相隔三年，在已逾相約會面的日期之後數日，「別君如昨日，已隔三秋面。冷落吾艸堂，青苔滿庭院。彷彿聞履聲，開門人不見。」

<sup>77</sup>駱綺蘭寫下了引頸企盼他們到來的心情，足見手足之情深。

## （二）其他兄弟：駱燕桂、駱綺軒、駱馥蘭、駱正杰

除了由詩集中確知駱文峰、駱裕初為駱綺蘭的二弟、三弟之外，另考察《聽秋軒贈言》發現駱綺蘭尚有多位兄弟，分別為駱燕桂、駱綺軒、駱馥蘭、駱正杰，籍江蘇句容。前述推論文峰與正奇或為同一人外，其他者生卒年、字號皆不詳。

在詩集卷六中，有首名為〈茅山道中寄諸兄弟〉：「思親常向白雲飛，三載春風此路違。別有傷心無說處，故鄉雖近未能歸。」<sup>78</sup>，綺蘭本籍句容茅山，此詩便是她過茅山道中，寄予諸位手足的思鄉之作，此時的綺蘭在生活處境上或遇不如意之事，身心俱疲的她想起了永遠會給予她支持的家人。

駱綺蘭曾畫〈海棠蝴蝶花卉〉、〈虞美人〉，弟駱正杰也寫下了題詠之作。<sup>79</sup>而弟駱綺軒的〈看佩香姊作畫〉：「繪事而今又冠時，丰神寫盡態如之。閑將筆墨酌春意，遠勝當年舊染枝。」<sup>80</sup>是對其姊畫藝的褒揚。駱綺蘭的詩才在當時頗具名氣，因此讓兄弟們亦以其姊為榮，弟駱馥蘭在「久傳篇什軼羣倫，得展雲牋信益真」<sup>81</sup>中寫出了對駱綺蘭才華的稱譽，稱其詩篇傲視群倫；弟駱燕桂的「繡閣幾人登學

<sup>75</sup> 〈送裕初三弟歸金陵〉，《聽秋軒詩集》卷一，頁9。

<sup>76</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1。

<sup>77</sup> 〈文峰裕初兩弟欲來相探數日不至〉，《聽秋軒詩集》卷四，頁7。

<sup>78</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4。

<sup>79</sup> 〈題佩香姊畫海棠蝴蝶花卉〉、〈題畫虞美人〉，《聽秋軒贈言》卷三，頁19。

<sup>80</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20。

<sup>81</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20。

海，畫圖無筆不生波。笑看兄弟詩成後，愧我才疎奈若何。」<sup>82</sup>一方面說明女子學詩本非易事，所以阿姊努力不懈，突破外在因素的限制，能「登學海」，得此成就，實屬難能可貴，因此自己除了以阿姊為榮之外，也慚愧與其相較，則顯得才疏學淺。

### （三）三妹駱幽蘭、四妹駱楔蘭（按：或作契蘭）

駱幽蘭，為綺蘭三妹，適金陵徐氏，居所名梅花書屋。駱楔蘭，綺蘭四妹，亦居金陵。兩人的生卒年、字號皆不詳。

由於幽蘭、楔蘭皆住金陵<sup>83</sup>，而綺蘭夫家亦在金陵，「年年打槳白門來，屢借徐家粧鏡臺。深感梅花知愛客，未曾春到已先開。」<sup>84</sup>故綺蘭若欲赴此，多借宿三妹幽蘭之妝閣，而與二位妹妹有所往來。如乾隆乙卯六十年秋，綺蘭欲歸白下（金陵）掃先姑墓<sup>85</sup>，故寄詩答三妹幽蘭此行仍欲借宿其家：「擬歸白下在中秋，明月江天晚放舟。秋燕飛飛無住處，依然還借汝妝樓。」<sup>86</sup>亦在暮春時節，應幽蘭、楔蘭之招，同遊金陵莫愁湖，此次與會者尚有楔蘭之兒婦友姪女史，駱綺蘭也寫下了與甥婦的唱和之作，即〈春暮幽蘭三妹契蘭四妹招遊莫愁湖疊前韻答友姪女史〉

<sup>87</sup>：

東風吹雨作春波，點點新看漾碧荷。柳絮飛時遊客少，夕陽明處小樓多。

羨君佳婦偏才富（自注：友姪乃四妹之兒婦），歎我無兒奈老何。今日喜逢雙阿

妹，莫愁湖畔共長歌。

<sup>82</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19。

<sup>83</sup> 〈送左夫人歸金陵新宅兼謝約余同行四首〉其三：「君去若逢雙阿妹，平安二字慰他心。（自注：舍妹幽蘭楔蘭皆住金陵）」，《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4。

<sup>84</sup> 〈赴金陵寓幽蘭三妹梅花書屋題壁〉，《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1。

<sup>85</sup> 〈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5。

<sup>86</sup> 〈答幽蘭三妹書〉，《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5。

<sup>87</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7。

在風光明媚的暮春時節，綺蘭與兩位妹妹及甥婦同遊南京名勝—莫愁湖，春風漾著小雨，湖中碧荷搖曳，柳絮紛飛，此時往來的遊客不多，正可悠閒地欣賞夕陽西下湖畔的樓臺景色。優美的湖光山色，與妹妹們的相聚，即使羨慕四妹之兒婦友姪女史富文采，得與其相隨唱和，因而感無兒之嘆，卻仍不減駱綺蘭的好心情，一行人在湖畔長歌，留下了吟詠之作。

#### （四）五妹駱紉蘭

駱紉蘭，是綺蘭五妹。生卒年、字號不詳。據卷六〈秋日遊吳門登舟即遇順風數刻行百餘里喜而賦詩兼寄紉蘭五妹暨瑞月女〉詩題<sup>88</sup>，紉蘭或居於吳門（今蘇州）。

《聽秋軒詩集》中提及五妹紉蘭的詩作僅兩首，或因兩人居處相距較遠，而互動較少。其中一首〈五妹過訪別後有寄〉，是紉蘭至京口探望姊姊綺蘭。兩人別後，綺蘭寫下對於世俗塵念的看法，感嘆與姊妹歡聚時光的短暫，作詩寄語紉蘭：「霜華月色半簾濃，照入江天影幾重。塵念本如秋冷淡，禪脩休勸我從容。韶光頃刻千年夢，歡樂終朝一夜鐘。姊妹前緣如未斷，相將仙島採芙蓉。」<sup>89</sup>言來生若能再續姊妹緣，願能擺脫俗世，同登仙島相伴。

### 第三節 駱綺蘭的生命歷程

駱綺蘭（1756-？），字佩香，號秋亭，又號無波閣女史，江蘇句容（今江蘇鎮江市西南）人。據駱綺蘭於嘉慶丁巳二年（1797）將其與十七位閨中之友相互唱和贈答的詩作編輯而成的《聽秋軒同人集》所撰序文：「蘭年四十有二矣，近日遊

<sup>88</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7。

<sup>8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21。

覽內典，遊心虛無」<sup>90</sup>推算，其生年應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然而卻因為「中歲皈心淨業，深於禪理，詩與畫不苟作矣。」<sup>91</sup>因此卒年缺乏相關的文獻資料以供考證。學者蕭燕婉據鮑之蕙《清娛閣詩稿》卷六〈和秋亭積雨無波閣疊韻四首〉一詩，發現可能是紀錄駱綺蘭晚年活動的最後資料。此詩作於嘉慶十年（1805），時駱綺蘭年五十歲<sup>92</sup>，故推論其卒年應為嘉慶十年以後。

筆者考察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六中一首〈辛酉春日過京口奉訪佩香女士不值留贈四律〉詩<sup>93</sup>，辛酉即嘉慶六年（1801），陳文述因訪駱綺蘭不遇，故留贈四律。而《頤道堂詩外集》卷六另有一首〈京口晤駱佩香女士賦贈四律即用其體〉，詩中云：「六年前過寄奴城，春水連天一夜平。君向山中尋藥去，我從江上掛帆行。」<sup>94</sup>陳文述於詩中憶及嘉慶辛酉六年（1801）時初訪駱綺蘭不遇之事，故此詩應為嘉慶丁卯十二年（1807）所作。嘉慶十二年，駱綺蘭年五十二歲，故筆者推論駱綺蘭卒年應為嘉慶十二年（1807）以後。據〈京口晤駱佩香女士賦贈四律即用其體〉第四首中云：「生天慧業君應早，學道中年我未堪。莫憶仙山便歸去，玉臺留鎮大江南。」自注：「女士云將歸隱句曲故及之」<sup>95</sup>，可知綺蘭晚年行蹤。

又王力堅於《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附錄一的「才媛群芳譜」表中與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中，皆列駱綺蘭的卒年為 1813 年<sup>96</sup>，但卻未詳細說明所據論述基礎為何，難引以為證，故其卒年仍有待更為明確堅實的證據佐證之。

關於駱綺蘭詳細的生平資料與事蹟，在一些相關的文獻史料記載中十分簡

<sup>90</sup> 駱綺蘭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清乾隆六十年（1795）序刻本，序文頁 2。

<sup>91</sup> 清·蔣寶齡：《墨林今話》卷六，頁 224。收於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年）。

<sup>92</sup> 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253。

<sup>93</sup>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 13，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sup>94</sup>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 13。

<sup>95</sup>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 14。

<sup>96</sup> 參見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社，2006 年），頁 252；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人名小傳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略。故僅能藉由詩集內容及序跋中漸次拼湊其生活經歷，又因其詩作大多完成於守寡獨居之後，故關於孀居前的生活經歷記載不多，因此對於駱綺蘭出閣前的少女時期及寡居前的生活情形較難了解。本節將其一生經歷略分為少女時期的家學啓蒙、婚姻生活及孀居前期，孀居後期等四個階段，並以其展開研究論述。

## 一、少女時期的家學啓蒙

清代士大夫階層的家庭，在觀念上多不囿於「女子無才即德」的傳統偏見，甚而能督課鼓勵者，不在少數。曼素恩在《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一書中，亦指出了此現象：「精英家庭中的父親非常重視女兒的教養。盛清時代的江南，大多數的精英父親似乎都想讓女兒受教育。」<sup>97</sup>明清兩代，專為幼女教育而備的幼教書籍也因應而生，如《女小兒語》、《閨範》、《四字閨鑒》、《女三字經》、《閨訓千字文》等<sup>98</sup>，足見當時重視女性蒙學之潮流。

在明清政府確立以科舉取士為任用人才之途徑後，對於男性來說，受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確，無非是想通過科舉考試，晉升官職，光耀門楣，連帶提升家族地位。但相對於婦女來說，即使接受教育，亦不能參與科舉考試，更無法晉升仕途，擔任官職。然而，精英家族主張婦女應受教育，卻有著更為實際的理由：每一位女性，終將成為一個家庭中扮演童蒙教育加強者及輔助者角色的「母親」，當父親不在或早逝的狀況下，她們必須肩負起教養孩子的重責大任；而身為妻子與持家者，婦女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典範。此外，親戚和社會大多視她為娘家「家學」傳統的繼承者及展現者，她的博學代表了娘家的學術傳承，而且是她適婚資格的關鍵標記。<sup>99</sup>以上這些理由，都成了當時重視女子教育最強而有力的依據。

<sup>97</sup>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83。

<sup>98</sup>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152。

<sup>99</sup> 相關論述見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

在當時如此的社會風尚下，士大夫家族的女性，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所涉獵的書籍範圍廣泛，加以整個家族流連吟詠，耳濡目染之下，更有助於其才學的滋養與發揚，略經指示，便斐然成章，家庭背景與閨閣教育的關係由此得見。故出身書香世家的婦女們，承襲家族優越的文化背景，得以具備相當的文采和才識。

駱氏世代在地方上為顯赫的家族，其家族親屬多飽讀詩書。由《聽秋軒詩集》卷六詩題為〈讀先祖覺夢樓詩集敬賦〉<sup>100</sup>及《贈言》卷一王文治〈題佩香女弟子秋燈課女圖〉<sup>101</sup>中「總是承家舊鳳毛」一句自注：「夫人尊甫有詩名」，可知駱綺蘭的先祖駱琚，及其父親在當時皆享有詩名。

在開放的風氣下，社會與家庭多重視女子的詩才，在文化傳承的教育下，所提倡的必定是全家族對詩學的研習與闡揚，加以世代業儒的家學環境與背景，當然不會忽略家中女性，也因此，駱綺蘭雖然身為女子，卻和其他兄弟一樣可以擁有良好的教育機會。在駱綺蘭所撰《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中，除了說明女性本身欲從事文學創作的困難，以及編輯此集出版的緣由外，亦略述自己學詩，繼而創作的淵源：

蘭自幼從先君學詩，垂髮時即解聲律。<sup>102</sup>

由此可知，她自幼便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薰陶，秉承了家族詩學的淵源與傳統，跟著父親學詩，以致於她髫齡時便能「解聲律」，王文治於《聽秋軒詩集》的序文中，描述綺蘭「少通典籍，能吟詠」<sup>103</sup>，清人蔡殿齊所輯的《國朝閨閣詩鈔》中，傳記作者甘晉稱其「博通經籍」<sup>104</sup>，胡翔雲描述她「家風本儒素，毀齒即工

---

化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三章「生命歷程」與第四章「書寫」。

<sup>100</sup> 駱琚，字徵懷，號藍谷，江蘇句容人。工詩，官中書，著有《覺夢樓集》、《藍谷藁》、《懷人集》。

<sup>101</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2。

<sup>102</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1。

<sup>103</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1。

<sup>104</sup> 清·蔡殿齊輯：《國朝閨閣詩鈔》第七冊卷七，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刻本，頁35。

吟」<sup>105</sup>，可知早慧的駱綺蘭在幼齡時即展現了聰敏的詩才，並熟讀文史典籍。

從小駱綺蘭的父親便對其諄諄教誨，讓她和家中的兄弟一同讀詩書，接受教育，在詩集中〈余遊廣陵文峰二弟亦至聚未數日文峰先歸賦此志別〉：「曾記當年共讀時，明窗晨夕和新詩」<sup>106</sup>寫的便是駱綺蘭憶及自己幼齡時，與二弟文峰一同學習，在書房窗前朝夕唱和聯詩，共讀詩書的景象。而文學的興趣所在，及其所學習的範圍，在〈四十感懷〉詩中提及：「自念髫齡時，偏解愛詞賦。上窺秦漢文，下讀唐宋句。」<sup>107</sup>描述自己幼時喜吟詠，從秦漢文至唐宋句，皆有所涉獵。

在一首袁枚為駱綺蘭所繪之〈秋燈課女圖〉所作的題畫詩中，除了稱譽守寡後領養義女的綺蘭「課女如課子」，讚許她自覺知識傳承之重要的行為外，在詩中更是描繪了「勞指畫」的父親之形象：

有時課罷天將白，阿母還思作女日。記得當年老伏生，一樣牕前勞指畫（自注：夫人幼從尊甫學詩）。偶倩良工寫畫圖，老夫展卷笑軒渠。后妃即是能詩者，何必男兒始讀書。<sup>108</sup>

秦朝時專門研究《尚書》的博士伏生，而此書在秦始皇焚書時被燒毀，因為伏生只會講古代齊國的方言，負責謄寫文本的官員聽不懂這種方言，是靠著他的女兒義娥翻譯父親所背誦的古文，才得以保存紀錄下來。袁枚運用了這個典故，肯定女子受教育，得以傳承其家學的重要性。這幅〈秋燈課女圖〉的另一位題贈者一兩淮都轉曾燠，寫下絕句：「一燈雙影瘦伶俜，牕外秋聲不可聽。兒命苦於慈母處，當年有父為傳經。」<sup>109</sup>亦說明了駱綺蘭有幸得承父教，而綺蘭也選擇以「課女」的方式，讓自己從父親那所承襲的文化素養與知識得以藉此傳承。

<sup>105</sup> 胡翔雲：〈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23。

<sup>106</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4。

<sup>107</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1。

<sup>108</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2。

<sup>109</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6。

除了通音曉律，熟習文史典籍外，詩集卷五〈七夕示女〉<sup>110</sup>中，駱綺蘭憶及兒時情景：

瓜果橫陳到夜深，戲看穉女立花陰。可知阿母兒時事，三歲能穿七夕針。

在農曆七月七日的七夕節，姑娘們會擺上時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織女能賦予她們聰慧的心靈和靈巧的雙手，讓自己的針織女紅技法嫻熟，俗稱「七夕乞巧」。姑娘們手執彩線對著燈影將線穿過針孔，如一口氣能穿七枚針孔者叫得巧，被稱為巧手。駱綺蘭於三歲稚齡便能手持針線穿過七孔針，可知其在「女學」及「女教」兩方面都受到良好的薰陶。因此書香門第世家，對於女子的教育雖已著重知識的傳輸，關乎女德的「閨內教育」，即針黹女紅，亦無偏廢。

## 二、婚姻生活

中國古代禮法婚齡，男子一般在十五至二十歲之間，以十六歲為多，女子一般在十三歲至十七歲之間，以十四歲為多。男十六歲、女十四歲的禮法婚齡，實際上是以前代醫學對人體發育成熟的認識為基礎的，古人是把初步具備生育能力的年齡作為可以結婚年齡看待的。禮法婚齡對社會生活雖然具有導向作用，不過人們實際結婚的年齡與此並不相同，各種身份的人結婚年齡有區別，各種人在不同的時代婚齡也有差異。<sup>111</sup>

駱綺蘭《聽秋軒閨中同人集》自序云：「蘭自幼從先君學詩，垂髮時即解聲律。及長，適龔氏」<sup>112</sup>成年後的駱綺蘭，與金陵諸生龔世治<sup>113</sup>結為連理，王文治

<sup>11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1。

<sup>111</sup> 參考自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10-11。

<sup>112</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1。

<sup>113</sup> 龔世治，字同善，江蘇金陵人，生卒年不詳。

〈題佩香女弟子秋燈課女圖〉：「渤海循聲著兩朝」自注：「夫人適金陵龔氏，累世為守令，具有政聲。」<sup>114</sup>可知金陵龔氏為官宦之家，在地方上亦有良好的政治聲名。唯在詩集及現有的文獻資料中，無從得知綺蘭與世治確切的婚配年齡。但根據方志統計清代婦女初婚年齡，蘇、浙一帶女子出嫁年齡在 17、18 歲者所占數量最多。<sup>115</sup>因此若以當時清代地區性的普遍現象而論，我們或可推論駱綺蘭的出閣年齡為十八歲。

兩人婚後，因「其君舅如山官粵東，攜子世治隨任。綺蘭性厭喧雜，不欲偕往……至世治自粵東歸，挈之遊廣陵，因卜居焉。」<sup>116</sup>當公公龔如山仕宦粵東時，世治亦隨之前往，綺蘭因性厭喧雜之地而沒有選擇同行，直到世治從粵東返回，兩人同遊廣陵，因而選擇在此居住下來，據詩集卷四〈篠園看芍藥和賓古先生韻〉中云：「昔居廣陵年三十」<sup>117</sup>，駱綺蘭和丈夫卜居於廣陵時，是在她三十歲那一年。然而廣陵乃繁華熱鬧之地，爾後兩人終因厭其喧雜而選擇移居丹徒之西（即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未久，世治逝矣。<sup>118</sup>再加以考察其詩集中幾首詩作皆提及她與已逝的夫子在廣陵度過的三年時光，如〈立夏前三日余方小病習靜閨中適左畹鄉夫人聞揚州芍藥盛開邀余同往我力疾渡江賞名花之綺麗感故宅之蒼涼撫今追昔情動於懷賦詩四章聊以誌慨并呈畹鄉〉第一首<sup>119</sup>云：

邗水離家無百里，春風待我只三朝。無端振觸當年事，愁緒悠揚柳共搖。

以及〈湖上牡丹為風雨所損感而有作〉<sup>120</sup>：

<sup>114</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2。

<sup>115</sup>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8 月），頁 579。

<sup>116</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1-2。

<sup>117</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5。

<sup>118</sup> 「……然終厭其喧雜，旋遷居丹徒之西郭外。不幸世治早世矣……」，《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1-2。

<sup>11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4。

<sup>12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4。

三年尋夢平山遠，一夕無情夜雨涼。翠翦紅消看不得，卻憐蜂蝶尚奔忙。

詩中以「尋夢」喻兩人在廣陵共同相處的三年時光，怎奈驟然的「無情夜雨」一夕間驚醒了夢中之人。事隔多年之後，舊地重遊，觸動愁緒，也看出駱綺蘭對那段歲月的追憶與懷想。

若以此推算，自駱綺蘭三十歲居廣陵，又與夫同住廣陵三年，故龔世治應逝於綺蘭三十三至三十四歲之間。在結褵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兩人膝下無子，或因世治隨著父親龔如山仕宦粵東的緣故，夫妻相處時日無多，因此在駱綺蘭的詩作中，對於丈夫的回憶及描述兩人的婚姻生活、相處細節著墨不多。在王文治為駱綺蘭詩集撰寫的序文中提到：

綺蘭好為詩，世治兼好為詞。廣陵繁華之地，綺蘭與世治獨日夕閉門相倡和。<sup>121</sup>

雖然婚後曾分離一段時間，但卻無影響彼此之間的情感。二人才調相匹，閨中聯吟，堪稱佳偶，可想見其閨房吟詠之情趣。高彥頤認為所謂的「伴侶式的婚姻」是指有知識的、琴瑟和鳴的夫妻組合，他們相互間充滿尊重和喜愛。<sup>122</sup>綺蘭和世治二人在文化素養上的水平相當，在喧鬧嘈雜的環境中閉門互相唱和，在情感和藝術有所共鳴，成為彼此心靈上的伴侶，可說是一對燕婉佳侶。又〈重過揚州舊宅〉第二首云<sup>123</sup>：

曾將妝閣作詩壇，每日聯吟到夜闌。十二年前題壁句，一時和淚拂塵看。

<sup>121</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1-2。

<sup>122</sup>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79。

<sup>12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7。

駱綺蘭重回揚州故居，眼見當年妝閣壁上所題的詩句，一時根觸萬般愁緒，回想起自己與丈夫深夜聯吟，唱和不倦的身影，無端勾起傷心往事而落淚，只是景物依在，人事已全非。

綺蘭與世治興趣相和，皆好文學。「粧閣對吟壇，筆陣相馳逐」<sup>124</sup>兩人相聚的時光中，以相互聯吟唱和為雅興，在駱綺蘭憶及亡夫的詩作中多有所提，如〈過金陵道中見客店壁上舊作感而有作仍用前韻〉<sup>125</sup>：

昔年曾此一停鞭，徹夜聯吟不忍眠。（自注：十年前曾偕亡夫住此）今日重尋  
題句處，苔痕青到廢牆邊。

昔日與丈夫一同在金陵客店留下的題壁舊作，銘刻著兩人當年沉醉於吟詠，不忍入眠的樂事。而後因家道中落，「與夫子輟吟詠，謀生計」<sup>126</sup>拮据的經濟狀況，使得兩人不得不中輟吟詠，駱綺蘭在〈自曹州移先舅柩歸志感三首〉第二首中提到：「憶昔先夫子，攜家潤州住。匪云別高堂，謀食亦先務。」<sup>127</sup>生活陷入困境的夫妻二人，因「謀生計」之故，又遷居潤州，在不得已的狀況下，無法親養高堂，是因為必須先謀食以求溫飽。

兩人聚少離多的婚姻生活中，綺蘭與世治居廣陵的三年時光，終日吟詠唱和，在沒有經濟負擔與壓力的情況下，那段美好日子所留下的深刻回憶，便成了駱綺蘭在丈夫早逝後，貧困的獨居生活中最強而有力的精神撫慰與支持。

### 三、孀居前期——半生耽文字

駱綺蘭面對困厄的生活，所幸仍有丈夫陪伴身旁，一同努力謀生。但突如其

<sup>124</sup> 江珠：〈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聽秋軒閨中同人集》，頁 1。

<sup>125</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1。

<sup>126</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1。

<sup>127</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9。

來的喪夫之痛，讓她頓失所依。膝下無子，孤苦伶仃的駱綺蘭，強忍著眼淚，因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壓力並沒有因此讓她得以有喘息的機會。這個時期的駱綺蘭，陷入了人生中最低潮困頓的時刻。

《續纂句容縣志·列女·才媛》載駱綺蘭：「中年喪所天，遂依母氏撫孤。」<sup>128</sup>或許因為無子的緣故，駱綺蘭選擇歸住母家，並課一螟蛉女以自遣餘年。然而對許多寡婦來說，寂寞固然痛苦，更難捱的還是生計的艱難和日常生活的負擔。在經濟上不能自立自主的傳統社會中，生活上的無依無靠顯然比情感的空缺對一個女人更為可怕。<sup>129</sup>在寡居之後，駱綺蘭靠十指為活，以自己的才能來謀生計。她自述：「以筆墨代蠶織，固食貧者之常也。」<sup>130</sup>從閨中好友鮑之蕙《清娛閣吟稿》卷二〈和秋亭春日寄懷元韻〉<sup>131</sup>詩中的「絳帷親課左芬書」一句自注：「左蘭城妹為秋亭弟子」，可知駱綺蘭曾擔任左蘭城妹的閨塾師。<sup>132</sup>

除了任閨塾師，以課徒為業之外，鬻詩畫亦為駱綺蘭的謀生方式。從詩集卷五〈仲春有徽州戴生鳴琴年少脩道兼能詩特挂帆來京口購拙稿并索近作即賦二首〉<sup>133</sup>的詩題發現，甚至有人遠從徽州（今安徽省歙縣）來購買駱綺蘭的作品。戴生專門千里迢迢挂帆前來，表明要來購買駱綺蘭的詩集，說明了這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市場行為，反映了當時女性的詩文被賦予了經濟價值之事實，同時也證明女性能進出社會與否和知識的獲得有極大的關連。<sup>134</sup>而徽州與京口相距千里，顯示當時駱綺蘭的詩名遠播，已超越「江南」的地域範圍了。

但憑著自立賺取的收入能否支持其生活？以下是詩集中幾首述及經濟狀況的詩句：

<sup>128</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卷十四，頁 26。

<sup>129</sup> 孫康宜：〈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90。

<sup>130</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1。

<sup>131</sup> 清·鮑之蕙：《清娛閣吟稿》卷二，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頁 8。

<sup>132</sup> 參考自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248。

<sup>133</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5。

<sup>134</sup> 見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249。



典盡春衫研盡墨，無人來買遣愁詩。<sup>135</sup>

歸裝典盡舊衫裙，孤棹沿江撥浪紋。<sup>136</sup>

憶曾衣缺時分帛，每見瓶空為典釵。<sup>137</sup>

典衣復賣書，經營得幾錢。<sup>138</sup>

詩句中描述將自己的衣裙、飾品以及書籍典當的情形。此外在〈除夕口占〉一詩中，駱綺蘭詠道：「晚來仍坐讀書堂，閒聽鄰家度歲忙。唯我新年無長物，兩盆梅蕊一庭霜。」<sup>139</sup>，自言在歲末過節時，家中除了兩盆梅花和一庭霜雪之外，空無長物的窘境。因此不難想像孀居之後獨撐門戶的駱綺蘭，即使以擔任閨塾師及鬻詩畫來自主謀生，其經濟生活仍是十分困窘的。

雖然必須承擔起生活的重擔，然「淑慎其身，溺苦於學」<sup>140</sup>的駱綺蘭立志要成爲一個獨立的女詩人，詩集作品幾乎都在丈夫亡故後才完成的<sup>141</sup>。此時期，駱綺蘭不僅與當時許多閨秀詩人如鮑之蘭（字晚芳）、鮑之蕙（字菑香）、鮑之芬（字浣雲）三姊妹、盧元素（字澗香）、畢汾（字素溪）及家族親屬左晚鄉夫人等人有密切的交流<sup>142</sup>，時常一起論詩，遊歷山水名勝，彼此互訴感懷，意氣相合；也和知名文人趙翼（號甌北）、曾燠（號賓谷），高官慶霖（號晴村）、慶桂（號樹齋）、

<sup>135</sup> 〈偶成二首〉其二，《聽秋軒詩集》卷一，頁8。

<sup>136</sup> 〈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5。

<sup>137</sup> 〈病中得晚鄉夫人書作此奉答〉，《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

<sup>138</sup> 〈自曹州移先舅柩歸〉，《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9。

<sup>13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2。

<sup>140</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3。

<sup>141</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1：「……今所存之詩多世治逝後作也。……」

<sup>142</sup> 從《聽秋軒詩集》中多首詩題，可知駱綺蘭與諸閨秀詩人互動密切。如〈晚芳夫人過訪秋軒并蒙見贈佳章和來韻〉、〈寄懷鮑菑香夫人〉、〈重陽鮑菑香夫人招集飲綠山堂〉、〈答鮑浣雲夫人〉、〈和浣雲夫人秋日有懷二首〉、〈盧澗香許德馨兩女士以書兼詩送行留別〉、〈次韻酬畢素溪夫人寄懷之作二首〉、〈素溪夫人屢以書來招遊吳下余因事未果賦此寄謝〉、〈送晚鄉夫人歸潤州〉、〈廣陵寄懷晚鄉夫人〉……等。《聽秋軒閨中人集》中並收錄多首閨秀與駱綺蘭之間往來唱和的詩作與來書。

謝振定（號薌泉）等有所往來互動<sup>143</sup>，頗受諸名士看重。詩集中有一首她與王文治、曾燠等人唱和的篇章〈人日焦山探梅歸舟口號二首時賓谷都轉邀夢樓師及諸名士亦有斯游見示佳什六首因題于後〉<sup>144</sup>：

海國聞梅信，扁舟動遠思。鶴歸殘日影，春認舊年枝。洞古雪常在，江寒月到遲。一生塵夢破，漁笛晚風吹。（其一）

林岩最幽處，忽值使君游。騶從全教屏，詩篇捷若流。春風方七日，彩筆已千秋。清況誰堪擬？梅開月挂樓。（其二）

曾燠〈人日遊焦山詩〉六首亦記錄了此遊之事，第四首云<sup>145</sup>：

客有維摩詰，還逢天女來。看經尋□壁，題字掃莓苔。鐘出虛堂靜，泉生洞壑哀。試參海雲法，吾亦厭塵埃。

從以上詩題和內容可以得知，駱綺蘭在正月初七乘舟到焦山探梅，適逢王文治、曾燠等一行文士也在此遊歷，綺蘭遂與之同遊，共賞美景。他們把馬車隨從都打發到一邊，在山上盡情賞梅吟詠。

守寡獨居的駱綺蘭，彷彿和高寒獨處的嫦娥命運相同，詩集中收有她自託其志的〈女遊仙詩〉二十首<sup>146</sup>，在第一首中吟詠道：

誰懸明鏡畫樓前，一片清光萬古圓。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

<sup>143</sup> 如〈昨以饌具餽甌北先生係以詩承先生兩用元韻見寄再答一首兼以鳴謝〉、〈七夕大雨和曾賓谷都轉作〉、〈筱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晴村世叔見贈佳硯以詩奉謝〉、〈謝慶樹齋世叔遠寄繡囊〉、〈和夢樓師寄謝薌泉侍御作〉、〈謝薌泉先生寄驛柳詩四章屬和即次原韻〉……等。

<sup>14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2。

<sup>145</sup>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二，頁1，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影印。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sup>146</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1。

既然在現實世界中再也不可能求得夫妻間的重逢與幸福美滿，與其悲傷自憐，還不如積極堅強地活下去來得有意義。她讓自己忘卻現實中的遭遇及種種悲劇，轉而以孤高自處的態度來面對困境。嚴明在〈中國古代女性形象的道德傾向——以明清才女創作為中心〉一文中提到：

歷代女性從事文藝創作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其作為解脫自己精神苦悶的途徑。事實上，只有在從事文藝創作的活動中，小女子深受壓抑的自尊與自信心才有機會得以提高和發揮，女性的獨立人格與主體意識也才有機會得到體現和昇華。<sup>147</sup>

在一連串的打擊之下，駱綺蘭始終以不屈於苦境的強韌態度來面對，其剛強的性格，或可從袁枚與王文治為《聽秋軒詩集》所撰寫的序文中略窺一二：

綺蘭讀書明大義，具卓識，無世俗兒女子態，亦不沾沾為資生計。親族間有大事，羣謀不決，綺蘭一言而眾輒伏。家雖貧，常能以財賄緩急人，扶危濟困，有烈士風。<sup>148</sup>

王文治所描述的駱綺蘭，是一位「明大義，具卓識」，且擁有優秀判斷力及說服力的女性，當親族間發生大事而眾人無法作出決斷時，綺蘭一言則眾皆服。王文治更贊其：「古所稱固窮之君子，不意於巾幗中遇之。」<sup>149</sup>認為駱綺蘭有君子之氣節，故「所為詩伉爽高邁，丈夫之雄傑者，不能過也。」<sup>150</sup>而袁枚也描述了他對駱綺蘭的印象，稱其：

<sup>147</sup> 嚴明：〈中國古代女性形象的道德傾向——以明清才女創作為中心〉，《東華漢學》，第2期（2004年5月），頁277。

<sup>148</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2。

<sup>149</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3。

<sup>150</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2。

……其高識遠見，視大男子裁如嬰兒，而且赴義若熱，能為人之所不能為。

151

可知袁枚眼中的駱綺蘭，是一位見識高超且思慮深遠的人，遇事熱心，願意挺身而出，為人所不能為。和駱綺蘭互動密切的表弟左壩，在〈和佩香姊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詩中對表姊的性格、義行也作了以下描述，云：

阿姊平生負豪氣，每將暖律吹寒谷。竭來篋中無一錢，義聲絕勝懷清築。<sup>152</sup>

如同王文治所云，駱綺蘭家境雖貧，卻願意以錢財助人緩急之需。

駱綺蘭家曾有侍女文琴，嫁人後遭大婦禁錮虐待。綺蘭聽聞後，立刻以金將其贖回。卷二〈侍女文琴嫁某郎一載聞為大婦所錮且虐使太甚以金贖回作詩二首示之〉<sup>153</sup>即記錄此事：

調粉熏香十二春，無端別去最傷神。誰知身似梁間燕，一載重依舊主人。

（其一）

舊衣還稱小身材，清曉依然侍鏡臺。從此塵緣須自懺，好隨粧閣繡如來。

（其二）

嘉慶庚申五年（1800）冬天，原已失去聯繫三年的好友殷悟情<sup>154</sup>，突然來訪，表明願相從學道，且欲投靠駱綺蘭。在聽聞好友的悲慘遭遇後，駱綺蘭二話不說便

<sup>151</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3。

<sup>152</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22。

<sup>153</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0-11。

<sup>154</sup> 悟晴姓翁（案：《聽秋軒詩集》中作殷悟情），字石蓮，江蘇丹陽人。幼孤無依，隨姊入都，姊為前尚書和公琳侍姬。和歿姊殉，石蓮南歸主女史駱佩香家。趙甌北聞其才，曾贈七古一首，載集中。佩香繼歿，石蓮祝髮為尼，法號悟情。據清·惲珠輯：《國朝閩秀正始集·附錄》（清道光十一年紅香館刻本），頁14。

答應了。這個感人的故事，在詩集中有詩及序為證<sup>155</sup>，足以見駱綺蘭的古道熱腸。

除此之外，她更同時拜袁枚、王文治、王昶為師<sup>156</sup>，然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女詩人同時師事三位男老師乃前所未有的，除了顯示駱綺蘭積極求教的向上心之外，也說明了當時男性文人對女性知識才情持肯定讚美的文學風潮。

以下敘述駱綺蘭成為袁枚、王文治、王昶弟子之經過。據上海工美拍賣有限公司 2006 年藝術品拍賣會的拍品—駱綺蘭《花卉圖》<sup>157</sup>，上有駱綺蘭題識：「丙午春日恭詣白下謁隨園夫子，適遇夢樓先生揮麈清談，頓消俗塵萬斛，囑繪百花長卷，因仿徐崇嗣沒骨法，作此花卉二十四種，愧未能得其萬一，聊以塞責云爾，敬乞誨正。錢塘女士駱綺蘭。」丙午為乾隆五十一年（1786），時駱綺蘭年三十一歲，此應為初次拜謁袁枚，此際乃慕名拜訪，尚未有求師之舉。而袁枚《聽秋軒詩集》序文云：

庚戌之秋，京江駱夫人佩香走幣來曰：「蘭幼讀先生詩而愛之，且學為之，顧私淑不如親炙之益也，先生其許之乎？」余念孺悲，無介而闖然以至，殆奇女子耶？<sup>158</sup>

由上可知，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駱綺蘭就有求師袁枚之意。她主動寫信並寄上禮金，向袁枚表達想入門的心願，即使沒有透過任何人的引介，駱綺蘭

<sup>155</sup> 詩題：〈余在廣陵時，與殷悟情女史相晤。殷，石女也，廣陵人。姊某為京中某貴人側室，美而有寵，殷隨之。貴人死，姊殉節自經。殷歸故里，殷通文字，猶好騎射。余嘗以詩贈之，頃不通音問者三載矣。庚申冬至後三日，忽渡江來訪，含淚而拜曰：『嚴親去世，孤露無依，且遭族人所凌，命薄於雲，身危似葉，或勸余訪妹於吳門，庶覓一枝之託。不料妹之艱苦更甚於予，欲輕生者屢矣。又念輕生無益，今願相從學道，不識肯收之否？』余念悟情素性倜儻，聰慧過人，當日在富貴場中，曳羅綺、飽珍羞，一旦失路，孤寒若此。浮花幻影，何者為真？自號悟情，良不誣也。余少耽文字，近漸舍離於佛老家言，粗有會心，汝志果堅，與汝為道伴，可乎？悟情聞之，轉悲為喜，乃復再拜稱弟子。余因作詩以堅其志，余作古詩甚艱，頃忽率筆而成，但達鄙懷，不計工拙。〉，《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9-21。

<sup>156</sup> 《聽秋軒閩中同人集》，序文頁 1-2：「……師事隨園、蘭泉、夢樓三先生，出舊稿求其指示差謬，頗為三先生所許可。……」

<sup>157</sup> 博寶藝術網 > 博寶拍賣網 > 上海工美拍賣有限公司 > 2006 藝術品拍賣會 > 駱綺蘭乾隆丙午年（1786）作花卉圖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56-1276641.shtml>。

<sup>158</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 1。

仍主動與袁枚聯繫，其積極的態度，也讓袁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隔年的冬天，綺蘭便直接登門拜訪，復拜袁枚為師，正式入門成為女弟子，那年袁枚年七十六歲，駱綺蘭三十六歲。而袁枚於《隨園詩話·補遺》卷三第三十六條亦記錄了此事：

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于金陵龔氏，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采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sup>159</sup>

袁枚發掘駱綺蘭的詩作時，簡直相見恨晚，喻為孔夫子的得意門生「顏回」，並認為她與「今館閣諸公」相比，即當時男性精英文人，亦絲毫不遜色，給予其極高的評價。袁枚在《聽秋軒詩集》的序文又接著說：

……已而果嚴妝款門，王母容顏，殆三十許矣。出所為詩，才理清新。……余因謂之曰：「……京江夢樓先生論詩與余符，居與汝鄰，盍往學焉？」佩香從之。<sup>160</sup>

袁枚在文中論及初次見到駱綺蘭的印象，稱其詩作「才理清新」，並向她推薦了王文治。駱綺蘭的〈隨園謁袁簡齋師二首〉<sup>161</sup>或為當時入門為女弟子時所出示的詩作：

柴門一徑入疎筠，為訪先生到水濱。絕代才華甘小隱，名山從此屬詩人。

（其一）

閨閣聞名二十秋，今朝纔得識荊州。匆匆問字書牕下，權把新詩當束脩。

<sup>159</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三，頁 622。

<sup>160</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 1-2。

<sup>161</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12。

從此二首詩中可知駱綺蘭以自己的新詩當作謁見袁枚的束脩之禮，而詩中運用了「荊州」的典故，乃出自李白〈與韓荊州書〉：「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sup>162</sup>由此亦不難窺見她對袁枚所抱持的尊敬之意，並渴望透過袁枚汲引，以求其詩名。

駱綺蘭在成爲袁枚的弟子之後，經由袁枚的引介，繼而成爲王文治的女弟子。王、駱因居處相鄰，往來互動頻繁，在駱綺蘭所編《聽秋軒贈言》後附《來書》中，便有數封袁枚轉託綺蘭代爲問候王文治的書信。<sup>163</sup>據王文治爲其詩集所撰之序文云：

予每與論詩，輒心解其義，或有所彈擊，尤悅服不可言。噫！士夫言學問者，注之存自是之心，一聞貶斥，即頰顏不欲聞。予不能面諛人，故從遊者甚寡。綺蘭一女子耳，獨能虛懷受學如此，豈易得者哉？<sup>164</sup>

由上文可知，兩人時常一起論詩，對於王文治所提出的見解，駱綺蘭總能心領神會；若是提出批評或有所指正，綺蘭亦能虛心受教。故王文治十分讚賞其「虛懷受學」的學習態度，而駱綺蘭在王文治的指導下，詩筆大進，「其詩益進，其境益窮」<sup>165</sup>、「思愈清，才愈雋」<sup>166</sup>袁枚對她的詩才評價也愈來愈高。

《聽秋軒詩集》卷四中，有首詩題名爲〈王蘭泉侍郎過九峰園見訪面索拙集兼命作繪事賦呈一首〉<sup>167</sup>的律詩，記錄了駱綺蘭和王昶在嘉慶元年（1796），於揚州九峰園初次見面的情形，時駱綺蘭年四十一歲，王昶七十三歲：

<sup>162</sup>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頁1539。

<sup>163</sup> 如《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5：「夢樓先生回家否？乞即示之。」

<sup>164</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3。

<sup>165</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3。

<sup>166</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2。

<sup>167</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8。

塗寫偶然耽翰墨，流傳何意到公卿。此來不負平生願，得見湖山又識荊。

詩作中除了表露對王昶的敬慕之意，也對於自己的詩名流傳至公卿處感到驚訝。另於《聽秋軒贈言》卷二及卷三中，分別收有王昶題為〈舟過竹西訪佩香夫人承示聽秋軒詩集因題其後〉<sup>168</sup>與〈佩香夫人畫白芍藥小幀見贈賦綠意一詞題之〉的贈詩<sup>169</sup>，由此可知在九峰園會面時，駱綺蘭以自己的詩集和自繪的〈白芍藥〉圖作為見面之禮。

在揚州九峰園的初次會面後，駱綺蘭於何時，又是在什麼機緣下成為王昶的女弟子？《聽秋軒詩集》中記錄有關王昶的詩僅有三首，《聽秋軒贈言》僅二首，但從《聽秋軒詩集》卷五作於嘉慶二年（1797）的〈題王蘭泉師三泖漁莊圖〉詩題得知<sup>170</sup>，此時駱綺蘭對王昶的稱呼已由「王蘭泉侍郎」改為「王蘭泉師」，故最晚在嘉慶二年駱綺蘭便已成為王昶的女弟子了。<sup>171</sup>

憑藉著一股對文學創作的熱情和苦學的態度，加以透過袁枚、王文治、王昶三位老師的汲引推薦，駱綺蘭的詩名遠播，在卷六〈菑香硯長見示新詩乃同令兄雅堂惜別唱和諸作讀之生感〉中亦不諱言：「京口山深不掩名」<sup>172</sup>，證實其詩名傳播並不受地域所在影響。〈顧星橋先生之官粵東舟過京口偕夢樓師過訪聽秋軒見示佳什二章清才絕調命蘭屬韻二首〉詩中云：「慚愧吟牋日下知」<sup>173</sup>更說明了當時她的作品已流傳至京師。

雖然詩簡遍傳，贏得不少稱譽，但卻也招來了社會傳統勢力的攻訐和詆毀：

……厥後索詩畫者日益眾。或見蘭之詩而疑之，謂《聽秋軒稿》皆倩代之

<sup>168</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9。

<sup>169</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14。

<sup>17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4。

<sup>171</sup> 見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6期（2005年6月），頁244。

<sup>172</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5。

<sup>173</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9。



作。蘭賦性粗豪，謂於詩不能工，則誠歉然自慚；謂於詩不能為，則頗奮然不服。間出而與大江南北名流宿學覲面分韻，以雪倩代之冤，以杜妄人之口。<sup>174</sup>

先是質疑她的詩倩人代作，非真才實學，駱綺蘭不甘自身的詩才被抹滅，故奮而出示與「大江南北名流宿學覲面分韻」的作品，她選擇在公開場合與諸名士拈題分韻，證其才學，以申倩代之冤。

好不容易洗雪了「倩代之冤」，但「妄人之口」並未杜絕，「疑之者息，而議之者起矣。又謂婦人不宜作詩，佩香與三先生相往還，尤非禮。」<sup>175</sup>好事者轉而批評身為女性又是寡婦的駱綺蘭，根本不應舞文弄墨，而堂然與男性文人的密切互動與唱和往來，以及強烈的求名之舉，也被認為是不修閨中之禮。當時反對婦女作詩，言論最激烈的莫過於章學誠<sup>176</sup>，他批評道：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秀多為所誘，徵刻詩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也。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sup>177</sup>

章氏反對以文藝為學，強調「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sup>178</sup>以為女性的拜師，唱酬，有違男女千古大防的，實在不宜。章學誠議論的焦點，矛頭直指袁枚及其一班女弟子。對此，駱

<sup>174</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1。

<sup>175</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2。

<sup>176</sup> 章學誠（1738-1801），清代史學家、思想家、方志學家。字實齋，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曾授國子監典籍，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後入湖廣總督畢沅幕府，協助編纂《續資治通鑒》等書。

<sup>177</sup> 清·章學誠：《丙辰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 98。

<sup>178</sup>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五，〈內篇〉五，〈婦學〉，頁 532。

綺蘭慷慨陳詞，以非凡的凜然氣概嚴辭駁斥：

……隨園、蘭泉、夢樓三先生蒼顏白髮，品望之隆，與洛社諸公相伯仲，海內能詩之士，翕然以泰山北斗奉之，百世以後，猶有聞其風而私淑之者。蘭深以親炙門牆，得承訓誨，為此生之幸。謂不宜與三先生追隨贈答，是謂婦人不宜瞻泰山而仰北斗也。為此說者，應以啞然自笑矣。夫不知其人之才而疑之者私，明知其人之才而議之者刻，私與刻皆非醇厚君子之用心也。<sup>179</sup>

在上文中，駱綺蘭不畏流言蜚語，視與男性文人的交往為正常的文化交流和向名人求教的一種方式，明確指出女性亦須尊仰學問的大家，女性也有追求知識的權利。她又指出不去明瞭其人具有才華與否就懷疑者，乃不公正的人；明知其人有才華而又隨意議論者，更是刻薄之人。而私心與刻薄皆不是正人君子應該具有的品格，因此那些批評她的人皆稱不上是君子。像駱綺蘭這樣對詩歌創作熱切追求而又大膽向傳統觀念挑戰的女子，實為罕見。她聲名遠播，交遊廣闊，且不避好名之謗，無怪乎毀譽參半；然其淡然處之的態度，以及捍衛女性求知受教權利所展現的自信與堅持，十分可貴。

她的這篇序言，不僅邏輯性強，氣勢雄厚，成功地為自己辯護，也顯示了她主動抗衡男性權威詆毀的勇氣。由此可見其剛烈豪爽，勇於自我表現並不願服輸之人格特質。

守寡的生涯雖然艱苦，它卻含有許多正面的意義，一個喪夫的女子，只要她把活下去看成一種自覺的選擇，她可以給寡婦生活賦予極其豐富的內容——她雖然不再扮演妻子的角色，她卻成為更加德高望重的母親；或下定決心把餘生做為發憤圖強的機會。她們集中精力勤奮讀書，希望藉此提高文才，以抒發內心的憤

---

<sup>179</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2。

懣憂思。<sup>180</sup>成爲孀婦後的獨居生活反而讓駱綺蘭有暇發展詩才，正如《廣東女子藝文考》的編者冼玉清所言：「故編中遺集流傳者，多青年孀守之人……此輩大抵兒女累少，事簡意專，故常得從容暇豫，以從事筆墨也。」<sup>181</sup>而作詩吟詠也成爲駱綺蘭心靈的唯一寄託和生活的精神糧食。

所謂詩窮而後工<sup>182</sup>，創作主體的生活與創作潛能之關係正是如此，駱綺蘭拋開悲傷自憐的姿態，以積極肯定自我的態度生活，她廣泛交友，主動參與社會的態度，建立起廣大的友情聯絡網<sup>183</sup>；她拜師以求詩藝的精進，展現對詩歌創作的熱情，並勇於表現，企圖建立自我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所呈現出的是積極昂揚的人生態度，也因此得以展現她的才華，寫下文學生命中最燦爛的一頁。

#### 四、孀居後期——藏名以爲寶

明清時期的女性文人，多於晚年步入宗教之途，如方維儀、方維則、吳令儀、徐燦、陳香石、汪端、吳藻……等。根據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一文中分析，由於婚姻不幸而選擇皈依空門的爲數最多，其次則爲才能妨命的無奈。這些女作家們在中晚年後反省回顧自己的一生，將自己不幸的遭遇，如丈夫早逝、伉儷失和、身體病痛……等歸咎於「才能妨命」。她們說服自己相信自身的才華是一種「妨命」的罪過，自己的創作則成了一種「文業」，在當時「內言不出於閫」<sup>184</sup>、「女子無才便是德」<sup>185</sup>的觀念下，

<sup>180</sup> 參考自孫康宜：〈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95。

<sup>181</sup> 轉引自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附錄二，頁953。

<sup>182</sup> 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頁10。收於《四部叢刊初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sup>183</sup> 請見本論文第三章「交遊狀況」內容。

<sup>184</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本第十二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二〈曲禮〉上，頁59。

<sup>185</sup>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4月第十一次印刷），頁188。

甚至必須承受衛道人士對她們提出「不守婦道」、「好名」的指責與攻訐，身心俱疲的才女們，因而選擇在自己的後半輩子，通過掃除文字，長齋禮佛的苦修方式來懺悔自己的「罪過」，以求得心靈上的平靜與解脫。<sup>186</sup>

另外在美國漢學家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研究明末至盛清時期女性的生命歷程時，將女性的生命晚期歸於宗教，約莫是五十歲以後，五十歲也是標示著生育終結的正式轉捩點。在這個時期，女性的生育歲月即將告終，而她的身份從可能從媳婦轉變成婆婆，從侍奉別人的地位轉為接受別人服侍的地位，往往會退回私室持珠念佛或讀佛經，以這種方式來表示她生命中的這個轉折。<sup>187</sup>

駱綺蘭年少時就有學道修佛之願，也經常形諸於夢，卷四〈自題歸道圖四首〉詩前序即表明：「余少時即有學道之願，往往形諸夢寐……」<sup>188</sup>，第三首亦云：「幼時想著五銖衣，直到而今願不違」。此外，〈紀夢詩八首〉第四首：「夢到棲禪地，深林覆一菴。草堪名忍辱，花似綻優曇。古洞風雲出，清池星斗涵。從茲謝人事，習靜我猶堪。」<sup>189</sup>以及其第五：「夢入萬花庭，瑤宮晝不扃。雲霞開殿閣，珠翠擁娉婷。衣薄如雲艷，眉長似岫青。相迎含淺笑，邀我誦金經。」<sup>190</sup>，顯露出的是修佛學禪的思想。王文治為她的詩集所撰之序文亦描述：「綺蘭少時即愛靜坐」<sup>191</sup>因此佛道思想對她有很深的影響，在詩作中經常流露出詩人靜謐的心境。

在丈夫亡故的最初幾年，駱綺蘭常去南京棲霞寺等一些香火之地遊歷，因而諸多紀遊之作中，除了風景名勝的美景外，其中有更多的是描寫佛寺和道觀所位處的環境景色，如〈遊靈巖〉：「帆挂一峰青，懸崖望杳冥」<sup>192</sup>、〈深雲菴〉：「空翠檻前落，春雲衣上生。竹烟穿徑碎，山影逼潭清。」<sup>193</sup>、〈乾元觀〉：「臺殿匪崇高，

<sup>186</sup> 參考自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古典文學知識》第二期，2006年，頁86-89。

<sup>187</sup> 參考自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第三章。

<sup>188</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21。

<sup>189</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

<sup>19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2。

<sup>191</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4。

<sup>19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5。

<sup>19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1。

煙霞自閒適。松檜畫生寒，天光同一碧。」<sup>194</sup>、〈宿華陽洞衣雲閣題壁〉：「地僻紅塵遠，牕虛白晝閑。寒松深澗月，芳草夕陽山。」<sup>195</sup>……等，「偶然遇高僧，談禪煮清茗」<sup>196</sup>，綺蘭或與高僧煮茗談禪；「坐對秋山耳聽潮，潮聲似和紫鸞簫」<sup>197</sup>，或靜坐參禪，透露此時個人清心潔行的心境與生活。

駱綺蘭的老師王文治，夫婦二人皆長齋奉佛已久，〈侍夢樓師暨達有師母餐英閣看菊〉：「詩為持齋骨愈清」<sup>198</sup>一句自注：「夢樓師與師母皆奉長齋」。另從〈題慶佑之世叔僧服像三首〉第三首：「稽首維摩已數年」<sup>199</sup>自注：「蘭曾皈依王夢樓師」，及謝振定《知恥齋詩集》卷二〈題佩香夫人小像〉第二首云：「名重詞壇弟子行，源流人盡識袁王。邇來更契空王法，萬點天花快雨堂。」<sup>200</sup>可知駱綺蘭不僅在詩法瓣香王夢樓，甚至在佛法上也參於座下，「夢師憐我孤，勸我勤學道」<sup>201</sup>爾後王文治仙逝，駱綺蘭在輓詩中寫下了對老師的回憶：「筆門曾記屢停車，學道多年未有芽。苦口頻勞授丹訣，衰顏豈易鍊朱霞。」<sup>202</sup>接觸宗教的過程中，有勞老師辛勞的提點與帶領。

她視王夢樓為其文學、宗教的導師，如詩作中所述：「先生世慮已冰消，說法真如大海朝。」<sup>203</sup>，「誰似維摩心地闊，閑將慧眼閱浮埃。」<sup>204</sup>王文治的人生經驗，開闊豁達的想法以及多年接觸佛道的心得，讓駱綺蘭期許自己有日能如同老師一樣，看淡世情，將俗慮、塵念皆放下、拋開。

年輕時期在文學創作上的積極作為，不願服輸的心理和好名之心的驅使，駱綺蘭讓自己不完滿的人生激盪出燦爛絢麗的的火光，在文壇上贏得稱譽，佔有一

<sup>194</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

<sup>195</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2。

<sup>196</sup> 〈舟泊高旻寺〉，《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4。

<sup>197</sup> 〈焦巖獨坐〉，《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3。

<sup>198</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5。

<sup>199</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5。

<sup>200</sup> 轉引自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71。

<sup>201</sup> 〈余學詩半生力薄而才小自念不能登作者之壇頃見丹青意頗愛之遂停詩作畫仍為詩以紀之〉，《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6。

<sup>202</sup> 〈輓夢樓先生二首〉，《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6。

<sup>203</sup> 〈立秋日蒙夢樓師惠西瓜兼惠泉水午後過訪秋軒賦詩以謝〉，《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5。

<sup>204</sup> 〈偶成間呈夢樓師〉，《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2。

席之地，然而卻也讓她飽受流言的中傷，自此擺脫不了受人毀謗的命運。而受毀謗之因，其自言：「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sup>205</sup>，駱綺蘭亦坦言是強烈的好名之心使自己遭讒。

四十歲之後，駱綺蘭的心境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可以說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時期。〈四十感懷〉中，駱綺蘭總結自己的四十歲以前的歲月，她欲與塵緣作一個了斷，並以淡然處之的態度面對自己備受爭議的前半生：

人生百年間，世事如朝露。修短盡在天，窮通總隨遇。況受女子身，尺寸謹跬步。苦樂由他人，已復何所與。我今已四十，元髮欲化素。自念髫齡時，偏解愛詞賦。上窺秦漢文，下讀唐宋句。窮年徒矻矻，頗似一韋布。遠遊雖莫遂，吳越適幾度。泛月西子湖，探梅鄧尉路。情隨山水遙，疾中烟霞痼。繡閣富家女，自幼習嬌妒。鮮鯉膾金盤，華服垂寶璐。貪睡綠窗中，日高曾未寤。我生貧薄相，尚得清靜趣。嗇我金滿贏，富我書盈庫。老屋三椽餘，欹斜依野渡。身如旅雁孤，心與閒鷗住。所欣女幼小，識字猶敏悟。隨我繡佛前，焚香學禮數。一笑萬緣空，翹首視烏兔。<sup>206</sup>

「況受女子身，尺寸謹跬步。苦樂由他人，已復何所與。」在感懷中，她表達了身爲一介女子的無奈，由於「女子」的身分，使她所有的作爲和努力，遭受到社會傳統觀念的質疑與反對；然而四十年來，雖然喪夫孤苦，生活貧薄，但飽讀詩書，遊歷山水名勝，秋燈課女，「一笑萬緣空」能與佛結緣，「將心之所處與身之所歷，悉超然於窮通得喪之外」<sup>207</sup>生命終得到了另外的補償。

至此，駱綺蘭的心思趨於沉穩，領悟到己身所執著的欲念，是牽絆束縛自己的來源。在〈答張小謝女史并寄懷〉一詩中：「自笑耽詩卷，虛名絆此身」<sup>208</sup>，詩

<sup>205</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2。

<sup>206</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1。

<sup>207</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4。

<sup>208</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4。

人將自己此前努力所贏得的稱譽，視為「虛名」，並終其一生受此「虛名」之苦，認為雖然為自己的才華爭取到了認同，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經歷了半生的生死離合，風雨滄桑之後，這位聰慧多才卻又命運多舛的女詩人，轉而以佛道禪理作為自己心靈上的依歸與解脫。這對於在現實生活中失去附麗，在社會上引起一定程度爭議的駱綺蘭來說，實為一個有效的規避之道。她於嘉慶元年（1796）六月朔日正式歸道，時年四十一歲，寫〈歸道圖〉見志，自此誓將摒棄人事，並係〈自題歸道圖四首〉詩以紀之<sup>209</sup>，列舉二首，內容如下：

今年春去更忽忽，越見繁華眼越空。絕豔名花偏著雨，無雲明月不愁風。

百年塵夢隨時覺，萬里仙源有路通。試向碧山深處望，玉桃香霧正濛濛。

（其一）

隨風一路去翩翩，從此常遊洞裏天。金屋珠幃無艷福，藥壚經卷有深緣。

任教蝴蝶重尋夢，料得鴛鴦也羨仙。借問大千花藏界，花開今夕是何年。

（其四）

第一首詩中「越見繁華眼越空」，駱綺蘭道出了年逾四十的她對於現實人生的想法，無論是功名利祿，或是擁有再多優渥的外在條件，「百年塵夢隨時覺」人生百年，倏忽即過，猶如塵夢一場，萬法皆緣，色相本空。第四首中云：「金屋珠幃無艷福，藥壚經卷有深緣」則表明自己雖貧困度日，但也因此與佛結緣。在詩作中，駱綺蘭抒發個人修道的心得於其中，也看見了她於宗教信仰裡優遊自適的身影，展現了曠然豁蕩的襟懷。

嘉慶五年，時綺蘭年四十五歲，她與廣陵的殷悟晴女史結為道友。「湖上花飛欲暮春，揚州此夕值詩人。綺年談道心能悟，錦袖彎弓臂有神。」<sup>210</sup>兩人最初相識於廣陵，時嘉慶三年（1798），因談道而互相結識成為好友，擅騎射的殷悟情更是

<sup>20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21-22。

<sup>210</sup> 〈贈悟情女史〉，《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

讓駱綺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殷悟情生活突遭變故後，「余（案：駱綺蘭）嘗以詩贈之，頃不通音問者三載矣。」<sup>211</sup>兩人就此斷了聯絡。直至嘉慶五年（1800）冬至後三日，殷忽渡江來訪，表示自身孤露無依，且遭族人所凌，從此願相從學道，希望駱綺蘭能收留她，並收她為弟子。<sup>212</sup>「汝既厭繁華，我亦無兒孫。只合守空幃，與汝閱涼溫。此願幸勿墮，金經且討論。他年若有會，一口西江吞。」<sup>213</sup>同是天涯淪落人，早寡無子，亦是孤獨無依的駱綺蘭，便與殷悟情結為道伴，一同鑽研佛道禪理。

在趙翼《甌北集》卷四十三中有詩題為〈石女歌為翁悟情（案：駱綺蘭詩集中作「殷悟情」）作兼柬佩香〉及卷四十五〈偕佩香悟情放舟遊焦山詩僧巨超已往會稽是日佩香治具〉、〈或以余紀遊詩於佩香悟情多諧語賦此解嘲〉，趙翼此三首詩，第一首作於嘉慶六年（1801），第二、三首作於嘉慶八年（1803）<sup>214</sup>，以及惲珠輯《國朝閩秀正始集》中記載：「石蓮（案：石蓮即殷悟情）南歸主女史駱佩香家」<sup>215</sup>，可確知駱綺蘭晚年與殷悟情互動頻繁，而殷悟情應與駱綺蘭同住於聽秋軒中。

嘉慶七年（1802），駱綺蘭在她四十七歲時，下定決心放棄作詩。《聽秋軒詩集》卷六〈余學詩半生力薄而才小自念不能登作者之壇頃見丹青意頗愛之遂停詩作畫仍為詩以紀之〉，詩題說明了她決定停詩作畫的原因，乃因為她費盡了半生的氣力作詩，終究成不了第一流的詩人；在偶然的情況下接觸了繪畫而產生興趣，因此決定放棄作詩，而致力於作畫，然而若仔細考察詩作的內容：

日余耽吟詠，空幃事幽討。自恨得師難，兼慚讀書少。幸逢隨園翁，又值夢樓老。二公海內豪，奇句驚蒼昊。稍得涉津涯，望洋逾淼淼。夢師憐我

<sup>211</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9。

<sup>212</sup> 本章第三節之三已述及此事。

<sup>213</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0。

<sup>214</sup> 清·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sup>215</sup> 清·惲珠輯：《國朝閩秀正始集·附錄》「石蓮」條載：「悟晴姓翁（案：《聽秋軒詩集》中作殷悟情），字石蓮，江蘇丹陽人。幼孤無依，隨姊入都，姊為前尚書和公琳侍姬。和歿姊殉，石蓮南歸主女史駱佩香家。趙甌北聞其才，曾贈七古一首，載集中。佩香繼歿，石蓮祝髮為尼，法號悟情。」，頁 14。



孤，勸我勤學道。靜中偶有會，文字跡都掃。何必鑄肺肝，且免災梨棗。  
忽然見丹青，頗覺愜懷抱。信手一塗抹，人或以為好。惜弗工山水，但可  
染卉草。遠仿端容蹟，進竊南樓稿。落筆暫鮮妍，春風噓朽槁。有客餽布  
粟，亦復助溫飽。學道須資生，藏名以為寶。<sup>216</sup>

詩一開始描述自幼喜好吟詠，雖因為女子求師之難，卻有幸得到隨園、夢樓兩位老師的指導、提攜，然每每覺得自己稍的心得、有所精進時，才發現文學的領域如同汪洋之遼闊無邊。爾後修習佛道，看待事物有了不同的體悟，回想從前吐露真心的作品招來了無止盡的攻訐，疲憊的心靈，是宗教提供自己一個得以規避的世界。偶然接觸繪畫，心所愛之，詩末則表明自己未來將在宗教的世界裡藏名之決心。

由以上內容發現，讓駱綺蘭決定停筆作詩的真正原因應該是詩作最後一句「藏名以為寶」。年輕時的積極爭名，讓自己飽受批評，身心俱疲的她，也只能無奈地說出了「何必鑄肺肝，且免災梨棗」的自嘲之語。步入中年後心境的轉變，駱綺蘭體悟到唯有收斂心性，忘卻聲名的追求，才能真正獲得精神心靈上的平靜，歷練出人生的智慧，於是她選擇藏名於宗教世界後，消解文字業以求得解脫。

然上列所舉之詩並非《聽秋軒詩集》中所收錄的最後一首詩。在駱綺蘭決定不再作詩後，同年夏天（嘉慶七年）業師王夢樓去世，於是她開詩戒，為恩師寫下輓詩以表悼念之情。因此作〈停詩未久於壬戌夏日為夢樓先生仙逝當作輓詩故仍開詩戒輓夢樓先生二首〉，此詩成了駱綺蘭的絕筆之作，爾後即使再有吟詠之作，其詩稿亦不復存。故駱綺蘭晚年的活動、作為也因此無從得知，僅由陳文述作於嘉慶十二年（1807）的〈京口晤駱佩香女士賦贈四律即用其體〉詩作而知<sup>217</sup>，約莫五十二歲左右仍存於世，綺蘭可能歸隱於句曲山，度過了她的餘年。

<sup>216</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6。

<sup>217</sup>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 14。

### 第三章 交遊狀況

早寡的駱綺蘭，面對著生活中的種種困頓，她堅強獨當，不讓自己成爲一位鎮日淌著淚水、悲哀愁苦的消極者。於是執贄從師，以求詩藝的精進；廣泛交遊，與眾文人、閨閣詩友題詠投贈，並將諸名士公卿和十七名閨秀詩人的詩作和書信<sup>1</sup>，編輯成《聽秋軒贈言》、《聽秋軒閨中同人集》，板而行之；如是，駱綺蘭以自己的才識與知性，活躍於文人社交圈的文學活動中。以下就《聽秋軒詩集》、《聽秋軒贈言》、《聽秋軒閨中同人集》所見，復再考見其他當世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的作品，予以梳理，爲駱綺蘭的交遊作一綜論，並概分爲親族戚屬、業師、女性友人、男性友人四大類。

#### 第一節 親族戚屬

##### 一、左畹鄉

左畹鄉，籍貫、生卒年皆不詳。本出自李氏，適丹徒左瑤圃<sup>2</sup>，兩人所生之子左墉<sup>3</sup>，駱綺蘭稱表弟，故推測左畹鄉爲駱綺蘭的舅母或姨母。雖然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聽秋軒贈言》並無收錄左畹鄉的贈詩或與駱綺蘭的唱和之作，但在《聽秋軒詩集》中，卻有多首詩作提及畹鄉夫人<sup>4</sup>，足見兩人互動頻繁。

由〈題左蘭城表弟銀河洗筆圖〉：「憶昔住揚州，共僦湖千屋。鄰依孟氏芳（自

<sup>1</sup> 十七名閨秀詩人指江珠、畢汾、畢慧、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周澧蘭、盧元素、張少蘊、潘耀貞、侯如芝、王瓊、王倩、王懷杏、許德馨、秦淑榮、葉毓珍。

<sup>2</sup> 左瑤圃，江蘇丹徒人，生卒年、字、號皆不詳，與王文治有交情，曾一同出遊。

<sup>3</sup> 左墉，字蘭城，江蘇丹徒人，生卒年不詳。居所名爲雲根山館，著有《雲根山館詩集》三卷、《續集》，皆已散佚。

<sup>4</sup> 如〈重九後二日同左畹鄉夫人北郭看菊薄暮泛舟江上〉、〈花朝前二日將歸金陵留別畹鄉夫人〉、〈送畹鄉夫人歸潤州〉、〈廣陵寄懷畹鄉夫人〉、〈三月四日過雲根山館時左畹鄉夫人歸寧見千葉桃盛開題壁一絕〉、〈約畹鄉夫人暨蘭城表弟遊棲霞〉、〈棲霞遇雨同畹鄉夫人〉、〈病中得畹鄉夫人書作此奉答〉、〈達有師母於銀蟾令愛君聽鸛書屋招同左畹鄉夫人小集〉、〈宿青溪草堂兼呈畹鄉夫人〉、〈送左夫人歸金陵新宅兼謝約余同行四首〉。

注：謂尊堂晚鄉夫人），樹借謝庭綠。」<sup>5</sup>以及王文治〈題佩香女弟子秋燈課女圖〉其四云：「油壁春風走鈿車，柳絲拂巷偶移家。左家女伴同門住（自注：左瑤圃舍人德配李夫人與夫人同住揚州柳巷），賞遍揚州樹樹花。」<sup>6</sup>得知駱綺蘭與丈夫龔世治居於揚州的那三年，與娘家親屬左氏居處相鄰，因而她們生活密切，往來頻繁。

駱綺蘭在孀居之後，所幸有晚鄉夫人在情感上的支持與陪伴。她們一同出遊，尋幽攬勝，如重陽過後於北郭看菊並泛舟江上<sup>7</sup>，至南京棲霞賞秋楓<sup>8</sup>；在綺蘭與師母王達有夫人及其女兒王銀蟾聚會的場合，亦見晚鄉夫人的身影<sup>9</sup>；詩集中多首贈別的詩作，更可以感受到兩人深摯的情誼，如〈花朝前二日將歸金陵留別晚鄉夫人〉<sup>10</sup>：

還家擬在杏花前，偏是河橋細雨天。春燕逢人如惜別，秋鴻為客又經年。  
多君贈答能相慰，嘆我飄零只自憐。離緒歸心兩難遣，征衫都被柳絲牽。

臨別前夕飄起的濛濛細雨，即使充滿著返家的期待，但想到要與晚鄉夫人分別，因此勾起了「歸心」與「離緒」的兩難心情。又如〈廣陵寄懷晚鄉夫人〉：「湖堤疎柳繫歸舟，屈指相依已二秋。遙望雲山江樹外，不知何處是粧樓。」<sup>11</sup>遠眺雲海江樹外，尋找晚鄉夫人的粧樓處，寄託著滿是對她的想念之情。

左晚鄉既是綺蘭的家族親屬，兩家又曾居處相鄰，因此左晚鄉必然對駱綺蘭的境遇十分清楚。在她痛苦失落時，聆聽她吐露心聲；在她汲於聲名的追求而遭謗時，勸她勿執著。故駱綺蘭將晚鄉夫人視為知音，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欲酬知己感深情，指引虛無路自明。只恐蕭蕭雙鬢白，難從苦海贖平生。」<sup>12</sup>也對她傾訴

<sup>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0。

<sup>6</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2。

<sup>7</sup> 〈重九後二日同左晚鄉夫人北郭看菊薄暮泛舟江上〉，《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1。

<sup>8</sup> 〈約晚鄉夫人暨蘭城表弟遊棲霞〉、〈棲霞看紅葉過德雲菴用壁間韻〉、〈棲霞遇雨同晚鄉夫人〉，《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12。

<sup>9</sup> 〈達有師母於銀蟾令愛君聽鸚書屋招同左晚鄉夫人小集〉，《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3。

<sup>10</sup> 〈花朝前二日將歸金陵留別晚鄉夫人〉，《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7。

<sup>11</sup> 〈廣陵寄懷晚鄉夫人〉，《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9。

<sup>12</sup> 〈送左夫人歸金陵新宅兼謝約余同行四首〉其二，《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4。

自己漂泊無依之感，如「多君贈答能相慰，嘆我飄零只自憐」<sup>13</sup>及〈宿青溪草堂兼呈畹鄉夫人〉第一首：「白門與京口，爾我總離家」<sup>14</sup>，第二首云：「故國今為客，鄉心終未忘」<sup>15</sup>在借宿畹鄉夫人金陵新宅青溪草堂時，駱綺蘭根觸己身身世飄零的命運，本籍句曲的她，歸龔氏後便居於金陵，繼而與夫婿卜居廣陵，又遷於京口定居。住所的不斷遷移，與所天之失，讓駱綺蘭的心中一直有種「無家感」，來到了故鄉（案：夫家乃金陵）卻成了作客之人，她選擇對左夫人吐露自己的懷鄉之慨。

除了生活上的相互扶持，經濟狀況不佳的駱綺蘭，畹鄉夫人不時的雪中送炭，更讓她銘心感謝。一首〈病中得畹鄉夫人書作此奉答〉<sup>16</sup>，可看出病榻中的綺蘭，感嘆自己命運的坎坷、乖違，「果是多情人易老，誰憐足慧命偏乖」回想自己景況困窘之時，「憶曾衣缺時分帛，每見瓶空為典釵」是畹鄉夫人贈衣帛，典釵送金來援助她。「知從別後悶難排，流淚燈前寄遠懷」因此畹鄉夫人對綺蘭的看顧與關懷，可以從別離後，少了傾訴對象的綺蘭於燈前流淚，作詩感懷而知。

## 二、左壩

左壩，字蘭城，江蘇丹徒人，生卒年不詳，為駱綺蘭表弟，其父左瑤圃與王文治有交情<sup>17</sup>，其母左畹鄉。居所名為「雲根山館」，著有《雲根山館詩集》三卷、《續集》，皆已散佚。和駱綺蘭同為袁枚和王文治詩弟子。

姚鼐《惜抱軒文後集》卷二〈左蘭城詩題辭〉：「蘭城為夢樓同邑弟子，因夢樓識余，三人嘗同往攝山般若臺，論文字累日夜。其為人，孤清遠俗，真詩人性情也。所為詩，法夢樓，得其風韻。余嘗語夢樓：以蘭城之年，而才志若此，積

<sup>13</sup> 〈花朝前二日將歸金陵留別畹鄉夫人〉，《聽秋軒詩集》卷一，頁7。

<sup>14</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1。

<sup>15</sup> 同前註。

<sup>16</sup> 〈病中得畹鄉夫人書作此奉答〉，《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

<sup>17</sup> 據王文治：〈雪後初晴同左瑤圃及令子蘭城登西津閣遠眺〉詩題可知，《夢樓詩集》（清乾隆60年食舊堂刻道光29年補修本），卷二十三，頁17。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93。

功至吾輩之年，安知不跨越吾輩乎？夢樓曰：然。今夢樓往矣，遠思北固、金焦，烟景冥茫，但增悽愴。尚有蘭城，吟詠其間耳。近閱蘭城集，因題集卷，願蘭城終如吾言，亦足慰夢樓於地下矣。」<sup>18</sup>以及趙翼〈題左蘭城詩卷〉之三：「師門衣鉢數袁王（自注：嘗受業於子才、夢樓之門），是我同游舊輩行。今日兩人俱宿草，傷心忍作魯靈光。」<sup>19</sup>由以上可知雖然左壩的詩集今不見傳本，但能得袁枚、王文治兩人同時教誨，又得姚鼐、趙翼的賞識，其才情當不低。

前文已提及左氏為駱綺蘭之近親，兩家又曾結鄰僦屋於揚州柳巷，因而關係緊密，互動也較多。在〈題左蘭城表弟銀河洗筆圖〉詩中云<sup>20</sup>：

憶昔住揚州，共僦湖千屋。鄰依孟氏芳，樹借謝庭綠。時君方垂髫，授書就家塾。塾師督課餘，偷取唐詩讀。拈毫學微吟，草草背人錄。獨來索余和，余心殊歎服。此事十載餘，奔駒倏過目。今君藻思騰，精進一何速。

綺蘭憶及表弟年方垂髫時，即好讀唐詩，因此在塾師督課之餘，拈毫寫下吟詠之作，常前來向自己索和，綺蘭心生讚嘆，也對表弟的好學，留下深刻的印象。《聽秋軒贈言》中所錄〈和佩香姊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蘭城也寫下了當時兩家比鄰而居時的童年情景：「憶余扶床覓梨栗，性癖早知親簡牘。阿姊與母議結鄰，僦得維揚數椽屋。時依棊几遞詩牌，每旁文楸看碁局。二分明月三人賞，一樹垂楊兩家綠。」<sup>21</sup>小時候喜愛吟詠的自己，時常跟在母親和表姊的身旁，或遞詩牌，或觀棋局，「阿姊工吟天所賦，吟成輒喜邀余讀」<sup>22</sup>每當綺蘭姊完成吟詠新作，自己總有幸得以欣賞、共讀。

〈銀河洗筆圖〉的緣起乃因蘭城有一奇夢，他夢見自己來到銀河，從懷中拿

<sup>18</sup> 清·姚鼐：《惜抱軒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8月），頁221。

<sup>19</sup> 清·趙翼，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四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頁1139。

<sup>2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0。

<sup>21</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22。

<sup>22</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22。

出平日所使用的筆，試向銀河中洗滌，突然筆上生花，彷彿淘盡塵俗。此後每每賦詩，總覺脫胎換骨，有異於以往。聽及表弟的奇夢遭遇，綺蘭心中有所觸動，也分享了自己曾夢至洞天花谷，巧遇仙人，因而得以閱覽長生籙的經驗。如今舊夢已杳，自己的心態、想法也多有改變，「綺思深懺除，金經聊反覆」<sup>23</sup>現在的自己，懺除綺語之作，在宗教世界中尋得了慰藉和寄託。「繫君年正少，書史宜自勗。冰雪沃其腸，錦繡充其腹。他日七襄成，天孫含笑囑。」<sup>24</sup>語末則勉勵正值韶華之年的蘭城，勤奮力學以自我充實。

由於兩家居所相近，在生活細節上也多有接觸，如蘭城曾贈綺蘭芭蕉樹，綺蘭作詩表達謝意<sup>25</sup>，以及相約同遊金陵名勝棲霞山。<sup>26</sup>另外兩人因輩份相當，當綺蘭以三日寫成蘭城所屬畫冊頁十二頁，蘭城得意之至即惠綺蘭野蔬飯一鉢時，綺蘭也以自嘲的口吻作詩戲謔他：「一羹一飯竟艱難，低首三朝換一餐。不是夢中傳彩筆，深閨何以療飢寒。」<sup>27</sup>，以及綺蘭曾過青溪草堂欲訪畹鄉夫人和蘭城，值蘭城歸京口營屋淶水橋，綺蘭也作詩調侃道：「名士由來貪勝地，又移淶水聽漁歌」<sup>28</sup>，從以上詩作可看出駱綺蘭的詼諧幽默的一面，更可感受到兩人輕鬆的互動。

## 第二節 業師

### 一、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又號存齋，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為盛清思想家、文學家。乾隆己未四年（1739）進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乾隆

<sup>23</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0。

<sup>2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0。

<sup>25</sup> 〈謝蘭城表弟惠芭蕉〉，《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11。

<sup>26</sup> 〈約畹鄉夫人暨蘭城表弟遊棲霞〉，《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12。

<sup>27</sup> 〈左蘭城屬畫冊頁十二頁余三日寫成伊得意之至即惠野蔬飯一鉢以詩戲東〉，《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5。

<sup>28</sup> 〈春日雨中過青溪草堂時蘭城主人仍歸京口營屋於淶水橋〉，《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7。

七年（1742）改官江南，歷知溧水、江浦、流陽、江寧等縣。後以病為由，辭去江寧縣令一職，隱居江寧（今南京）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一生著作宏富，著有《小倉山房文集》、《小倉山房外集》、《小倉山房詩集》、《隨園詩話》……等。

清乾隆年間，袁枚的性靈說，由於認定詩為表達性情之物，因此受到一般人的歡迎，尤其是女流之輩。袁枚的為人，本性上坦率風流，除了勇於疑古的求學精神外，更敢道人所不敢道，行人所不敢行。<sup>29</sup>袁枚晚年，廣收女弟子，其自云：「以詩受業隨園者，方外縉流，青衣紅粉，無所不備。」<sup>30</sup>儘管遭受時人諸多詆毀<sup>31</sup>，卻依然不減他獎掖女詩人的熱情。

「閨閣聞名二十秋，今朝纔得識荊州。」<sup>32</sup>仰慕袁枚文名已久的駱綺蘭，於乾隆五十五年秋主動去信並附上禮金，表達願附弟子之列。隔年，即乾隆五十六年冬，更直接登門拜訪，並呈詩求教，正式入門成為女弟子。<sup>33</sup>

乾嘉年代，女作家不少，然能夠為大眾所接受並受注意的方法，是經由男性的引薦才能進入所謂的主流中。<sup>34</sup>作為詩壇祭酒的袁枚，從不吝揄揚其門下女弟子。曾誇綺蘭具宣文君之學，並兼謝道蘊之才<sup>35</sup>，對於這位才華洋溢的女弟子，袁枚自是不吝推薦，「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于金陵龔氏，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采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sup>36</sup>袁枚發掘駱綺蘭的詩作時，直言相見恨晚，喻為孔夫子的得意門生「顏回」，並認為她與「今館閣諸公」相比，絲毫不遜色，給予其極高的評價。在《隨園詩話·補遺》錄其詩作時，以「一氣捲舒，清機徐引」<sup>37</sup>、「清妙」<sup>38</sup>稱之，其中卷九第六十七條記：「駱佩香孀居後，咏〈月〉云：『不是嫦娥甘獨處，有誰領袖廣寒宮？』余喜其自命不凡，大

<sup>29</sup> 簡有儀：《袁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4月），頁361。

<sup>30</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頁605。

<sup>31</sup>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之三。

<sup>3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2。

<sup>33</sup> 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有詳細論述，於此不再贅及。

<sup>34</sup> 參見王鏡容：《傳播·聲譽·性別——以袁枚《隨園詩話》為中心的文化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頁172-198。

<sup>35</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9-10。

<sup>36</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三，頁622。

<sup>37</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三，頁622。

<sup>38</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四，頁642。

為少婦守寡者生色。」<sup>39</sup>短短數言，讚賞駱綺蘭在詩作中極具自信的表現。又寄予綺蘭的書柬中，評論綺蘭為其所題的〈隨園雅集圖〉：「清老異常，置之諸名公卿中，不愧閨閣之青蓮先生也。」<sup>40</sup>以「女中李太白」譽之，其言或過於溢美推崇，然仍可看出袁枚不囿於性別差異先入為主的歧見，而單就作品本身予以評斷，肯定女性詩人的創作。袁枚於嘉慶元年擇門下女弟子二十八人之佳作輯為《隨園女弟子詩選》一書，當中收駱綺蘭詩作共五十六首。

袁枚甚至引以為自豪的將綺蘭之佳作粘於壁間，來書言：「……見和一詩，句甄字酌，工穩之至，具見近日功夫又加長進，已粘壁間，使來觀者欽林下風裁，亦老人之光也。」<sup>41</sup>而綺蘭詩簡遍傳，「一時才名噪大江南北」<sup>42</sup>，不少名士仰慕其詩才，欲踵門求見，而袁枚則代為致書作介，在《聽秋軒贈言》附《來書》中共收錄袁枚致駱綺蘭札二十六則，當中便有五例，如下：

……因小壻藍潤玉<sup>43</sup>來京口之便，帶信奉詢，或先寄我？或俟壻回來時，交彼亦可。壻即安姑之爺也，與世妹為親家，可一見之。<sup>44</sup>

前月十八日作茅山之遊，同伴者王仲瞿居士<sup>45</sup>、梁文定公<sup>46</sup>二子。三人為雨所困，奔至府上，令弟文峰居士款留三日，……仲瞿見壁上佳作，渴思一見，索老人一札而來望謝，夫人以劉尹待之可也。<sup>47</sup>

<sup>39</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頁 791。

<sup>40</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4。

<sup>41</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0。

<sup>42</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卷十四，頁 26。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

<sup>43</sup> 藍潤玉，即袁枚婿藍嘉瑤，安姑則為袁枚外孫女。

<sup>44</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2。

<sup>45</sup> 王曇（1760—1817），又名良士，字仲瞿，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著有《煙霞萬古樓詩文集》。

<sup>46</sup> 梁國治（1723—1786），字階平，號瑤峰，一號豐山，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清代書法家，時人將他與錢塘梁同書、亳州梁巘並稱「書壇三梁」。乾隆十三年狀元，官至東閣大學士，曾任《四庫全書》副總裁，卒時加封太子太保，諡文定，著有《敬思堂文集》。

<sup>47</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4。



……詩人王仲瞿見隨園壁上詩牋，仰慕世妹之才，索我數行，踵門求見，諒此時尚未渡江，要等李太守來署常鎮道時，一齊同來也。<sup>48</sup>

隨園老人枚拜佩香世妹粧閣：伊小尹太守<sup>49</sup>來鎮江，曾有一札交姚阿六奉寄，定已收明。伊太守仰慕詩才，說要來奉拜，我道：「公祖大人，女弟子斷不敢有勞車駕，令其公子奉母夫人而來，亦有願見之忱。故與數行為之作介。」<sup>50</sup>

……江西門生陳碩士者<sup>51</sup>，好學工詩，來園讀佩香佳作，仰慕多年，茲因回家之便，索枚一札求見，特與數行，以申其意。<sup>52</sup>

……茲因外甥胡三官<sup>53</sup>托帶此函，夫人推愛，賞以一見，亦此兒所心願而不敢自請者也，諸惟垂照為囑。<sup>54</sup>

以上諸札是袁枚為介紹慕佩香之名欲登門求見者而作，他們分別是藍潤玉、王曇、伊湯安、陳用光、胡三官，經袁枚親筆致信介紹去拜見佩香的竟有五人之多。袁枚亦以漪香夫人<sup>55</sup>小照向綺蘭乞題<sup>56</sup>、或代司馬公石韞玉<sup>57</sup>《花間樂府》索詩<sup>58</sup>。

以上可知，以袁枚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及聲望，自有不少名士與之唱酬贈答，

<sup>48</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5。

<sup>49</sup> 伊小尹，名湯安，小尹為其字，號耐庵，滿州正白旗人，乾隆舉人。

<sup>50</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5。

<sup>51</sup> 陳用光（1768—1835），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提督福建、浙江學政。嘗師事袁枚、姚鼐。工古文辭，著有《太乙舟文集》八卷，及《衲被錄》等。

<sup>52</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5。

<sup>53</sup> 袁枚堂姐袁傑，適胡德琳，生子胡吉先，胡三官或即其人。

<sup>54</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6。

<sup>55</sup> 周月尊，字漪香，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尚書畢沅側室。

<sup>56</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1：「……附上漪香夫人小像，乞賜詩一首，以便寄下。」。

<sup>57</sup> 石韞玉（1756—1837），字執如，號琢堂，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五年狀元及第。著有《花間樂府》一卷，又稱《花間九奏》。

<sup>58</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3：「……司馬公有《花間傳奇》，乞世妹題詞，先為送上。」。

而袁枚也樂於居中穿針引線，他將得意女門生駱綺蘭的作品展示推介，甚至替諸名士去信引見，也為彼此久慕聲名，卻無緣相識的閨秀詩人們，間接連結了她們的互動往來。

袁枚為綺蘭的畫作寫下了不少的題畫詩，如〈題佩香女弟子畫蘭〉：「如何空谷春風去，竟伴孤花過一生。」<sup>59</sup>、〈題佩香圖〉第二首：「吹落紅塵四十霜，幾番幽夢落瀟湘。勝蘭人把秋蘭佩，轉恐蘭知不敢香。」<sup>60</sup>及〈題佩香女弟子皈道圖〉：「八夢非非想，空床獨自知。想緣泉路隔，怕作薰砧思。」<sup>61</sup>皆繫其人其事，感其人生遭遇多舛，在〈題佩香女弟子八夢圖〉第四、五首中更云：「身本廣寒宮裏客，散花偶爾到人間。」<sup>62</sup>、「夢遊瓊島醉流霞，月姊星娥共看花。如此神仙行樂好，問卿何苦又還家？」<sup>63</sup>以為駱綺蘭前世當為廣寒宮仙女，憐其今生為何下凡受苦？語氣中對這位「人生拂逆之遇，一身兼之」<sup>64</sup>的女弟子多有憐憫。其餘尚有〈題佩香女弟子秋燈課女圖〉、〈題佩香女弟子平山春望圖即次原韻〉等題畫詩。此外，綺蘭赴曹州營葬客死他鄉的舅翁歸里，袁枚贊「孝思古誼，可以風世」<sup>65</sup>，對綺蘭的孝思淑德，予以肯定，並稱足為楷模。

二人亦有唱和之作，《聽秋軒詩集》中有〈和隨園師預作重宴鹿鳴瓊林詩八首〉<sup>66</sup>、〈隨園先生祝雞近作命和原韻二首復第四句〉<sup>67</sup>、〈枕上不寐舊疾復發隨園先生見招未赴仍用祝雞元韻再呈〉<sup>68</sup>，在和作內容中，綺蘭觸事感懷，以詩句向老師傾訴自己幾經風雨、寂寞愁苦的命運，內容如下：

羨公有子問雞鳴，憐我朝朝獨自驚。一枕夢催紅日出，萬般事在此時生。

<sup>59</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 11。

<sup>60</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 12。

<sup>61</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

<sup>62</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2。

<sup>63</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2。

<sup>64</sup> 《聽秋軒贈言》，序文頁 1。

<sup>65</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8。

<sup>66</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6。

<sup>67</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7。

<sup>68</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7。

乍看月落殘燈燼，旋報窗虛曉色明。十載寒閨風雨夕，憐渠相伴讀書聲。

(其一)

先生慣喜曉雞鳴，知否空房膽易驚。一枕夢於何日覺，萬般事在此時生。

每聽窗下如同語，獨臥床頭望到明。且撥銀燈添女課，讀書聲又雜秋聲。<sup>69</sup>

(其二)

一般人習以為常的雞鳴聲，聽在自己的耳裡，卻總是「膽易驚」，乍然無情地劃破自己不願醒來的夢，而現實世界裡盡是「月落」、「燈殘」、「風雨夕」的悲涼景象。

乾隆六十年，袁枚為綺蘭作《聽秋軒詩集》之序文，並勸其出版，其中云：

余今年八十矣，明知佩香之學問後進無涯，而余則暮景頹光，前途有限。

故勸其板而行之，以及於吾身親見之也。即書此意，以序其卷端。<sup>70</sup>

可知袁枚極為肯定綺蘭日益精進的文采，而親眼見到女弟子駱綺蘭《聽秋軒詩集》的出版，更是身為其導師的袁枚晚年之心願。

敬慕袁枚詩才的綺蘭，在列入門牆後，仍不時寄詩求教，如見袁枚來書云：

隨園老人枚拜覆佩香世妹閣下：正月十九日使者來，接手書及〈西津閣〉

新詩，深慰遠懷。<sup>71</sup>

信中所言〈西津閣〉新詩，當指駱之詩集卷二〈侍夢樓師雪中登西津閣〉<sup>72</sup>，此詩乃乾隆辛亥、壬子之交冬季，駱綺蘭與另一位業師王文治的同遊之作。又如：

<sup>69</sup> 〈隨園先生祝雞近作命和原韻二首複第四句〉，《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7。

<sup>70</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4。

<sup>71</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1。

<sup>72</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2。

……午後所來〈掃墓〉二首，深得中唐風格，只「地下聞」三字未老未穩，世妹再斟酌可也。<sup>73</sup>

所指〈掃墓〉詩，當指詩集卷四〈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sup>74</sup>，以上可瞭解師徒二人以詩相究的互動過程。

此外，兩人在生活中亦多有互動往來，如袁枚曾贈以妻子手製杭州小菜<sup>75</sup>、荔枝<sup>76</sup>、點心<sup>77</sup>、竹葉粽<sup>78</sup>、山查箋一卷予綺蘭之女<sup>79</sup>，以及紫貂製成的貂勒（俗名昭君套）、嘉興銅鑪一對<sup>80</sup>，在綺蘭四十生辰時贈禮四樣<sup>81</sup>；而綺蘭亦贈老師紅果<sup>82</sup>、詩扇四柄<sup>83</sup>、蘭花香紙<sup>84</sup>，甚至乾隆甲寅五十九年終之時，餽袁枚以「卒歲之資」，來書云：

……又念時屆年終，餽以卒歲之資。世妹非有餘之際，而必使春風與瑞雪齊來，情何厚也，謝謝！<sup>85</sup>

袁枚十分清楚綺蘭的經濟狀況，知道她在不甚餘裕的情況下，卻仍贈以「卒歲之

<sup>73</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9。

<sup>7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5。

<sup>75</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1：「前日世妹駕來，有褻從者。老妻深抱不安，特手製杭州小菜二種，遣婢送上，乞哂存之。」

<sup>76</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2：「……刻下偶得鮮荔枝，似乎鎮江所少，特差急足寄上嘗之，亦古人傳柑之義也。」

<sup>77</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9：「……今日正遣叩兒手製點心二種，一甜一鹽，送上為地主之敬。」

<sup>78</sup> 〈入山問隨園先生疾蒙惠竹葉粽詩次韻奉謝〉，《聽秋軒詩集》卷五，頁7以及〈如此春晴如此梅花如此佳客而老人臥病奄奄令人悶死知世妹奉觀音齋特採竹葉作小粽一盤附詩望世妹試其粽而和其詩〉，《聽秋軒贈言》卷三，頁20。

<sup>79</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2-3：「……附上山查箋一卷，贈令愛啖之，取其新也。」

<sup>80</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6：「……刻下慶尚書寄紫貂四個，老妻製額上勒子，頗覺絀觀，特分一尾奉寄妝臺，宜於容貌端麗之人，不宜於小袖窄身之女。再附上嘉興銅鑪一對，可使雙趺落地，不愁踐雪之難，纖手吟詩，愈覺揮毫之勇，淺淺微意，乞哂存之。」

<sup>81</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9：「……再聞世妹生辰在邇，特具微物四種，聊表稱祝之意。古樂府云：人賤物亦鄙，此之謂也。幸哂存之。」

<sup>82</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3：「收到紅果，謝謝！」

<sup>83</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4：「……詩扇四柄都已分致，俱斂衽再拜，屬我致謝。」

<sup>84</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5：「……蘭花香紙，真八十老人未見物也，謝謝！」

<sup>85</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7。

資」，令袁枚深感其意。

乾隆壬子五十七年春，袁枚回杭掃墓，欲重遊天臺。知綺蘭恰有西湖之行，便邀其同行，可一路酬唱。「……駕到杭州，寓居何處？望早示知，以便老人走訪邀至湖樓（自注：老人寓西湖孫氏寶石山房），與冊上羣仙大會，拈題賦詩，豈非千秋佳話乎？」<sup>86</sup>袁枚在杭州下榻孫嘉樂<sup>87</sup>的寶石山莊，並預計在此舉行隨園女弟子第二次湖樓詩會，來書中，袁枚並向綺蘭提出一同赴會的邀請，但綺蘭卻不及參加，袁枚於《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第四十條亦記錄了此事：

余今歲約女弟子駱綺蘭，同游西湖。余須看過梅花方出行，而綺蘭約女伴先往；及余到湖樓，則已先一日歸矣。見壁上題詩，咏《秋燈》云：「獨坐影為伴，閑窗對短檠。照人雖冷淡，觀我自分明。焰小知風急，光寒避月盈。欲挑還住手，無語聽殘更。」《秋扇》云：「暑消新雨後，人困晚涼天。」余愛其清妙，即手錄以歸。<sup>88</sup>

師徒二人雖未在杭州聚首，然袁枚再致信綺蘭，云：「……天臺遊歸，過鎮江時，當在四、五月間，爾時定當泊舟相訪，一罄離懷。」<sup>89</sup>據《聽秋軒贈言》卷二所收袁枚〈京口得晤駱佩香女弟子七日賦詩道謝〉一詩，即為此諾，詩云：

小住金山供佛齋，多君事事費心裁。代籌寒煖將衣送，更作羹湯破浪來。<sup>90</sup>

袁枚寓聽秋軒時，駱綺蘭為老師送衣作食，敬重有加，在袁枚準備啓程返家時，

<sup>86</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1。

<sup>87</sup> 孫嘉樂（1733-180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令宜，號香岩。歷任雲南按察使、四川按察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罷官歸里，在西湖置有私邸園林一寶石山莊，是兩次湖樓詩會的場所。孫和袁枚有世交，袁枚十四歲時，曾與其祖父孫陳典同赴雍正己酉七年（1729）科試。孫的兩個女兒（孫雲鳳、孫雲鶴）和一個妾室（王玉如）都是袁枚的弟子。

<sup>88</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四，頁642。

<sup>89</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2。

<sup>90</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1。

攀留再四。後袁枚去信致謝：「前在府深擾，感甚，謝謝！蒙世妹夫人攀留再四，送我登舟，老人打槳多時，猶望見門前釵影，師生厚誼，回首難忘。」<sup>91</sup>綺蘭的盛情款待，令袁枚銘謝在心。後路經京口，每住於綺蘭家<sup>92</sup>，「小住華齋，承世妹夫人殷勤款待，每飲必傾數盞，夜談輒至三更」<sup>93</sup>、「先生畫艇繫河湄，猶憶荒齋下榻時。飯罷綵牋旋索句，燈殘玉局尚敲碁。談聞山海寰中勝，歸記芭蕉雪後期。」<sup>94</sup>吟詩下棋，飲酒歡聚，分享旅途所聞……「白頭才子屢停舟，剪燭西窗侍聽秋」<sup>95</sup>師生二人如同知心好友般剪燭夜談，無怪乎袁枚直言「覺客遊之樂勝家居十倍矣」<sup>96</sup>、「前過鎮江，蒙世妹殷勤款待，雖親生女兒不能如斯之真摯也」。爾後，嘉慶元年，袁枚又過京口，適值綺蘭遊揚州未歸，袁枚仍寓聽秋軒，有詩題曰〈寓佩香女士聽秋閣主人未歸蒙左蘭城家岸夫分班治具都統成公屢以詩來同至焦山餞別〉<sup>97</sup>，綺蘭歸來，作詩相和：

兩月揚州久未還，荒齋聞博老人歡。歸帆可奈先生早，明月難同弟子看。  
有客登臨陪望海，無人朝夕勸加餐。白頭知否懷恩意，鎮日風前獨倚欄？<sup>98</sup>

在主人外出未歸的情況下，袁枚仍寓於聽秋軒中，或許是爲了等待女弟子歸來相聚，此舉亦足見兩人之交情密切非同一般。

此外，《隨園詩話·補遺》卷九第十一條另記一事：

今年二月，余小住真州，京江女弟子駱佩香遲余不至，寄詩云：「柳外江波綠潑醅，高樓延倚首頻回。心憐春雨花朝過，目盼先生桂楫來。新作羹湯

<sup>91</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5。

<sup>92</sup> 袁枚編：《隨園八十壽言》卷二，左壩詩自注：「先生來京口，每住于佩香表姊家。」頁15。

<sup>93</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2。

<sup>94</sup> 〈輓隨園先生三首〉其二，《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3。

<sup>95</sup> 〈聽秋軒落成回憶隨園先生泊舟過訪時未見此屋感而有作〉，《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7。

<sup>96</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2。

<sup>97</sup> 袁枚著：《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六，頁893-894。

<sup>98</sup> 袁枚著：《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六，頁894。（案：此詩《聽秋軒詩集》未收錄）

儲夕膳，舊眠吟榻掃塵埃。真州底事勾留久？不到寒閨舉酒杯。」<sup>99</sup>

此詩亦收錄於《隨園女弟子詩選》中，詩題為〈花朝遲隨園夫子不至〉，內容則略有不同：

春暖閑庭綉綠苔，闌干倚遍自徘徊。心憐微雨花朝過，眼盼先生桂楫來。

新作香羹儲晚膳，舊眠吟榻掃輕埃。柴門一曲通江水，日夕呼童候幾回。<sup>100</sup>

然《聽秋軒詩集》中卻無收錄。由此一首詩的兩種不同版本，更可發現綺蘭與老師袁枚之間深厚的情意，在已逾約定來訪的日期後，綺蘭遙寄詩作表達殷切等候之意，「搔首頻回」、「目盼桂楫」、「作羹湯儲晚膳」、「掃榻」、「日夕呼童等候」……，不難體會綺蘭企盼早日見到夫子的心願。在男女嚴防的禮教社會中，寡婦身份的女弟子與親炙求教的男老師之間，彼此卻能拋開世俗偏見，互以詩作、書信保持著深切的師生關係和良好的私交，以當時的環境而言，彌足珍貴。

俟園中梅花<sup>101</sup>、牡丹<sup>102</sup>開時，袁枚邀約綺蘭到園觀賞；或邀其到園用膳<sup>103</sup>，綺蘭亦曾邀約袁枚一同遊焦山看梅，袁枚因園中七百株梅花即將開放而未與綺蘭同遊。綺蘭得知老師不便前往，便作詩調侃老師一番，其詩題〈招隨園師焦山看梅回書云園中七百株一旦捨之來賞焦山之花未免無情耳蘭戲柬以詩〉<sup>104</sup>，其詩作內容如下：

春來絳帳寄雙魚，報道梅花七百株。為問白頭終日看，貪花心性畧刪無。

<sup>99</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頁 770。

<sup>100</sup> 袁枚編：《隨園女弟子詩選》卷三，頁 62。

<sup>101</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隨園梅花七百二十株，擬俟開時，張燈千盞，放煙火十架，似屬大觀。正欲差人走請雲駟，而使者忽來，深為欣喜。」

<sup>102</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3：「聞世妹夫人駕已到省，喜甚！喜甚！敬請十六日張燈看牡丹，并喚兩小女來家奉陪，遲則花為風雨摧殘矣。」

<sup>103</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9：「……老人昨以喫飯矣，此皆織女星降臨，故病魔逝去也。喫飯三日，似可喫葷，故奉請世妹駕于廿八日到園午飯，先燒鹿脯一盤奉敬。」

<sup>104</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6。

(其一)

聞說焦公笑口開，遙知此老意遲徊。春光定是家園好，寂寞江山肯獨來。

(其二)

以「貪花心性」、「終日看」、「意遲徊」等語作意消遣了老師一番，詩末直言「春光定是家園好」，所以才請不動老師一同赴焦山賞梅，也由此可知，師生之間的互動氣氛是輕鬆、毫不拘謹的。附帶一提的是從袁枚的書信中稱駱綺蘭為「世妹」(另一位老師—王文治，於書信中則多稱綺蘭「女弟子」或「弟子」)這件事可知，兩人雖名為師徒，然互動往來卻較近似於有朋的對等關係，對於門下女弟子而言，袁枚選擇作為一位易於親近的師長。

袁枚過八十大壽時，綺蘭作〈長生導引曲四章祝隨園師八十壽〉<sup>105</sup>祝賀。對於年事已高的袁枚，綺蘭不時關心老師的身體狀況，在袁枚病時入山問疾，「詩仙病後添佳句，角黍包來藉此君。……今年不勸先生出，且自關門臥白雲。」<sup>106</sup>得知老師的病況漸佳，綺蘭亦感到十分欣慰，並提醒老師放鬆心情，好好養病。

嘉慶二年，袁枚病痢劇甚，多次發作，後於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小倉山之隨園，享年八十二歲。「空山雲暗朔風顛，凶問傳來倍愴然。」<sup>107</sup>，得知噩耗後的綺蘭，內心無比悲愴，「自愧寒閨才筆弱，傷心難賦大招篇。」<sup>108</sup>她強忍悲痛，為恩師作輓詩三首，第二首回憶恩師下榻聽秋軒，師徒二人歡聚暢談的情景：

先生畫艇繫河湄，猶憶荒齋下榻時。飯罷綵牋旋索句，燈殘玉局尚敲碁。

談聞山海寰中勝，歸記芭蕉雪後期。太息白頭人不在，朱闌月色故遲遲。<sup>109</sup>

爾後，綺蘭更赴金陵弔隨園先生墓，作詩〈赴金陵弔隨園先生歸途遇雪暫憩攝山

<sup>10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

<sup>106</sup> 〈入山問隨園先生疾蒙惠竹葉粽詩次韻奉謝〉，《聽秋軒詩集》卷五，頁7。

<sup>107</sup> 〈輓隨園先生三首〉其一，《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3。

<sup>108</sup> 〈輓隨園先生三首〉其一，《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3。

<sup>109</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3。



之般若臺》<sup>110</sup>、〈謁隨園先生墓〉<sup>111</sup>紀之，「靈帷哭罷欲何之，密雪隨風獵獵吹。荒寺獨尋松下路，曉寒侵入鬢邊絲。」<sup>112</sup>、「忽然微雨灑青松，血淚桃花相映紅。永斷程門立雪處，文章從此哭春風。」<sup>113</sup>從「文章從此哭春風」可感受到綺蘭與袁枚之間的深厚情感，痛失尊長的綺蘭，年年至墓前憑弔，詩中訴不盡的是對恩師的無限追憶。

## 二、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0)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出為雲南臨安知府，後主講浙江崇文書院，歸鄉後，不復就官。其與袁枚交善，乾隆壬子五十七年(1792)春，袁枚重遊天臺歸，在杭州西湖借四川按察使孫嘉樂家的湖樓宴集隨園女弟子，舉行第二次湖樓詩會，王文治亦躬逢其盛，成為座中除了袁枚之外唯一的男性與會者，並當場揮毫書扇添興。<sup>114</sup>他與當時著名書法家劉墉齊名，時人曾以「濃墨宰相，淡墨探花」<sup>115</sup>之語分別贊譽劉、王兩人，為清代書法家、文學家，著有《夢樓詩集》、《快雨堂題跋》等。

駱綺蘭拜入王文治門牆下，主要是透過袁枚的推薦，「京江夢樓先生論詩與余符，居與汝鄰，盍往學焉？」<sup>116</sup>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秋，駱綺蘭致信欲求師於袁枚，而袁枚則是向綺蘭推薦了與她居所相近並且也是自己好友的王文治，建議綺蘭去其處受教。<sup>117</sup>

王文治自認時人言學問者，多存自是之心，而自己不能認同虛假阿諛的治學

---

<sup>11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4。

<sup>111</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4。

<sup>112</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4。

<sup>113</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4。

<sup>114</sup> 潘素心：〈湖樓即事呈隨園夫子〉：「詞宗新染翰，郡伯遠攜筵。」（自注：王夢樓探花書扇，明太守贈筵。）見《隨園續同人集》〈閩秀類〉，頁230。

<sup>115</sup> 清·梁紹壬纂：《兩般秋雨齋隨筆》（臺北：新興書局，1956年9月），頁44。

<sup>116</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1-2。

<sup>117</sup> 詳細論述請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之三。

方式，故從遊者寡。然綺蘭虛懷受學的學習態度，卻讓王文治十分讚賞。<sup>118</sup>此外，駱綺蘭與王文治的妻子達有夫人、孫女王玉燕<sup>119</sup>皆相稔、十分親近，有如王家一分子般，彼此有著極深厚的信賴關係。《聽秋軒詩集》中記錄有關王文治和達有夫人、孫女王玉燕的詩共有三十題、三十八首，可見其頻繁的互動。

因居所相鄰之故，綺蘭與王文治一家在生活細節上多有交流，如王文治於立秋日過訪聽秋軒，惠綺蘭西瓜兼泉水<sup>120</sup>；也曾隨信贈以茶葉、紈扇<sup>121</sup>；綺蘭亦曾親自下廚製作糕點，請王文治夫婦品嚐，王捎信致謝：「昨日夫婦皆厚擾尊庖，謝不可言，二姬人並叨謝。」<sup>122</sup>並賦二詩，第一首云：「應笑先生為口忙，絳帷供饌不尋常。羹湯一出詩人手，餅餌皆流翰墨香。」<sup>123</sup>讓門下女弟子侍之以食，王文治也不好意思的自我調侃一番。另外，綺蘭至茅山禮真，因風雨阻隔，遲遲未歸，王文治邀諸弟子及好友作詩寄之<sup>124</sup>，如弟子郭錡<sup>125</sup>和作：「為報絳帷垂白叟，小牕閑坐憶詩人」<sup>126</sup>、張鉉和：「絳帷盡日遙相憶，欲遣催歸杜宇頻」<sup>127</sup>可想見王文治對駱綺蘭的關心之意。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綺蘭對王文治夫婦的關愛之情深懷感激，對二老更是尊敬有加，視他們如同親生父母。在老師遠遊時，作詩寄懷，問候老師的近況，也期望老師早日歸來：「不待傳經半載餘，絳帷眠食近何如？……何日乘槎返故廬。」<sup>128</sup>《聽秋軒贈言》所附《來書》中收錄的王文治書信內容中提到自己的身

<sup>118</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3：「予每與論詩，輒心解其義，或有所彈擊，尤悅服不可言。噫！士夫言學問者，注之存自是之心，一聞貶斥，即頹顏不欲聞。予不能面諷人，故從遊者甚寡。綺蘭一女子耳，獨能虛懷受學如此，豈易得者哉？」。

<sup>119</sup> 王玉燕，字玳梁，生卒年不詳，江蘇丹徒人，王文治孫女。清·馮金伯：《墨香居畫識》卷六，頁25記載：「年未笄，能詩善寫蘭，多瀆草綠為之，婉麗可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sup>120</sup> 〈立秋日蒙夢樓師惠西瓜兼惠泉水午後過訪秋軒賦詩以謝〉，《聽秋軒詩集》卷六，頁4。

<sup>121</sup> 王文治：「……蘿蔔、鮓、肥皂俱收訖，內子當奉價也。外茶葉、紈扇借便奉上。」收於《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12。

<sup>122</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14。

<sup>123</sup> 王文治：〈佩香女弟子親製餅餌噉余以詩報謝〉，《聽秋軒贈言》卷二，頁2。

<sup>124</sup> 王文治：〈佩香女弟子茅山禮真未歸連日風雨特甚作詩寄之并邀諸弟子同作〉，《聽秋軒贈言》卷三，頁7。

<sup>125</sup> 郭錡（1769-1826），字蘭池，號丹淵，廩貢生，候選訓導，為王文治詩弟子。

<sup>126</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8。

<sup>127</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9。

<sup>128</sup> 〈寄懷夢樓師〉，《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2。

體狀況：「僕在揚，尚未能即歸，體中已全愈矣。」及「得書極承關注，謝謝！審水火甚調，慰甚！」<sup>129</sup>可知藉由書信的往來，綺蘭不時問候且關心老師的身體狀況，希望老師保重身體。

閒暇之餘，綺蘭陪伴二老觀菊、賞荷<sup>130</sup>；侍師雪中登西津閣，望遠吟詠，留下同題之作<sup>131</sup>；於秋雨菴看桂花，在菴中啜茗參禪<sup>132</sup>；嘉慶二年初冬，趙翼備素食邀王文治至其下榻的寓所小集，綺蘭亦作陪<sup>133</sup>；而師母達有夫人亦曾邀綺蘭同左畹鄉夫人於其女兒王銀蟾聽鸚書屋小集<sup>134</sup>，亦曾命銀蟾至聽秋軒向綺蘭學梳髻<sup>135</sup>，從這些生活的點滴，皆可感受到他們的親近，其融洽的感情，如同家人一般緊密。在達有師母大壽之際，綺蘭特意贈詩祝賀<sup>136</sup>，讚其風範可比王母，敬重之情溢於言表。

王文治時與門下諸弟子聚會，拈題分韻，唱酬吟詠，如眾人分作詠蝶詩，綺蘭得〈紫蝶〉、〈白蝶〉二題。<sup>137</sup>在王文治將遊吳門前，綺蘭與諸同門至快雨堂，舉杯吟詠為老師餞行，其詩云：

離亭楊柳未成絲，餞別深杯各自持。欲問歸帆定何日，且從排悶強裁詩。

寒侵玉笛聲逾亮，燭灺銀臺醉不知。見說程門三尺雪，大家情願立多時。<sup>138</sup>

對於老師即將遠行，綺蘭以詩作傳達出依依不捨之情。

對於這位命運多舛卻又才華洋溢的女弟子，王文治以肯定和不吝揄揚的態度推介其作品，如曾燠便是從王文治處得見綺蘭所繪〈秋燈課女圖〉<sup>139</sup>，並為其題

<sup>129</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3。

<sup>130</sup> 〈侍夢樓師暨達有師母餐英閣看菊〉，《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5 和〈達有師母招同玳梁夫人泛舟湖上觀荷時夢樓師亦招吳蘭雪伊述之兩公子令孫壻汪詣成同遊作詩紀之〉，《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5。

<sup>131</sup> 駱綺蘭作〈侍夢樓師雪中登西津閣〉，《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2 及王文治作〈雪中登西津閣〉，收於《夢樓詩集》卷二十一，頁 11。

<sup>132</sup> 〈侍夢樓師秋雨菴看桂花次壁間賓谷先生韻〉，《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2。

<sup>133</sup> 〈甌北先生邀陪夢樓師齋飯次韻奉答〉，《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4。

<sup>134</sup> 〈達有師母於銀蟾令愛君聽鸚書屋招同左畹鄉夫人小集〉，《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3。

<sup>135</sup> 〈王夫人命令愛君過聽秋軒學予梳髻口占一絕示之〉，《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5。

<sup>136</sup> 〈達有師母七十壽詩〉，《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5。

<sup>137</sup> 〈夢樓師同諸弟子分作詠蝶詩得二首〉，《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5。

<sup>138</sup> 〈攜樽過快雨堂送夢樓師遊吳門是日大雪適諸同門俱至〉，《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5。

詞。《續纂句容縣志·列女·才媛》載駱綺蘭：

……游邗江，則繡金帶圍，題詩其上，贈尊賓谷，一時才名噪大江南北，凡璇閨慧質、繡閣名姝，所至逢迎，奉為懿範。<sup>140</sup>

駱綺蘭的聲名流傳及其交遊的廣遍，業師王文治可說扮演了一個居中的角色，如與王文治交善的祝德麟<sup>141</sup>為駱綺蘭《聽秋軒詩集》所作題詞，詩題即云：「句曲女史駱佩香，嫁於龔而寡，寓居潤州，工吟詠，為簡齋夢樓兩公女弟子。往歲女史曾介簡齋索余題〈秋燈課女圖〉，茲夢樓復以其所著《聽秋軒詩》刻本見貽。」<sup>142</sup>在好友祝德麟面前，王文治大力推薦，並以綺蘭《聽秋軒詩集》見贈。又來書中所云：「……汪舍親有兩手卷求題，知蒙題，就囑愚先謝。」<sup>143</sup>及「……蔣立崖刺史之弟，人極溫雅，新得一佳人丁妙巾，乃老人舊時授曲弟子，攜之赴任，寫〈瓊樓倚月圖〉，欲求閣下一題，託老人先容。」<sup>144</sup>，可知駱綺蘭諸多酬贈之作，多為他人請託王文治居中索求。

清代閨秀多能詩善畫，其作品中不乏題畫的詩章，或為深閨自娛，或為閨友題作，亦有應徵文人而作，甚或也會有繪圖徵求名士題詠的情形。<sup>145</sup>王文治曾為綺蘭作多首題畫詩，所題之圖，多是綺蘭以自己為其畫中主角，繪其境遇或經歷，如〈題秋燈課女圖〉、〈題佩香圖即次原韻〉、〈題佩香女弟子皈道圖〉、〈題佩香女弟子八夢圖〉、〈題佩香女弟子平山春望圖即次原韻〉……等。作為綺蘭詩法指導的業師，加以兩人互動之多，是故王文治所作之題畫詩內容，多能刻畫出對於畫主的詳實紀錄，其中所題〈秋燈課女圖〉<sup>146</sup>八首如下：

<sup>139</sup> 《聽秋軒詩集》，曾燠序文頁 1：「余嘗從其師夢樓老人，見其秋燈課女圖，題絕句云……」。

<sup>140</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卷十四，頁 26。

<sup>141</sup> 祝德麟，浙江海寧人，字芷堂，號芷塘。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御史，有《悅親樓詩集》。

<sup>142</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4。

<sup>143</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2。

<sup>144</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5。

<sup>145</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12 月），頁 272。

<sup>146</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2-3。

王盧才調擅初唐，佳句曾飄雲外香。碧海鯨魚千載後，蘭苕重見女賓王。

生小華陽句曲山，不將瑤草合神丹。仙才別有通靈夢，夢到尋詩入廣寒。

渤海循聲著兩朝（自注：夫人適金陵龔氏，累世爲守令，俱有政聲。），如雲甲地白  
門高。郎君鸚鵡夫人絹，總是承家舊鳳毛（自注：夫人尊甫有詩名）。

油壁春風走鈿車，柳絲拂巷偶移家。左家女伴同門住（自注：左瑤圃舍人德配  
李夫人與夫人同居揚州柳巷），賞遍揚州樹樹花。

膝前嬌女始扶床，學母能為黯淡粧。一自姮娥孤處後，伴雲賴有小寒簧。

朱闌細字手親裁，句讀分明教幾回。坐待碧梧新月上，一聲寒雁過江來。

雙眸炯炯髮垂垂，聰慧過人寫作宜。阿母閑中定迴憶，當年粧罷受書時。

滄江白髮老詞人，多謝班昭執贄頻（自注：余與袁簡齋先生皆夫人所親受業）。

綵筆年年都半禿，試憑彤管為傳薪。

這一組八首題畫詩，將駱綺蘭的一生經歷作了概括性的描述，第一、二首道出了駱綺蘭乃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後裔的家世淵源，以及其出生於道教勝地一句曲山，此一地緣關係，也爲綺蘭日後參禪禮佛的宗教生活，埋下了巧妙的伏筆；第三首略述綺蘭夫家的背景及娘家的家學傳承；第四首寫的是綺蘭孀居後，移家與娘家親戚左畹鄉夫人相鄰同居揚州柳巷；第五、六、七首則敘述綺蘭寡居後領養一螟蛉女，並親課其女，督其學習；以及第八首提及綺蘭拜入袁簡齋及自己的門

下受業。從這八首詩作的內容，可知王文治對於女弟子駱綺蘭過往不幸的遭遇及現狀皆十分明瞭；再者，由於師生之間互動密切，故王文治對駱綺蘭的為人、性格亦非常熟悉，如王文治在其為《聽秋軒詩集》所撰之序文描述綺蘭：「……讀書明大義，具卓識，無世俗兒女子態，亦不沾沾為資生計。親族間有大事，羣謀不決，綺蘭一言而眾輒伏。家雖貧，常能以財賄緩急人，扶危濟困，有烈士風。」<sup>147</sup>序文文末亦表明：「予序其詩，亦欲兼以著其為人也。」<sup>148</sup>，另從王文治所和綺蘭〈四十感懷〉詩中云：「斯文千古業，巾幗罕能與。那知繡闥中，居然有儒素。……君身一女郎，深窮風雅趣。」<sup>149</sup>在在皆可感受到王文治對於這位女弟子性格及才華的認同與讚賞。

平日賦詩求教，只要創作了新詩，綺蘭便寄予王文治，以求指教並聽取老師的建議。在《聽秋軒贈言》後附多封王文治所書來信中，可以看出駱綺蘭作詩及王文治指導她修改的學習軌跡，如：

……〈春讌詩〉第一首第三句寄下，另改「日來福祉佳勝可」。<sup>150</sup>

……〈掃墓詩〉佳甚，宜方伯之歎服也。〈莫愁湖詩〉亦佳，仍有宜酌之處，望自改。念閣下近日詩才頗進，可喜之至。<sup>151</sup>

……〈舟泊高旻寺〉絕好詩題，何不賦詩？五言小古最妙，否則五律七絕皆可。<sup>152</sup>

<sup>147</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2。

<sup>148</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2。

<sup>149</sup> 王文治：〈和佩香女弟子四十感懷詩即以爲壽〉，《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16。

<sup>150</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1。

<sup>151</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3。

<sup>152</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4。

詩甚佳，容訂正幾字，再行繳上。<sup>153</sup>

奉題〈皈道圖〉古詩一章，錄請燦政，此是老人近日極得意筆。尊作甚佳，第四首「定」字易「也」字，似更圓活。<sup>154</sup>

考察《聽秋軒詩集》卷四收錄的〈自題歸道圖四首〉，從第四首「料得鴛鴦也羨仙」<sup>155</sup>一句可以知道，駱綺蘭虛心順從地接受了王文治的意見，駱綺蘭的詩藝能有所精進，或許就是有賴於懇切地傳授她文章藝術與學問的王文治之指導。

師生之間，亦有不少同題、唱和之作，如乾隆五十六至五十七年冬季之交，綺蘭侍王夢樓雪中登西津閣，其間吟詠，駱作〈侍夢樓師雪中登西津閣〉<sup>156</sup>，王作〈雪中登西津閣〉<sup>157</sup>。又乾隆五十九年，達有夫人招孫女王玉燕及綺蘭往揚州泛舟觀荷，時王文治亦招吳蘭雪<sup>158</sup>、伊述之及孫婿汪詣成<sup>159</sup>同遊，眾人清遊雅致，留下不少吟詠之作，如綺蘭作〈達有師母招同玳梁夫人泛舟湖上觀荷時夢樓師亦招吳蘭雪伊述之兩公子令孫婿汪詣成同遊作詩紀之〉，其詩如下：

翠羽明璫漾碧漣，一行公子更翩翩。荷花香裏開詩社，楊柳陰中繫畫船。

白首風流看幾輩，絳紗絲竹宴群仙。湖山到眼懷前度，小別揚州又十年。<sup>160</sup>

王文治次其韻作〈六月廿有一日湖上泛舟觀荷時女弟子駱佩香與內子達有暨女孫玳梁亦有斯遊駱即席成詩同人皆次其韻〉，其詩云：

<sup>153</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4。

<sup>154</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5。

<sup>15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22。

<sup>156</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2。

<sup>157</sup> 《夢樓詩集》卷二十一，頁 11。

<sup>158</sup> 吳嵩梁（1766-1834），江西東鄉人，字子山，號蘭雪。嘉慶五年舉人，候補國子監博士。著有《香蘇山館詩集》。

<sup>159</sup> 汪詣成，王玉燕夫，王文治之孫婿，汪梅村之子。

<sup>16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5。

紅衣含露漾文漣，翠蓋擎風反更翩。畫稿詩篇分列陣，笛床硯匣共移船。

人間到處堪行樂，我輩誰云不是仙。明日屏風圖恐遍，未須迢遞待千年。<sup>161</sup>

一行人同遊揚州瘦西湖，泛舟賞荷，在花香中或吟詩，或作繪事，樂音嫋嫋，此番清遊，可見眾人雅興，王文治語「人生當及時行樂」，並比之群仙宴集亦不為過。而眼前湖光山色，看在駱綺蘭眼中，那曾是自己熟悉的風景，如今晃眼卻已是十年光景。後眾人行舟過高詠樓，綺蘭又作〈舟泊高詠樓荷花更盛〉一首<sup>162</sup>，王文治再和以〈佩香舟泊高詠樓復成一詩再和之〉<sup>163</sup>，以及兩人同以「白蓮」為題，駱作〈白蓮同夢樓師作〉<sup>164</sup>，王作〈白蓮同佩香作〉<sup>165</sup>。嘉慶丙辰元年（1796）上巳日，駱綺蘭應周香雨夫人之招，同遊揚州湖上，適逢袁枚亦招諸名士於紅橋修禊，綺蘭作〈上巳日周夫人招遊湖上時隨園先生亦招諸名士紅橋修禊〉詩，其內容如下：

連陰二月負花朝，此日剛逢折柬招。自愧才名輸絡秀，也修禊事到紅橋。

遠鋪芳草平山路，吹破春雲十里簫。喜見今宵新月早，好趨絳帳放蘭橈。<sup>166</sup>

時王文治客吳門，無法同修禊事，但也以詩相和，其詩云：

晉代名賢宴此朝，春光千載更相招。紅飛怕上新泥壘，綠漲剛平舊板橋。

王序誰摹醒後筆，謝詩合鏤夢中簫。山塘豈少湔裙會，未抵詞人柳外橈。<sup>167</sup>

在作品刊刻編校方面，王文治除了為綺蘭作序文之外，甚至袁枚、曾燠及王

<sup>161</sup> 《夢樓詩集》卷二十三，頁 10。

<sup>16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6。

<sup>163</sup> 《夢樓詩集》卷二十三，頁 10。

<sup>164</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7。

<sup>165</sup> 《夢樓詩集》卷二十三，頁 11。

<sup>166</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

<sup>167</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 11。



文治本人所作三序，皆爲王文治手書後刊刻。<sup>168</sup>駱集得王文治手書序文，可見王、駱師生之間情誼。甚至在《聽秋軒詩集》即將出版時，王文治以書信提醒綺蘭：「佩香女弟子文几：尊稿刻成，送上清覽，原稿已還尊處，尊處可校對。祈先細對一遍，然後將刻本及原本同送愚處再校，庶幾無誤。」<sup>169</sup>除了親自爲綺蘭的作品送刻、校稿之外，也給了綺蘭非常仔細的建議。對於門下女弟子的作品詩集即將出版，王文治十分慎重的看待此事。

王文治與達有夫人二人皆長齋奉佛多年，趙翼《甌北集》〈四月廿二日鎮江看都天會因雨阻改期夢樓招飲出家伎奏樂即席二首〉亦云：「聞以聰明修淨業，老憑歌舞耗雄心（自注：君奉佛已廿餘年，而酷好音樂）。」<sup>170</sup>在《聽秋軒贈言》自序中，駱綺蘭自言：「……遭家不造，夫子先亡，伶俜乏嗣，人生拂逆之遇，一身兼之。」<sup>171</sup>面對這位聰慧多才，卻命運坎坷，際遇波折的女弟子，王文治以如同關愛自己親生女兒般，深憐其處境，知綺蘭少時即愛靜坐，並有學道之願，來書亦云：

聞歸棹過高旻寺，隨喜與如公談禪甚樂，不知真否？吾弟子善根深重，自當有此機緣，老人所引領而望者也。<sup>172</sup>

鼓勵她親近佛道，從事於釋氏安心之法，在其爲《聽秋軒詩集》所撰之序文便云：「……果如是將心之所處與身之所歷，悉超然於窮通得喪之外，而詩之工與不工，又何足較耶？」<sup>173</sup>、「夢師憐我孤，勸我勤學道」<sup>174</sup>因此駱綺蘭不僅在詩法瓣香王夢樓，甚至在佛法上也參於座下，於詩句中自注曾皈依夢樓師，在其詩集中雖仍不免慨嘆之語，但已可見禪悅悟道的心境。嘉慶元年（1796）六月朔日，綺蘭寫

<sup>168</sup> 王文治書：「隨園先生序，佳甚！亦須愚書寫付刻，後合家數，雖炎暑不能懶也。」《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2。

<sup>169</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2。

<sup>170</sup> 《甌北集》卷四十，頁 980。

<sup>171</sup> 《聽秋軒贈言》序文頁 1。

<sup>172</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4。

<sup>173</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4。

<sup>174</sup> 〈余學詩半生力薄而才小自念不能登作者之壇頃見丹青意頗愛之遂停詩作畫仍爲詩以紀之〉，《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6。

〈歸道圖〉，並自題〈歸道圖〉四首，誓將屏棄人事，悉心歸道。嘉慶元年（1796）十月，駱綺蘭於《聽秋軒贈言》序文中自述：「頃者，寄意空元，罕事吟詠。」<sup>175</sup>此後，她逐漸將寫作的心力轉而追求個人心境的調和和閑適的精神世界。在誦偈悟道的過程中，王文治給了她很大的啓發，見王文治來書云：

閱來書，知靜坐時，忽欲喜忽欲悲，曠曠蕩蕩，不知所歸，此是極好境界。想賢弟根器迥異常流，此是極迷光景。大抵迷不透，便悟不深，直須從此用力，攢上前去，萬萬不可放鬆，自有好處。<sup>176</sup>

王文治以自己修禪靜坐的經驗，勉勵綺蘭所遇狀況乃極好境界，也是一個契機，千萬不可放鬆放棄，便能達到更上一層的境界。以及

丹頭不到，原無大礙，但多日不到，恐非所宜。余子細觀照，西瓜太涼，能遏真火，余每食西瓜，至夜則丹頭不到，恐閣下亦然也。送上《金丹摘要》以資印證。此書亦丹經中最要之篇，須珍秘不可輕示人，將來緩緩見還可耳，并候早安。<sup>177</sup>

亦不時提醒綺蘭「靜坐之功，萬不可懈」<sup>178</sup>而綺蘭眼中的王文治，是個已將世慮冰消，捨棄塵根，自性清淨的智慧長者。<sup>179</sup>一首〈偶成兼呈夢樓師〉詩云：

柴門日日長青苔，又聽孤鴻雪後哀。漫比圍碁心好勝，不因得句悶難開。

<sup>175</sup> 《聽秋軒贈言》序文頁 1。

<sup>176</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2。

<sup>177</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3。

<sup>178</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13。

<sup>179</sup> 〈立秋日蒙夢樓師惠西瓜兼惠泉水午後過訪秋軒賦詩以謝〉：「先生世慮已冰消，說法真如大海潮。漫許妙香參鼻觀，可能滴海潤心苗。」《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5。

我如青女常甘冷，人道風姨善妬才。誰似維摩心地潤，閑將慧眼閱浮埃。<sup>180</sup>

對於塵慮，自己還是過於執著，時而心中鬱悶難開，期望自己有日能不爲人世間雜念所波動，「誰似維摩心地潤，閑將慧眼閱浮埃。」如同老師的境界，以一雙慧眼來看待並看淡一切，徹底擺脫世間所有的慾望、利害、是非，因而真正能求得心靈上的平靜。

嘉慶壬戌七年（1802），駱綺蘭決定停筆作詩，然停詩未久，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師王文治跌坐室中而逝。師生情誼深厚，身爲女弟子的駱綺蘭，當爲恩師作輓詩以表哀悼之情，故仍開詩戒，所撰輓詩〈輓夢樓先生二首〉如下<sup>181</sup>：

佛涅槃時絳帳空，寒閨半世最知公。橫槎滄海捫星綠，攜筆金鑾畫日紅。

南國風花原是夢，西天兜率豈無宮。淒涼輞水莊頭月，少却王維便不同。

（其一）

華門曾記屢停車，學道多年未有芽。苦口頻勞授丹訣，衰顏豈易鍊朱霞。

松顛毛女思遺世，蓬島方平舊有家。遙識芝田春雨歇，定應待我掃殘花。

（其二）

王文治對駱綺蘭而言，「佛涅槃時絳帳空，寒閨半世最知公」既是老師，卻又維繫著像是朋友或家人之間的情感。恩師仙逝後，如同少卻王摩詰的淒涼輞水莊頭月色，越發淒清孤寂。此詩亦爲《聽秋軒詩集》中所錄最後一首詩，駱綺蘭以絕筆之作寫下她對業師的憑弔與追念之情。

<sup>180</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2。

<sup>181</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6。

### 三、王昶

王昶（1725-1807），字德甫，號蘭泉，晚號述菴，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晚年歷主婁東、敷文書院及詒經精舍講席，於學無所不窺，治經通漢儒之學。性好金石，所藏碑刻凡千數百通，著有《春融堂集》、《湖海詩傳》等，輯有《明詞綜》、《國朝詞綜》、《湖海文傳》。

與袁枚、王文治兩位老師相比，駱綺蘭和業師王昶之間的互動明顯較少，在《聽秋軒詩集》中記錄有關王昶的詩僅有三首，《聽秋軒贈言》則收錄兩首王昶所贈的詩詞，另外王昶《春融堂集》中有一篇為綺蘭所寫的〈駱佩香聽秋軒記〉。

兩人初次會面是在嘉慶元年（1796），於揚州九峰園，王昶向綺蘭索其作品《聽秋軒詩集》，並命其作繪事。<sup>182</sup>故綺蘭以自己的詩集和自繪的〈白芍藥〉當作見面之禮。<sup>183</sup>從綺蘭對王昶的稱呼為「王蘭泉侍郎」，可知此時兩人尚未成為師徒關係。考察《聽秋軒詩集》卷五中的〈題王蘭泉師三泖漁莊圖〉，此詩作於嘉慶二年（1797），綺蘭對王昶的稱呼已由「王蘭泉侍郎」改為「王蘭泉師」，故最晚至嘉慶二年（1797），綺蘭應已成為王昶的女弟子了。<sup>184</sup>

於揚州九峰園，王昶為綺蘭的《聽秋軒詩集》寫下題集之作，共賦詩五首，〈舟過竹西訪佩香夫人承示聽秋軒詩集因題其後〉第一首詠道<sup>185</sup>：

烟月紅橋放櫂遲，青綾帳外見新詩。昔時綠淨何人繼，端在香閨絕妙詞。

（自注：乾隆丁丑余見許太夫人德音於揚州為余題三泖漁莊畫冊又以淨綠軒詩見贈閱今四十年矣故感及之）

許太夫人德音，即閩秀詩人徐淑則，字德音，浙江錢塘人，漕運總督徐旭齡女，

<sup>182</sup> 〈王蘭泉侍郎過九峰園見訪面索拙集兼命作繪事賦呈一首〉，《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8。

<sup>183</sup> 據駱綺蘭：〈王蘭泉侍郎過九峰園見訪面索拙集兼命作繪事賦呈一首〉，《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8及王昶：〈佩香夫人畫白芍藥小幀見贈賦綠意一詞題之〉，《聽秋軒贈言》卷三，頁14的詩題可知。

<sup>184</sup> 參考蕭燕婉：〈閩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6期（2005年6月），頁244。

<sup>185</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9。

中書許迎年妻，著有《綠淨詩鈔》五卷，康熙乙酉四十四年刊本，刻入《高陽四稿》。王昶褒揚綺蘭的創作，得以承繼許太夫人的詩名。

除了為駱綺蘭的詩集作題集詩外，王昶另題〈綠意〉詞一闕於綺蘭所繪贈的〈白芍藥〉小幀上：「橫斜小朵，是沉香別種。初放瑤圃，似有幽芬，隱隱生來，……坐對遠山浮玉，曉牕涼似水，仙館容與，埽盡鉛華，自寫孤標。」<sup>186</sup>寫白芍藥隱吐幽芬，孤芳自賞的姿態，也是對畫者最佳的描摹。

綺蘭也為老師王昶的〈三泖漁莊圖〉寫下題畫詩：「朝衫纔卸卻，生計託漁莊。名在麒麟閣，人歸稻蟹鄉。」<sup>187</sup>道出了王昶仕宦時功業彪炳，卸卻朝衫後甘心歸於平淡的歸隱生活。

嘉慶四年（1799）末，駱綺蘭的新屋落成，仍名為「聽秋軒」。「聽秋軒」不但是綺蘭喪夫後的主要活動場所，更是她的精神寄託，王昶特為門下女弟子親作〈駱佩香聽秋軒記〉一文<sup>188</sup>，其文如下：

聽秋軒，駱女士佩香所居。秋者，愁也，萬物之所孳歛也。其音商，其色素，其物枯槁顛顛，而不知乾坤清氣乃鍾於其候。故《風》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之什，《騷》有嫋嫋秋風，水波葉下之章。及宋玉作〈九辯〉，遂以登山臨水狀秋之為氣，其微茫哀怨，至於不忍卒讀。今佩香所處秋境也，所得秋氣也，所蘊秋心也。舉歐陽所賦，湘中所草，時時鉤而出之，如孤蚕之語，獨雁之啼，斷猿之叫，鐘鳴葉落之櫛殺，得《風》《騷》之變，以合清商貞素之節，故其宜矣。世人抗塵容而走俗狀，起足頌其百一也哉。抑佩香本籍句曲，居鎮江北郭外，大江環其前，松寮、浮玉、招隱諸山，雲嵐映帶，晻靄左右，當時有雲林昭靈諸女真，如真誥所載著，煙塵香夕，來集茲軒，擊范成君之磬，吹董雙成之笙，鼓許飛瓊之簧，以和佩香。其

<sup>186</sup> 王昶：〈佩香夫人畫白芍藥小幀見贈賦綠意一詞題之〉，《聽秋軒贈言》卷三，頁14。

<sup>187</sup> 〈題王蘭泉師三泖漁莊圖〉，《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4。

<sup>188</sup> 王昶：〈駱佩香聽秋軒記〉，《春融堂集》卷四十七，頁15。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53。

將始而悽惋，繼以愉悅，微茫哀怨之說，固不得而盡也。始題於軒以埃之。

文中說明「聽秋軒」之名的意涵，以及它對駱綺蘭的特殊涵義。王昶在這篇文章中云：「今佩香所處秋境也，所得秋氣也，所蘊秋心也」，描述了弟子駱綺蘭孀居生活微茫哀怨的心境，然王昶認為位處鎮江北郭外的「聽秋軒」，擁有江水、諸山環繞的環境，清靜幽雅，仙氣匯聚，必能使「聽秋軒」主人悽惋悲涼的內心，感染愉悅氣氛。

以上可知，駱綺蘭與王昶之間多為文藝活動上的交流，其師生互動情形固然較為疏淡，不似與袁枚、王文治之間多有生活上的聯繫往來，但王昶對於這位女弟子的艱難處境和多愁敏感的內心，無疑是瞭解透徹的，而王昶也以師長的身份，鼓勵綺蘭在逆境中堅強自持，寬心看待諸事，其哀怨鬱悶之感，必得以抒發。

### 第三節 女性友人

#### 一、鮑之蕙

鮑之蕙（1757-1810），字仲姁，號菑香，江蘇丹徒人，京口三詩人之一鮑皋<sup>189</sup>次女，適同邑張翊和<sup>190</sup>，夫妻伉儷情深，才調相匹，著有《清娛閣吟稿》六卷，隨園女弟子之一。

駱綺蘭與鮑之蕙的交遊主要是文藝活動的交流，包括集會時的拈題分韻、詩歌的唱酬贈答、畫作的題詩……等。另外在駱綺蘭與鮑之蕙彼此唱和的詩作中，有多首於鮑之蕙、張翊和居所「飲綠山堂」的作客讌集之作，如〈四月三日鮑菑

<sup>189</sup> 鮑皋（1707-1765），字步江，號海門，江蘇丹徒（今鎮江）人。沈德潛將其與余京、張曾並稱為「京口三詩人」，所作《海門集》深得時譽。

<sup>190</sup> 張鉉，字翊和，號舸齋，江蘇丹徒人，所居飲綠山堂。

香夫人招至飲綠山堂觀劇即席賦謝〉、〈重陽鮑菑香夫人招集飲綠山堂〉、〈飲綠山堂與菑香諸姊妹雅集即席成詩〉、〈次日再集飲綠山堂適夢樓師從廣陵至〉、〈飲綠山堂即席戲成二絕〉……等，參與集會的人甚至包括了王文治及其夫人王達有與門下弟子、鮑之鍾<sup>191</sup>、鮑之蘭<sup>192</sup>、鮑之芬等人<sup>193</sup>，也都留下了同題的詩作，因此她們的生活並非僅僅被侷限於閨室中，而是和男性一樣擁有她們自己的社交圈。綺蘭與鮑氏兄妹皆有交情<sup>194</sup>，彼此有贈答之作，所以可看出駱綺蘭與鮑氏一家交誼深厚。又或因同里之故，鮑之蕙與綺蘭的業師王文治亦熟識，王文治對鮑之蕙極力揄揚推介，如向袁枚介紹，希望能將之蕙夫婦的詩采入《隨園詩話》，在〈答簡齋前輩書〉：「茲張君翊和走謁之便，附上一函。渠為鮑海門先生女婿，亦能詩，而其夫人深于詩學，七律工整，大有父風，雅堂尚有不及處。老前輩具人天隻眼，諒不以治言為繆。倘可選入《詩話》，務祈不吝齒芬。」<sup>195</sup>由此函可以知道，袁枚認識之蕙全由王文治引薦。<sup>196</sup>在鮑氏三姐妹中，兩人年齡相仿，又因住所相近<sup>197</sup>，也同拜入隨園門下，這些緣由和機緣，使她們結為好友，往來密切，之蕙曾贈碧桃花予綺蘭<sup>198</sup>，分享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綺蘭亦曾贈予之蕙自己的畫作，之蕙於書信中云：「昨承賜瑤章名繪，感泐寸衷，懸之草堂，頓覺增色」，表達了珍惜之情。<sup>199</sup>

鮑之蕙時常呼朋引伴，邀約三五好友共聚飲綠山堂，或觀劇，或作詩，唱和聯吟，或論畫，或為姊妹好友們餞別，綺蘭自是座上嘉賓之一，而這也提供了一

<sup>191</sup> 鮑之鍾（1723-1802），字論山，號雅堂，江蘇丹徒人，鮑皋之子，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三姐妹之兄。

<sup>192</sup> 鮑之蘭，字晚芬，又名晚芳，江蘇丹徒人，鮑皋之長女，著有《起雲閣吟稿》。

<sup>193</sup> 如下條所述。

<sup>194</sup> 如詩集卷六〈雅堂先生過訪寓齋蒙示近作旋遣使取去改易數字口占附寄〉、〈送雅堂先生北上〉、〈晚芳夫人晚芳夫人寄扇屬畫成詩二首書於扇頭〉、〈晚芳夫人過訪秋軒并蒙見贈佳章和來韻〉。而與鮑之芬的交往，將於下文論述。

<sup>195</sup> 清·袁枚著：《續同人集》文類卷四，頁380。收於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編校點：《袁枚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196</sup> 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12月），頁69。

<sup>197</sup> 鮑之蕙居於丹徒，而綺蘭後移居京口。

<sup>198</sup> 〈菑香夫人雨中惠碧桃花以詩謝之〉，卷五，頁15和〈春日謝菑香女史蘭英夫人以桃花見贈〉，卷六，頁3。

<sup>199</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頁5。

個私人的場所和機會，讓一群閨中好友們得以歡聚、交流情感、甚或彼此切磋詩藝，如此的雅興，也為封閉的閨中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在〈四月三日鮑茵香夫人招至飲綠山堂觀劇即席賦謝〉一詩中<sup>200</sup>：

綠陰庭院雨初晴，多謝君徽掃逕迎。佳日難逢櫻筍節，名園況聽管絃聲。  
山橫高閣鈎簾坐，花映長廊挽手行。莫怪燒燈清話久，十年前已仰才名。

在櫻筍佳節前夕，茵香的熱情邀約下，綺蘭來到飲綠山堂觀賞戲劇，與好友相聚，從「挽手行」、「燈下清話」亦可感受到兩人熟識的程度與深厚的情意。

而兩人對彼此的詩才亦惺惺相惜，如綺蘭所云：「十年前已仰才名」<sup>201</sup>，之蕙亦云：「聲華十載神交久」<sup>202</sup>，原來早在十年前，兩人就已聽聞彼此的聲名而相互仰慕；「偶移樽酒過同門（自注：茵香夫人亦隨園先生弟子），今古文章細共論」<sup>203</sup>在文學領域上，亦是可以切磋討論、共同精進的良師益友；「扣關卻喜班姑在」<sup>204</sup>，之蕙更在詩作中將綺蘭比擬為「班昭」，或稱「健筆推君敵巨公（自注：家兄稱夫人詩筆如杜）」<sup>205</sup>。此外綺蘭所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中收錄一封書柬，那是鮑之蕙在捧讀綺蘭相贈《聽秋軒詩集》後，對她的詩才所作的評語，內容云：

夫人大集得蒙見示，捧讀時，兩牕靜坐，焚香三復，真字字珠璣，令人不忍釋手，從此愚姊妹直須擱筆矣。<sup>206</sup>

可見其仰慕推舉之意。

<sup>20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3。

<sup>20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3。

<sup>202</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5。

<sup>203</sup> 〈飲綠山堂即席戲成二絕〉，《聽秋軒詩集》卷六，頁3。

<sup>204</sup> 鮑之蕙：〈四月九日同人登北固山樓晤秋亭女史〉，《清娛閣吟稿》卷六，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頁1。

<sup>205</sup> 鮑之蕙：〈秋亭邀論山兄晚芳姊浣雲妹謙集草堂即席有作同次元韻〉，《清娛閣吟稿》卷三，頁8。

<sup>206</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5。



面對好友，綺蘭選擇傾訴心聲，吐露了自己命運蕭疎的無奈感慨，在一首〈寄懷鮑菑香夫人〉的贈詩中<sup>207</sup>：

羨君福慧有誰如，鎮日金閨樂事餘。花院養姑春奉酒，篝燈課子夜鈔書。  
舊傳詞翰留名久，新起樓臺攬勝初。獨我他鄉漂泊甚，鏡中愁見鬢蕭疎。

相較於自己的命運坎坷，他鄉飄零，早年喪夫又膝下無子，如此孤苦伶仃，每每攬鏡卻愁見自己的髮鬢蕭疎，好似被坎坷的遭遇摧殘至幾近蒼老衰顏，因而欣羨好友福慧兼具，有夫相伴，夫唱婦隨，夜中課子鈔書，亦是甜蜜的負擔，但這些都是綺蘭這輩子所無法冀望、無法奢求的。鮑之蕙則以〈和秋亭春日寄懷元韻〉<sup>208</sup>回應好友：

消閒誰似女相如，碁局茶烟逸興餘。緗卷舊傳班氏業，絳帷親課左芬書（自注：左蘭城妹爲秋亭弟子）。聲華十載神交久，風雅三春把晤初。慚愧頻年忙裡度，吟懷差共鬢絲疏。

也許在旁人眼裡，看似失去一切的綺蘭，無所依靠，但也因此獲得了「消閒」、「清悠」的生活，在從事文學創作上，反而擁有了自主與自由發揮的空間與彈性；而擔任閨塾師，亦能傳承所學，相較之下，鮑之蕙感慨自己只不過是在忙亂中度過年歲罷了。知情好友對困逆遭遇的慨嘆，鮑之蕙提醒了綺蘭，還可以用另一種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生命際遇，從不同的角度也會產生不同的心境與理解。

隨著歲月的推移，年華的增長，兩人皆經歷了人事的滄桑變化，在鮑之蕙〈四月九日同人登北固山樓晤秋亭女史〉<sup>209</sup>：「扣關卻喜班姑在，入座同憐白髮增。」在登北固山樓後，之蕙寫下了巧遇綺蘭時的心情，座中閒聊時不免同慨「白髮已

<sup>20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5。

<sup>208</sup> 鮑之蕙：《清娛閣吟稿》卷二，頁8。

<sup>209</sup> 鮑之蕙：《清娛閣吟稿》卷六，頁1。

生」，「家山依舊人何在，話到遺編感不勝（自注：論山兄北固山樓放歌未云逝將買舟載妻子相與故山勝處長追游）。」而在勝地憶起兄長鮑之鍾，「家山依舊人何在」，同在也與兄長熟識的綺蘭面前，之蕙毫無保留的傾訴了自己對哥哥的懷念。兩人互訴心事，彼此慰懷，綺蘭曾因「間出與大江南北名流宿學覲面分韻」之事<sup>210</sup>，在當時遭受到極大的社會輿論批評，不服氣的她在嘉慶二年作文反擊與辯駁，即使如今已事過境遷，卻在綺蘭的心中留下了極大的陰影，對於此事件，她一直背負著極為沈重的壓力，作於嘉慶三年的〈菑香硯長見示新詩乃同令兄雅堂諸作讀之生感〉詩云：

年來纔止思親淚，今讀君詩倍愴情。雙鬢忽然將半白，孤身何以慰平生。  
白門市雜難容我，京口山深不掩名。知否別離原定數，且耽吟詠莫心驚。<sup>211</sup>

「年來纔止思親淚」指的應是嘉慶丁巳二年（1797），綺蘭剛辦完公公龔如山歸葬之事。在翁姑俱逝之後，這時候的綺蘭真正感受到自己已是「孤身一人」，在讀了菑香的與其兄鮑之鍾的唱和詩作後，因而心生悲感，有所根觸。詩句中，綺蘭向知己好友之蕙吐露的，是極深的無力與無助之感，僅能選擇「耽吟詠」，倚靠文字，成了自己堅持的心靈信仰了。

在鮑之蕙於嘉慶十年（1805）所作〈和秋亭積雨無波閣疊韻四首〉詩中<sup>212</sup>，發現可能是紀錄駱綺蘭晚年活動的最後資料，亦即自嘉慶七年（1802）駱綺蘭決定停筆作詩後，我們仍可從鮑之蕙的紀錄中，得知綺蘭的行蹤和她與綺蘭的互動往來狀況，因此可知兩人一直保有聯繫，於鮑之蕙集中也留下了唱和的詩作。

<sup>210</sup> 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之三。

<sup>211</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6。

<sup>212</sup> 鮑之蕙：《清娛閣吟稿》卷六，頁13-14。

## 二、鮑之芬

鮑之芬，字藥績，又字浣雲，號佩芳，江蘇丹徒人，京口三詩人之一鮑皋季女，著有《藥績吟稿》、《三秀齋詩鈔》二卷。

考察駱綺蘭與鮑之芬的詩集中，兩人寫有多首互贈留別之作。其中鮑之芬《三秀齋詩鈔》上卷中的〈贈駱佩香〉與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二〈答鮑浣雲〉，雖無相和韻，但究其內容，應可看作是一組相對應，互相贈答的詩作。兩人早慕對方詩名，並推舉彼此的才華與超群的風範，如之芬稱綺蘭：

聲名遜抗機雲後，學問言工德貌齊。柳絮清吟都是雪，蓮花妙悟不沾泥。<sup>213</sup>

綺蘭褒揚之芬：

詩名前已十年聞，林下風標果不羣。難得簪花閨裏格，自書香茗卷中文。<sup>214</sup>

兩人也曾一同過訪王脩竹，至獨鶴山莊探梅，在兩人詩集中皆留下記遊之作。<sup>215</sup>「因山藉水絕喧譁，幽僻端宜處士家」<sup>216</sup> 獨鶴山莊依山傍水，地處幽僻且遠離塵囂，「緩行隨費杖，微吟共鮑娘」<sup>217</sup>一路上悠閒漫行，綺蘭與之芬作詩唱和，可感受到兩人的雅興與一同出遊的好心情。

原籍丹徒的鮑之芬，出閣後與夫婿徐彬同居句曲，而本籍句曲的綺蘭，後寓居京口，也許是地緣關係，之芬認為綺蘭一定能瞭解自己的思鄉之苦，因此選擇綺蘭作為自己傾吐、抒發愁緒的對象。在乾隆五十九年秋（1794），鮑之芬曾於病中作詩一首寄懷綺蘭，除了欣羨綺蘭清閒自在的生活外，更傾訴了自己客居他鄉，

<sup>213</sup> 鮑之芬：《三秀齋詩鈔》上卷，頁 12。收於清·戴燮元輯《京江鮑氏三女史詩鈔合刻》（清光緒壬午刻本）。

<sup>214</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12。

<sup>215</sup> 駱綺蘭作〈春初鮑浣雲夫人招同費夫人遊獨鶴山莊題壁一首并呈王脩竹親長〉，《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7。鮑之蕙作〈過王脩竹獨鶴山莊探梅漫成四首〉，《三秀齋詩鈔》上卷，頁 13。

<sup>216</sup> 鮑之芬：《三秀齋詩鈔》上卷，頁 13。

<sup>217</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7。

思念家園的愁思，〈秋月病中寄懷駱佩香〉詩云<sup>218</sup>：

懷人何處賦登樓，風雨蕉窗暗客愁。世外容君輕似鶴，霜楓江上又吟秋。

（其一）

萍蹤自笑客為家，阻我鄉園百里賒。一向愁中兼病裏，不曾樽酒酌黃花。

（其二）

如同浮萍般，以客為家的之芬，在萬物紛紛凋零，蕭颯的秋時節，因病所累的愁緒，和思念家園的鄉愁同時湧上心頭，因而有所感懷。

接獲贈詩的綺蘭，在隔年春天便特地過訪之芬，兩人歡聚，一同登樓，把酒銷愁，綺蘭亦作了和詩兩首〈和浣雲夫人秋日有懷二首〉回贈<sup>219</sup>：

特來訪友一登樓，同醉金樽暫解愁。笑我此身輕似燕，却銜春怨寫新秋。

（其一）

詩人自古慣離家，豈怕鄉園路倍賒。同在客中思不得，春風江上有梅花。

（其二）

從其第一首「特來訪友一登樓」的「特」字，足見綺蘭對這位好友的重視。綺蘭安慰好友，離家千里，彷彿是自古以來詩人的宿命似的，而自己也和好友一樣，寓居外地，懷鄉的愁緒無以消解，因此極能體會好友的感受與心情。

而因為知己好友的來訪而心情大好的之芬，一掃陰鬱的心情，提筆又作了〈春日喜駱佩香見訪疊前寄懷韻〉二首贈之<sup>220</sup>：

曾記春波江上樓，芳尊舊雨洗離愁。風前容易重攜手，暗裏消磨兩度秋。

<sup>218</sup> 鮑之芬：《三秀齋詩鈔》上卷，頁 12。

<sup>219</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1。

<sup>220</sup> 鮑之芬：《三秀齋詩鈔》上卷，頁 14。

(其一)

百城半畝似山家，詩思難尋別思賒。絲雨如煙引愁緒，春風來訪舊梅花。

(其二)

從詩作內容可感受到，原被「離愁」、「愁緒」所牽引的之芬，對於知己好友綺蘭的過訪，感到喜悅不已，因而又提筆寫下回贈之詩紀錄了自己的心情與感受。

接獲之芬再贈之詩作，綺蘭又回贈〈浣雲次韻見寄再答二首〉<sup>221</sup>：

粧罷閑登故國樓，滿園春色解新愁。小時鬪草尋芳處，屈指於今四十秋。

(其一)

華陽本合住仙家，舊路行來喜不賒。從此歸來無別事，門前多種碧桃花。

(其二)

綺蘭向之芬分享了自己在家鄉的童年回憶，那個小時候與兒時同伴一同尋芳、玩鬪草遊戲的地方，如今歲月流逝，一轉眼已過四十個年頭了。句曲茅山的華陽洞，自古相傳本來就是仙者居住的地方，能夠回到故里一解鄉愁，喜悅之情無以言喻。之芬再和〈前韻再答佩香〉<sup>222</sup>：

前朝吟散夕陽樓，頓減新愁與舊愁。撿點詩懷謝知己，由他人事自春秋。

(其一)

芳草池塘舊謝家，豪情今比昔猶賒。千金一擲春多少，樓上緋衣醉杏花。

(其二)

在兩人一往一復多達五次的贈答中，感受到兩人對彼此情誼的珍視。在之芬這首

<sup>22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2。

<sup>222</sup> 鮑之芬：《三秀齋詩鈔》上卷，頁 14。

再答的詩作中，稱綺蘭為「知己好友」，在與綺蘭相聚，敘舊解愁後，「由他人事自春秋」，之芬的想法也顯得豁達許多。

分居兩地的綺蘭和之芬，雖然見面機會無多，「偏是知音容易別」<sup>223</sup>，「傾談半日情何限」<sup>224</sup>，短暫相聚終須分離，但「詩筒正擬常來往」<sup>225</sup>她們努力保持聯繫，如綺蘭在得知好友之芬的近況後，便特地造訪，給予好友最溫暖的關懷，也看出綺蘭於兩人互動關係中所展現出的主動性。

### 三、畢汾

畢汾，江蘇鎮洋（今江蘇太倉）人，字素溪，又名晉初，號繡佛女史，生卒年不詳，適沈恭，母為閨秀詩人張藻<sup>226</sup>，兄尚書畢沅<sup>227</sup>，著有《梅花繡佛齋草》。

由於綺蘭業師袁枚、王文治與畢沅的熟識關係，推測是透過他們的引薦，綺蘭與畢沅家中女眷多有熟識，如其妹畢汾、其女畢慧<sup>228</sup>、其側室張絢霄<sup>229</sup>等，而畢慧、張絢霄兩人亦為隨園女弟子，駱綺蘭與她們之間皆有酬贈之作，其中與畢汾的互動往來較多。

畢汾及其姪女畢慧曾為綺蘭的〈秋燈課女圖〉寫下題贈之作，畢汾題云：「為惜遺書無業主，故將嬌女作門生」<sup>230</sup>，對於駱綺蘭選擇「課女」的方式，是為知識傳承的緣由，其亦能深刻理解。而綺蘭也作絕句〈謝繡佛夫人暨令姪女蓮艇夫人題秋燈課女圖二首〉表達謝意<sup>231</sup>，詩中以東晉宰相謝安家族比擬，推美畢家

<sup>223</sup> 〈留別浣雲夫人〉，《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2。

<sup>224</sup> 鮑之芬：〈和駱佩香留別元韻〉，《三秀齋詩鈔》上卷，頁14。

<sup>225</sup> 鮑之芬：〈和駱佩香留別元韻〉，《三秀齋詩鈔》上卷，頁14。

<sup>226</sup> 張藻，字于湘，江蘇青浦人，印江知縣張之頊女，畢禮室尚書沅母，誥贈一品太夫人，著有《培遠堂集》。

<sup>227</sup> 畢沅（1730-1797），字緜蕪，號秋帆，又號雲巖山人，江蘇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進士第一人，為王夢樓同年（是年夢樓為進士第三人），官至湖廣總督，有《靈巖山人集》。

<sup>228</sup> 畢慧，字智珠，號蓮汀（一作蓮艇），江蘇鎮洋人，松江陳暉之妻，生卒年不詳，著有《遠香閣吟草》。為隨園女弟子，袁枚編《隨園女弟子詩選》中列名而未見其詩。

<sup>229</sup> 張絢霄，字恭人，號霞城，江蘇吳縣人，尚書畢沅側室，著有《四福堂稿》、《綠雲樓詩編》，為隨園女弟子，袁枚編《隨園女弟子詩選》中列名而未見其詩。

<sup>230</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1-2。

<sup>23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2。

三代閨秀皆工詩，乃金閨韻事，其詩內容如下：

瑤臺冰雪仰丰神，敢向騷壇躡後塵。千載金閨添韻事，謝家三代有詩人。

（自注：張太夫人詩集海內共推，今繡佛暨蓮艇皆工詩，計三世矣）

（其一）

偶將圖畫寄粧臺，多感題詩費妙才。穉女也知新句好，琅琅燈下誦千回。

（其二）

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中收錄了素溪二首代簡的詩作〈小詩二律代簡佩香夫人〉<sup>232</sup>，內容中「東風無力柳毵毵，襯貼離愁水半潭」、「搏沙聚散不分明，裘葛匆匆兩度更。紅雨渡頭傷小別，綠天菴裏話長生。」面對無法避免的別離感到無奈、傷感，但轉眼又過了兩年，「極目徒增懷渺渺」對於好友仍是無限的思念、懷想，「近日欲知予事業，百花香引看春耕」，僅能以詩代簡告知好友自己的近況。而綺蘭亦以〈酬畢繡佛夫人寄懷之作即次原韻〉相贈<sup>233</sup>，第二首道：

索處何堪對月明，別來鷓鴣幾回更。祇餘清夢通千里，同作單鳧了一生。

綠鬢漸稀難諱老，青琴雖遠總聞聲。慚余弱質忙何事，硯當良田手自耕。

同樣是對時光流逝的感懷：轉瞬間，年華已逐漸老去，「祇餘清夢通千里，同作單鳧了一生」兩人互贈寄懷的詩篇約莫作於嘉慶二年（1797），推測此時素溪可能已守寡，綺蘭才會以「同作單鳧」作喻。兩人在彼此的面前，亦不諱言的表露自己對於文學及書籍的耽溺與狂熱，「未除結習類書蟬」<sup>234</sup>、「耽書恨不化為蟬」<sup>235</sup>顯示出兩人同樣的興趣。

<sup>232</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 18。

<sup>233</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4-15。

<sup>234</sup> 畢汾：〈小詩二律代簡佩香夫人〉，《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 18。

<sup>235</sup> 〈次韻酬畢素溪夫人寄懷之作二首〉，《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4。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在畢汾的〈小詩二律代簡佩香夫人〉詩後，另附了一封畢汾的來書，內容如下：

睽隔芳儀，倏爾兩更葛裘，想念之私，正深五內。前接令業師夢樓道兄書，得悉夫人起居眠食俱為安善，聊慰遠懷，並知拙句一章失去，極承不棄，命重書奉上。緣酷暑逼人，兼多小恙，一時未能應命。頃蘭泉侍郎使來，又接華牋，多蒙存注殷拳，捧讀之餘，益令人感激於五中也。春間幽居獨處，又成七律二章，聊作問安之柬。向因鱗鴻乏便，未及寄呈，今與舊作一併奉上，即請斧政。夫人欲刻閨中同人集，亦為雅事。但汾山歌野調，不足以入君子之目，祈夫人為我藏拙，恐貽笑於名士才人也。聞夫人時刻到吳，倘秋間丹桂開時，能掛帆到舍，一暢離情，余之所深望也。<sup>236</sup>

與畢汾所作二詩相應證，「裘葛匆匆兩度更」<sup>237</sup>畢汾寫下此書信時，距離上回兩人會面之時已相隔兩年，雖然無法時時相會面，但畢汾也間接從王文治的書信中得知綺蘭的近況，更從綺蘭另一位老師王昶的使者手上得到她的書信。對於綺蘭十分關切自己的狀況，畢汾感動不已，因而賦詩二首並附上書柬及自己的舊作，向好友綺蘭問候並請她幫忙修改，畢汾如此看重綺蘭的文才，由此得知。信中也讚賞駱綺蘭欲刻《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之事，並表示乃文壇雅事一椿，然一方面附上自己的作品，請綺蘭指教修改；另一方面卻又謙虛地表示自己的作品是「山歌野調」，希望綺蘭為她藏拙。考察《聽秋軒閨中同人集》，發現畢汾的詩作還是被保留了下來，但也由此可見其矛盾的心態。<sup>238</sup>信末畢汾向綺蘭提出會面的邀請，期望兩人能有相聚的機會。日後，畢汾曾多次向綺蘭邀約同遊吳下，綺蘭因事未能

<sup>236</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 18-19。

<sup>237</sup> 畢汾：〈小詩二律代簡佩香夫人〉，《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 18。

<sup>238</sup> 這種矛盾的心態在清代女詩人中並非個案，不少學者撰文針對此議題深入探討，可參閱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年 5 月）和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 6 月）。



成行，但也賦詩一首表達謝意。<sup>239</sup>

嘉慶二年（1797）畢沅逝世，綺蘭寄詩一首安慰畢汾，「可有新詩添卷帙，遙知清淚滴粧臺」<sup>240</sup>，雖然不在好友的身邊，但綺蘭表達了她能理解好友難過悲痛的心情。

## 第四節 男性友人

### 一、曾燠

曾燠（1759-1830），字庶蕃，號賓谷，江西南城人，工詩文，其詩清轉華妙，文擅六朝、初唐之勝。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累擢兩淮鹽運使（兩淮都轉），闢「題襟館」於邗上（揚州）<sup>241</sup>，與賓從賦詩為樂，後以貴州巡撫乞養歸，著有《賞雨茅屋詩集》、《賞雨茅屋外集》。

駱綺蘭交遊廣泛，在《聽秋軒詩集》及《聽秋軒贈言》中，有唱和贈答紀錄的男性文人中，除了綺蘭的兩位老師—袁枚及王文治外，交往較密切的就屬兩淮都轉—曾燠莫屬，而綺蘭與之建立的關係，亦多是文學活動上的往來。《聽秋軒詩集》共有三人作序，除了袁枚及王文治兩位業師之外，第三位作序者，即為曾燠。然曾燠為駱綺蘭所作的詩集序文中：「余嘗從其師夢樓老人，見其〈秋燈課女圖〉，題絕句云……」<sup>242</sup>可知曾燠和駱綺蘭的相識，應是藉由綺蘭的老師王夢樓居中引薦，王文治與曾燠私交甚篤，在王文治《夢樓詩集》中，有多首與曾燠唱和酬贈的詩作<sup>243</sup>，可見曾王二人的交情與往來互動十分密切。王文治極力揄揚自己門下女

<sup>239</sup> 由《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2 的〈素溪夫人屢以書來招遊吳下余因事未果賦此寄謝〉的詩題可知。

<sup>24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2。

<sup>241</sup> 據王文治：〈賓谷來揚州一時名流倡和成帙擇其尤者鈔版以行題曰邗上題襟集茲復於衙齋西北隅築題襟館以實之為賦二首〉的詩題可知，《夢樓詩集》卷二十四，頁 14。

<sup>242</sup> 《聽秋軒詩集》，曾燠序文頁 1。

<sup>243</sup> 如〈曾賓谷題玳瑁畫扇次韻奉謝二首〉（卷二十三，頁 6）、〈賓谷都轉以詩見酌報謝一章三用前韻〉（卷 23，頁 9）、〈效韋蘇州體寄懷曾賓谷二首〉（卷二十三，頁 15）、〈遊焦山同謝薌泉漕使有懷曾賓谷都轉即次賓谷擬遊焦山不果詩韻〉（卷二十三，頁 18）、〈人日同曾賓谷遊焦山次韻

弟子，常以綺蘭的詩畫作品向當時文壇的名士才人索題，如此一來，除了使駱綺蘭的文名聲華得以傳播，更間接地擴展了駱綺蘭的社交範圍及交友圈。

此外，駱綺蘭以「聽秋」二字名其軒、名其所著與所編友人贈言作品，其淵源皆與曾燠有關。前文提及，曾燠曾見駱綺蘭所繪〈秋燈課女圖〉，因題絕句：

一燈雙影瘦伶俜，窗外秋聲不可聽。兒命苦於慈母處，當年有父為傳經。<sup>244</sup>

其中「窗外秋聲不可聽」一句，道出了綺蘭青年守寡，夜課孤女的傷心人內心淒涼寂寞之處，使她深深感動，引以為知己，因此駱綺蘭決定以「聽秋」二字命其軒，並且將她的詩集也定名為《聽秋軒詩集》，即為此由。

在《聽秋軒詩集》中，共有十二首與曾燠的唱和酬贈之作；《聽秋軒贈言》中則收錄了八首曾燠給綺蘭的贈詩，加上曾燠《賞雨茅屋詩集》中另有一首〈題句曲女史佩蘭圖〉<sup>245</sup>的題畫詩，則共有九首，內容以題畫詩及和作居多。題畫詩的內容，如〈題佩香夫人飯道圖〉：「豈期迴向速，頓使結習捐。放眼萬劫空，滄海知為田。」<sup>246</sup>是綺蘭半生遭文字劫後，欲捐棄人事的心境；〈嘉慶小春為句曲女史題八夢圖〉中更是直言他能瞭解駱綺蘭作此〈八夢圖〉的心志，其詩云：「以夢寫入畫，幻之又幻矣。我知作畫心，參破色空旨。」<sup>247</sup>；〈題句曲女史佩蘭圖〉：「孤清看畫本（自注：女史嘗畫蘭），騷怨得詩源。今又披圖幅，因知性所存。」<sup>248</sup>則是對綺蘭的人格特質做了描寫。

駱綺蘭作〈題曾賓谷都轉西溪漁隱圖〉也勾勒出了曾燠一直以來的夙願，期望有朝能歸隱西溪，過著「悠然聆扣舷」的生活<sup>249</sup>，其詩中云：

---

六首〉（卷二十四，頁 11）、〈平山探梅寄賓谷二首〉（卷二十四，頁 12）、〈牡丹二首和賓谷韻〉（卷二十四，頁 6）、〈得顧雲臣弄璋圖戲為賓谷壽且祝其得子也〉（卷二十四，頁 11）……等。

<sup>244</sup> 《聽秋軒詩集》，曾燠序文頁 1。

<sup>245</sup>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二，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影印，頁 9。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sup>246</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3。

<sup>247</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3。

<sup>248</sup>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二，頁 9。

<sup>249</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6。

古來白雲興，多被蒼生牽。英年謝安石，勳業何巍然。東山宴絲竹，西溪隔雲烟。且待功成後，重理釣漁船。<sup>250</sup>

與曾燠爲駱綺蘭所作〈嘉慶小春爲句曲女史題八夢圖〉題畫詩，於詩末處所言己之志意相吻合，其詩如下：

女士亦寓言，皈道蓋有以。我于夢境內，未歷還有幾。不願身徧經，但願返田里。耕鑿陶唐時，嬉遊華胥裏。<sup>251</sup>

王文治與曾燠等諸名士往來唱和的詩題，綺蘭亦多參與。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夕節當天，風雨大作，王文治、曾燠、郭堃<sup>252</sup>、駱綺蘭等人以「七夕大雨」爲題吟詠，駱綺蘭作〈七夕大雨和曾賓谷都轉作〉<sup>253</sup>，王文治作〈七夕大雨同賓谷和郭厚菴〉詩<sup>254</sup>。

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初七，曾燠邀王文治、郭堃同遊焦山，曾燠詩成六章，即〈人日遊焦山詩〉，以記此行，王文治亦有〈人日同曾賓谷遊焦山次韻六首〉的和作，日後和者踵至，作詩者凡十四家，詩共七十八首，合刻於《邗上題襟集》中，王文治另書〈焦山唱和詩〉冊頁<sup>255</sup>，並將諸和作匯而勒於石上。曾燠有〈人日游焦山詩六首並引〉，詳細記錄了此行的緣起：

焦山去揚州半日程，人事匆匆，久不一至。乙卯正月六日，有渡江之役，

<sup>25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6。

<sup>251</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23。

<sup>252</sup> 郭堃（1763-1806），字以簡，又字蓮生，號厚菴，江蘇丹徒人。即冠，入兩淮鹽運使曾燠幕。嘉慶三年以優貢入太學，五年得副榜，六年中舉，官內閣中書，著有《種蕉館詩集》六卷。

<sup>25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8。

<sup>254</sup> 王文治：《夢樓詩集》卷二十三，頁11。

<sup>255</sup> 藏點拍賣網>2006秋季拍賣會>角茶軒珍藏明清書畫>王文治乾隆乙卯年（1795）作焦山唱和詩冊頁（三十九開）：

<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H01088/CD002875/html/CD002875-0790.html>。

黃子立之從焉。晤丹徒地友王夢樓、郭濃庵（案：應爲郭厚菴），忽動竒興。明日，邀從象山橫流而渡，舟中望見自然庵梅花，春意已可喜，入庵小憩。亟求瘞鶴銘碑、古鼎二者，摩挲久之。遂披蘿徑，遍歷諸峰。轉至石壁庵，觀張樗寮《金剛經》石刻及壁間題詠。晚鐘忽報，返照入江矣。王、郭二公勸留宿，以事牽挽，不果。新月初上，打槳遂還。是日惠風和暢，澄江如練，有游山之樂而無涉波之恐。隨意所得詩成六章，於茲山之佳，曾不足摹狀萬一，而和者踵至，皆江南北一時才人，不可謂不盛也。因匯而勒諸石。<sup>256</sup>

駱綺蘭亦於乙卯年人日<sup>257</sup>遊焦山探梅，適逢業師王文治、曾燠等一行文士也在此遊歷，由曾燠〈人日遊焦山詩〉第四首中云：「客有維摩詰，還逢天女來」<sup>258</sup>可知駱綺蘭便與之同遊，詩集〈人日焦山探梅歸舟口號二首時賓谷都轉邀夢樓師及諸名士亦有斯遊各成佳什六章因題於後〉一詩即錄此事<sup>259</sup>：

海國聞梅信，扁舟動遠思。鶴歸殘日影，春認舊年枝。洞古雪常在，江寒月到遲。一聲塵夢破，漁笛晚風吹。（其一）

林巖最幽處，忽值使君遊。騶從全教屏，詩篇捷若流。春風方七日，綵筆足千秋。清況誰堪擬，梅開月掛樓。（其二）

他們一行人將馬車隨從都打發到一邊，在山上盡情賞梅、吟詠，留下諸多詩篇。在當時，駱綺蘭與眾文士於焦山巧遇，並且與之同遊，共賞美景，唱和吟詠，身

<sup>256</sup> 藏點拍賣網>2006 秋季拍賣會>角茶軒珍藏明清書畫>王文治乾隆乙卯年（1795）作焦山唱和詩冊頁（三十九開）：

<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H01088/CD002875/html/CD002875-0790.html>。

<sup>257</sup> 即農曆正月初七。

<sup>258</sup>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二，頁2。

<sup>25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2。

爲王文治門下女弟子的她，業師在場或爲一主要原因，但也可看出她與曾燠的熟識程度。

此外，駱綺蘭曾繪〈芍藥圖〉軸<sup>260</sup>，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這一幅兩世紀以前的作品，紀錄著一段當時文人雅集紀異的勝事。在乾隆乙卯年（1795）三月二十九日，曾燠任兩淮都轉時，揚州筱園有一株芍藥花，出了異變，一莖上長出了三萼。曾燠雅興勃發，邀來王文治、張銘<sup>261</sup>、王嵩高<sup>262</sup>、胡森<sup>263</sup>、樂鈞<sup>264</sup>等眾名士共賞<sup>265</sup>，並賦詩〈三月廿九日與客筱園看芍藥〉紀異<sup>266</sup>。

據駱綺蘭〈立夏前三日余方小病習靜閨中適左畹鄉夫人聞揚州芍藥盛開邀余同往余力疾渡江賞名花之綺麗感故宅之蒼涼撫今追昔情動於懷賦詩四章聊以誌慨并呈畹鄉〉<sup>267</sup>、〈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sup>268</sup>之詩題可知，時駱綺蘭赴左畹鄉夫人之邀約前往揚州觀芍藥盛開，與其頗有交情的曾燠，邀請駱綺蘭至筱園親睹芍藥花一莖三萼的奇景，綺蘭也提筆寫下了和作〈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sup>269</sup>、〈三朵花筱園芍藥有一莖三萼者夢樓師以此名之賦詩紀異和賓谷先生作〉<sup>270</sup>。

曾燠另外又延請僑居在揚州，雅擅花卉的錢東<sup>271</sup>來寫生，並請他的側室盧元素<sup>272</sup>照樣繡出，成爲繪繡和卷。<sup>273</sup>曾燠作詩一首〈前作三朵花詩時方含萼四月初十花

<sup>260</sup>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駱綺蘭〈芍藥圖〉 <http://bbs.yz111.com/list.asp?boardid=65>。

<sup>261</sup> 張銘，字新盤，號警堂，江西南城人。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官至松太兵備道。

<sup>262</sup> 王嵩高，字少林，江蘇寶應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平樂府知府。

<sup>263</sup> 胡森，字香海，江西南城人。

<sup>264</sup> 樂鈞（1766-1816），本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別署夢花樓主，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嘉慶六年舉人，爲清乾嘉之際文學家。

<sup>265</sup> 王文治：〈三月二十九日賓谷都轉邀同張警堂家少林胡香海樂蓮裳筱園看芍藥即和原韻〉，《夢樓詩集》卷二十四，頁6。

<sup>266</sup> 曾燠：〈三月廿九日與客筱園看芍藥〉，《賞雨茅屋詩集》卷二，頁2。

<sup>267</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3。

<sup>268</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sup>26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sup>27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sup>271</sup> 錢東，字東臬，號袖海，自稱玉魚生，浙江仁和人，後寓居揚州，隨園女弟子盧元素（字靜香）爲其側室。

<sup>272</sup> 盧元素，字靜香，小字淑蓮，江蘇江都人，錢東之側室，能詩工畫，尤喜繡，爲隨園女弟子之一，淨香與綺蘭倡和齊名，一時有女盧駱之號，畫亦相埒。

<sup>273</sup> 錢玉魚與盧元素的繪繡合卷已散佚。

開皆白色因請錢玉魚寫圖其姬人爲繡之再賦一律》<sup>274</sup>，駱綺蘭亦相和〈前詩和成賓谷都轉復賦一律再次元韻〉外<sup>275</sup>，日後又作三朵花詩畫繡幅贈曾燠，曾燠十分感動，賦〈題謝佩香夫人三朵花詩畫繡幅〉以銘謝之<sup>276</sup>，其詩共四章，如下：

維揚芍藥會三英，句曲仙人三絕成。畫裡有詩詩似繡，繁香濃艷不分明。

蜀牋吳綺一齊懸，堂上春如三月天。忽漫開簾風過處，黃鸝喜語燕來翩。

詩筆茅家復鮑家，都煩妙手寫簪花。如何偏愛巴人曲，卻仿眉娘繡法華。

（自注：京口閩秀一茅二鮑所和之詩皆夫人代書而繡拙詩于圖上）

錢郎有婦亦能文，更買千絲刺五紋。盧駱原來才并駕，得從閨閣幾從聞。

（自注：盧元素女史亦繡三朵花卷）

第一、二首稱駱綺蘭詩畫繡三藝皆絕，其所作繡幅栩栩如生；第三首則說明京口閩秀茅蕊仙、鮑之蕙、鮑之芬與自己的詩作皆賴綺蘭代書並繡於圖上；第四首則將盧元素與駱綺蘭之名並稱「盧駱」，讚許兩人的才華相當，除了能詩擅畫之外，亦工刺繡。捧讀曾燠謝詩後，綺蘭也作詩〈賓谷先生見蘭繡三朵花賦詩見謝次韻四首〉<sup>277</sup>四首謙稱自己有幸得先生賞識，蒙品第於靜香女史之後，乃莫大的榮幸。以上，綺蘭應曾燠邀約，來到揚州筱園觀奇葩，並與曾燠作詩唱和，這一往一復，曾燠作詩四首，綺蘭亦和作四首，不難看出兩人的雅興與聯繫之密切。

嘉慶元年（1796）農曆三月三日的上巳日，駱綺蘭應周香雨夫人之邀，同遊揚州平山堂名勝一紅橋，適逢業師袁枚、表弟左壩亦招諸名士於紅橋修禊，綺蘭作

<sup>274</sup> 轉引自王維安：〈記駱綺蘭及其名軸芍藥三朵花的發現〉，《中國書畫》第四十三期（1973年9月），頁5。

<sup>27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6。

<sup>276</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2。

<sup>277</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6。

〈上巳日周夫人招遊湖上時隨園先生亦招諸名士紅橋修禊〉詩<sup>278</sup>，並寄詩作向曾燠索和，曾燠因而作〈佩香夫人以紅橋修禊詩索和依韻有作〉以和<sup>279</sup>，內容提到自己雖無法共赴勝遊，仍心神嚮往之，遙想當時的盛會的景況，其詩如下：

坐聽啼鶯雨歇朝，青鞋不赴酒人招。春風誤我重三節，明月辜他廿四橋。  
禊事虛吟蘭渚硯，花游誰奏鐵崖簫。新詩傳到神猶往，想見流觴逐畫橈。

爾後，綺蘭又作詩一首並寄呈曾燠<sup>280</sup>，詩云「春禊何如秋禊爽（自注：先生癸丑有修禊詩），詩懷翻比酒懷濃。」說明綺蘭曾於乾隆癸丑五十八年（1793）拜讀過曾燠所作的修禊詩，因此雖然此次的紅橋春禊活動中曾燠並無參與，而綺蘭則遙寄詩作並紀錄了當時的情形，詩中描述：「四朝老叟當筵坐（自注：謂隨園先生），三省名流授簡從」<sup>281</sup>與曾燠分享。

此外，若從詩作中仔細考察綺蘭與曾燠之間的互動情形，會發現多是透過王文治而間接有所連結。如曾燠從王文治處得見綺蘭所繪〈秋燈課女圖〉，並為其題畫；或與王文治、曾燠等諸名士吟詠唱和；綺蘭應曾燠邀約至揚州筱園觀芍藥，與綺蘭巧遇曾燠等諸名士遊焦山的場合，也得見王文治的身影；甚至有次綺蘭前往句曲茅山禮真，由於連日風雨大作而遲遲未歸，擔心綺蘭的王文治特作詩一首寄之，並邀門下諸弟子同作<sup>282</sup>，時曾燠得訊亦作和詩一首，「聞道方平遙問訊，麻姑不見已千年」<sup>283</sup>以表達關心。因此，綺蘭與曾燠的往來，二人的友誼，可說是藉由其業師王文治所延伸出去的社交關係。

<sup>278</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

<sup>279</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 12。

<sup>280</sup> 〈又得一首寄呈賓谷先生〉，《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

<sup>28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

<sup>282</sup> 〈佩香女弟子茅山禮真未歸連日風雨特甚作詩寄之并邀諸弟子同作〉，《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7。

<sup>283</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9。

## 二、趙翼

趙翼（1727-1814），字耘松，一作雲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今武進）人。出身於清寒儒士之家，其父為村里塾師。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官至貴西兵備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冬，因廣州任上讞獄事彈劾，旋即以請養辭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歸里起，趙翼後半生四十年即以著作家居或偶出游而告終。與袁枚、蔣士銓並稱乾隆三大家，著有《二十二史札記》、《甌北集》五十三卷等。

綺蘭仰慕趙翼才名已久，「此日龍門親謁後，寒閨堪慰十年情」<sup>284</sup>，詩中推崇其「文章早歲冠蓬瀛，老去懸車世事輕。四海望風名姓大，一詩中律鬼神驚。」<sup>285</sup>又此詩約莫作於嘉慶元年（1796），時趙翼年七十，因其與袁枚、王文治俱為好友<sup>286</sup>，往來甚多，而綺蘭為袁、王之弟子，故是年綺蘭得以親謁，應是透過兩位老師的引見，牽成了這一段忘年之交的友誼，學者王平先生甚至稱綺蘭為趙翼的紅顏知己。<sup>287</sup>

趙翼曾為駱綺蘭題畫、題集，〈題佩香夫人聽秋軒集〉：「倘著冠巾試萬言，也應第一領詞垣。如何不學黃崇嘏，去作人間女狀元。」<sup>288</sup>他肯定綺蘭的詩才，然卻因性別的限制而無法大展其才，更以前蜀才女黃崇嘏比擬，稱綺蘭為人間女狀元；又〈再題佩香秋燈課女圖〉中：「佩香女史絕世才，忍使清芬無接踵。手撫么絃傷寡鵠，中箱况少遺孤續。」<sup>289</sup>則道出了綺蘭「秋燈課女」的苦衷。綺蘭亦與趙翼論畫並作詩相唱和，如〈和甌北先生題余畫桃原韻〉：「人間瞥眼又東風，一笑仙源歲月同。自汲寒泉寫春色，借公才調詠新紅。」<sup>290</sup>筆者考察《甌北集》並無收錄趙翼為綺蘭所作的題畫詩原作，但由「借公才調詠新紅」詩句可以了解到，與眾多老師和文人雅士往來互動，唱和酬答，即透過這些男性文人的揄揚獎掖，也使得

<sup>28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9。

<sup>28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9。

<sup>286</sup> 參見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98-104。

<sup>287</sup> 同上，頁 105。

<sup>288</sup> 《聽秋軒贈言》卷二，頁 10。

<sup>289</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15。

<sup>290</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4。



更多人注意到駱綺蘭的作品，加速其聲名的流傳。

嘉慶二年（1797）初冬，趙翼過京口，一向不喜歡茹素的他<sup>291</sup>，為尊重王文治的吃齋習慣，特意備素食邀王文治於下榻的寓所小集。是日，身為王文治女弟子的綺蘭亦前往作陪。趙翼作〈素食招夢樓佩香小集寓齋〉詩，將綺蘭的與會出席，比擬宛如仙媛麻姑之臨蔡經宅，其詩如下：

客中破寂賴吟朋，小治伊蒲饌尚能。雅集不妨粧閣女，枯禪俱已在家僧。  
座無何肉清如水，室有唐花暖未冰。便抵吳門蔡經宅，麻姑親降寵難勝。<sup>292</sup>

（其一）

綺蘭亦作詩奉答。<sup>293</sup>

嘉慶三年（1798）四月下旬，趙翼過鎮江，綺蘭得知，欲邀其品茗。趙翼未赴約，原來是趙翼慕名而來，欲觀看鎮江當地的迎神賽會—都天會<sup>294</sup>。然天公不作美，大會因雨延期，時王文治設宴款待，並出家伎表演。故綺蘭作詩一首〈招甌北先生茗飲是日城中賽會先生辭以踏燈不至戲柬以詩〉調侃之，詩云：

蘭陵有客暫維航，白髮嬉遊興倍長。何事方平入塵海，不隨毛女嗽松脂。  
高才亦愛魚龍戲，舉國難禁老幼狂。陋室難邀名士駕，金經一卷坐焚香。<sup>295</sup>

詩末自笑陋宅無法招來名士一遊。後綺蘭親製美食招待趙翼，趙翼感其深意，賦和詩以謝，詩云：「訪舊江干泊野航，美人珍贈意何長。」、「愁君慧齒清霏屑，笑

<sup>291</sup> 〈余不喜茹素自六歲隨先君子書館即無日不肉每食不過二兩今年八十餘約計已三千三四百觔自惟庸姿薄植毫無益於世而享此口福良可慚也〉，《甌北集》卷四十九，頁1262。

<sup>292</sup>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957。

<sup>293</sup> 〈甌北先生邀陪夢樓師齋飯次韻奉答〉，《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4。

<sup>294</sup> 趙翼：〈四月廿二日鎮江看都天會因雨阻改期夢樓招飲出家伎奏樂即席二首〉，《甌北集》卷四十，頁980。

<sup>295</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3。

我殘牙軟截肪。」<sup>296</sup>接獲謝詩的綺蘭，再答詩一首〈昨以饌具餽甌北先生係以詩承先生兩用元韻見寄再答一首兼以鳴謝〉向趙翼索和<sup>297</sup>，於是趙翼提筆寫下〈佩香疊韻索和再次奉酬〉<sup>298</sup>，時正值延期後另於四月二十五日再度舉辦的出神會，「人間競作逢場戲，吾老聊隨舉國狂。只有清吟校書女，閉門獨對一爐香。」語末調侃了未能參與盛會的綺蘭。如上，自嘉慶元年（1796）後，兩人往來酬贈頻繁，詩句中輕鬆、詼諧的語氣，加上綺蘭與趙翼並非師徒關係，卻對趙翼侍之以食，皆可見出兩人相處自然的互動模式，與彼此熟稔的程度。

嘉慶四年（1799）除夕前三日，綺蘭新築的小園落成，仍名為「聽秋軒」<sup>299</sup>。趙翼兩過京口欲訪，皆不遇，遂作詩四章〈巨超將歸託寄京口佩香女史〉<sup>300</sup>託焦山詩僧巨超轉寄<sup>301</sup>，詩云：

新築軒仍榜聽秋，我來準擬小停舟。可憐兩度過京口，只見紅欄俯碧流。

（自注：去年往來京口，俱不值。）（其二）

詩筆年年耐苦辛，懺除不盡是前因。女中才子僧詞客，都是名心未斷人。

（其三）

第二首說明了兩度不遇的感慨；第三首則深刻表示能體會在現實環境及社會輿論的龐大壓力下，仍堅持提筆作詩的綺蘭之苦衷，要能夠執著不放棄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女中才子僧詞客，都是名心未斷人。」如趙翼所言，閨閣才女、僧中詞客的積極求名之心，亦如同男性文人一樣，面對著現實社會對於他（她）們創作動

---

<sup>296</sup> 趙翼：〈佩香女史聞余至折簡枉招余以事不得赴蒙惠珍饌侑以佳章次韻奉謝〉，《甌北集》卷四十，頁 981。

<sup>297</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4。

<sup>298</sup> 《甌北集》卷四十，頁 981。

<sup>299</sup> 〈除夕前三日聽秋軒落成〉，《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6。

<sup>300</sup> 《甌北集》卷四十二，頁 1050。

<sup>301</sup> 釋巨超（清恒），浙江海寧人，主席焦山，著有《借庵集》，京江三上人之一，即嘉慶年間京江焦山的三位詩僧之一，其餘二人為古岩（悟需）、練塘（慧超）。

機的不諒解，綺蘭一方面意識到自己身為作家的強烈責任感，著作就是表現自己的手段，而女子作品之流傳又是難乎其難，於是夾雜在矛盾的心態中，趙翼對兩位好友（巨超、綺蘭）作了如實的評論。日後，趙翼再過京口，得訪聽秋軒，並題疥壁，寫下「創景直摹仙境界，論才亦算女英雄」等詩句。<sup>302</sup>

嘉慶六年（1801）九月，趙翼因候晤門生兩江總督費淳，不值，遂暫遊鎮江招隱寺、獅子窟等諸勝，時佩香陪同作此遊。〈京口同佩香女史由招隱寺獅子窟八公洞綠蓋樓諸勝〉詩云<sup>303</sup>：

擬為彭宣問疾瘳，江皋不遇且回舟。誰知才女知山水，另作秋來一勝遊。

（自注：費制府久病清江，聞將回江寧，故往京口候晤，而費公尙未至，遂作此遊。）

（其一）

支筇來問病維摩，早散梨園罷教歌。莫怪臨分頻執手，京華舊友已無多。

（其二）

京口頻經似故鄉，重來訪舊一淒涼。夢樓老病春農死，得不相從駱佩香。

（其三）

不信山靈解寫真，晚秋景又一番新。未紅楓葉猶殘綠，恰似佳人半老身。

（其四）

蜀甫曾留屐齒痕，我來惜未得同羣。風流各自堪圖畫，君挾縑衣我繡裙。

（其五）

其二、其三皆專為王文治詠，時王文治已散去歌伎，且重病在身。欲來京口訪友的趙翼，見舊友多半凋零，語多感慨。然詩中提及相伴同遊的綺蘭，多有調侃之語：先是表明因舊友老病之故，而與佩香共遊；再以殘綠之楓葉，表明佩香已是半老之身，可見甌北之戲謔。《甌北集》卷四十五另有一首〈或以余紀遊詩於佩香

<sup>302</sup> 〈佩香女史新築小園戲題疥壁〉，《甌北集》卷四十三，頁 1066。

<sup>303</sup> 《甌北集》卷四十三，頁 1072-1073。

悟晴多諧語賦此解嘲》<sup>304</sup>，詩題中所指紀遊詩，或爲此五章。趙翼自我解嘲，第一首云：

遊仙偶遇李騰空，莫漫相嘲白髮翁。但看晚霞多麗景，何曾老樹不春風？  
風流得罪猶堪恕，道學為詩究未工。君見梅花一篇賦，如何不議廣平公？

詩末舉唐代名相宋璟之典故，後人議論如宋璟這般正直有大節之人，卻寫出風流嫵媚的名篇《梅花賦》。趙翼暗指剛強且正直不阿之人，何嘗不可以有其「風流」的一面，藉以抒發情懷？

另〈或以余紀遊詩於佩香悟晴多諧語賦此解嘲〉詩題中所提及的「悟晴女史」，爲綺蘭晚年所結交的道友。<sup>305</sup>與綺蘭熟識的趙翼，也因此結識了殷悟情女史，關於「悟晴女史」的身世，趙翼作〈石女歌爲翁悟晴（案：《聽秋軒詩集》中作殷悟情）作兼柬佩香〉以贈之<sup>306</sup>，並曾與綺蘭、悟晴同遊焦山，作〈偕佩香悟晴放舟遊焦山詩僧巨超已往會稽是日佩香治具〉<sup>307</sup>，其詩如下：

仙侶同舟泛白蘋，清遊不怕孝然嗔。山成浮嶼環銀浪，人逐凌波步襪塵。  
瘞鶴有銘傳逸史，燒豬無竈款來賓。行廚卻累麻姑具，飫我先腴出網鱗。  
（自注：鱒魚纔出網更鮮）

趙翼將其與綺蘭、悟晴的結伴出遊，比擬爲仙侶同舟，指綺蘭、悟晴爲其心神契合的知己好友，毫不避諱與兩位仕女同遊。而此行綺蘭親具鱒魚款待趙翼，前述及綺蘭邀趙翼茗飲，趙翼因事未至，後綺蘭亦具珍饈侍之。與業師王夢樓年齡相

<sup>304</sup> 《甌北集》卷四十五，頁 1150。

<sup>305</sup> 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已有相關論述，於此不再贅及。

<sup>306</sup> 《甌北集》卷四十三，頁 1073。

<sup>307</sup> 《甌北集》卷四十五，頁 1146。

近的趙翼<sup>308</sup>，在綺蘭的心目中，是個亦師亦友的長者，對待趙翼，綺蘭也像侍奉自己的業師一樣尊敬他。

### 三、謝振定、慶霖

謝振定（1753-1809），字一齋，一字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五十九年（1794），考選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南漕，漕艘阻瓜洲，謝振定禱於神，風轉順漕艘，人稱「謝公風」。

駱綺蘭與謝振定之間的互動多為文學上的往來，從〈和夢樓師寄謝薌泉侍御作〉詩中：「知否王維同讌賞（自注：謂夢樓師），為公久別首頻搔」<sup>309</sup>可知，謝振定與王文治亦有交情，駱綺蘭則於詩中代業師王文治向久別的謝振定表達了關心之情。而綺蘭至茅山禮真，因風雨阻隔，遲遲未歸，王文治邀諸門下弟子及好友作詩寄之<sup>310</sup>，謝振定亦有和作。<sup>311</sup>

駱綺蘭曾作七古一首題謝振定〈金焦玩月圖〉<sup>312</sup>，謝振定也為駱綺蘭所繪〈秋燈課女圖〉寫下題畫詩，詩中以「誰將金管報熊丸」<sup>313</sup>彰顯出駱綺蘭於青燈下辛勞教女的賢母形象。

嘉慶元年（1796）春，駱綺蘭作〈春日感懷〉：「他生今世總茫茫，空望蓬山萬里長。好夢何堪驚夜雨，愁人最怕見春光。髮凋漸覺金釵重，腰減羞將玉尺量。雲液朝朝和露飲，幾時歸到白雲鄉。」<sup>314</sup>抒發自己日漸衰老，每見春光更發愁的心緒，內心冀望能早日飛天成仙，了結塵緣，詩中帶有濃重的傷春之感。謝振定作

<sup>308</sup> 王文治生年 1730 年，趙翼生年 1727 年，兩人年齡僅差三歲。

<sup>30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1。

<sup>310</sup> 王文治：〈佩香女弟子茅山禮真未歸連日風雨特甚作詩寄之并邀諸弟子同作〉，《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7。

<sup>311</sup> 謝振定：「為訪茅君住翠微，漫天風雨惜花飛。靈芝好供先生饌，割得乖龍左耳歸。」《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9。

<sup>312</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5。

<sup>313</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5。

<sup>31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7。

和詩一首〈佩香夫人見示春日偶成之作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依韻奉答〉<sup>315</sup>，詩云：

萬里蓬萊總渺茫，春遊正喜日初長。真仙自古尊西母，頑石由來愧夜光。  
逝水生涯嗟荏苒，遊山事業費商量。不須感慨塵中劫，見說三茅是舊鄉。

謝振定以文友的身份，作詩鼓勵、開導綺蘭，美好的春日正是出遊的最佳時機，雖然年華似水流，青春時光不斷地消逝，「不須感慨塵中劫，見說三茅是舊鄉」，綺蘭的故鄉句曲山<sup>316</sup>，相傳是西漢景帝時，茅盈、茅固、茅衷三人得道成仙之地，在道教中，它被列為第八洞天 and 第一福地，為一仙山。謝振定指出駱綺蘭和三茅君同鄉的地緣關係，不正是暗喻了冥冥之中的仙緣嗎？

慶霖，字伯蒼，號晴村，章佳氏，滿州正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sup>317</sup>第五子。曾官粵東，嘉慶四年（1799）夏移鎮福州。

嘉慶三年（1798）慶霖路過京口訪駱綺蘭，並贈所題〈秋燈課女圖〉詩，但由於《聽秋軒贈言》於嘉慶元年十月出版，故此詩並未收錄於其中。為了感謝慶霖的題贈，駱綺蘭作詩〈初冬慶晴村世叔過鎮見贈題秋燈課女圖賦詩誌謝即用原韻三首〉以表謝意。

《聽秋軒詩集》中收錄與慶霖相關的詩作，如〈晴村世叔寫春蘭見寄并係以詩次韻奉謝二首〉、〈仿晴村世叔春蘭小幅并成五言一首再寄〉、〈晴村世叔見贈佳硯以詩奉謝〉、〈題晴村世叔瑞果圖三首〉、〈己未夏五月晴村世叔移鎮福州道出京江枉駕小軒別後惠書數次并示遊山之什今於辛酉春入 觀賦詩奉送兼寄樹齋世叔四首〉、〈奉和晴村世叔閩中留別元韻二首〉之詩題可知，由於駱綺蘭亦擅丹青，工

<sup>315</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17。

<sup>316</sup> 相傳漢景帝時，茅盈曾偕弟茅固、茅衷隱居於此，而後成仙，因此句曲山又名茅山、良常山、三茅山。

<sup>317</sup> 尹繼善（1696-1771），字元長，號望山，章佳氏，滿州鑲黃旗人，大學士尹泰子。雍正元年（1723）進士，入翰林院，出使廣東，手誅廣東布政使官達、按察使方原瑛，一日之內連晉六級。雍正六年（1728）出任江南巡撫。乾隆十三年（1748年）協辦大學士，乾隆二十九年（1754年）文華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八任總督，曾任四任兩江總督，前後長達三十年，初任時只有三十歲，人稱呼「小尹」；第四次出任兩江總督長達十一年，兩江是鹽務之鄉，有大量的稅收，是清朝經濟主要來源，可見朝廷對其倚重。著有《尹文端公集》。

繪事，故慶霖以自己親筆所繪的〈春蘭〉圖相貽，亦曾贈予佳硯，「乃知紫琅玕，置几方貼妥。先生何處得，竟以持贈我。」<sup>318</sup>得此厚禮的綺蘭，慎重其事的將其置於案上。嘉慶己未四年（1799）夏，慶霖移鎮福州途中，路經京口，親過聽秋軒，與駱綺蘭會晤，別後兩人互有書信往來，慶霖並於書信中與綺蘭分享他的記遊之作。

綜言之，在交遊型態方面，駱綺蘭並不僅限於家族或閨闈之中，她同時拜袁枚、王文治、王昶為師，積極參與文人社交圈的文學活動，更藉由三位老師的揄揚推薦，更加拓展了自己的交遊範圍，和當時知名文人曾燠、趙翼等接觸頻繁，她詩才敏捷，分題賦詠，往往先成，頗受諸名士之矚目，在文人圈中頗有名氣和口碑，她的生活型態是由詩文贈答、登山臨水、探幽訪勝、敲棋撫琴、展紙書畫等風雅活動所構築而成，實際上和男性文人的生活方式不無許多共通之處，即便面對諸多衛道人士的嚴厲指責，她亦是光明磊落毫不退縮，言語鏗鏘有力的給予反駁，其自信積極的態度與交遊型態，在清代女作家群中展現其特殊性。

---

<sup>318</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1。

## 第四章 《聽秋軒詩集》中的思想情感

綜觀駱綺蘭《聽秋軒詩集》，細究其內容，其實充滿著哀怨淒婉的秋聲。駱綺蘭的業師王昶，曾在其新屋「聽秋軒」落成時，親作〈駱佩香聽秋軒記〉一文以贈之，文中說明以「聽秋」之名命其軒的意涵，中云：「佩香以穠李之年，矢柏舟之志，青鐙綺袂，用詩畫自遣者凡十餘年，故榜其室曰聽秋。」<sup>1</sup>而「聽秋」之名則出自於曾燠所作〈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一詩：「一燈雙影瘦伶俜，窗外秋聲不可聽。」<sup>2</sup>詩中則道出了這位青年守寡，夜課孤女的傷心人內心淒涼寂寞之處，綺蘭心有所觸，故將居所名爲「聽秋軒」。在失偶後的孀居生活中，作詩吟詠變成了駱綺蘭心靈上的寄託。守節之苦，以及艱難的生存處境，「所處秋境也，所得秋氣也，所蘊秋心也。」<sup>3</sup>使得詩人在作品中不時流露出「未亡人」的孤獨淒涼之感，故自己的創作是處於微茫哀怨的心理情態下完成，其作品亦命名爲《聽秋軒詩集》。

文學作品的內容來自作家心靈活動的呈現，是作者意識的純粹體現，因而駱綺蘭詩歌中滲透著的幽怨哀愁，蒼茫秋氣之感，是她的個人遭遇及自身精神氣質交織而成的。駱綺蘭的作品除了純文學的價值之外，還包含了深厚的生命意蘊，它傳達出一個清乾嘉時期江南地區的寡婦詩人對生命、際遇，對女性、貞節，以及自我價值的態度與思考。這些態度與思考包蘊在文學作品當中，同時又超越了文學的外在形式。本章將探討駱綺蘭《聽秋軒詩集》裡所展示的思想與情感，作一彙整，並展開論述。

<sup>1</sup> 王昶：〈駱佩香聽秋軒記〉，《春融堂集》卷四十七，頁 15。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53。

<sup>2</sup> 《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6。

<sup>3</sup> 王昶：〈駱佩香聽秋軒記〉，《春融堂集》卷四十七，頁 15。



## 第一節 嫠婦之音——哀怨淒涼的生存感受

以女性為題材，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內容，其呈現了婦女的命運與心靈，塑造了不同身份的婦女形象，當中寡婦的苦痛與孤獨因具有濃重的感傷色彩，歷來也成為文人關注的文學主題之一。然而，文本中的寡婦形象多半為男性文人所創作的，屬於擬作的代言體文學，例如著名的曹丕〈寡婦賦〉、潘岳〈寡婦賦〉……等，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這些文人之所以書寫此類的代言體文學，或因出於對寡婦孤苦無依處境的同情與憐憫，但有時言在此意在彼，乃文人的自我投射，寄託自身感遇並抒發懷才不遇的牢騷。

在明清時期出現大量的女性詩人中，寡婦占了極大的比例，比起男性文人在撰寫女性心理及生活情境的單方面壟斷，寡婦詩人更真實真切地表達並展示了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們也從而傾聽到這一群內心淒清絕冷的寡婦詩人內心真正的聲音。

### 一、飄零無依之苦

孫康宜於〈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一文中試圖以「女性聲音」的角度來概括出明清寡婦詩人作品的若干特徵，從而闡釋文學傳統與女性個人風格的相互關係，她說：「在明清的薄命才女中，寡婦詩人是最痛苦、孤獨的一群，所以她們的文學成就也最大。她們大多在年輕時就遭遇到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孤寡困境。對於一個傳統的女人來說，失去丈夫就是失去依靠與認同，總是不免有一種無家感（homelessness）。」<sup>4</sup>，因為喪夫後的女子，無論住在夫家，或是歸住母家，她就像是一個多餘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歸屬，不由得心生漂泊零丁之感。

<sup>4</sup> 孫康宜：〈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4月），頁87。

面對生命的困逆，駱綺蘭總是展現堅強獨當的一面，然其內心深處自有脆弱無助的時刻。在堅守著社會給予的傳統規範以及自我的婦德嚴格要求之下，守節寡婦失去丈夫以及膝下無子那無所附屬的身世飄零之感，亦流露在她的詩作之中，如駱綺蘭作〈送簡齋師歸金陵〉<sup>5</sup>二詩表達對袁枚的歸去感到不捨，又以袁枚雖世居錢塘，然因官於江寧而占籍之事，從而抒發自己亦久寓他鄉之感。其中第二首自注：「余家本金陵，今僑寓京口」，可知綺蘭感傷自己「頻年漂泊」<sup>6</sup>，無所為依。

又如〈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詩中：「昔居廣陵年三十，蓬梗飄零到今日」<sup>7</sup>詩人以「孤蓬飄零」喻己。「蓬」，即為「蓬蒿」，於秋天枯萎時，常為風所拔起，因而「孤蓬」在古詩詞中常用以比喻離散而獨自一人，如李白〈送友人〉：「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sup>8</sup>，或許在綺蘭的心境上，不只是居所遷移，必須寓居他地的離鄉之苦；喪夫亦無子嗣的她，命運似乎也像隨風揚起的孤蓬一般，獨自一人四處離散，終究無所歸依。

再如〈留別諸親二首〉<sup>9</sup>，此乃綺蘭返金陵掃先姑墓後，即將歸京口時留別諸親友之作，詩云：

諸親含淚挽行車，憐我孤身到海涯。不用丁寧多囑別，詩人從古慣離家。

(其一)

白雲紅樹繞征車，此別天涯復水涯。莫怪匆匆分手疾，可知故國已無家。

(其二)

臨行前，親友們含淚替綺蘭送行，為之不捨，「憐我孤身到海涯」憫其飄零孤苦，

<sup>5</sup>《聽秋軒詩集》卷二，頁3。

<sup>6</sup>〈送簡齋師歸金陵〉其二：「頻年漂泊竟何依，閒煞江鄉舊釣磯。若問昔時春燕子，隨園今日是烏衣（自注：余家本金陵，今僑寓京口）。」《聽秋軒詩集》卷二，頁3。

<sup>7</sup>《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sup>8</sup>唐·李白：〈送友人〉。收於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177，（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804。

<sup>9</sup>《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6。

但或許不願親友們爲她操心掛念，綺蘭於詩作中表現出她的堅強自持，「不用丁寧多囑別，詩人從古慣離家」她爲自己形塑出「詩人」的形象，與自古中國文人懷志離鄉求宦的際遇相重疊，藉此寬慰內心臨別多感的愁緒。而夫家金陵，自古乃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之故都，第二首詩作中：「莫怪匆匆分手疾，可知故國已無家」中，更是將家、國的形象相疊合，當時靡麗繁華的金陵古都已消逝，如同與丈夫間歡樂幸福的生活已不復存在一樣，自此「天涯復水涯」，詩人在金陵早已無家可留，逝去的過往，亦僅能於心中憑弔，感傷緬懷。

乾隆六十年（1795），駱綺蘭年四十，於九月五日渡江至揚州平山堂探菊，回憶從前寓居揚州之時年方三十，迄今恰是十載光景，「滿目秋光飛木葉，飄零十載又重陽」<sup>10</sup>，十年的歲月無息流逝，自己仍是寓居他所的飄零客。而詩人在其下榻的客舍寫下〈廣陵客舍偶成六首〉，各以〈秋客〉、〈秋窗〉、〈秋月〉、〈秋鶯〉、〈秋蝶〉、〈秋鴻〉爲題，其中〈秋客〉詩云：「十載異鄉人，飄零只一身。逢花作知己，骨肉有誰親。」<sup>11</sup>同樣抒發了十年以異鄉爲家，孤身漂泊的心情，家族零落凋蔽，已無至親骨肉的詩人，也只能將花作知己，對其吐露心聲。因而在悠長的秋色中，看到落單的蝶兒時，詩人投射了自己的心境，其〈秋蝶〉詩云：「秋亭依小山，秋花開老圃。迢迢秋色中，飄零吾與汝。」<sup>12</sup>想牠應是一隻找不到伴的蝶，孤單的四處尋覓，如同自己飄零的命運一般。

每逢寒食節，丈夫早逝又無子嗣的綺蘭，必須獨自一人返回金陵掃翁姑之墓，令她清楚的意識到自己的「未亡人」身份，因而觸發孤獨無依之感。乾隆六十年（1795）秋，生活窮窘的綺蘭典衣賣裙後，才湊足旅費返鄉掃墓，詩集有首〈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便是詩人的感發之作，詩云：

歸裝典盡舊衫裙，孤棹沿江撥浪紋。曉夢未離京口樹，愁心先挂白門雲。

<sup>1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2。

<sup>11</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3。

<sup>1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4。

身經飄泊年來慣，事到淒涼地下聞。從此青山寒食節，只餘孀婦拜荒墳。<sup>13</sup>

寓居京口的駱綺蘭，一早便啓程，孤身登船，望著江面泛起的浪紋，愁緒卻早已飄向白門，而「京口」與「白門」，一是寓居之所，一是夫家所在，兩個地名的並列，對應的是她無所依靠、幾經飄泊的命運。既貧且孤，孀婦的淒涼遭遇，想必九泉之下的亡夫和先姑，也有所知聞，而自己所能做的，也僅是此後每年寒食節，代夫盡孝來祭拜先人之墳。詩人使用「孤」、「愁」、「淒涼」、「荒」等字眼，在詩中延展出內心幽冷淒苦之感。

嘉慶二年（1797），得知遠赴曹州歸依三伯舅龔雲若<sup>14</sup>，卻因而客死他鄉的舅翁龔如山，靈柩滯外無法返鄉歸葬已逾三年，綺蘭內心十分煎熬，雖然她的狀況是「饔飧苦難繼，茅屋僅數椽」<sup>15</sup>，但仍「典衣復賣書，經營得幾錢。急募奴子去，扶將旅櫬旋。」<sup>16</sup>典當了衣物及書籍，好不容易籌措了足夠的經費，希望能盡快將舅翁的靈柩歸里安葬，爲的是能「上安舅魂魄，下慰夫九泉」。<sup>17</sup>

在幾番波折後，終於順利將舅翁靈柩返鄉營葬，在〈自曹州移先舅柩歸誌感三首〉其中<sup>18</sup>，綺蘭寫下了她的感觸，詩云：

昔送扁舟行，今迎一棺至。預備馬鬣封，早卜牛眠地。於彼棲霞山，蜿蜒鍾靈氣。同穴有先姑，吾夫附其次。知翁夜臺中，團圞酬夙契。麻衣皓如雪，負土還和淚。難營華表高，但樹松柏翠。一陌紙錢燒，一盂麥飯祭。自憐孀居人，上塚復幾歲。

「蜿蜒鍾靈氣」的棲霞山，是先姑及亡夫的安葬之地。葬柩的那天，風雨驟降，

<sup>13</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5。

<sup>14</sup> 龔如璋，江蘇江寧人，一字梧生，號雲若，中進士後，改名孫枝。乾隆壬申十七年（1752）舉人，官曹州知府，工書畫，好劍舞，善射，曉天文，壽八十餘。

<sup>15</sup> 〈自曹州移先舅柩歸誌感三首〉其一，《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9。

<sup>16</sup> 同前註。

<sup>17</sup> 同前註。

<sup>18</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9。

似映詩人哀戚之心，〈葬柩遇雨〉詩云<sup>19</sup>：

地豈牛眠吉，魂應化鶴迴。颯然風雨降，似鑒此心哀。松逕飄紅淚，麻裙掃綠苔。明年寒食節，除我更誰來。

身披麻衣，親樹松柏，燒紙錢、祭麥飯，掃綠苔，而明年的寒食節，詩人仍是孤身一人來祭墳，可憐自己也已經是個年近半百的孀居人，像這樣年年來上塚祭拜，還能有幾年的機會呢？

以上三首掃墓葬柩的感懷之作「從此青山寒食節，只餘孀婦拜荒墳」<sup>20</sup>、「明年寒食節，除我更誰來」<sup>21</sup>、「自憐孀居人，上塚復幾歲」<sup>22</sup>，詩人在詩末表達的是「年年祭墳，除我尚有誰」的慨嘆，夫家親人一一離去，她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剩餘的人，被遺棄了，被拋下了，除了守寡之苦外，「廿年甘苦飽經嘗，自恨無兒淚幾行」<sup>23</sup>、「歎我無兒奈老何」<sup>24</sup>，孀婦更悲膝下無子，雖自傷顛沛，卻無枝可棲。因而在駱綺蘭的養女即將出嫁前夕，她寫下〈嫁女詞五首〉，詩中除了不捨女兒出嫁的心情外，當中第四首更道出希望女兒早日生子，莫重複自己零丁孤苦的命運，其詩如下：

辛苦髻年總備嘗，漚麻汲井又縫裳。願兒早佩宜男草，莫更零丁似阿娘。<sup>25</sup>

再如〈題汪心農南園春色圖兼寄碧珠意珠二姬人〉詩中有云<sup>26</sup>：「羨汝慧齊福亦齊，玳瑁雙栖天所賜」稱汪心農<sup>27</sup>福慧雙齊，得二妾朱意珠<sup>28</sup>、王碧珠<sup>29</sup>，不僅聰慧有

<sup>19</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0。

<sup>2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5。

<sup>2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20。

<sup>22</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9。

<sup>23</sup> 〈和石雲叔祖見贈原韻四首〉其四，《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7。

<sup>24</sup> 〈春暮幽蘭三妹契蘭四妹招遊莫愁湖疊前韻荅友姪女史〉，《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7。

<sup>25</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

<sup>26</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5。

<sup>27</sup> 汪穀（1754-1821），字琴田，號心農，安徽休寧人，後居吳門，居所名「試硯齋」，清代收藏家，

才，兼擅書畫<sup>30</sup>，此〈南園春色圖〉即爲其所作。然詩又云：「我如獨鶴常孤鳴，援筆題詩轉增媿。」喪偶的自己，如同獨鶴一般，形單影隻，只能發出哀怨的孤鳴之聲，「援筆題詩轉增媿」更是透露出詩人認定自己「福因才折」的宿命。

此外，心思細膩的詩人感於花落之作〈落花又四首〉<sup>31</sup>：

攜鋤春樹下，白骨葬黃沙。天留儂命久，歲歲酬殘花。(其三)

紫燕飛向西，伯勞飛向東。迢迢離別恨，盡在落花中。(其四)

多情善感的詩人在面對落花點點時，因而興起「無計護紅顏」的無奈之感<sup>32</sup>，「攜鋤春樹下，白骨葬黃沙。」就像黛玉的葬花之舉，在黃土前憑弔一片殘紅，「天留儂命久，歲歲酬殘花」，將自我與物象間進行同形同構的比照，也不禁根觸自己「未亡人」的身分，和丈夫就像伯勞飛燕般，一則向東，一則往西，那迢迢的別離之恨，不是天各一方，而是人世與黃泉的天人永隔，也是無力可回天的事實，心彷彿落花般枯槁，日漸凋零，除了深埋地底，亦不知該歸向何處。

## 二、懷鄉憶舊之思

憶舊、追念過往美好時光，是漂泊在外的人們極複雜、卻又是最動人的情感表現。從兒時故鄉句曲茅山、夫家金陵、與夫移居揚州、再遷至京口，一直以來，居所的不斷遷徙，始終讓駱綺蘭的心中有種似轉蓬不定的飄零之感。而在她的作品中，呈現出較多對過往追憶懷想的故居，並非是連結了童年和少女時期記憶的

---

其妾朱意珠、王碧珠皆爲袁枚女弟子。

<sup>28</sup> 朱意珠，字寶才，江蘇蘇州人，爲汪心農側室，袁枚女弟子之一。

<sup>29</sup> 王碧珠，字綰仙，江蘇蘇州人，爲汪心農側室，袁枚女弟子之一。

<sup>30</sup> 〈題汪心農南園春色圖兼寄碧珠意珠二姬人〉自注：「心農納二姬人，一碧珠一意珠，皆學書於夢樓師。聰慧過人，此南園圖所由作也。」，卷三，頁15。

<sup>3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1。

<sup>32</sup> 〈落花又四首〉其二，《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1。

兒時生長之地，而是與亡夫卜居三年的揚州故宅。揚州故宅，意謂著的是承載舊日夫妻之間擁有的浪漫、美好、以及溫馨時光，或許是自己孤寡的命運與未亡人的身份，駱綺蘭對此的眷戀，更甚於對原鄉的兒時回憶，如〈重過揚州舊宅二首〉

33：

維舟重到綠楊城，門巷蕭條轉眼更。鄰嫗相逢應識我，隔牆曾聽讀書聲。

（其一）

曾將粧閣作詩壇，每日聯吟到夜闌。十二年前題壁句，一時和淚拂塵看。

（其二）

詩人重回揚州故宅，眼見門巷蕭條零落，早已不復過往，心中不免悵然感慨，回憶起曾與亡夫兩人「徹夜聯吟不忍眠」<sup>34</sup>、「每日聯吟到夜闌」唱和不倦的景象，若鄰居婦人見到自己應該會有印象，因為她曾隔著牆，聽聞琅琅的讀書聲，而今看來斑剝染塵的題壁詩句，將逝去的美好片段復現在現在的時段中，使得詩人悲從中來，淚流滿面。又如〈暮春過揚州故宅〉<sup>35</sup>：

書樓一別已三年，此日重來意愴然。唯有階前兩梅樹，重重青葉夕陽邊。

一般女子用來妝扮面容的粧臺以及活動的閨閣，在詩人眼中是曾經和丈夫吟詠和詩的書樓，載滿的是往日夫唱婦隨的歡樂，如今思來，如真似幻，恍如一夢，唯一見證的是階前的兩棵梅樹，兀自立於夕陽邊，詩末留下的是詩人的悵悵之感。

人在鄉思最烈之際，往往正是處境不佳、孤寂繞心之時。人窮則反本，此刻精神上也不由自主地轉向昔日美好追憶中尋覓慰藉。純淨化了的舊懷鄉思由是頓

<sup>3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6。

<sup>34</sup> 〈過金陵道中見客店壁上舊作感而有作仍用前韻〉，《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1。

<sup>35</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1。

然而至。<sup>36</sup>乾隆六十年（1795）春，綺蘭應左畹鄉夫人之招，抱病渡江前往揚州觀賞芍藥盛開之景，偶過故宅，見之蒼涼，不由得憶起往事，因而棖觸愁緒，便賦詩四章，撫今追昔，列舉二首如下：

久臥閒閨思寂寥，渡江偶赴左芬招。揚帆破浪心雖怯，扶病看花興轉饒。  
邗水離家無百里，春風待我只三朝。無端棖觸當年事，愁緒悠揚柳共搖。<sup>37</sup>

（其一）

少時舊宅喜重過，門巷沈沈長薜蘿。近水樓仍紅檻小，出牆柳已綠蔭多。  
侍兒結伴隨蜂戲，鄰女分題剪燭哦。此景思量疑夢裏，鬢絲蕭瑟更如何。<sup>38</sup>

（其二）

當時她與丈夫龔世治移居揚州的那三年，未與翁姑同住，少了侍奉長輩的壓力與身為媳婦的責任，亦無生計上的壓力，兩人過著共同吟詠的文人式生活。「侍兒結伴隨蜂戲，鄰女分題剪燭哦」看著侍女們追逐蜂蝶，花間嬉戲，或偶與鄰家女伴夜晚聚談，分題吟哦，「憶昨移家邗上時，少年樂事花應知」<sup>39</sup>，那是一段短暫卻甜美如夢的歲月，也因而成了駱綺蘭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回憶。詩人以「夢」喻之，更渲染出她對於這段記憶的眷戀，也顯示了美好過往的不可回復性與虛幻性，故居殘破蕭條的景物，將是她永遠的鄉愁。

### 三、韶華流逝之悲

人類與自然息息相關，因而自然界的變化總會引起人們情緒上的波動。古代

<sup>36</sup>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月），頁247。

<sup>37</sup> 〈立夏前三日余方小病習靜閨中適左畹鄉夫人聞揚州芍藥盛開邀余同往余力疾渡江賞名花之綺麗感故宅之蒼涼撫今追昔情動於懷賦詩四章聊以誌慨并呈畹鄉〉，《聽秋軒詩集》卷四，頁3。

<sup>38</sup> 同前註。

<sup>39</sup> 〈筱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女性的生活空間極為狹隘，侷限於閨閣之中。即使近年來有學者研究發現，明、清兩代，閨秀詩媛們談文論藝的社交圈，可由家族親友為中心，甚至發展到超出親屬與地緣關係的範圍<sup>40</sup>，但繡樓、閨房、庭院仍為其有形的圍欄，因而閨秀們的視角多以閨房為軸心向外輻射，越過窗櫺，或徘徊於香徑小園之中，舉目所見盡是季節的遞嬗流轉與自然景物的細微變化，皆能觸動她們敏感易愁的心靈。

然而由大自然的生命律動聯想到人生自我，進而把自然中生機勃勃的大好春光與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情愛、事業理想作比照。陽春美景悅目宜人，而觀照者自身卻恰恰缺乏賞美條件，或愛情失意、或事業受挫、壯志難酬。美好的自我本質竟被無情的現實所否定或得不到應有的肯定，於是外在的觀照就強烈地撼動了人的內心，使其哀痛、催其怨恚、促其深省，將對自然景物強烈的愛轉化為對社會人生殘酷無情的深沈的恨。<sup>41</sup>是故，駱綺蘭這位命途多蹇的女詩人，人生經驗讓她體悟到生命中自有無法承受與擺脫的傷痛，因此面對早春、初春時繁花似錦、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時，她反生愁思，從中透析出的是繁華表象之下掩飾不住的衰敗，濃重色彩背後的蒼白，試看〈早春即事〉<sup>42</sup>：

細雨濕枝頭，聽鶯乍倚樓。煙花無限好，故故惹新愁。青鬢經年改，朱顏暗裏休。春光似春水，都向夢中流。(其一)

風煖草懷新，偏逢病裏春。嶺梅紅已綻，溪水綠將勻。牕啟無來蝶，帆開有去人。迎春與餞臘，歲歲獨傷神。(其二)

在「煙花無限好」的繁麗春景中，卻惹來詩人無限的愁緒，「青鬢經年改，朱顏暗裏休」歲月不停的流逝，改變了朱顏，經年催鬢白。在新綠初發，風和日暖的大

<sup>40</sup> 參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五、六章內容。

<sup>41</sup>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月），頁175。

<sup>4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

好時光中，詩人卻為病所累，年復一年，四季迴旋不息，而青春只能在迎春餞臘之中無聲消磨，悄然逝去。綜觀全詩，充斥的是無限春光中陡然生出的衰颯之感，韶光不再的濃重悲怨情緒。又〈除夕立春二首〉第二首中云：「春來何事太匆匆，催得青絲白幾叢」<sup>43</sup>，亦是感傷年華逝去的無可奈何。再看〈春日感懷〉一詩<sup>44</sup>：

他生今世總茫茫，空望蓬山萬里長。好夢何堪驚夜雨，愁人最怕見春光。  
髮凋漸覺金釵重，腰減羞將玉尺量。雲液朝朝和露飲，幾時歸到白雲鄉。

駱綺蘭於詩中以「髮凋」、「腰減」等身體部位的改變，來暗喻自己因年華消逝而漸蒼老消瘦，「好夢何堪驚夜雨，愁人最怕見春光」，「夢境」無非是她作為規避現實的精神家園。在夢境中，可以免於時間流逝的恐懼，怎料夜雨驚醒一夜好夢，醒來乍見春光，回到現實世界裡，彷彿提醒詩人，歲月還是無止息的流動，使得愁更添愁。這首詩雖然與上述〈早春即事〉詩作同樣是因春日而有所感發的作品，詩人卻在詩中加入了「慕仙」的元素，所謂天上一日，人間百年，凡界與仙界的時間尺度是完全不同的觀念，凡人是必須在時間裡衰老和死亡的；仙人之所以能夠不死，是因為他們能夠擺脫凡人世間的時間控制，因而「髮凋」、「腰減」的詩人，也只能朝朝將酒和玉露，冀望直升仙界，擺脫凡人之苦。因悲年華無情消逝，故冀望成仙以求解脫。

#### 四、孤高自潔之懷

在中國的宗法制度下，貞節觀念不斷地被強化且內化於每一位深受禮教規範浸潤的女子心中。自古以來，不少女子以殉夫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為夫守貞的節烈。

<sup>43</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2。

<sup>4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7。

清代非常重視旌表貞節，制度是歷史上最完備的。<sup>45</sup>在旌表隊伍中，紳衿之家的女子所占比例很大，這一方面與家庭的政治經濟實力、政府的著意偏袒有關，但不可否認，她們受到的傳統道德薰染與社會、家庭給予的束縛，確實也較普通小民要大得多。<sup>46</sup>身為世家大族之後，受過傳統女教的駱綺蘭，選擇了走上守寡這條艱難的路，青春年華自此消磨在枯槁寂寥的漫長歲月中，但即使如此，她崇高的自尊和堅強灑脫的個性，使她轉而以一種孤高自潔的情懷，去超越現實生活的苦痛，支撐她面對現實生活的磨難，因而在精神的層次上求得另一種形式的補償，如〈秋閨二首〉<sup>47</sup>：

蕉陰梧葉響蕭蕭，一卷金經伴寂寥。何必窗前有明月，秋燈自愛坐深宵。

（其一）

人間離合飽曾經，天上花開也易零。玉露金風等閑度，更無情緒看雙星。

（其二）

詩中充滿了秋愁的蕭索之意，芭蕉、梧桐，一葉葉，一聲聲，在寂寥中獨坐繙經的詩人，卻沒有被孤獨淹沒，「何必窗前有明月，秋燈自愛坐深宵」是綺蘭特有的堅強和灑脫，她不願自己是一個沉淪在寂寞空虛中的消極者，在飽經百般風霜和人生的悲歡離合之後，她深深體會到「天上花開也易零」，於是看淡了人間情愛，自此不再對幸福及人生的圓滿抱有奢望，又如〈秋夜對月〉云：「自是姮娥孤處慣，秋來倍顯玉精神」<sup>48</sup>，詩中雖不免有著悲秋孤寂的淡淡愁緒，但仍顯示了綺蘭欲超越苦難的堅強和豁達。

在詩集〈女遊仙詩〉二十首的組詩中，第十四首云<sup>49</sup>：

<sup>45</sup>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110。

<sup>46</sup>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8月），頁417。

<sup>4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4。

<sup>48</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1。

<sup>49</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3。

女伴桃源鎮日閑，無端漁父叩仙關。從今牢鎖東流水，不送飛花到人間。

詩人將陶淵明筆下純樸寧靜的世外桃源典故喻爲人間仙境，寫出桃源女仙在漁父無端闖入後，便牢鎖東流水，自此「不送飛花到人間」。雖是寫女仙，但亦是駱綺蘭表白自己心如止水，亦不願再受塵俗人事之擾的心志。

駱綺蘭還藉著詠桃來昭示自己的心志和潔身自愛的操守，如詠〈白桃花〉<sup>50</sup>：

素質明流水，瑤英漾月光。秦人如解種，應不引漁郎。

第一二句描述在月光下隨著流水搖漾的白桃花，是那麼的素質清雅，詩人既寫出了花的特性及意韻，其幽潔自持的姿態更是詩人品格的最佳寫照。另外在〈自題畫桃〉中，詩人寫道：

寒齋日淡不成暄，偶寫春風憶故園。一自捕魚人去後，至今深鎖武陵源。<sup>51</sup>

武陵源的桃花是脫塵僻世而高潔的，自丈夫亡故後，駱綺蘭將自己的心深鎖，如同武陵源裡的桃花般，孤清自賞，再也不留痕給凡俗浮華的紅塵世界了。居孀守寡的詩人透過題詠畫桃之作，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孤高自潔的心志。

詩集卷四〈趙忠毅公鐵如意歌〉，駱綺蘭詩中所詠者乃明末忠臣趙南星。趙南星（1550-1627），字夢白，號儕鶴，別號清都散客，河北高邑縣人，官至吏部尚書。他爲官清正廉明，剛直不阿，嫉惡如仇，一生致力於澄清吏治，勇於同邪惡勢力鬥爭，曾三次入朝，又三次遭貶，最終被閹黨魏忠賢矯旨發配，客死戍所。世以趙南星、鄒元標、顧憲成稱「東林三君」。崇禎初年，追諡爲「忠毅」，著有《芳茹園樂府》、《趙忠毅公集》、《味檠齋文集》、《史韻》、《學庸正說》等。綺蘭藉著

<sup>5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2。

<sup>5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4。

詠趙忠毅公的爲人、事蹟，表達自己孀居後，選擇守節的堅貞之心，全詩如下：

處士如處女，忠臣如節婦。歲寒松柏挺孤姿，可憐不得承春露。人生但願  
為良臣，君臣一德和民神。譬如洛陽對門女，鸞幃隨唱終其身。若欲孤高  
見節義，乃是我生之不辰。趙公生當明末業，奸臣竟把王章蔑。憤身一擊  
無奈何，如意與心皆是鐵。此如節婦遭侵凌，毀容斷髮全其身。不辭淚血  
流成海，那顧玉樹摧為薪。嗚呼趙公如意執在手，奸雄魂魄喪如狗。官職  
身家俱敝帚，唯有清名傳不朽。<sup>52</sup>

詩作前四句直語「處士如處女，忠臣如節婦。歲寒松柏挺孤姿，可憐不得承春露。」忠臣如同節婦一般，他們的遭遇，就好比松柏處於歲寒的凜冽環境中，即使「不得承春露」，卻依舊「挺孤姿」，面對諸多艱險的拂逆之遇，仍是一身的傲骨與韌勁，是最堅強的君子。詩人在一開頭便將「處士」與「處女」、「忠臣」與「節婦」作了對等的比附，下一句「人生但願為良臣」，更是暗喻了自己堅持孀居守節的不悔抉擇。接下來的「譬如洛陽對門女，鸞幃隨唱終其身。若欲孤高見節義，乃是我生之不辰。」則是運用王維〈洛陽女兒行〉的典故，對比洛陽女與其夫婿終身隨唱的美滿生活，而自己雖然在孤絕的環境下得以堅守節義，卻是「生之不辰」的命運，怎可奈何？「憤身一擊無奈何，如意與心皆是鐵。此如節婦遭侵凌，毀容斷髮全其身。不辭淚血流成海，那顧玉樹摧為薪。」趙公奮不顧身與奸黨相抗，忠義之心似鐵石堅定不摧，如同節婦遭凌，即使毀容斷髮也要全其身，「心共寒冰凍成鐵」<sup>53</sup>忠臣之殉義，如同貞女之守節，至此，詩人將「貞節之心」提升至與「君臣大義」為同等重要的位置。詩末，「官職身家俱敝帚，唯有清名傳不朽」詩人表明了官職、門第這些外在的條件都比不上贏得身後不朽的「清名」來得珍貴。全詩鏗鏘有力，句句斬釘截鐵，沒有悽愴、沒有自艾自憐，駱綺蘭透過守節而展現

<sup>5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4。

<sup>53</sup> 〈鐵簫吟〉，《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9。

的貞節德行，提高了自我的品格層次，也在精神層面上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慰藉。

## 五、舞文弄墨之悔

喪夫之後，癸癸子立，零丁孤苦的綺蘭，看待自己的際遇，她描述自己的人生時云：「窮年徒矻矻，頗似一韋布」<sup>54</sup>，頻年勞苦不休，好似一韋布般簡陋粗鄙，「我生貧薄相，尚得清淨趣」雖然自我寬慰因為貧苦福薄<sup>55</sup>，反而生活簡單清淨，「自念髫齡時，偏解愛詞賦。上窺秦漢文，下讀唐宋句。……嗇我金滿籩，富我書盈庫。」在經濟上婦女尚未能自主自立的傳統社會中，她苦撐著生計的艱難和日常生活的種種負擔，將作詩吟詠當成心靈的唯一寄託和生活的精神糧食。然而對於「才」與「命」，綺蘭亦有著極為矛盾的想法，她集中精力勤奮讀書，希望藉此提高文才，但內心卻也不免有著「福因才折」的感慨，她認同自古文人感嘆「古來才命兩相妨」<sup>56</sup>、「人生識字憂患始」<sup>57</sup>的說法，其於《聽秋軒贈言》序中自道：

東坡先生云：「人生識字憂患始。」非謂字之不可識，而世人之憂患，每從識字而生也。然東坡以中朝人傑，直道而行，往往為人所排，故不免於憂患。若乃藏身閨閣之中，偶涉縹緲之帙，擬之古人，不過粗辨之無而已。乃遭家不造，夫子先亡，伶俜乏嗣，人生拂逆之遇，一身兼之，因歎東坡之言，未盡出於奮激也。……<sup>58</sup>

相較於「中朝人傑」的東坡先生，自己僅是一介藏身閨閣的女子，偶涉詩書，吟

<sup>54</sup> 〈四十感懷〉，《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1。

<sup>55</sup> 同前註。

<sup>56</sup> 唐·李商隱著，清·朱鶴齡箋注：〈有感〉，《李義山詩集》卷上，（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頁76。

<sup>57</sup> 宋·蘇軾：〈石蒼舒醉墨堂〉，《蘇軾詩集》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36。

<sup>58</sup> 《聽秋軒贈言》序文，頁1。

詠成帙，「清貧半世耽文字，直到如今未入門」<sup>59</sup>亦不過是粗辨之無罷了，然人生卻遭逢拂逆之遇。在徹底的悲劇氛圍中，駱綺蘭深切地意識到自己生命的蒼涼和無奈，是一種掙不脫的宿命，因而喟嘆東坡先生所言，並非僅是一時的激憤之語，而令她深有同感，「一分才折一分福」<sup>60</sup>，不由得興起了「才命相妨」、「聰慧足以折福」的想法。

駱綺蘭曾親繪〈秋燈課女圖〉，以呈現出一個才德兼備的孀婦形象而得到諸多文人的題詠稱讚。在多達六十一名題畫者所作的題贊內容中<sup>61</sup>，除了肯定她貞懿賢淑的風範與青燈課女的行爲外，亦感嘆綺蘭之命途不遂，或因才高命薄，詩勝男兒所致，如陳奉茲：「却因寄語似須知，教女聰明略帶癡。恐是才高能折福，將詩莫又勝男兒。」<sup>62</sup>以及張問陶：「一支斑管太聰明，幾載離鸞痛死生。嬌女他年休學母。誤人始終是才名。」<sup>63</sup>都是將綺蘭的不幸遭遇，歸因於「才名折福」，豫親王世子裕瑞更是直言：「才士多薄命，閨秀良為尤。」<sup>64</sup>歷代有才之士多懷才不遇，難逃薄命的遭遇，更何況是相較之下社會條件更爲苛刻的閨秀！

在〈題左蘭城表弟銀河洗筆圖〉<sup>65</sup>詩中，因聽聞表弟的奇夢，綺蘭亦分享了自己的夢中奇遇，詩中除了勉勵蘭城勤奮力學以自我充實之外，「昨夢杳難追，舊穎漸將禿。綺思深懺除，金經聊反覆。」綺蘭則提到了目前自己的心境，少時耽溺文字，那些綺麗的文思，吟風詠月之作，如今是懺悔並欲摒除的心態，對於詩文創作的熱情也漸減。此外〈春日繡觀音像繡畢吟詩一首〉，詩中有云<sup>66</sup>：

閨房停繡十餘年，香火今朝續舊緣。細摘綠鬟裝寶髻，悞將紅絹當吟牋。

<sup>59</sup> 〈和石雲叔祖見贈原韻四首〉其一，《聽秋軒詩集》卷五，頁8。

<sup>60</sup> 趙翼：〈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聽秋軒贈言》卷一，頁15。

<sup>61</sup> 此六十一名題畫者包含男性文人與閨秀詩人，見《聽秋軒贈言》及《聽秋軒閨中同人集》。

<sup>62</sup> 陳奉茲：〈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其二，《聽秋軒贈言》卷一，頁14。

<sup>63</sup> 張問陶：〈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其二，《聽秋軒贈言》卷一，頁10。

<sup>64</sup> 思元主人：〈題贈聽秋軒主人秋燈課女圖〉，《聽秋軒贈言》卷一，頁1。裕瑞，豫親王世子，字思元。

<sup>6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0。

<sup>66</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7。

「堪笑女兒針黹廢，終年閉閣只繙書」<sup>67</sup>詩人曾不諱言自己對於詩文的熱愛因而荒廢了閨房女紅，如今卻是「悞將紅絹當吟牋」的心態，一個「悞」字，夾雜的是詩人極為複雜的心理，或許是回想自己才高命蹇的人生際遇，不由得歸因於「舞文弄墨之災」、「有才妨命」所導致的悲劇，如此得以自我寬慰，起碼可以減輕精神上的痛苦，找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 第二節 女性意識——一個體價值受漠視的不平塊壘

由於王陽明心學的啓迪，造成明中葉以後思想呈現出澎湃洶湧及不同往昔的風貌，各種思想的解放，社會風氣的改變，衝擊了長久以來的性別桎梏，為女性解脫歷史的束縛，並帶來女性文學新的契機。因而，才女大量湧現，女性意識逐漸覺醒，使得女詩人有著更高遠的眼界與更寬闊的胸襟，開始思考現實處境遠不能滿足自己對於生命的期許，皆源自於自身的性別所囿。

### 一、性別反思與才名意識

駱綺蘭於〈四十感懷〉詩中，不諱言的直道：「人生百年間，世事如朝露。修短盡在天，窮通總隨遇。況受女子身，尺寸謹跬步。苦樂由他人，已復何所與。」<sup>68</sup>雖說人生百年，每個人的際遇各有不同的造化，「幸」或「不幸」，皆繫乎天命，無論「窮困」或「顯達」，自應隨遇而安。駱綺蘭在她四十歲時寫下了這段文字，看似表達自己豁達的心境，卻又吐露出她對既定角色的不平，「女子之身」彷彿牢

<sup>67</sup> 〈和石雲叔祖見贈原韻四首〉其三，《聽秋軒詩集》卷五，頁8。

<sup>68</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1。



鎖般束縛住她的羽翼，「尺寸謹跬步」，致使她素志未能申，壯志未能酬。詩集卷六〈籠鶴〉一詩中：「凌霄曾有志，何意在樊籠。斂翼向霄漢，埋頭臥雨風。」<sup>69</sup> 駱綺蘭藉詠物託其心志，吐露自己曾懷抱著理想，滿懷著凌雲壯志，欲有一番作為，但面對現實環境對女子的屈抑，到頭來，自己何嘗不是像那被囚禁在樊籠中的鶴一般，也只能「斂翼」、「埋頭」，如同中國歷史上諸多懷才不遇的儒士相同的命運，無奈感慨著時不我予。

駱綺蘭曾於〈自題佩香小像〉詩中表示她對以屈原為代表的士大夫群體的嚮往：

庭前種弱蘭，卷簾終日對。幽閑世外姿，妍靜詩中態。無人獨自芳，使我心乎愛。愛之猶不足，折來紉作佩。露氣浥衣襟，清芳飄綬帶。卻憶楚三閭，憂讒身乍退。擷秀蘅皋前，懷芳荔裳內。自慚巾幗儔，敢擬孤忠輩。心竊嚮往之，放眼視前代。微根每歲榮，騷魂千古在。偶立晚風前，恍入飛仙隊。因持一樽酒，遙望瀟湘酌。<sup>70</sup>

駱綺蘭心目中的屈原，有著「擷秀蘅皋前，懷芳荔裳內」的高潔品格，卻遭到讒邪之人的誹謗，乃至於放逐，抑鬱不得志。現實中曾因捍衛女子作詩的正當性，而公開辯駁的駱綺蘭，亦飽受流言紛擾，她意識到自己的不得解脫，等同於屈原的行吟江畔，因為即使是作為士大夫，譬如屈原，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仍不免陷入種種看不見的艱險之中。「自慚巾幗儔，敢擬孤忠輩」，昔人已遠，典型猶在，駱綺蘭雖言性別之限，於此卻超越了性別之囿，她選擇在精神層面上效法屈原，將自己不甘雌伏的騷怨，孤高自潔的情懷，比擬為屈原等「孤忠之輩」，等於將自己的行為、情操，放置於和屈原等「孤忠之輩」相同的高度。雖自慚女子之身，然而在意識層面上，卻暗喻了駱綺蘭與傳統女子相悖的人生追求與角色選擇——她

<sup>69</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8。

<sup>7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8。

不願是一個安於「雌伏」狀態的女子，而是有著高超才華、高潔品格和遠大抱負的詩人、作家。

《左傳》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sup>71</sup>立德、立功、立言即為儒家所謂「三不朽」，也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基本價值觀。然而明清時代，文官制度已經定型化，若不通過科舉考試的途徑，基本上無法實現志業的抱負。對於被摒棄於科舉考試之外的女性而言，她們沒有資格涉及政治，建立事功，「立功」之事自是遙不可及，企求能夠建功立業的憧憬與理想只能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駱綺蘭也僅能以自我嘲諷的口吻吐露心聲，聊以慰之，且看〈自嘲〉<sup>72</sup>：

小年性格愛豪粗，惹得人稱女丈夫。若戴兜鍪向邊塞，恐教麟閣把形圖。

詩人敘述自己年少時，骨子裡就流露出男子般的豪爽性格，大家還戲稱她為女中英傑，倘若自己也能像男子一樣，穿戴鎧甲、頭盔，上沙場奮勇抗敵，必能建功立業。這樣的自我傾吐，正在於她深刻地思考男女角色的不同，感受到性別上的差異，男性在社會上享有特權和優勢，女性卻是受到諸多的限制和約束。

但「癡想」，至少在夢境中可以實現吧？在《夢的解析》一書中，佛洛伊德說：

夢，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荒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義的產物，它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它是一種願望的達成，它可以說是一種清醒狀態精神活動的延續，它是高度錯綜複雜的理智活動的產物。<sup>73</sup>

<sup>71</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088。

<sup>7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1。

<sup>73</sup> 佛洛伊德著，呂俊、高申春、侯向群譯：《夢的解析》第三章，（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6年9月），頁99。

所謂「夢是願望的滿足」<sup>74</sup>，他認為人與白日夢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繫，而白日夢就是一種幻想，是人類放飛心靈的自由所在，幻想產生的動力就是人們未能滿足，未能實現的願望。這種願望及幻想，會依想像者的性別、性格和所處環境的不同而有變化。明清知識女性，最不滿足的就是女性被規定「雌伏」的狀態，極渴望與男人一樣施展才華、建功立業，傳名千秋。歷史傳說中的「巾幗英雄」—花木蘭和秦良玉，其英勇的事蹟，為她們的夢想提供了藍本。駱綺蘭有〈紀夢詩〉八首，第七首便是為自己在夢中塑造了一個橫掃千軍、意氣風發的將領形象，傳達了叱吒戰場、建功立業之嚮往，內容如下：

夢領貔貅隊，櫓槍掃霧霾。師移霆電下，陣是鳥蛇排。關塞抒雄略，雲霄寫壯懷。鐘聲忽催覺，依舊著弓鞋。<sup>75</sup>

詩人在虛擬出的幻想世界中，成了運籌帷幄，舒展雄才大略，壯志干雲，並且率領勇猛將士衝鋒陷陣，豪氣萬千的大將軍，展現出馳騁沙場的銳氣，然而筆鋒一轉，「鐘聲忽催覺，依舊著弓鞋」詩末二句卻揭示了夢醒後驚覺自身仍是足著弓鞋的平凡女子之事實。夢境前後所呈現的強烈對比，彷彿是對詩人「立功癡想」的極大諷刺，語末看似淡然的口吻，已然傳達了詩人有志難伸的感慨。而第三首，描述的則是身變男兒，科場揚名的登科之夢：

夢作青衿客，徵才赴選場。公車走迢遞，文陣吐光芒。瀛署衣更綠，天門榜掛黃。看花騎馬過，十里暗塵香。<sup>76</sup>

唐代女冠詩人魚玄機曾在〈遊崇真觀南樓觀新及第題名處〉詩中云：「自恨羅衣掩

<sup>74</sup> 佛洛伊德著，呂俊、高申春、侯向群譯：《夢的解析》第三章，頁 99。

<sup>75</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2。

<sup>76</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1。

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sup>77</sup>，表達了自己對於男子得以應舉，登科及第的嚮往，也吐露出她對自己性別角色的不滿。在駱綺蘭的〈紀夢詩〉第三首中，詩人變身「青衿客」，即寒窗苦讀，參與科考的士子，終能「瀛署衣更綠，天門榜掛黃」，一舉成名天下知。駱綺蘭在夢境中滿足了自己變成新科進士，金榜題名，騎馬遊街的風光模樣之願望，對照其現實環境，吐露出的是女性不能與男子一起角逐場屋，光耀門楣的遺憾。又〈紀夢詩〉八首，前有序云：

余幼時多奇夢，覺後記忘各半。昔人云夢者，兆也，想也。余之夢多是想所未及，若云兆，則尤無可兆也。暇日取其能憶者，作詩紀之。癡人說夢，還自哂爾。<sup>78</sup>

雖然駱綺蘭在序中直言所紀之事乃「想所未及」，甚至自嘲是「癡人說夢」，但從其中的內容不難看出夢境是她內心苦悶的象徵。也許在「夢」這個生命的邊緣荒漠，駱綺蘭才能展現和找尋自己的真實身份與體驗。夢，多少透露了詩人心靈底層的追求與渴望。

假使「立功」的企盼只是心靈深處潛意識的流露，那麼，「立言」就成了駱綺蘭文學生命的寄托，是她精神價值的體現。「家風本儒素，毀齒即工吟」<sup>79</sup>，駱綺蘭出身「世代業儒」的文學家族<sup>80</sup>，憶及童年「自念髫齡時，偏解愛詞賦。上窺秦漢文，下讀唐宋句。」勤奮不倦的向學態度<sup>81</sup>，學識的積累，及長，則「嗜學研經微，經綸筭其腹」<sup>82</sup>她的詩才，不僅閨閣中有知音，如秦淑榮贊其「文翰清辭兼擅

<sup>77</sup> 唐·魚玄機：〈遊崇真觀南樓觀新及第題名處〉。收於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804，（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9050。案：魚玄機（844-868），字幼微，長安人，性聰慧，好讀書，尤工韻調。及弁為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妬不能容，億遣隸咸宜觀披戴。咸通九年（868），因犯殺婢罪被判處死刑。

<sup>78</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1。

<sup>79</sup> 胡翔雲：〈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23。

<sup>80</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1。

<sup>81</sup> 〈四十感懷〉，《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1。

<sup>82</sup> 江珠：〈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 1。

美，不知誰可比靈花」<sup>83</sup>，江珠稱「下筆驅班謝」<sup>84</sup>，許多男性文人對她亦讚譽有加，如成策譽為「江天秀毓閨中傑，不戴冠巾女丈夫」<sup>85</sup>，潘奕雋曰：「鍾秀及閨閣，秋亭實稱首」<sup>86</sup>，以及趙翼稱：「佩香女史絕世才」<sup>87</sup>。不凡的詩才，讓駱綺蘭對自己有著極高的自信，也產生強烈的求名之心。

因而當傳統觀念宣示著「內言不出於閨」<sup>88</sup>、婦人不宜作詩等信條時，駱綺蘭予以辯駁，她依循著業師袁枚維護女子為詩的思路<sup>89</sup>，提出女性書寫的正當性，三百篇之論證為其辯解憑藉，《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云：

蘭思三百篇中，大半出於婦人之什，〈葛覃〉〈卷耳〉后妃所作，〈采芣〉〈采蘋〉夫人命婦所作，〈雞鳴〉〈昧旦〉士婦所作，使大聖人拘拘焉，以內言不出之義繩之，則早刪而逸之矣，而仍存之於經者何哉？<sup>90</sup>

駱綺蘭認為《詩經》中諸多篇章出自於女子之手，若依「內言不出」的標準，則孔子早應將其刪去，為何仍留存於經典之中？駱綺蘭以此作為論據，對宣稱女子不宜作詩的傳統勢力提出質疑。

然而比起男性文人，女性在從事文學活動時，有很多外在的阻礙因素，《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提到：

女子之詩，其工也，難於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於才士，何也？

<sup>83</sup> 秦淑榮：〈題聽秋軒集二律〉，《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12。

<sup>84</sup> 江珠：〈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卷一，頁1。

<sup>85</sup> 成策：〈題佩香圖〉，《聽秋軒贈言》卷二，頁13。

<sup>86</sup> 潘奕雋：〈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聽秋軒贈言》卷一，頁19。

<sup>87</sup> 趙翼：〈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聽秋軒贈言》卷一，頁15。

<sup>88</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本第十二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二〈曲禮〉上，頁59。

<sup>89</sup> 袁枚：「俗稱女子不宜為詩，陋哉言乎！聖人以〈關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詩。第恐針黹之餘，不暇弄筆墨，而又無人唱和而表章之，則淹沒而不宜者多矣。」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一，頁570。收於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編校點：《袁枚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90</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2。

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淪其性靈；又無山川登覽，以發其才藻。非有賢父兄為之溯源流。分正偽，不能卒其業也。迄于歸後，操井臼，事舅姑，米鹽瑣屑，又往往無暇為之。才士取青紫，登科第，角逐詞場，交遊日廣，又有當代名公巨卿從而揄揚之，其名益赫然照人耳目。至閨秀幸而配風雅之士，相為倡和，自必愛惜而流傳之，不至泯滅。或所遇非人，且不解伊唔為何事，將以詩稿覆醢甕矣。閨秀之傳，難乎不難？<sup>91</sup>

她提到女性創作時所面臨的兩個難題：一是受到生活環境與受教育條件的限制，故難以寫出佳作；二是女性不能參加科舉，在社會交際方面亦受到限制，加上婚後為了盡婦道而無暇從事創作，若是婚姻狀態不佳，所適非人，想要詩名傳世就更是難上加難了。駱綺蘭身為一位女性詩人，對於女性本身欲從事文學創作時的困難，無疑是瞭解透徹的。

在創作的外在條件如此不利的狀況下，駱綺蘭清楚的意識到唯有透過著作的發表、刊刻，才是表現自己，並使聲名流傳的唯一機會。乾隆乙卯六十年（1795），駱綺蘭時年四十，作〈四十感懷〉詩。隔年，即嘉慶丙辰元年（1796），將詩集四卷本付梓刊印。<sup>92</sup>胡翔雲（字黃海）作〈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一詩表稱祝之意，詩云：「閱今四十春，滿奩積佳句。四卷付開雕，寰海待傳布。立言重不朽，此生肯虛度。」<sup>93</sup>道出了駱綺蘭將作品刊刻的立意，以及擔心作品流傳至後世的困難度，若無法藉助詩文，以詩人的身分留名後世，此生即等同虛度。駱綺蘭將這種身為作家的強烈責任感，表現在編輯並出版人才濟濟的女性詩友與自己的詩文唱和集這件事上。收錄在《聽秋軒贈言》裡袁枚寫給駱綺蘭的書信中，也

<sup>91</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1。

<sup>92</sup> 據《聽秋軒詩集》卷四所收最後一首詩〈自題歸道圖四首〉，詩前有序云：「余少時即有學道之願，往往形諸夢寐，塵務蹉跎，忽忽踰四十年矣。今嘉慶元年六月朔日，誓將屏棄人事，悉心歸道，寫圖見志，并係以詩」得知，《聽秋軒詩集》四卷本最早也應該是刊刻於嘉慶元年六月朔日之後。

<sup>93</sup> 胡翔雲：〈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聽秋軒贈言》卷一，頁23。

以「女子之好名，更甚於男子也」<sup>94</sup>來敘述當時女性追求名聲的熱烈想望。

她於嘉慶二年（1797）出版的《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中，提到「毀譽」事件時云：

毀譽之來，頗澹然於胸中，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但結習未除，每當涼月侵簾，焚香默坐，時於遠近閨秀投贈之什，猶記憶不能忘……因哀而輯之，以付梓人，使蚩蚩者知巾幗中未嘗無才子，而其傳則倍難焉。彼輕量人者，得無少所見多所怪也。蘭編是集，既自傷福命不如同人，又竊幸附諸閨秀之後而顯矣。<sup>95</sup>

在序文中，駱綺蘭毫無掩飾地坦承自己的「好名之心」，宣稱對「閨秀之名」的追求，雖云「悔」，然「結習未除」才是真，「蛾眉都有千秋意，肯使遺編付劫塵」<sup>96</sup>她要為「巾幗才子」傳名發聲，以此來駁斥少數人的少見多怪，而女性的作品流傳極難，因此要將女性優秀作品保存下來，正是她編輯刻印此選集的動機。此外，趙翼也曾對她有過如下的評論：「女中才子僧詞客，都是名心未斷人」<sup>97</sup>、「仙女欲留名在世，幾曾禁斷夢雲詞」。<sup>98</sup>駱綺蘭將自己的名字放在諸閨秀詩人之後的編輯策略，用意顯揚女性優秀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巧妙地把自己的著作傳播出去，顯揚了自己作為詩人的名聲。<sup>99</sup>

除了編輯出版《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外，家境不太富裕的駱綺蘭還將她從眾高官文人處所收到的詩文，編輯成三卷的《聽秋軒贈言》刊行，駱綺蘭在序文中

<sup>94</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8。

<sup>95</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 2。

<sup>96</sup> 清·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六〈讀吳門女史金織織逸瘦唵樓遺詩〉，頁 103。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11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年）。

<sup>97</sup> 趙翼：〈巨超將歸託寄京口佩香女史〉。清·趙翼，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1050。

<sup>98</sup> 趙翼：〈或以余紀遊詩於佩香悟晴多諧語賦此解嘲〉。清·趙翼，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 1150。

<sup>99</sup> 參考自蕭燕婉：《清代的女性詩人たち——袁枚の女弟子点描》（福岡：中國書店，2007 年 10 月），第二章第二節「《聽秋軒閨中同人集》的出版意圖」。

說明了她的出版意圖：

蘭自念無奇才異節可以稱述，猥蒙當代先生大人投贈詩篇，謬加褒許。歷年以來，或白首耆英，高軒親過，或玉堂宿彥，千里貽書。余讀而藏之，卷如束筍，雖珠玉連篇，語多溢美，而用意之厚，亦何可忘？頃者寄意空元，罕事吟咏。每風雨之晨，皎月之夜，取名流卷軸，裒而輯之，付諸剞劂，以詩之先後為次序。俾藥爐經卷之旁，日手一編，幸才人鉅筆，略得窺見一斑。<sup>100</sup>

孀居後，處境艱困的綺蘭，得蒙當代眾名流文士，或高軒親訪，或以詩文相貽，予以鼓勵關愛，而詩文當中對於駱綺蘭的詩才及婦德的褒揚稱譽之辭，不僅讓她在心靈上得到慰藉，亦是支撐她度過艱難苦境的精神支柱之一，即使她謙稱諸名士「謬加褒許」、「語多溢美」，但「用意之厚，亦何可忘？」，駱綺蘭自言眾多名士對她的關心之意與厚愛，是她想要將這些讚美自己的「贈言」出版並珍藏保存的主要原因。

駱綺蘭曾繪〈秋燈課女圖〉，在當時得到相當多名人的題贊<sup>101</sup>，除了著名的文人之外，還包含皇族、高官、滿人、閩秀詩人等。雖然目前已找不到關於這幅圖是否現存於世的相關資料，但由《聽秋軒贈言》中諸多題畫詩的內容<sup>102</sup>，可以想像

<sup>100</sup> 《聽秋軒贈言》，序文 1。

<sup>101</sup> 筆者考察《聽秋軒贈言》，為〈秋燈課女圖〉題贊的男性文人有以下五十四名：豫親王、思元主人、袁枚、王文治、畢沅、祝德麟、伊湯安、謝振定、李堯棟、曾燠、李廷敬、余集、繼昌、蒲忭、陸恭、鄭三雲、何道生、胡翊雲、姚鼐、方昂、左墉、法式善、顧宗泰、李燦、吳錫麒、張問陶、王友亮、李如筠、董甸、奇豐額、劉錫嘏、朱文翰、攀奕雋、胡森、吳嵩梁、尤維熊、魯銓、李彤階、陳奉茲、周厚輅、趙翼、張銘、駱傑、三韓百齡、潘紹經、劉錫五、吳延選、葉紹樞、李傳雄、吉林英和、李傳杰、帥承瀛、趙文楷、吳信中。閩秀詩人則有七名，收錄於聽秋軒閩中同人集》中，分別為：江珠、畢汾、畢慧、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周禮蘭。合計共六十一人。

<sup>102</sup> 如袁枚〈題駱佩香秋燈課女圖〉：「秋風瑟瑟烏夜啼，寒燈閃閃燈光微，有人課女如課子，夜半書聲猶未止。佩香女史賓王族，對雪曾吟柳絮曲，嫁得才人渤海郎，秦嘉何幸逢徐淑。伉儷方諧玉樹殘，人間家耦白頭難，錦瑟頻年彈寡鵠，雌雛一個伴孤鸞。手持竹素丁寧語，勸兒勤學兒毋苦，女傳常懷宋若昭，狀元竟有黃崇嘏。衍波箋紙界烏絲，兩漢三唐親教之，嫵媚上口嬌鶯似，辛苦分明絳蠟知。有時課罷天將白，阿母還思作女日，記得當初老伏生，一樣燈前勞指畫。偶倩良工寫畫圖，衰翁展卷笑軒渠，后妃即是讀書者，何必男兒始讀書。」《聽秋軒贈言》卷一，頁



呈現出的是在淒清秋夜，駱綺蘭伴著一盞孤燈，含辛茹苦課女吟詠的畫面。而在〈自題秋燈課女圖〉<sup>103</sup>詩中，駱綺蘭也替自己描繪出同樣的形象：

江南木落雁飛初，月色朦朧透綺疏。老屋半間燈一盞，夜深親課女兒書。

當時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如以袁枚為代表的男性文人，雖然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一類的傳統思想進行了公開的挑戰，包括廣收女弟子、刊印作品、撰序題跋、獎掖揄揚等，但文士們所鍾愛的僅是才女們的文「才」，而不是她們主體—情感、生命、人格、尊嚴。<sup>104</sup>特別是他們對傳統女性的「婦德」仍是大加讚賞的，袁枚在《聽秋軒詩集》序文中嘆駱綺蘭身世時云：

生命不辰，嫁未多年，所天不祿，僅課一螟蛉女以代蠶織而遣餘年，吁其可悲也已。然春秋二百四年中，守節者寥寥，只共姜〈柏舟〉一篇與〈清廟〉、〈生民〉詩並垂千古。<sup>105</sup>

可見對「從一而終」、「守節不移」這種傳統婦德的表現仍是極為推崇，因而駱綺蘭有意識地在〈秋燈課女圖〉及題畫詩中呈現出一個「才德兼備」的節婦形象，在耿耿秋夜中，含辛茹苦，憑藉自己的詩才，燈下教育女兒，如同當年父親教導自己的情景，自覺地將知識予以傳承；除了「師」身份之外，「秋燈課女」這個行為本身，也呈現出「嚴母」形象，符合儒家所要求的婦德標準，因而突顯出她的高潔操守。

食貧自守，矢守柏舟之志，駱綺蘭對自己堅持守節的行為頗為認同和看重，其足為後世模範的高貴婦德，也為諸多文壇名士所讚賞，因而得到許多的讚辭。

---

1-2。

<sup>10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3。

<sup>104</sup> 參考自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6月），頁22。

<sup>105</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3。

然而《聽秋軒贈言》中公開將這麼多人稱揚自己的詩和題詠刊行的行爲，其背後的動機，不也是爲了提高自己的文名以及社會聲望的一種自我宣傳手段嗎？<sup>106</sup>

駱綺蘭如此積極的求名之舉，加上主動拜師，以及廣泛的交遊，其名聲在當時果然遍傳江南，「一時才名噪大江南北」<sup>107</sup>，無論是胡森所云：「大江東唱女遊僊，姓字人間遠近傳」<sup>108</sup>，還是秦淑榮所稱：「謝女詩篇傳白下，容華名字滿江東」<sup>109</sup>，都說明了當時駱綺蘭聲名大噪的事實。《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亦云：

彼夫身坐魚軒，受泥封而衣翟第者，無慮萬萬數，而大概生時則榮，歿則已焉。能如佩香之名聲若日，諸名公卿題詩遙贈者有幾人哉？<sup>110</sup>

中國古來皆「重德不重才」，「炫才」、「露才」對於中國傳統儒士尤爲大忌，更遑論女子追求詩名時所承受的壓力與非議了。詩簡遍傳，聲名大噪的駱綺蘭，自然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她坦言「虛名絆此身」<sup>111</sup>，對於「名」的執著與追求，原來是羈絆她心靈的一種桎梏。乾隆乙卯六十年（1795）秋，駱綺蘭藉著過揚州平山堂訪菊之行，順遊佛教勝地上方寺，並於上方寺瞻仰前代大家蘇軾的題壁詩，心有所思，作詩〈九日遊上方寺〉紀之<sup>112</sup>，詩中有云：

修廊行倦倚高樹，尋遍玉局題詩處。讀罷長篇如有思，頗覺躊躇不能去。  
東坡先生靈在茲，笑我面壁貪吟詩。謂此區區兒女子，沈酣騷雅毋乃癡。  
千秋萬歲寂寞事，留此姓字將奚為。我時默坐若有省，簷外松風更相警。  
侍女匆匆促我歸，殘日蒼茫下前嶺。

<sup>106</sup> 參考自蕭燕婉：《清代的女性詩人たち——袁枚の女弟子点描》（福岡：中國書店，2007年10月），第二章第五節「《聽秋軒贈言》の出版意圖」。

<sup>107</sup> 清·張紹堂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卷十四，頁26。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sup>108</sup> 胡森：〈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聽秋軒贈言》卷一，頁20。

<sup>109</sup> 秦淑榮：〈題聽秋軒集二律〉，《聽秋軒閩中同人集》，頁12。

<sup>110</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4。

<sup>111</sup> 〈答張小謝女史并寄懷〉，《聽秋軒詩集》卷五，頁4。

<sup>11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3。

雖藉心中景仰之大家東坡先生而語，實則為吐露自己內心的想法，提醒自己醉心詩文吟詠但毋過於癡迷執著聲名的追求，「千秋萬歲寂寞事，留此姓字將奚為」，歷來聖賢之士多有懷才不遇之慨，又何苦汲於才名之顯呢？

具有強烈性別意識的駱綺蘭，讓她對於自己的女子之身感到遺憾和不滿足，與其說她渴望成為男子，不如說她嚮往的是身為男性所能擁有權利與自由。現實世界中，立功之事遙不可及，她轉而以夢境來滿足自己企望登科及第、叱吒沙場的嚮往。而「立功」不得，駱綺蘭退而求其次，期望「立言」，她透過出版自己的著作來體現自我的精神價值，甚將其他優秀的女性作品亦編輯刊行，表現出她身為作家的強烈責任感。

## 二、女性價值的思考

自古以來，孀居守節的婦女，多半以「未亡人」的姿態繼續生活下去，朱熹《詩集傳》中對「未亡人」是這樣解釋的：「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sup>113</sup>不僅不應再存適人之心，寡婦的生活猶言「待死」已矣。但是從駱綺蘭面對自己乖舛生命際遇時所展現出的生存姿態，以及她在困頓環境中仍不放棄作詩這些事看來，卻可以發現極為積極的意義：她鬻詩賣畫，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她刊刻詩集，躋身詩人行列；她秋燈課女，成為一個人品高潔的母親和重視知識傳承的知性女性。因此駱綺蘭雖喪夫悲苦，但她的價值並不附屬於已逝丈夫的身上，她努力將孀居生活營造出正向積極的意義，從詩作中，亦不難窺見她對女性自我價值和獨立人格的重視。

---

<sup>113</sup> 宋·朱熹：《詩集傳》詩卷第三，（臺北：學生書局，1970年），〈國風·鄘·君子偕老〉，頁115。

駱綺蘭以心所景仰的管道昇爲例，〈題管夫人墨竹〉<sup>114</sup>詩云：「閨閣才名不易顯，弄墨然脂唯自遣。風流詞翰照人寰，古來誰似吳興管夫人？」駱綺蘭在這首題畫詩的一開始，便直言閨閣女子的才名彰顯不易，由於自古以來，女子所受到的限制較多，醉心文墨多被認定是「不務正業」，許多傳統觀念皆不支持女性顯露才智<sup>115</sup>，於是女子「弄墨然脂」，多半僅是當作在深閨中排遣時光，自我消遣的娛樂。言女子求名之不易，然而管道昇卻以其繪事傳神，詞藻絕倫的才華顯名於當時及後世，對照管道昇的才名得以彰顯、流傳，駱綺蘭暗喻了自然其才華超群卓越之處。詩中「當年韻事出閨中，夫婦由來絕藝同」二句更是肯定管夫人的才華比起其夫趙孟頫絲毫不遜色，「一代紅粧占盛名，憑將淨慧消清福。玉臺才子盡能文，佳話千秋却遜君。」自古以來，多少能文善墨的「玉臺才子」，然而卻遠不如管道昇和趙孟頫夫婦兩人才調相匹，傳爲佳話，成爲美談。駱綺蘭在這首詩中，以管道昇的文學書畫成就，得與其夫趙孟頫相匹之事爲例，呈現出她肯定女性價值的思考。

駱綺蘭強烈的主體意識還表現在她對女性存在價值的肯定上。她曾作〈女遊仙詩〉二十首，在第一首中詠嫦娥，欲自託其志。<sup>116</sup>其詩內容如下：

誰懸明鏡畫樓前，一片清光萬古圓。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sup>117</sup>

自古許多男性詩人詠「嫦娥」，總是不脫其竊取仙藥，背叛丈夫后羿，因而即使飛天成仙，恆居廣寒宮中，但換來的卻只是孤單的生活、懊悔的心情如此的情節。

<sup>114</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9。案：管夫人即管道昇，字仲姬，浙江吳興人，元代文學家、書畫家趙孟頫之妻。雅善詞章，兼工行楷，擅繪墨竹蘭梅、山水、佛像。

<sup>115</sup> 相關論述可參閱劉詠聰：〈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否有「才」之討論〉。收於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6月），頁165-215和頁253-282。

<sup>116</sup> 清·趙翼亦在〈題佩香夫人聽秋軒集〉第一首中云：「冰雪新詩絕點塵，女中有此謫仙人。故應數遍樵陽籍，只替姮娥作後身。（自注：集中有女遊仙詩，第一首咏姮娥，蓋以自況也）」《聽秋軒贈言》卷二，頁10。

<sup>11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1。

如李商隱〈嫦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sup>118</sup>，李白〈把酒問月〉：「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sup>119</sup>以及羅隱〈詠月〉：「嫦娥老大應惆悵，倚泣蒼蒼桂一輪。」<sup>120</sup>但駱綺蘭在這個題材的發揮上，立意新穎，成功翻轉了這個歷來眾多男性詩人反覆吟詠的神話傳說中女仙角色的刻板印象。駱綺蘭筆下的「嫦娥」，不再是背叛丈夫，因而隔離於廣寒宮中，孤單淒冷，暗自啜淚飲恨的懊悔者形象；反之，呈現出來的是自信、自命不凡且擁有獨立人格的形象。

孀居之後，深知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恢復圓滿的夫妻生活，因此高寒之處的孤獨者—嫦娥，就成了才情出眾而命運乖蹇的綺蘭之精神知己了。她努力的化悲憤為力量，堅強自持，將自身的遭遇處境與「領袖廣寒天」的嫦娥形象相重疊，呈現出一種「孤高」的象徵，她認知到：與其當一個悲傷自憐的命運受害者，還不如積極堅強地活下去，努力去翻轉自己的人生來得有意義。正是如此強烈的自覺與崇高的自尊，駱綺蘭自比擬以「領袖廣寒天」，其中「領袖」二字更是展現出她的自信與傲氣。袁枚於《隨園詩話·補遺》評論此詩：

駱佩香孀居後，咏〈月〉云：「不是嫦娥甘獨處，有誰領袖廣寒宮？」余喜其自命不凡，大為少婦守寡者生色。<sup>121</sup>

而這首詩作也可以說是駱綺蘭在經歷過人生的種種波折及低潮後，將自己心底的悲傷痛苦轉化、昇華，徹底發自於內心的深刻體悟。<sup>122</sup>

<sup>118</sup> 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540，（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6197。

<sup>119</sup> 同前註，第五冊，第 179 卷，頁 1827。

<sup>120</sup> 同前註，第十九冊，第 658 卷，頁 7555。

<sup>121</sup> 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頁 791。

<sup>122</sup> 參考自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248。

### 第三節 遊仙與逃禪——脫離現實苦境的精神家園

根據聞一多的《神仙考》，神仙信仰最初是希望人在死後靈魂升天，以達到不朽；後來則幻想通過服食仙藥，以求長生；最後演變成出現仙界漫遊的宗教想像。<sup>123</sup>遊仙詩便派生於此，直至六朝時期，政治、社會各方面均動盪不安，人人心懷危懼，因此，冀望超脫成仙便成為人們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心之所向，則發言為詩，詩人仿擬託詠，開啓藝術形式與寫作內容上的新境。然這些狀似逍遙的詩作背後，隱藏了當時文人巨大的人生焦慮，或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希望延長生命的長度；或是對世俗名利的淡忘與超脫；或是逃避現實的磨難，希望進入一個澄懷淨慮的無憂世界。

清代女性文學中也出現了大量的凌雲升天，漫遊仙境之作，不過精神實質上卻不是道教中「服食仙藥」以求長生的遊仙，而是清代女性提升自我在社會上的地位，實行自我精神救贖的生存智慧。<sup>124</sup>在男權文化當道的環境裡，她們悄悄的背離了這個不屬於她們的世界，企圖將自己的「清魂」與「塵俗」分隔開來。在駱綺蘭的作品中，不乏升天凌雲的幻想，在這樣的幻想中，她得以暫時逃離了現實的逼仄，淡化了現世的苦痛，宣洩了生存的苦悶。

「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sup>125</sup>，彷彿是清代許多命途不遂的才媛之寫照，她們選擇在晚年步入宗教之途，多是將自己的不幸遭遇，如所適非人、伉儷失和、丈夫早逝、貧病交迫……等，歸咎於「才能妨命」，因而選擇在自己的後半輩子，透過掃除文字，長齋禮佛的苦修方式，來懺除自己的文字業「罪過」，以求得心靈上的平靜與解脫。<sup>126</sup>除此之外，才女們虔心皈依「千

<sup>123</sup> 聞一多著，朱自清等編：《聞一多全集》（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4月），頁153-180。

<sup>124</sup> 參考自段繼紅：《清代閨閣文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頁88。

<sup>125</sup> 唐·王維：〈歎白髮〉。收於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128，（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308。

<sup>126</sup> 參考自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二期，頁86-89。

聲古佛，一炷清香」<sup>127</sup>的淨土禪門，另一原因，就是在男權社會中失去了任何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清代蔣機秀輯〈國朝名媛詩繡鍼〉五卷，選閨秀一百六十四人作品，其於〈例言〉中亦云：「紅粉參禪，翠鬟慕道，大半山窮水盡，有迫使然。」<sup>128</sup>駱綺蘭的一生，喜怒哀樂遍嘗。如果說企慕登仙是駱綺蘭寄託來世，甚至是欲逃離現世所處苦境的精神家園；那麼皈依佛道，就是她讓自己的心靈在喧囂荒誕的塵世中留有的規避之所。

### 一、凌雲登仙之意

駱綺蘭本籍江蘇句曲，而句曲茅山，相傳西漢時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道成仙，因名三茅山，簡稱茅山。山有華陽洞，是道教勝地。南朝陶弘景<sup>129</sup>，亦曾隱於此山修道，自號華陽隱居。駱綺蘭得償宿願，也是在女伴的邀約下，得以相約共登茅山朝真，作〈登茅山絕頂〉詩<sup>130</sup>，詩云：

舊聞三茅峰，縹緲在雲中。中峰尤聳秀，直與青霞會。余生句曲里，日夕仰叢蒼。苦為巾幘縛，無由踐仙界。今春諸女伴，名香肅齋戒。相約共朝真，夙願得一快。始攀途頗紆，漸上觀方大。仰首逼星辰，下視但煙靄。樹遙平若薺，雲過垂如蓋。疇昔鳥居籠，今朝舟出隘。世人困塵務，觸處成障礙。賢智同羈囚，況我裙釵輩。仙家有夙因，名山復相待。終當謝世緣，長此餐沆瀣。

<sup>127</sup> 江珠：〈燭影搖紅·雨夜感懷〉，《青藜閣集》，頁17。收於清·任兆麟輯，張允滋選：《吳中女士詩鈔》，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sup>128</sup> 轉引自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附錄二，頁915。

<sup>129</sup> 南朝陶弘景（452-536），江蘇秣陵（今南京）人，字通明，工草隸，號道術。齊高帝時，為諸王侍讀。梁時隱於句曲山。武帝時，禮聘不出，然朝廷大事，無不諮詢，時稱為「山中宰相」，卒贈大中大夫，謚貞白先生，一生著述甚多。

<sup>13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

除了描寫登頂所見，亦與人生產生聯想：寫出賢智之人都困於囚籠，受困於塵務之中，何況是女性，在社會上所受到的束縛更多。而凡人為世俗牽絆所苦惱，自己則願意從此謝絕世緣，摒除俗欲，日飲仙露為食，以期終有一日能脫俗成仙。在此詩中，駱綺蘭表明欲踐登仙界之夙願。而在遊茅山乾元觀後所作的詩中，亦表達了同樣的心志：「俯視人寰中，榮枯盡駒隙。驂鸞如有分，應許躡靈迹。」<sup>131</sup> 卷四〈春日感懷〉更是明白吐露出欲回歸仙籍之意<sup>132</sup>：

他生今世總茫茫，空望蓬山萬里長。好夢何堪驚夜雨，愁人最怕見春光。  
髮凋漸覺金釵重，腰減羞將玉尺量。雲液朝朝和露飲，幾時歸到白雲鄉。

現世的痛苦，生存的苦悶，使得詩人「髮凋腰減」，神形愈見憔悴。在無邊無際的苦悶迷霧中，只能日飲仙露，期盼早日登仙，歸至白雲鄉。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駱綺蘭稱登仙界為「歸到白雲鄉」，此一「歸」字則暗喻了詩人的「謫仙情節」，然而不只是詩人內心透露出的隱微想法，眾文人亦以「仙女謫降凡塵」稱之，如袁枚：「小別西王母，紅塵四十年」<sup>133</sup>，王文治：「飛瓊姓字泄人間，欲回仙籍嗟留滯。」<sup>134</sup>，魯銓：「清才本是謫仙人，偶續紅塵未了因」<sup>135</sup>等。詩人認同「謫仙情節」，是對自我才華的肯定與憐惜，也是一種面對俗世的心理機制<sup>136</sup>，正因如此，才能解釋自己才高命薄的命運悲劇，並能部分消解了在現實生存中的壓抑和焦慮。然而仙人之所以降世，多半是前世因緣未盡，或自動凡心，因而引起塵緣。由於已墮凡塵，想要返回仙界，則「雲液朝朝和露飲」，唯有以凡人的身份，重新經歷求仙的過程。

以夢為載體，將遊歷仙境的過程與之結合，所形成的「夢遊仙」類型的詩歌，

<sup>131</sup> 〈乾元觀〉，《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

<sup>13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7。

<sup>133</sup> 袁枚：〈題佩香女弟子皈道圖〉，《聽秋軒贈言》卷三，頁3。

<sup>134</sup> 王文治：〈題佩香女弟子皈道圖〉，《聽秋軒贈言》卷三，頁3。

<sup>135</sup> 魯銓：〈題佩香夫人皈道圖〉，《聽秋軒贈言》卷三，頁4。

<sup>136</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作家記夢詩探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93。



乃唐人所開啓，當時人發現以夢境寓寫人生，既可深刻表現人生的體驗，也可形成文學藝術的奇幻感。就詩藝本身，其隱喻性更高，故採用夢遊表現各種仙境遊歷經驗，確是符合宗教體驗的恍惚狀態。<sup>137</sup>《聽秋軒詩集》卷二《紀夢詩》八首中的第一、二、五、六首內容<sup>138</sup>，駱綺蘭書寫了包含仙境的描繪，仙家人物的描寫、與仙人的接觸互動、遊歷仙境的體驗等，茲列舉如下：

夢入層霄上，星冠著羽裘。傳書唯附鶴，行步必驂雲。桃結千年實，瓜分五色文。金盤青玉案，天酒酌芬醞。(其一)

夢到幽閑處，風光似早秋。奚童遙引導，是我讀書樓。素壁題新句，朱扉似舊遊。牙籤三萬軸，掩卷誦如流。(其二)

夢入萬花庭，瑤宮晝不扃。雲霞開殿閣，珠翠擁娉婷。衣薄如雲艷，眉長似岫青。相迎含淺笑，邀我誦金經。(其五)

夢到無人處，茫茫大海邊。無須用舟楫，已度萬重烟。忽爾樓臺現，兼之卉草妍。居人皆皓首，招我學長年。(其六)

駱綺蘭夢入傳說中仙境，那是位在九層雲霄之上，雲霞繚繞，萬花簇擁，草卉鮮妍，而無俗人擾攘的幽靜清閑之處。瑤池宴飲，呈現出「桃結千年實，瓜分五色文。金盤青玉案，天酒酌芬醞。」的美食佳餚。此中往來的仙人，行步必乘雲駕霧；眾女仙則個個容顏清麗，姿態娉婷綽約，身著五銖衣，蛾眉淡掃，似峰巒層疊，「相迎含淺笑」，態度則是親切友善，邀請一同誦金經，共學長年之術。

特別是第二首的內容，駱綺蘭提到自己夢遊仙界，「奚童遙引導，是我讀書

<sup>137</sup> 參見李豐楙著：《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64-65。

<sup>138</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

樓」，眼前的樓閣竟如此熟悉，那不正是自己的書閣嗎？「素壁題新句，朱扉似舊遊」，牆上的題句，朱紅色的門扇，彷彿以前也來過此地，「牙籤三萬軸，掩卷誦如流」，書閣中的藏書豐富，每一卷的內容皆能倒背如流。同樣地，詩人巧妙地運用此詩表明自己前世乃一女仙，而且是一位愛書成性的女仙。詩人今生好讀詩書，乃是前世嗜書之癖的舊習，也就不難理解了。

再細究此四首詩之內容，駱綺蘭在夢中對於仙界的構築，呈現出的是美食佳餚、親切和善的女仙、讀書寫作的環境、以及長生不老之術。如果說詩人是將現世生活中的諸多想望於夢中仙境作了投射，也就是讓自己所嚮往的自由獨立之精神追求，以及現實裡不能實現的快樂生活，轉而在遊仙的境界裡得到補償，讓自己的心靈得以遠遊，遁入一個空靈淡泊的精神避難所，我們或可從詩中推敲出更深層的心理意義。

第一首中「桃結千年實，瓜分五色文。金盤青玉案，天酒酌芬醞。」<sup>139</sup>詩人在仙界中接受了美食的款待，相對現實生活中女子必須操井臼，終日忙於米鹽瑣屑，因而剝奪了能夠閱讀寫作的時間。在仙界中，不必服侍別人，自能享用無盡的佳餚。因此仙夢詩中的饗宴，可以說反映了女性現實生活中的欠缺和渴望。其實除了物質性的完滿外，仙夢詩中精神性的滿足亦不可忽視，仙境永遠洋溢著和諧適意的氣氛與從容閒散的清趣。<sup>140</sup>

再者，第五首詩中「雲霞開殿閣，珠翠擁娉婷」句，詩人得於仙境中接觸到傳說中娉婷綽約的仙子，並為她們所接納，「相迎含淺笑，邀我誦金經」，不但淺笑相迎，甚至態度和善的邀請詩人一齊誦念金經，共學長年之術。反觀人間年華短暫，韶光易逝，但仙界與凡界的時間尺度卻是完全不同的觀念，仙人能夠避免衰老和死亡的威脅，包括青春可以永駐。而仙女的美貌是俗世對美人的心理投射，也是對青春不老的渴望。清代女作家筆下的仙女，是她們心中優美的女性形象，

<sup>139</sup> 〈紀夢詩〉八首其一，《聽秋軒詩集》卷二，頁1。

<sup>140</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作家記夢詩探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85。

當然也是欣羨認同的對象。<sup>141</sup>從駱綺蘭多首詩作語未發感慨之嘆時皆提到「鬢斑髮白」，不難體會到詩人對於年華流逝，盛年不再的恐懼。

較為特別的是駱綺蘭於夢中仙境，塑造了一個處於早秋風光中的讀書樓環境，至於為何是「早秋」時節，想必應是與詩人的軒名—「聽秋軒」有關。當中「素壁題新句，朱扉似舊遊。牙籤三萬軸，掩卷誦如流。」在仙境裡，讀書樓藏書三萬軸，充分滿足了詩人好讀詩書的習性，而且能夠自在地寫詩創作，毫無任何外力之擾，這對於曾經被質疑所寫的詩乃倩筆之作，以及被議論婦人不宜作詩的駱綺蘭來說，實為一處得以盡情揮灑一身詩才，而不必有所顧忌的秘密花園。

除了在紀夢詩中傳達企仙之意，駱綺蘭另作〈女遊仙詩〉二十首，可以更明白地看出她對於女仙生活的憧憬與嚮往，其詩前序則說明了自己創作的動機：

神仙之事，嵇叔夜以為必有，韓昌黎以為必無。自書契以來，人之與仙接者，多矣。至於女仙，世人尤艷稱之。余雖為女子，而凡胎陋質，諒無仙分。顧沖舉之念，時繫於懷。讀曹堯賓小遊仙詩，輒飄飄有凌雲之意，自愧才地淺薄，弗能如堯賓之落筆千言，擬作僅二十章，皆述女子仙遊之事，亦聊以志私心之景嚮云爾。<sup>142</sup>

神仙之事，雖然信者與不信者多有爭論，但自從有文字記錄以來，人與仙者接觸的例子不少，因而自己亦深信不疑。雖身為女子，卻時懷輕舉飛升之念，每讀曹唐〈小遊仙詩〉<sup>143</sup>，便興起凌雲登仙之意，故擬作二十首，表明自己對女子仙遊之事的嚮往。

〈女遊仙詩〉二十首描述多位女子登仙籍成仙的故事，以及她們在仙界的生

<sup>141</sup> 鍾師慧玲：〈清代女作家記夢詩探論〉，頁 289。

<sup>14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1。

<sup>143</sup> 曹唐，字堯賓，唐代詩人，桂州（今廣西桂林）人，生卒年不詳。初為道士，後舉進士不第，咸通（860-874）中，為使府從事。以遊仙詩著稱，其七絕〈小遊仙詩〉九十八首，尤為著名。

活的點點滴滴，如第四首：「蘭香下嫁到人間，了卻塵緣返舊班」<sup>144</sup>寫杜蘭香原是天上女仙，因有過而謫人間，如今了卻塵緣得返仙界。以及第六首：「彩鸞性愛謫貧家，羞與諸姬鬪麗華。歸到瑤宮唯閉戶，依然寫韻作生涯。」<sup>145</sup>則是以另一位女仙吳彩鸞事跡為題材來書寫。吳彩鸞，乃唐文宗大和時人，她自稱是西山（今江西新建縣西，道教的第十二洞天）吳真君之女。吳彩鸞在中秋偶遇正在西山遊歷的進士文蕭，二人兩情相悅，便結髮為夫妻。文蕭不善營生，婚後家計貧困，於是吳彩鸞日寫孫愐《唐韻》一編，賣以餬口度日，歷經十年。後二人往吳越王山，不知所終，傳說各乘一虎成仙而去。駱綺蘭揀選「吳彩鸞」這個題材來撰寫發揮，或許有她特意比附的用意，如詩人刻意突顯出吳彩鸞安於貧乏生活的樸實性格，於凡塵時以抄經為生，樸質的性格在返回瑤宮後亦不擅與眾女仙爭奇鬥豔，仍承舊習，閉戶寫韻。吳彩鸞的凡俗遭遇及返仙班後孤高特立的形象，也是駱綺蘭的最佳寫照。〈女遊仙詩〉中更有呈現出女仙仙界生活的內容，列舉數首如下：

玉妃赴召入瑤宮，金醴千巡宴未終。扶醉歸來眠未醒，忽驚海日半牕紅。

（其八）

身輕愛著五銖衣，非錦非紈識者稀。偶駕赤鸞空裏過，人間祇道彩霞飛。

（其九）

瓊宮帝女好年華，學繡初飛綵線斜。偶棄唾絨紅一點，人間開作半年花。

（其十五）

自登仙籍入增城，閨苑風光一例清。畢竟未知金母壽，來朝擬問董雙成。

（其二十）

女仙仙界生活的多樣風貌，透過詩人的筆墨，得以鮮活地呈現出來。第八首寫玉妃赴瑤宴卻扶醉而歸，第九首寫身穿五銖衣的仙女，偶駕鸞鳳而過，卻讓凡間誤

<sup>144</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2。

<sup>145</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2。

認為彩霞。第十五首則是天帝之女初學繡工，而咬斷線頭所吐出的線絨，墜入凡間，卻開作人間花。第二十首更是生動的描寫初登仙籍的女仙，因為不曉得王母娘娘的壽辰，故欲擬問王母侍女董雙成，以免忽略了禮數。因而駱綺蘭筆下眾女仙的生活，呈現出鮮活的樣貌，如赴宴醉酒，騰空駕鸞、學繡唾絨，或是第十三首：「碧天如水玉繩垂，閑共星娥夜賭碁」<sup>146</sup>的敲碁行棋，第十二首：「杏花影裏共調笙，昨夜新翻一曲成」<sup>147</sup>的調笙翻曲等，仙境生活如此美好無憂，仙界之人更是如此親切、可愛，「瑤臺女伴笑聲譁，同赴金池阿母家」<sup>148</sup>駱綺蘭在她的想像世界中，營造了一塊能讓靈魂自由飛翔的精神家園，而與她同往的則是和她一樣承受著現實壓抑的女性同伴，一起逃遁到美麗的瑤臺，自由歡快地生活。

## 二、禮佛皈道之心

綜觀駱綺蘭的前半生，可謂充滿了波瀾起伏。從出身儒門的閨秀到婚配後喪夫守節，繼而獨撐門戶，「以筆墨代蠶織」<sup>149</sup>，在生計的壓力逼迫下，賣文資生，以自己的才學自食其力，也拜師以求詩藝之精進，更藉由三位業師的獎掖襄贊，從而拓展出廣泛的交友圈，在眾文友們的相互切磋與標榜之下，駱綺蘭對自己的信心與高度的自負，表現在積極的求名之舉，她曾試圖去衝撞當時禮教的界限，但也招致不少批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駱綺蘭少時就有學道修佛之願，在丈夫亡故的最初幾年，駱綺蘭常去南京棲霞寺等一些香火之地遊歷，以詩作紀錄了自己當時的心境，如卷一〈棲霞雲德菴題壁〉詩<sup>150</sup>：

<sup>146</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3。

<sup>14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3。

<sup>148</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12。

<sup>149</sup>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頁1。

<sup>15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

數椽碧峰下，半出青松間。明月常到戶，白雲不出山。中有棲禪人，蒼蒼  
冰雪顏。心將繁華謝，身與猿鳥閑。門前有流水，趺坐聽潺潺。

在地處幽靜，群山環繞，青山掩映下的菴堂，以及大自然的景物，讓詩人暫時拋  
卻塵事，獲得了心靈上的平靜與精神的解脫。其中描寫菴中棲禪人「心將繁華謝，  
身與猿鳥閑」的心志情狀二句，似乎也寓意著她欲皈心淨業的想法。

中年以後，駱綺蘭的心思漸趨沉穩，接觸佛道禪法也讓她的心境產生了很大  
的改變，千瘡百孔的心，終於在宗教的世界裡獲得寬慰與平撫。她於嘉慶元年  
（1796）六月朔日寫圖并作〈自題歸道圖四首〉詩<sup>151</sup>，表明日後將摒棄人事，全  
心歸道。年輕時的爭勝之心，求名之舉，漸漸藉由宗教的修持而稀釋了，在〈自  
題歸道圖四首〉第三首中云：「閑坐蒲團思往事，掉頭三十九年非」<sup>152</sup>，以一個「非」  
字否決了此前的努力與聲名，「蓬山欲到應須到，蓮界知歸便可歸」<sup>153</sup>，此時的駱  
綺蘭，宗教已然成爲她依託漂泊生命的清靜之所，以及內心淒苦愁懷的出口。在  
〈自題歸道圖四首〉第一首中她言道：

今年春去更忽忽，越見繁華眼越空。絕豔名花偏著雨，無雲明月不愁風。  
百年塵夢隨時覺，萬里仙源有路通。試向碧山深處望，玉桃香霧正濛濛。<sup>154</sup>

轉眼春天又結束了，在時間的快速流轉下，「百年塵夢隨時覺」榮華富貴、功名、  
美貌終究不過是一場「夢」，詩人體悟到無論世間多麼繁華耀眼的一切，轉眼倏然  
成空，其短暫虛無有如夢幻泡影。這樣深刻的體認，無非是詩人在飽經風霜磨難  
和諸多人生苦痛之後的感懷。「無雲明月不愁風」，唯有捨去一切雜念，擺脫人世  
間所有的慾望、是非、利害關係，如此便能從種種的束縛中超脫開來，而真正求

<sup>151</sup> 駱綺蘭繪〈歸道圖〉，及作〈自題歸道圖四首〉，《聽秋軒贈言》中亦收錄了不少文人爲此圖所作的題贈之詩。

<sup>15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22。

<sup>153</sup> 〈自題歸道圖四首〉其三，《聽秋軒贈言》卷四，頁 22。

<sup>15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21。

得心靈上的寧靜與閑適。

潛心宗教的清修，使得駱綺蘭漸能遠離俗念，長持清心，〈秋日西湖寓樓偶成四首〉第四首云：「焚香數載學無生，贏得胸中漸寡營」<sup>155</sup>，是宗教的修持，讓她的心境豁然開霽，她發現惟有當自己捨棄聲名之汲，內心少欲寡營，不再有所罣礙的時候，才能真正換得心靈的平靜。

《聽秋軒詩集》中亦有多首詩作的內容，皆傳達了駱綺蘭對於世事猶如過眼雲煙，似夢似幻的人生體悟。如卷五〈和石雲叔祖見贈原韻四首〉：「叅透世緣原是幻」<sup>156</sup>，以及卷六〈題蔣雲亭司馬牂牁悼玉歌卷後二首〉中：「過眼煙花原是幻」<sup>157</sup>、〈寄懷夢樓師〉云：「煙雲過眼原知幻」<sup>158</sup>等，可見在宗教的洗禮後，詩人對於現實人生所持的態度。

在四十歲時，駱綺蘭作〈四十感懷〉詩，展現出曠然豁達的想法：

人生百年間，世事如朝露。修短盡在天，窮通總隨遇。……我生貧薄相，尚得清靜趣。嗇我金滿籩，富我書盈庫。老屋三椽餘，欹斜依野渡。身如旅雁孤，心與閒鷗住。所欣女幼小，識字猶敏悟。隨我繡佛前，焚香學禮數。一笑萬緣空，翹首視烏兔。<sup>159</sup>

詩作一開頭「人生百年間，世事如朝露」，表達了詩人看淡世事短暫虛無的了悟，自己的前半生，雖然貧薄困苦，但也樂得清靜自適；雖然身如脫侶之孤雁，但心與悠閒自在的鷗鳥為友，忘卻世間的爭鬥。「一笑萬緣空，翹首視烏兔」此前的慘澹遭際，如今能一笑視之，語末詩人昂首瞻仰日月，更是象徵著超越苦痛的姿態，而一直以來，也是這種強烈的崇高自尊，支撐著駱綺蘭超越諸多人生波折所帶來的感情糾葛。

<sup>155</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9。

<sup>156</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7。

<sup>157</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9。

<sup>158</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1。

<sup>159</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1。

藉由寄情宗教，駱綺蘭得以自我安頓，更令她尋得了人生最後安身立命的所在。此時的駱綺蘭，青年時期的鋒芒逼人、激昂情懷，已被中年的沈穩、超脫淡然所取代，也走出了另一種人生境界。



## 第五章 《聽秋軒詩集》的藝術特色

詩，是詩人內心世界一切無聲的、無色、無形心理的外現。因此，詩篇中跳躍的色彩、意象，以及聲音，無不閃爍著詩人的影子。緣由個人環境順逆的不同，際遇得失的差異，個性剛柔的互出；於是每位詩人，都有他本身獨特的色調，經常出現的特殊意象，特別屬於自己的聲音。<sup>1</sup>駱綺蘭的坎凜際遇，以及她看待己身遭際的態度，亦無形中也影響了她的寫作風格，她選擇「詩歌」作為她感情的載體，在詩作中流露真情，也透過詩作撫慰自己千瘡百孔的心靈。據筆者統計，駱綺蘭的詩作共五百八十三首，數量頗豐，《聽秋軒詩集》內容的思想情感已於前一章論析，本章擬就其藝術創作的表現手法與風格兩部分進行論述。

### 第一節 《聽秋軒詩集》的表現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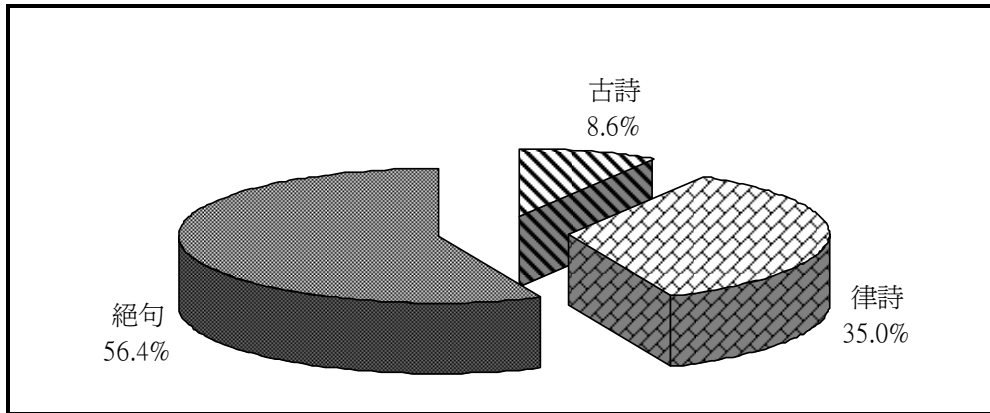
#### 一、體裁的擇取與表現

詩歌體裁不一，從格律上看，詩可以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古體詩又稱古詩或古風；近體詩又稱今體詩。從字數上看，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詩之分<sup>2</sup>，然而不同的字數也會產生不同的美感。詩歌體裁的擇取，除了與詩人個人的偏好，以及對各種不同體裁的掌握度有關之外，詩歌內容是否能藉由所選擇的詩歌體裁完整呈現，亦是一項重要因素。

<sup>1</sup> 張春榮：《詩學析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76 年 11 月），頁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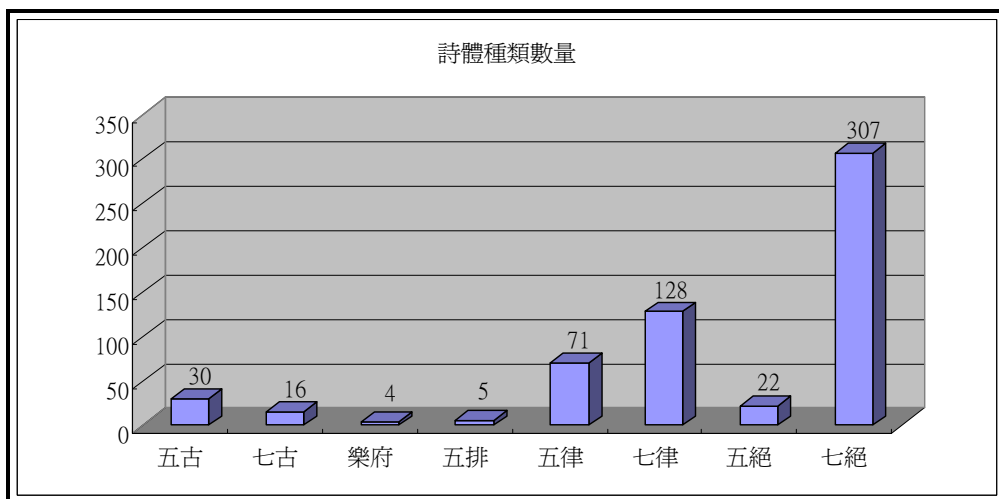
<sup>2</sup> 王力：《詩詞格律》（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第 2 版），頁 13。

筆者據駱綺蘭的詩作分類整理統計，得其古體詩、近體詩數量分布圖及詩體種類數量分布圖如下：



(圖一：古體詩、近體詩數量分配圖)

由圖一得知，駱綺蘭現存的五百八十三首詩作中，全是古今體詩的創作，其中「近體詩」為多，多達五百三十三首，約佔詩歌總數量的 91.4%，相較於古體詩 50 首，僅佔全部作品的 8.6%，可以明顯看出駱綺蘭偏向以近體詩的體裁來創作。近體詩講究音律的限制，駱綺蘭曾自述家學的影響：「蘭自從先君學詩，垂髮時，即解聲律。」<sup>3</sup>，所以除了是詩人在創作上的習慣與偏好外，近體詩應該也是駱綺蘭較為擅長的詩歌體裁。而她也曾言：「余作古詩甚艱……」<sup>4</sup>，坦言自己尚未能完全掌握並嫻熟於古體詩的創作。



(圖二：詩體種類數量分布圖)

<sup>3</sup> 《聽秋軒閩中同人集》，序文頁 1。

<sup>4</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0。

再通過圖二可以發現，七言絕句共有三百零七首，約占詩歌總數的 52.6%，是各類詩歌體裁中為數最多者；七言律詩次之，有一百二十八首，約占 22%；五言律詩再次之，共七十一首，約占 12.2%。此外尚有五言絕句二十二首、五言古詩三十首、七言古詩十六首、五言排律五首、樂府四首。可見駱綺蘭雖然對各式詩歌體裁皆有涉獵，但也有一定的偏好。以下將之區分為古體詩、近體詩形式作一論述。

### （一）古體詩

《聽秋軒詩集》中古體詩僅五十首，細分則是五言古詩三十首、七言古詩十六首、樂府詩四首<sup>5</sup>，數量明顯較近體詩來得少。古體詩是相對於近體詩的一種詩歌體，與近體詩相較，古體詩在篇式、句型、用韻、平仄、對仗、語法等方面都有著極其明顯的區別。古體詩沒有固定的篇式，每篇的句數也不限，但除了柏梁體允許句數是單數之外，其餘的一般都是屬雙數。至於句子的字數，也比近體詩類型豐富，不僅有五言、七言、而且有四言，五七雜言、三七雜言、三五七雜言、甚至還有三至十一的雜言古體詩。古體詩除了要求雙句必須押韻之外，沒有其他固定的格律形式要求。<sup>6</sup>

綜觀駱綺蘭之古詩，多以藉事、藉物、藉題畫，而發其感懷或表意述志之作。由於事件的過程描述、物件的外型特徵、畫中主人公的形象刻畫，以及詩人的想法、所觸發的情感等，無法在近體詩有限的篇幅、侷限的格律中自由揮灑。反之，古體詩不拘格律、不限篇幅的自由形式，便成了適切的詩歌載體。如駱綺蘭在初度四十之齡時，所作的〈四十感懷〉詩<sup>7</sup>，就使用了五言古詩的形式，從跨越人生另一個新的階段時而觸發的感懷開始娓娓道來，「人生百年間，世事如朝露。修

<sup>5</sup> 駱綺蘭的五百八十三首作品中，五言古詩共 30 首，約占詩歌總數的 5.14%，七言古詩 16 首，約占詩歌總數的 2.74%，樂府詩 4 首，約占詩歌總數的 0.68%。

<sup>6</sup> 參考自王力：《詩詞曲格律與欣賞》（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79-80。

<sup>7</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1。

短盡在天，窮通總隨遇。……況受女子身，尺寸謹跬步。苦樂由他人，已復何所與。我今已四十，元髮欲化素……」，再鋪陳自己四十年來的生命際遇與歷程，「窮年徒矻矻，頗似一韋布。遠遊雖莫遂，吳越適幾度。泛月西子湖，探梅鄧尉路。情隨山水遙，疾中烟霞痼。繡閣富家女，自幼習嬌妒。鮮鯉膾金盤，華服垂寶璐。貪睡綠窗中，日高曾未寤。我生貧薄相，尚得清淨趣。嗇我金滿籩，富我書盈庫。老屋三椽餘，欹斜依野渡。身如旅雁孤，心與閒鷗住。」雖清貧度日，所幸有山水、書香相伴，「所欣女幼小，識字猶敏悟。隨我繡佛前，焚香學禮數。一笑萬緣空，翹首視烏兔。」詩末則表露自己安於貧困，自適自得的心態，也展現其修持宗教後的生命智慧。駱綺蘭使用古體詩的形式體制，為自己的人生作了一次回顧與反視，也記錄了自己在四十歲時的心境與看待人生的態度。

又如詠物之作〈鐵簫吟〉<sup>8</sup>，駱綺蘭選擇以七言古詩的體裁來撰寫：

大海月黑雲氣濃，蒼龍掉尾凌鴻濛。騰躍忽入鍛工手，化為鳳羽吟天風。  
鍛工經營鍛斯物，陰縵陽文鍊其質。一條元冰宮徵含，七點烏星苔蘚澀。  
是時江城雪片粗，吹簫絕巘凌空虛。潛虬起舞怒濤立，明月倒走仙雲孤。  
蕤賓入調聲激切，那數笙笛筚篥竽。我聞此簫轉自驚，柔腸百結難為聽。  
蓬萊蕭史久仙去，高樓十載空傳伶。忍將寡鵠孤鸞曲，譜出零風斷雨情。  
鳳皇不至春芳歇，欲弄哀音恐簫裂。寒閨燈黯霜天高，心共寒冰凍成鐵。

從敘說鐵簫的來源有著傳奇的神話色彩，偶經工匠之手經營成物，詩人描述了鐵簫的外型特色，並以「潛虬起舞」、「怒濤立」、「明月倒走」、「仙雲孤」來形容簫音的激切。至此處，詩人以「我聞此簫轉自驚，柔腸百結難為聽」作了一個轉折，因聞此簫音而「驚」，根觸悲懷，「蓬萊蕭史久仙去，高樓十載空傳伶」，並觀照己身的遭遇，以《列仙傳》中的神仙「蕭史」喻丈夫仙去久已，卻空留自己於鳳臺之上，獨譜「寡鵠孤鸞曲」，「鳳皇不至春芳歇」，春天照理應是百花盛開的季節，

<sup>8</sup>《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9。

但詩人卻以春天裡殘敗凋零的花草來暗喻自己枯槁的心，使得悲淒哀怨的情緒達到更加突顯的效果。最後兩句「寒閨燈黯霜天高，心共寒冰凍成鐵」，則是以「寒閨」、「黯燈」、「霜天」的幽冷情境，來表述自己將同此簫的冰冷物性般，堅守著不易節操的心志。全詩內容包含三個層次：一為鐵簫的由來、以及物性描述，二則是乍聞簫音之哀淒，而勾起自身遭際多舛的感懷，最後則是詩人以此鐵簫所象徵的冰寒形象來作孀婦守節的自我表志。三個面向的內容，夾雜詩人心境的轉折，若以近體行之，則僅能擷取片段，必有所侷限；然以古詩作之，實恰適其用。

《聽秋軒詩集》中尚有部分酬贈、題畫、賀壽等作品亦以古體行之，如卷一〈題簡齋師隨園雅集圖〉<sup>9</sup>、卷三〈心農試硯齋圖〉<sup>10</sup>、卷四〈題左蘭城表弟銀河洗筆圖〉<sup>11</sup>、卷四〈題淨土西歸圖爲王仲瞿元配朱樺香夫人作〉<sup>12</sup>、卷四〈題麻源松鶴圖爲曾太夫人夫人壽〉<sup>13</sup>等，都是藉由古體詩大篇幅的方式呈現。因酬贈、題畫、賀壽類等作品，需針對酬贈、祝壽的對象，以及畫中人物、主角，作其人格特質及特殊經歷、事蹟的描述，以略帶口語的敘事方式鋪陳展現，如〈題淨土西歸圖爲王仲瞿元配朱樺香夫人作〉<sup>14</sup>詩中云：

為述閨中人，德容擅雙美。性不愛鉛華，心常厭羅綺。神遊淨域中，佛門稱弟子。忽爾塵緣盡，自言將歸矣。梅檀滿室飄，笙鶴遙空起。

以及〈題左蘭城表弟銀河洗筆圖〉<sup>15</sup>詩云：

時君方垂髻，授書就家塾。塾師督課餘，偷取唐詩讀。拈毫學微吟，草草背人錄。獨來索余和，余心殊歎服。此事十載餘，奔駒倏過目。今君藻思

<sup>9</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12。

<sup>1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5。

<sup>11</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9。

<sup>1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8。

<sup>13</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6。

<sup>1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8。

<sup>15</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9。

騰，精進一何速。

梁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對古詩的評價非常高：「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sup>16</sup>古體詩不刻意細緻雕琢，少用典故，其自然樸質的特色，完全流之於口吻之間，直言抒之。一般酬贈、題畫、祝壽類的詩歌內容，若是充斥著過多的繁文縟采，則不免流於溢美浮誇的應酬之語，駱綺蘭選用古體詩的體裁書寫此類的作品，在字裡行間流露真實的情感，以平實不浮誇的文字表現出誠摯的贊語，較為之動人。

## （二）近體詩

相較於古體詩，近體詩因平仄、聲韻、句法、對仗皆有嚴格的規定，因而較適合精巧含蓄的感情表達。絕句精鍊的字彙，有著「以微見著」的特色，在短短的四句中，必須鑄鑄詩人濃重的情感，包蘊含蓄深遠的情趣於其中，使其能句絕而意未盡也。而律詩的篇幅介於古詩和絕句之間，雖無法像古詩般包覆結構較複雜、鋪排較繁複的內容；但也不同於絕句的極度精鍊，壓縮凝聚，反而能補足絕句四句未盡的遺憾。

### 1. 絕句

五百八十三首詩作中，七言絕句數量最多，是駱綺蘭創作時使用最多的體裁，共三百零七首，占詩歌總數量的 52.6%；五言絕句二十二首，占詩歌總數的 3.8%，故絕句合計共三百二十九首，占詩作總數的 56.4%，其中包含了將絕句鋪陳為連

---

<sup>16</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10月初版五刷），頁84。

章體「組詩」的形式來表達。<sup>17</sup>

閨閣，自古便是女子活動的一方小世界，空間的侷限，使得閨秀詩人的創作視野和思維多以自身為出發點，因而對於大自然事物細微的變化與生活的周遭環境，能更細膩、更敏感的去體會觀察。駱綺蘭選擇以絕句的體裁，紀錄生活中許多瑣碎的片刻，如五絕〈初春〉：「院外濃雲合，微寒欲雨天。殘梅兩三樹，如雪落牕前。」<sup>18</sup>身處閨中的詩人，視角由遠而近，氣候的轉變，院中景物的細膩觀察，表現出詩人平和恬靜、悠然自得的閒適情調。

〈秋閨〉二首則寫詩人身在深秋閨中所感受到的寂寥之感，更蘊含著歷盡人世滄桑和世情炎涼的人生體悟，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情感密度，內容如下：

蕉陰梧葉響蕭蕭，一卷金經伴寂寥。何必窗前有明月，秋燈自愛坐深宵。

（其一）

人間離合飽曾經，天上花開也易零。玉露金風等閑度，更無情緒看雙星。<sup>19</sup>

（其二）

第一首描述蕭颯的秋風，吹得蕉葉梧桐交相發出聲響，令人感到一股清冷的秋意，詩人深夜卻未眠，燈下繙經，尋求心靈的平和與自適。第二首則感傷天上花開亦逃不過凋零的命運，更別說人世間有多少愛恨情仇、悲歡離合之事了。雖然強作寬解，但語末詩人表露「更無情緒看雙星」，而心無情緒之因，想必是內心被愁懷所擾所據。詩人在絕句極短的句數中，鎔鑄了濃重的情感，揭示了詩人綿密隱晦的秋中閨思。

又或送行贈別之作，駱綺蘭在絕句短短四句的篇幅中，凝聚了離別懷人的情緒，如七絕〈送介亭伯父歸金陵〉：「江柳千條挂夕陽，片帆西去水茫茫。孤舟今

<sup>17</sup> 如〈西湖雜詠十四首〉、〈女伴中有以香奩雜詠詩見示者戲為廣之得十六首〉、〈題吳蘭雪新田十憶圖十首〉、〈女遊仙詩二十首〉、〈嫁女詞五首〉……等，都是以七言絕句形式呈現的「組詩」。

<sup>18</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9。

<sup>19</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4。

夜宿何處，明月蘆花客夢涼。」<sup>20</sup>，「江柳」、「片帆」、「孤舟」，顯示了送別的场景，「夕陽」則暗示了時間，江水浩渺無際，又平添了幾許蒼茫之感，更襯托出孤舟片帆的單薄與寂寥，「孤舟今夜宿何處，明月蘆花客夢涼」則點出了旅人長期羈留在外的歲月，全詩含蓄的意蘊在描情寫景中自然內蘊。

絕句短，有信手拈來的即興特質，《聽秋軒詩集》中多首口號、口占的作品，都是詩人以絕句的形式記錄了自己當下的情緒感受，如七絕〈除夕口占〉：「晚來仍坐讀書堂，閒聽鄰家度歲忙。唯我新年無長物，兩盆梅蕊一庭霜。」<sup>21</sup>在熱鬧團圓的除夕時分，相對於家家戶戶忙著張羅度年歲之事的情形，詩人心生感觸，一年將盡，卻身無餘物，僅剩階前兩盆梅蕊，和滿庭的霜雪。看似平淡的口吻，「閒」與「忙」的反襯，掩不住的是詩人暗自悲憐孤身家貧的愁苦。

## 2. 律詩

五百八十三首詩作中，律詩作品合計共二百零四首，占全部作品數量的三分之一強。律詩雖然是一種格律相當嚴謹的體裁，但由於篇幅介於古體與絕句之間，與絕句短少精鍊的形式相較，適合詩人抒發較為複雜的生活感受。如七言律詩〈暮春渡江看牡丹時花已被風雨所傷賦詩有感今九月五日買舟探菊尚未放花賦詩一章亦以誌感也〉<sup>22</sup>：

記曾扶病過維揚，曾訪天香賦短章。雙槳輕搖隨月渡，前遊如夢倍情長。

花同我瘦終難折，寒到君心不怕霜。滿目秋光飛木葉，飄零十載又重陽。

由詩題可知，詩人憶起乾隆六十年時的暮春時節，應左畹鄉夫人之招，同赴揚州賞芍藥花，然花卻已被風雨所傷一事。首聯及頷聯提到回憶前遊，詩人與諸女伴

<sup>2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2。

<sup>21</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2。

<sup>2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2。



與月兒相伴，泛舟湖上，如今回想，當時的舊地重遊，卻恍如夢境一般，觸動了詩人多愁善感的思緒。此行再赴揚州探菊，「花同我瘦終難折」，詩人將菊當作另一個自我，惺惺相惜，菊花含苞未放，如同我般清瘦弱骨。「寒到君心不怕霜」，詩人寫菊的高節姿態，也透露了自我情懷與心志。尾聯寫木葉搖落呈現出秋的蕭瑟之景，詩人語出感慨自己的遭遇亦如同秋葉般隨風飄零。

此外，寫景記遊內容，駱綺蘭也多選擇以律詩的體裁呈現，她對自然萬物有著顯著的感受力，善於將自己的個性融於自然景物中，她那巾幗不讓鬚眉的英風豪氣，在描摹景物時，便展露出氣象恢弘、蒼老遒勁之美，如五言律詩〈登木末樓〉<sup>23</sup>：

載酒獨登樓，憑闌四望收。江光初過雨，山意欲成秋。霸業隨流水，孤城起暮愁。微茫烟樹外，帆影落瓜洲。

詩人獨自備酒登樓，憑闌望遠，壯闊遼遠的視野盡收眼底。江上雨意朦朧，和遠山斑斕的秋色交相輝映。如此的景象牽動了詩人懷古的情緒，生發出江山依舊在，「霸業隨流水」的歷史情懷。此中情緒愈來愈濃，最終凝聚成籠罩在尾聯中迷離蒼涼的愁霧。那種尋幽弔古的時空悵懷，也傳達出駱綺蘭生意寥落、孤清冷寂的生命體會。

## 二、組詩的運用

在駱綺蘭《聽秋軒詩集》中另有一個創作特色，即偏好使用組詩的形式。據筆者統計發現，駱綺蘭的組詩創作共有九十二組，合計三百一十二首詩作，占其五百八十三首詩作的 53.5%，約二分之一強。以組合首數來看，有二首、三首、

<sup>2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

四首、五首、六首、八首、十首、十四首、十六首、二十首等不同的組合方式。

司全勝於〈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一文中，對組詩所下的定義為：「在同一詩題下，由作者集中創作的、形式一致的，共同表現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詩歌的集合。」<sup>24</sup>組詩少則二首一組，多則十幾首、幾十首甚至上百首一組，歷來文人多有創作，如曹植〈贈白馬王彪〉七章、杜甫〈秋興八首〉都以其章法嚴密、氣脈一貫相連、起承轉合的完美鋪敘而成爲此中傑出的典範作品。由於在單首詩作中無法盡情抒發情感或情緒，或針對同一主題、事件，欲呈現多面向的思維以及使用不同角度的著眼點切入時，都是詩人選擇組詩來創作的重要原因。

仔細考察《聽秋軒詩集》中的組詩內容，可以發現包含了題畫酬答、旅遊寫景、詠物述志、紀夢遊仙等題材，例如西湖向來是杭州最著名的風景名勝之地，陽春三月，鶯飛草長，桃柳夾岸。著名的西湖十景，讓歷代文人墨客流連忘返於此地，心醉神怡，寫下不少吟詠之作。組詩寫景具有獨特優勢，這些詩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了詩人所到之處的景色或特有的風土人情，它們彼此聯繫但又互相獨立，共構了詩人眼中一幅完整的山水圖畫。<sup>25</sup>駱綺蘭選擇以組詩的形式，鋪寫西湖景致的〈西湖雜詠〉十四首，透過細微的視覺、聽覺摹寫角度，生動勾勒出西湖的春色與美景，動態與靜態的景物並置，也展現了個人細膩獨特的審美角度。如第一首：

偶同女伴泛西湖，真個西湖似畫圖。水浸天光晴亦雨，雲迷山色有還無。<sup>26</sup>

置於這一系列〈西湖雜詠〉組詩的第一首詩作，駱綺蘭選擇以全景的視角，點出西湖如詩如畫的朦朧美景，水天一色，互相浸淫，雲霧繚繞，山色空濛，似有若無，幾乎讓人錯疑己身進入一幅世外桃源的畫境之中，以及第七首：

<sup>24</sup> 司全勝：〈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語文學刊》第1期（1998年1月），頁6。

<sup>25</sup> 李正春：〈論組詩文體特徵與表達功能〉，《學術交流》第10期（2007年10月），頁152。

<sup>26</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5。

白傅堤邊春草綠，雷峰塔外夕陽紅。南屏山上雲如縷，卻伴鐘聲出梵宮。<sup>27</sup>

白傅堤邊的春草綠意生發，映襯著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詩人巧妙地運用紅、綠兩種互補色的對比，來增加視覺的豐富性及給人的深刻印象，再加上襯以南屏山的如縷白雲，詩境如畫境，色彩斑斕，明亮動人。而遠處佛寺傳來的鐘聲，襯顯了此刻的寧謐之美。視覺與聽覺兩種感受的並現，也使得整首詩作更加生動。又如第二首：「渺渺平湖漠漠烟，酒樓斜倚綠楊前」、第五首：「十里琉璃明似月，樓臺高下映分明」、第九首：「聞說西湖可採菱，菱花開處碧波澄」等句，處處可見詩人為西湖塑造了另一種獨特的幽靜清雅之美。

《聽秋軒詩集》中最常見的組詩形式是「一題數首」。「一題數首」，是指以單一題目為中心，從各個角度下筆勾勒描繪，雖然在同一個主題的架構之下，但每首各自獨立成篇，分錄其事，大抵篇幅遼闊，並無明顯的章法結構、起承轉合連貫，亦無必然性之內在連繫，每首詩均可獨立成唯一完整作品。<sup>28</sup>除了前列舉的寫景之作〈西湖雜詠〉十四首外，還有駱綺蘭記述自己的夢中情景，形成了以「夢境」為主要架構的組詩〈紀夢詩〉八首。司全勝為組詩所作的定義曾云「組詩乃共同表現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詩歌的集合」<sup>29</sup>，他更進一步解釋所謂「共同表現同一思想」，是指一首組詩中的各首單詩不僅是在一種情感推動下完成的，而且每首單詩都為共同表現同一思想內容服務。<sup>30</sup>駱綺蘭的組詩之作〈紀夢詩〉，每首皆以「夢」字為首，記錄夢境內容，因而展開鋪敘，呈現出組詩的整體感，其中第一、二、四、五、六、八首以「夢入」及「夢到」二字，作夢中所遊之地的鋪陳，若再細究其內容，第一、二首描述的是仙境的情景；第四首則是在夢境中來到修禪淨地，詩中對於棲禪之地更有「深林覆一菴。……草堪名忍辱，花似綻優曇。古洞風雲出，清池星斗涵」的刻畫；第五、六首是入仙境遇仙者，仙者邀請詩人一齊誦念

<sup>2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6。

<sup>28</sup> 參考胡慧南：《沈宜修及鸞吹詩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6月），頁167。

<sup>29</sup> 司全勝：〈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語文學刊》第1期（1998年1月），頁6。

<sup>30</sup> 同前註，頁7。

金經，共習長年之術；第八首：「夢到耕桑地，茅簷三五家。依牆瓜正熟，臨水稻初花。稚子知炊黍，閨人盡績麻。終朝勤力作，溪日不曾斜。」，可知於夢中所遊乃恬靜平淡的耕桑之地，那宛如陶淵明筆下純樸寧靜的世外桃源般之情景，這首詩作也隱約透露出身心俱疲的駱綺蘭內心深處對於躬耕歸隱生活的嚮往。而第三、七首卻是詩人經由夢境，滿足速變身份的理想，一是金榜掛名的「青衿客」，一是驍勇善戰的將領，而此二者皆是現實社會中，女性永遠無法企求的身份。〈紀夢詩〉呈現出詩人在對現實失望後，為自己虛擬出的理想世界。

與此結構概念類似的「一題數首」詩例，尚有以二十首成一組的七絕〈女遊仙詩〉，駱綺蘭出於對仙界生活的企慕，其運用了豐富的想像力，在二十首詩作中，羅列並描摹了女仙生活的多種樣貌，本文第四章第三節已有詳細論述，於此不多贅敘。以及以十六首成一組的七絕詠物詩作，詩題名為〈女伴中有以香奩雜詠詩見示者戲為廣之得十六首〉，駱綺蘭以釵、釧、耳環、指環、粉、脂、黛、香、髻、帕、鞋、裙、鍼、線、繡床、鏡等十六件女子閨房之物各自為題，吟詠成詩。內容不單僅是閨中女子情態的狀寫，詩人更經由此組詠物詩，呈現出自己的樸素形象，如詠〈耳環〉：「桃花雙靨乍融酥，妥珥低鬟映玉膚。卻笑羅敷粧太艷，採桑猶自綴明珠。」<sup>31</sup>珥璫的點綴，恰能襯托肌膚的潔白似玉，然而詩人卻自笑配戴耳環的自己，粧容過艷，猶如羅敷女采桑卻綴以明珠之舉；以及詠〈粉〉：「六朝傅粉屬郎君，面藥唐家賜近臣。偏是蛾眉能淡掃，佳人原自有天真。」<sup>32</sup>強調女子淡掃蛾眉的自然之美，再如詠〈釧〉云：「盤龍刻鳳巧成雙，偏向羅衣暗透光。為愛臨池愁腕弱，幾回卸卻置書牀。」<sup>33</sup>釧的樣式是雕工細琢的龍鳳圖案，隔著羅衣，卻仍隱隱透光。這麼美麗的釧，卻因詩人揮翰臨池的不便，幾度卸下置放書牀。駱綺蘭曾在詩作中自云「不羨綺羅豔」<sup>34</sup>，表明不喜粧粉、不愛華麗服飾的樸素性格，而王文治在《聽秋軒詩集》序文中亦稱其「家居輒手一編，華臉之處皆弗願」

<sup>3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8。

<sup>32</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8。

<sup>33</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8。

<sup>34</sup> 〈病中戲作〉，《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8。

<sup>35</sup>，我們可以發現詩人運用巧思，詠女子香奩之物卻間接形塑自己的用意，對照以上詩作，駱綺蘭的性格、形象也更加突顯了。「一題數首」的組詩形式，在結構系統性方面的優勢，無疑是包覆這個概念的最佳載體。

再看詩集卷六有四首詠〈孤鶴〉、〈病鶴〉、〈籠鶴〉、〈憶鶴〉的並列詩作<sup>36</sup>，明顯是詩人刻意所為的詠物抒懷組詩之作。《詩人玉屑》中說：「眾禽中唯鶴標致高逸」<sup>37</sup>鶴意象本身具有超凡絕塵的隱逸氣息，也是高士形象的象徵。駱綺蘭終其一生窘迫困頓的生命遭遇，以及無法實現自己社會價值的深刻苦悶，透過詠鶴來抒發自我的情感與受挫的鬱悶，詩作內容如下：

〈孤鶴〉：

飄蕭隨所適，耿介不求援。欲和朝飛操，羞乘並轡軒。簫諧雲引鳳，蒲暖水巢鴛。別有幽棲性，難同若輩言。

〈病鶴〉：

煙霞性本清，何事動哀鳴。照水影原瘦，隨風骨更輕。倦飛憐短翮，貞疾轉長生。秋月新涼夜，空餘望遠情。

〈籠鶴〉：

凌霄曾有志，何意在樊籠。斂翼向霄漢，埋頭臥雨風。自傷儔侶散，誰戀稻粱豐。安得逢支遁，翱翔入碧空。

〈憶鶴〉：

何人籠鶴去，回憶轉淒然。眠處留春草，歸時望暮天。雙飛新活計，獨舞舊因緣。他日須騎汝，鸞旌謁上仙。

<sup>35</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1。

<sup>36</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8。

<sup>37</sup> 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卷十，（臺北：世界書局，1960 年 12 月），頁 216。

第一首詠孤鶴雖飄零寥落，卻有著高操的志節，隨遇而安。頸聯以「鳳」、「鴛」皆得其適切之所，而孤鶴的離群索居，背後卻有著幽棲之性的難言之隱。在詩中有發現有不少線索皆指涉「孤鶴」實為詩人的化身，如「欲和朝飛操」運用了衛侯女為齊太子服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的典故，暗喻了詩人的寡鵠之悲。「羞乘並轡軒」無疑是孀居後食貧自守的困頓生活。雖然孤鶴的處境如此，但詩人以「耿介不求援」寫出了她不落泥淖的灑脫態度，顯示了她蔑視苦難的堅強和豁達。尾聯「別有幽棲性，難同若輩言」，透過孤鶴形象的描摹，可以看出駱綺蘭甚至將這種心境發展成「孤高」的態度，展現出一種超越世俗的姿態。

駱綺蘭年過四十後，身體孱弱，多為病所侵，詩作中多有弱病的描寫，如「一病詩情減，全彫筆上花」<sup>38</sup>、「弱骨年來病易侵」<sup>39</sup>、「病來欹枕幾回驚」<sup>40</sup>、「每逢春至病偏多」<sup>41</sup>……等，可以想像她為病所苦的體貌和愁思。第二首〈病鶴〉詩中，駱綺蘭曾自言「情隨山水遙，疾中煙霞痼」<sup>42</sup>，熱愛山水成癖的詩人，本應如同性親煙霞，自在遨翔的鶴鳥般，然而卻成了影瘦骨輕，發出哀鳴的病鶴，長久為「貞疾」所苦，於是斂起短少破敗的羽翮，空望遠方興歎。

第三首〈籠鶴〉更是傾吐了詩人無法施展才智的鬱悶。「凌霄」與「樊籠」的對比，形成了強烈的諷刺，接下來頷聯「斂翼向霄漢，埋頭臥雨風」，則表明了在現實環境中的受挫與屈抑，不僅抑鬱不得志，更感傷儔侶分散。無法消解的愁緒，只能希冀終有一日能逢高僧支遁，得道升天，掙脫牢籠的囚錮，遨翔碧空。

第四首則藉憶鶴回憶駕鶴仙去之人，而自己尚留人間「獨舞」，是因為未了的塵緣。「他日須騎汝，鸞旌謁上仙」，苦悶生活中寄託的仍是升天成仙的思想。司全勝於〈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提到：「每首組詩都應當是作者在某種情感的驅動下而完成的，這種情感貫穿於組詩創作的全過程，從而保證了組詩中各首

<sup>38</sup> 〈病中戲作〉，《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8。

<sup>39</sup> 〈暮春月夜感作〉，《聽秋軒詩集》卷四，頁7。

<sup>40</sup> 〈枕上不寐舊疾復發隨園先生見招未赴仍用祝雞元韻再呈〉，《聽秋軒詩集》卷五，頁17。

<sup>41</sup> 〈素溪夫人屢以書來招遊吳下余因事未果賦此寄謝〉，《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2。

<sup>42</sup> 〈四十感懷〉，《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1。

單詩在情感上的相續性。<sup>43</sup>」駱綺蘭藉由組詩的形式，在同一個主題下，塑造孤鶴、病鶴、籠鶴、憶鶴四種不同的形象，將其個人思維與心理情志作了一次完整的表述。

《聽秋軒詩集》中尚有卷一的〈秋燈〉、〈秋燕〉、〈秋扇〉、〈秋帆〉四首，卷一的〈新蕉〉、〈新荷〉、〈新蟬〉、〈新雁〉四首、卷四〈廣陵客舍偶成〉六首之〈秋客〉、〈秋窗〉、〈秋月〉、〈秋鶯〉、〈秋蝶〉、〈秋鴻〉及卷六〈憶菊〉、〈種菊〉、〈對菊〉、〈供菊〉、〈詠菊〉、〈畫菊〉六首等詠物抒懷之作，都是此種單一主題式開展以鋪敘詠歎的組詩形式，演繹著詩人極其纖細多感、複雜豐富的內心世界。

組詩正是以其內容的包容性、結構的系統性及抒情獨特性，突破了單篇詩歌的侷限，使詩人曲折坎坷的生活經歷、複雜微妙的人生感悟和變化多端的情感歷程找到了非常合適的載體。

### 三、《聽秋軒詩集》的意象經營

最早把「意象」作為中國詩學審美基本特徵的是劉勰，其《文心雕龍·神思》中云：「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sup>44</sup>，可見意象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地位。而「意」是指主體在審美時的意向、意圖、意志、意念、意欲、思想情感、人生體驗、審美理想、藝術追求等。「象」是指由想像創造出來的，能體現主體之「意」，並能為感官所直接感受、知覺、體驗到的非現實的表象。「意」由「象」來負載，「象」由「意」來充實。兩者或相反相成，或時空跳躍，或虛實結合，合二為一，便是「意象」。<sup>45</sup>古典詩詞乃是一種凝鍊精緻的文學表現，其呈現方式多含蓄而委曲，通常寫景則藉景抒情；詠物則託物言志，特別是在簡短精鍊的字數限制下，必須透過意象的營造來達到情感渲染的內涵，

<sup>43</sup> 司全勝：〈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語文學刊》第1期（1998年1月），頁6。

<sup>44</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10月初版五刷），頁515。

<sup>45</sup> 鄭宏萍：〈論意象與意境〉，《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0卷第3期（2008年），頁35。

而融入了主觀「情」、「志」的客觀「景」、「物」，或是藉客觀「景」、「物」表現出來的主觀「情」、「志」，都是「意」與「象」的完美結合，它既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又是詩人審美創造的結晶和情感意念的載體。本節將彙整分析駱綺蘭《聽秋軒詩集》中所呈現出的意象，進一步地了解詩人創作所隱含的內心情志和著意經營的審美意圖。

### （一）鴻雁的意象

鴻雁是一種大型的候鳥，大曰鴻，小曰雁，飛有行列也。鴻雁以北方為居，每年秋冬季節，牠們成群結隊地向南遷飛避冬，其必須遠離故鄉的習性使人為之傷感，尤其漂泊在外的遊子，常由雁聯想到自身，或經由自身反觀於雁。因此，在極重視家園故土的中國人眼中，鴻雁便隱含了「漂泊」、「思鄉」的意義，如杜甫〈旅夜書懷〉：「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sup>46</sup>及曹丕〈雜詩〉二首其一：「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sup>47</sup>皆傳達出孤獨飄零之感以及對故土的無限思念。

駱綺蘭的生命歷程中，歷經了多次的居所遷徙，因而她也擅用鴻雁的意象來傳達身世的飄零與命運的悲戚之感，如〈花朝前二日將歸金陵留別畹鄉夫人〉<sup>48</sup>：

還家擬在杏花前，偏是河橋細雨天。春燕逢人如惜別，秋鴻為客又經年。  
多君贈答能相慰，嘆我飄零只自憐。離緒歸心兩難遣，征衫都被柳絲牽。

<sup>46</sup> 唐·杜甫：〈旅夜書懷〉。收於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9，（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489。

<sup>47</sup>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頁 401。

<sup>48</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7。



秋天即將南飛過冬的鴻雁，此刻成了詩人的化身。經年居所的不斷遷徙，遠離故土的自己，就好比秋天的鴻雁離開北方的家，寄居南方漂泊為客，年復一年。駱綺蘭在此將秋鴻每年不得不南飛，遠離故巢的特性，與自己身不由己如同蓬草般飄散的遭遇相結合。於此，詩人已非客觀觀物，而是將它完全調合起來，達到物我合一。高空飛鳴的秋鴻，亦即詩人情感的形象化，那物與我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沒有分別的。

鴻雁常以雁陣出現，在飛行時排成「一」字或「人」字，因此離羣脫侶的「孤雁」意象就具有了非比尋常的孤單淒涼之感。清代黃鈞宰《金壺七墨·浪墨》云：「禽類中雁為最義，生有定偶，喪其一，終不復匹。飛則獨後其群，宿則羣雁環止一處，而孤雁徹夜周巡，若人之偵察者。」<sup>49</sup>大雁是一種貞禽，一旦結成配偶，終生相依相偎，若失其一，則終身不再尋找新的伴侶，而成為雁奴，負擔起群雁休息時的守衛工作。早年喪夫的駱綺蘭，在詩集中常吐露出孤寡落寞之感，如「諸親含淚挽行車，憐我孤身到海涯」<sup>50</sup>、「雙鬢忽然將半白，孤身何以慰平生」<sup>51</sup>。「孤雁」忠貞不渝、信守不二的形象，讓駱綺蘭藉其為情感媒介，傳遞訴說自己的相思、堅貞之愛，既含蓄委婉，又真摯感人，卷一〈擬唐人獨鵠歌〉<sup>52</sup>可謂其自況之作：

莫愁湖邊春水生，莫愁湖上春花明。雙鵠雲中振羽下，雙飛雙止湖之濱。  
一旦分張隔江海，綠波依舊金堂改。何能隻翼奮秋風，空使高情溯晴靄。  
鷗鳥銜雛志不平，鴛鴦得意還相輕。舉頭咫尺覺天近，時向白雲喚一聲。  
離羣脫侶由來慣，亭亭危立孤松畔。扶搖萬里會有時，直駕神仙上霄漢。

鵠，鳥綱雁形目，體型似雁而略大。一般常以「孤鴻寡鵠」比喻失去配偶的男女，

<sup>49</sup> 清·黃鈞宰：《金壺七墨·浪墨》卷六，頁1。收於《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8年）。

<sup>50</sup> 〈留別諸親二首〉其一，《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6。

<sup>51</sup> 〈菡香硯長見示新詩乃同令兄雅堂惜別唱和諸作讀之生感〉，《聽秋軒詩集》卷六，頁6。

<sup>5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3。

或以「寡鵠」比喻喪偶的婦人。〈擬唐人獨鵠歌〉詩中，春光明媚的莫愁湖邊，原本雙宿雙飛的兩隻鵠鳥，不幸一朝分張乖離，其中一隻成了離羣脫侶的獨鵠。銜雛的鷗鳥，偶居不離的鴛鴦，都突顯出獨鵠的孤單落寞。昔日的「雙飛雙止」，與如今成了「隻翼」形成強烈的對比。詩人借獨鵠喻己，透過獨鵠的意象，傳達出寡婦內心孤淒無伴、漂泊無依之感。又如〈秋窗〉<sup>53</sup>：

紙窗燈不紅，星星秋雨中。無人知此景，天外有孤鴻。

詩句一開始，駱綺蘭以「紙窗燈不紅，星星秋雨中」寫出了窗內黯淡昏黃的光線，以及窗外零星秋雨的兩種景象，營造出淒冷的氛圍與色調。駱綺蘭以景喻情，除了暗喻自己的處境之外，也將自己內心孤單落寞的心境，投射至天際那孤飛的鴻雁。詩人將主觀情感與物融為一體，孤鴻的意象也就包覆了詩人此時此境複雜的心理感受，另如〈秋江聞雁〉二首其二<sup>54</sup>：

偶爾泛扁舟，臨風為聽秋。無端惆悵望，孤雁過高樓。

詩人泛舟江上，臨風聽秋，此時，詩人將視角移至孤飛的雁鳥身上，卻莫名的勾起內心悲愁，駱綺蘭的命運何嘗不似那落單孤飛的雁鳥一樣？一個人獨自面對困厄的孀居生活，面對種種生活的困境，如同孤雁振翅奮飛，越過高樓。詩中「孤雁」的意象，除了是詩人孤獨落寞的境況遭遇，飛越高樓更象徵了孤雁必須獨自面對的層層考驗與關卡，真實的傳達出嫠婦生活不僅是在情感上的空缺，孤寂，更難捱的是還得克服許多生活上的艱難與苦辛。

詩集中駱綺蘭以落單的鴻雁表現出孤單淒涼的意象者，如：

<sup>53</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3。

<sup>54</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

風急天寒雁失羣，江南江北路難分。關心更上層樓望，看到孤帆入暮雲。

（〈送裕初三弟歸金陵〉，1：9）

話別西窗月影殘，一聲秋雁過江寒。臨歧不敢輕垂淚，忍到孤舟獨自彈。

（〈將返潤州留別諸姊妹〉，1：13）

老屋三椽餘，欹斜依野渡。身如旅雁孤，心與閒鷗住。

（〈四十感懷〉，4：11）

孤鴻江上怕經秋，為怯寒衣起暮愁。宮錦忽從雲外得，蓬軒早見月光流。

（〈蒙寄贈錦緞等物作此報謝〉，5：21）

柴門日日長青苔，又聽孤鴻雪後哀。漫比圍碁心好勝，不因得句悶難開。

（〈偶成兼呈夢樓師〉，4：13）

天遙地闊中的一只鴻雁，在喪偶獨居的詩人眼中看來，亦是孤單無依的。她惆悵相望，目光追隨著孤雁奮飛於天際或過江時偶一哀鳴的身影，彷彿自己也是那漂泊無依的鴻雁，在廣大的天地之中，顯得極其蒼茫渺小。這種飄零無依的情感，無疑正是詩人內心情緒的回應。

## （二）舟船的意象

人的一生，猶如舟船行之於水中，偶來的急風惡浪，使得舟船顛簸難行，幾至覆溺。駱綺蘭曾於〈海上風雨行〉描述其坐焦巖佛閣時所觀海上舟船突遇風雨之景象：「何人涉險乘小舟，輕如萍梗飄洪流。天光入艙倒作底，浪花壓人時打頭。」

盲風助威雨直注，彼岸欲到帆難收。」<sup>55</sup>風雨無情，浪濤翻湧的驚險景象，猶如人生遭逢的諸多變故與磨難。

舟船本是一普通物象，它沒有思想，沒有情感，但是它一旦融合了詩人的主觀情感，移入了詩人的人格情趣後，便具有不同於表面意思的象徵意義。而作為中國古時候最重要的水路交通運輸工具，加上駱綺蘭生長於江南，風光明媚、旖旎的水鄉澤國，河道縱橫，運渠網布，往來運輸多須具舟以行，且同時具有遊樂賞景的娛樂功能，因此，舟船也就成了江南當地特殊的人文景觀。

江南居民的生活、旅遊、娛樂，多與舟船有著密切的關係，因而可以發現舟船的意象反覆地出現於《聽秋軒詩集》中。在表現的手法上，駱綺蘭使用修飾語，如孤舟、扁舟、蘭舟、輕舟……等，使得舟船的形象更為具體；或以部分代表整體，如棹、帆、橈、楫……等，縮小了舟的形象；又或以背景的廣闊反襯舟的渺小，如水域、天氣、氣候……等，突顯出舟船在大自然的威力下，顯得十分微不足道。<sup>56</sup>

由於舟船漂泊不定，無所為繫的特性，因此駱綺蘭以之比況，將其與自身際遇相連結，詩作中多運用「孤舟」、「孤篷」、「孤帆」、「一舟」、「一帆」……等意象寓寫漂泊滄桑之感，這無疑是詩人幾經居所遷移與喪夫後孤苦無依的現實與心理景況之寫照，如以下幾首詩作：

薄暮雨初霽，空江日已斜。沿堤孤客舫，近水幾人家。

（〈晚泊龍潭〉，1：1）

露氣清於水，孤篷月色微。夜寒村酒釀，秋老稻花肥。

（〈舟泊丹陽〉，1：3）

<sup>55</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

<sup>56</sup> 參考蕭乃菲：〈古典詩詞中的舟船意象〉，《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00年1月），頁40。

寒江潮落泊孤篷，點點漁燈隔岸紅。夜靜滿船明月影，吳歌疑在夢魂中。

（〈吳江夜泊〉，1：5）

歸裝典盡舊衫裙，孤棹沿江撥浪紋。曉夢未離京口樹，愁心先挂白門雲。

（〈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4：15）

愁眼豈能展，舟行日已斜。未能娛白頭，差免委黃沙。有媳思營塚，飄蓬莫問家。懶看江上月，無語對燈花。

（〈扶先舅柩歸里至棲霞舟中作〉，5：20）

前三首是駱綺蘭孤身乘舟，舟船於龍潭、丹陽、吳江等地停泊靠岸時的心情感懷。因人在旅途，所見多異鄉景物，更容易觸發無限的思緒，詩中的「孤客舫」、「孤篷」已暗喻了詩人所乘之舟，是岸邊唯一一只停泊的船隻，這是真實的景象描述，亦是詩人當下的心情寫照。詩人復以「薄暮」、「空江」、「露氣」、「月色」、「寒夜」、「寒江」、「靜夜」等語境烘托出淒清冷寂之感，在夜泊異鄉的蕭瑟氛圍中，舟船所乘載的既是詩人的身影，也是詩人飄泊無依的心。又〈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和〈扶先舅柩歸里至棲霞舟中作〉詩中，駱綺蘭同樣以「孤棹」和「舟」的意象，傳達了孀婦淒苦無依的景況。

在另一首〈將返潤州留別諸姊妹〉詩中，「孤舟」也成了駱綺蘭飄泊身世的象徵與寫照，其詩如下：

話別西窗月影殘，一聲秋雁過江寒。臨岐不敢輕垂淚，忍到孤舟獨自彈。<sup>57</sup>

駱綺蘭以月影的殘缺暗喻手足之間的短暫相聚終將別離。喪夫後孤苦，無所附屬的詩人在登上舟船，與手足離別後，獨自落下離別之淚，繼續自己孤單飄零

<sup>5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3。

的生命旅程。江面上的一葉孤舟，就是詩人孤苦飄零命運的化身。

駱綺蘭在許多送別親友的詩作中，也使用了舟船的意象，一方面說明了現實的情境，另一方面也暗喻了送別時的離愁情緒，如：

江柳千條挂夕陽，片帆西去水茫茫。孤舟今夜宿何處，明月蘆花客夢涼。

（〈送介亭伯父歸金陵〉，1：2）

風急天寒雁失羣，江南江北路難分。關心更上層樓望，看到孤帆入暮雲。

（〈送裕初三弟歸金陵〉，1：9）

三年客舍共相依，今日扁舟獨早歸。酒盡河橋相送處，楊花如雪點春衣。

（〈送畹鄉夫人歸潤州〉，1：9）

明日河橋別，扁舟繫柳枝。勸君休更折，恐惹淚如絲。

（〈送費夫人〉，1：10）

久聞裴令愛招賢，幾度修書迓樂天。別酒心懸千里月，高樓目送一帆烟。

（〈中秋前三日送夢樓師遊廣陵〉，4：11）

離亭楊柳未成絲，餞別深杯各自持。欲問歸帆定何日，且從排悶強裁詩。

（〈攜樽過快雨堂送夢樓師遊吳門是日大雪適諸同門俱至〉，5：5）

連朝風暖鳥聲和，喜接新詩仔細摩。把酒數杯梅蕊放，懷人明日柳絲多。

春光迷路紅如醉，水色浸衣綠有波。偏是知音容易別，挂帆此去奈愁何。

（〈留別浣雲夫人〉，5：12）

無論是片帆、孤舟、孤帆、扁舟、一帆、歸帆、挂帆……，都將乘載著親友的身影而離去，看在詩人的眼裡，心頭感受到的盡是濃稠的離愁別緒，因為此時別離，下回相見之期不知更待何時，因此形容舟船的「孤」字也寓意著旅者和送行人內心的孤寂悵然之感。扁，喻其小也，故一葉扁舟，江海茫茫，越發比照出其渺小，而微渺的舟船乘載著即將離去的親友，也乘載著彼此的離情，晃盪於江海之中，營造出面對離別之事，也無能為力的無奈之感。〈攜樽過快雨堂送夢樓師遊吳門是日大雪適諸同門俱至〉詩中，駱綺蘭與諸同門齊至快雨堂為即將臨行的老師王文治送別，眾人舉杯共飲，一訴離情，「欲問歸帆定何日」，旅人尚未出發，送行人卻急於詢問歸期定於何日，可見駱綺蘭以「歸帆」的意象，寄託其盼歸之情。在另一首〈寄懷夢樓師〉詩中，同樣表達出對老師王文治的掛念，並殷切企盼老師早日歸來，內容如下：

不待傳經半載餘，絳幃眠食近何如。煙雲過眼原知幻，梅柳迎春又欲舒。

仙佛修成魔未盡，詩書入妙習全除。近聞裴令招賢士，何日乘槎返故廬。<sup>58</sup>

距離上次的離別至今，相隔半年多，駱綺蘭對於老師生活起居，睡眠飲食的關心，在前二句中表露無遺。詩末同樣則以「乘槎」的意象表露出深切的盼歸之情。

嘉慶五年（1800），為了答謝老師王昶在新宅「聽秋軒」落成時，親為作記，囑人繪圖，又邀諸名士閨秀題詞之事，駱綺蘭感動之餘不忘賦詩奉謝，其於詩中曾云：「淒涼貧女百無求，新構茅堂似小舟，人喜韓歐生并世，文從屈宋寫悲秋。」<sup>59</sup>，駱綺蘭將新起的居所仍名為「聽秋軒」，因為「聽秋軒」對駱綺蘭而言，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不僅是她在喪夫後主要的活動場所，更是她的精神寄託。生活貧苦的她，勉力而築起的草屋，就像是一葉小舟，讓她在變化莫測

<sup>58</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21。

<sup>59</sup> 〈王蘭泉先生既作聽秋軒記復屬好手繪圖并邀諸名士閨秀題詞彙成一冊見贈賦詩奉謝〉，《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9。

的茫茫人生旅途中得以棲身，有所倚靠。駱綺蘭以「小舟」的意象來呈現出足以乘載她漂泊生命的象徵，那不只是有形的，也是一顆疲憊的心的無形居所。

現實生活的不順遂，使人容易緬懷美好的過往，在駱綺蘭詩中多有憶舊之作，因而筆下的「舟船」還隱含著回憶的意象，或以此思舊友，或藉此憶前遊，如以下所列舉之詩作：

小閣頻年展卷餘，佳遊到處與君俱。秦淮春夜燈連舫，吳苑秋晴月滿湖。

爭和新詩都忘倦，相將勝侶不愁孤。此來重放平山棹，笑問名花識我無。

（〈立夏前三日余方小病習靜閨中適左畹鄉夫人聞揚州芍藥盛開邀余同往余力疾渡江賞名花之綺麗感故宅之蒼涼撫今追昔情動於懷賦詩四章聊以誌慨并呈畹鄉〉其四，4：4）

綠楊烟裏赤欄干，好是扁舟幾度看。昨夜雷鳴驚遠夢，今朝風細怯輕寒。

（〈揚州春雨〉，4：17）

先生畫艇繫河湄，猶憶荒齋下榻時。飯罷綵牋旋索句，燈殘玉局尚敲碁。

（〈輓隨園先生三首〉其二，5：23）

為覓良醫更遠遊，書來招我住揚州。擊鮮聊餽先生饌，寢疾還浮釣客舟。

（〈輓隨園先生三首〉其三，5：23）

春江一別幾多時，忽忽秋來鬢有絲。記得揚州書畫舫，芰荷香裏寫新詩。

（〈立秋後一日招同玳梁世妹過快雨堂聽曲午後先生作書命蘭兼玳梁侍立學之賦詩四首〉其二，6：5）

桂花香裏泊扁舟，虎阜曾偕道蘊遊。過眼湖山真似夢，一春煙雨冷於秋。



駱綺蘭透過「舟船」的意象，讓自己彷彿走進回憶的時光隧道裡，揚州賞芍藥，以及遊湖觀荷，或恩師袁枚停泊相訪的畫艇舊影……這些記憶的片段，都透過「舟船」來呈現，而「舟船」就像是啟動詩人記憶之門的一個開關，也是詩人用來連結故友、舊遊的重要媒介。

以上可知，舟船在駱綺蘭的筆下，除了暗喻她漂泊零丁的寡婦命運，也隱含了離情、盼歸、憶舊、懷人等象徵，成為負載詩人情感和思緒的心靈之舟。

### （三）明月的意象

明月皎潔，靜謐，它亙古不變地懸於中天，缺而後圓，圓而後缺，瀟灑來去於袤廣的天空。自古以來，千百年來文人騷客對它情有獨鍾，青睞有加，詩人常常賦予它純美的意境，曼妙的詩句，賦予它豐富深沈的情感內涵。

「明月」在駱綺蘭的作品中大量被運用，如靜態的明月、昏黃月、新月、微月、皓月……，動態的月滿湖、月掛樓、月落、月漸生、月自圓、月上遲……月的狀態有月高、月冷、月黑、月白、月盈……，在不同的地點有江月、深澗月、半牕月、松月、莊頭月……，在不同的時間有秋月、三吳月……等，「月」在駱綺蘭的筆下，就像是被賦予了多情的、多變的象徵符號，隨著詩人的主觀情意而有不同的衍繹。

夜幕低垂，明月孤懸中天的形象，月光清冷的色彩，月兒的陰晴圓缺，如同世事的悲歡離合，皆觸發了駱綺蘭淒苦哀傷的愁情，「明月」成為她建構蒼涼冷寂世界的一個重要意象，如〈暮春月夜感作〉：

江南楊柳又成陰，弱骨年來病易侵。千古多情唯月色，一春所得是花心。

簷添新綠和愁看，苔掩殘紅著意尋。十二欄杆都倚遍，小樓前後夜沈沈。<sup>60</sup>

詩人在詩題處直接點明是在暮春月夜的時間點和環境下的感懷之作。第一句言柳樹成蔭，暗示了春光將盡，也呼應了詩題點明的暮春季節。孱弱多病的詩人，拖著病體踏出閨房，來到了庭院，仰頭望見的是一輪圓月，圓月多情，陪伴並看照著春天繁麗的花景，觸景傷情的駱綺蘭，對照身邊的景物，她倚遍闌干，滿心愁緒看著「青苔」、「殘紅」的蕭條景象。在月光下，孤獨的身影，吐露出詩人內心的萬般愁緒和百無聊賴之感。駱綺蘭在這首詩中，運用「多情月」反襯「傷心人」，而達到了強烈的抒情效果。

另一首〈中秋二更見月〉詩，除了藉明月鋪陳出淒清孤獨之感，亦可發現駱綺蘭通過明月的意象所呈現出的自我，詩云：

圓月空懸坐二更，嫦娥不語倍多情。一年最愛今宵好，三界無如此地清。

桐露尚隨殘葉落，江鴻特向寄巢鳴。淒涼何事能消遣，看到五更天欲明。<sup>61</sup>

中秋之月，月圓如鏡，皎潔明亮，詩人獨自望月，觀至天明。詩中透過人與月的對應，我們可以發現那清亮無暇的圓月，猶如是詩人人格精神的展現，駱綺蘭通過中秋清明之月的意象，展現了其孤高自處的情懷。詩句中，不語卻多情的既是嫦娥，也是獨自望月惆悵，自我遣懷的詩人。二更時分，萬物俱靜，秋天的露水，隨著梧桐葉的飄落而滴下，也落入詩人心頭，蕩開心中濃濃的愁緒，飛鳴而過的鴻雁，更增添了秋天蕭瑟寂寥之感。這淒清孤靜的月夜，猶如駱綺蘭孤寂清冷的心境，「淒涼」二字，更道出了孀婦埋藏心中的萬般愁苦。在詩作中，藉由明月的意象而呈現出詩人其內心孤高自潔形象的例子，尚有〈秋夜對月〉：「金風

<sup>6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7。

<sup>61</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19。

掃盡碧天塵，皎皎空中掛一輪。自是姮娥孤處慣，秋來倍顯玉精神。」<sup>62</sup>月中孤處高潔的嫦娥形象，猶如駱綺蘭自我形象的象徵。

駱綺蘭透過「明月」，塑造出一個又一個寂寞淒清的意境，這樣的例子在《聽秋軒詩集》中俯拾即是，略舉如下：

江南木落雁飛初，月色朦朧透綺疏。 （〈自題秋燈課女圖〉，1：13）

四壁蛩聲不斷鳴，闌干倚遍下階行。桐陰滿地無人賞，偏是今宵月倍明。  
（〈秋夜〉，2：3）

白雲一片秋，秋來邗水頭。二分明月夜，獨上竹西樓。 （〈秋月〉，4：14）

三更偏愛倚闌干，寂寂無人漏欲闌。惱煞一亭蕉影綠，可憐千里露光寒。  
月高似覺中天近，書去唯愁碧海寬。長笛一聲雲外落，誰家兒女夢初殘。  
（〈秋夜〉，4：15）

……塵世喧傳古仙降，腰紉蘭佩衣六銖。豈知廿載飄零客，雲山故國歸來乎。對此茫茫百端集，明月萬頃愁懷孤。慙媿烏衣無片瓦，不若盧家留此湖。  
（〈遊莫愁湖放歌〉，4：16）

月白夜風清，征鴻度遠汀。忽驚簾幕冷，雙鬢已添星。  
（〈秋江聞雁二首〉其一，5：2）

萬字紅欄曲，雙鸞翠袖垂。惟憐花易落，倚徧月明時。  
（〈落花又四首〉其一，5：11）

<sup>6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1。

乍看月落殘燈燼，旋報窗虛曉色明。十載寒閨風雨夕，憐渠相伴讀書聲。

（〈隨園先生祝雞近作命和原韻二首復第四句〉，5：17）

明月今宵上覺遲，催涼細雨過堦墀。塵凡何得無惆悵，天上猶難免別離。

（〈七夕立秋〉，6：18）

除此之外，月能勾起無限思緒，天上月圓，也企盼能人間團圓，詩人望月而興起思鄉的愁緒，想著故鄉的親友也和自己一樣，彼此的視線在月亮上交接，因而月亮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在人們的心理上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明月，成了旅居在外地的遊子和故鄉親人之間的媒介，成了抒發離愁鄉思的象徵之物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天，駱綺蘭遊焦山，登樓遠眺時，不由得想望見故鄉之處，她寫下〈秋日登焦山海雲樓〉<sup>63</sup>，詩云：

買棹來初地，尋幽上此樓。綠蘿垂古壁，黃葉下孤舟。山翠連雲卷，江聲帶月流。故鄉何處是，望斷白門秋。

駱綺蘭乘舟遊焦山海雲樓，她俯視奔流的江水，望見月光映照在其上。詩人登樓的本意原是「尋幽」，然而她居高臨下所望見的江水，帶走的是什麼呢？直到尾聯「故鄉何處是，望斷白門秋」二句才點明了主題，原來登樓之舉無意間牽動了詩人的思鄉之心，而滔滔不竭的江聲挾帶著月光，就像挾帶著詩人的思鄉愁緒不止地奔流而去。一個「流」字，讓原本無處消歇的鄉愁，彷彿找到了寄託之物，能夠傳達給遠方的親友。除了鄉愁，駱綺蘭將送別親友時的感傷情緒，也一同交付給映照千里大地的一輪明月，如〈中秋前三日送夢樓師遊廣陵〉<sup>64</sup>詩：

<sup>63</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5。

<sup>64</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11。

久聞裴令愛招賢，幾度修書迓樂天（自注：謂賓谷先生）。別酒心懸千里月，高樓目送一帆烟。丹楓江上秋初冷，桂樹山中晚倍鮮。更帶新愁歸白下，鬢絲凋盡女彭宣（自注：時蘭將歸白下）。

中秋佳節將近，本應是月圓人團圓的時節，駱綺蘭的老師王文治卻應賓谷先生之招，將遊廣陵。臨行前駱綺蘭舉杯送別，那離別時的萬般不捨，託付給高懸中天的明月，希望它能代替自己，一路看照著即將遠行之人；也期望映照千里的明月，能傳達自己對遠行者的掛念之情。

晚年「深於禪理」<sup>65</sup>的駱綺蘭，少時早有逸出塵氛之想，因而她筆下的「明月」亦展現了另一種悠閑曠達的意象，如〈棲霞德雲菴題壁〉詩<sup>66</sup>：

數椽碧峰下，半出青松間。明月常到戶，白雲不出山。中有棲禪人，蒼蒼冰雪顏。心將繁華謝，身與猿鳥閒。門前有流水，趺坐聽潺潺。

以及〈宿華陽洞衣雲閣題壁〉詩<sup>67</sup>：

地僻紅塵遠，牕虛白晝閑。寒松深澗月，芳草夕陽山。採藥雲披袖，焚香鶴閉關。桃花與流水，一路送人還。

兩首詩作中的「月」，和碧峰、青松、白雲、流水、深澗、芳草、夕陽、鶴鳥、桃花等一系列有著寧靜清幽的意象並列在一起，呈現出悠閑曠達之美，月色不再是蒼涼冰冷，月兒也不再是寂寞孤懸於天際，而是展現了一個出塵的清雅境界。月

<sup>65</sup> 清·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頁7。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sup>66</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

<sup>67</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2。

夜如此靜謐優美，它往往能使人心平氣和，這時明月的視覺意象成了創作主體的精神狀態的具體反映。在這兩首詩作中，看不到詩人愁腸百結的鬱悶情緒，有的是身與猿鳥閑，桃花流水送人還的愜意。詩人以恬淡脫俗之心曲，描畫清幽澄靜之意境。

另外在〈自題歸道圖四首〉第一首中，駱綺蘭以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將明月的意象提高到一個全新的哲學層次，詩中有云：「今年春去更怱怱，越見繁華眼越空。絕艷名花偏著雨，無雲明月不愁風。」<sup>68</sup>無雲的明月，成了詩人無欲無求，去除我執的內心的具象化表徵，也是她對於寧靜平和世界的追尋目標，這種獨特意象的塑造，更讓創作主體與客體明月在精神上達到一致的契合。

明月的意象，在駱綺蘭的作品中，展現出豐富而多變的樣貌，是她思鄉懷人的情感寄託，也呈現出悠閑曠達之美，並蘊含了詩人獨特的哲學思考，但大多是她生活處境的投射，以及內心情感的表露，因此多藉明月烘托出淒清蕭然、寂寞幽冷的意境，以景襯情，成功達到含蓄蘊藉的效果。

#### （四）鬢髮的意象

鬢髮漸華是古人最能表現年老的一個外在特徵，因為頭髮顏色的變化最能反映人的韶華不再、今非昔比。在《聽秋軒詩集》六卷中，「鬢髮」直接出現就有三十六次，有青鬢、綠鬢、華鬢、白髮、鶴髮、鬢絲……等，以及描述鬢髮的狀態，如鬢蕭疎、髮凋、鬢凋殘、青絲白幾叢、青青髮變……等。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卷僅出現六次，後三卷卻多達三十次，由於《聽秋軒詩集》中的作品乃是依照創作時間的先後次序所排列，因此可知，隨著詩人年歲漸增，便愈增年華老去的感慨。

駱綺蘭在詩作中反覆提及自己雙鬢漸斑，多是抒發韶華不再、青春易逝的慨語，列舉詩作如下：

---

<sup>68</sup>《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21。

青鬢經年改，朱顏暗裏休。春光似春水，都向夢中流。

（〈早春即事〉，4：1）

憶昨移家邗上時，少年樂事花應知。春流無恙向人緣，空對紅芳感鬢絲。

（〈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4：5）

髮凋漸覺金釵重，腰減羞將玉尺量。雲液朝朝和露飲，幾時歸到白雲鄉。

（〈春日感懷〉，4：17）

綠鬢漸稀難諱老，青琴雖遠總聞聲。

（〈次韻酬畢素溪夫人寄懷之作二首〉其二，5：15）

芳樹春來半落花，閨中幼女亦辭家。明知骨肉終離別，奈我蕭蕭鬢已華。

（〈嫁女詞五首〉其一，6：1）

連朝晴日減春寒，兩處香閨慰客單。欲取一枝和露佩，恐教花笑鬢凋殘。

（〈春日謝菖香女史蘭英夫人以桃花見贈〉，6：3）

欲酬知己感深情，指引虛無路自明。只恐蕭蕭雙鬢白，難從苦海贖平生。

（〈送左夫人歸金陵新宅兼謝約余同行四首〉其二，6：4）

春來何事太匆匆，催得青絲白幾叢。舊句新篇收拾好，一齊又託與東風。

（〈除夕立春二首〉其二，6：13）

自歎霜華兩鬢催，客中草草起樓臺。雖貪京口看山便，尚逐江潮有夢迴。

年復一年，詩人觀鏡便望見自己日漸花白的鬢髮，對於青春的流逝，也只能黯然神傷。在〈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和〈春日謝苙香女史蘭英夫人以桃花見贈〉詩中，面對盛開的芍藥花及桃花，那鮮豔奪目的紅，宛若正值韶華之年的少女，更是強烈對比出自己的鬢殘色凋。

對於鬢髮的描寫，「太息韶華去何疾」<sup>69</sup>，除了透露出駱綺蘭的遲暮之悲外，在幾首詩作中，還鋪陳了今昔之感，如前所列舉的〈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一詩：「憶昨移家邗上時，少年樂事花應知。春流無恙向人緣，空對紅芳感鬢絲。」<sup>70</sup>，詩人的記憶回到當時與夫移家揚州時的無憂生活，在繁華喧雜的環境中，兩人日夕閉門聯吟唱和，因而「少年」即代表著過往的美好回憶，詩末的「鬢絲」則暗喻了過往的不復回，日漸蒼老的自己，終究離那段美好的往昔愈來愈遠。另外在〈立夏前三日余方小病習靜閨中適左畹鄉夫人聞揚州芍藥盛開邀余同往余力疾渡江賞名花之綺麗感故宅之蒼涼撫今追昔情動於懷賦詩四章聊以誌慨并呈畹鄉〉第三首<sup>71</sup>：

少時舊宅喜重過，門巷沈沈長薜蘿。近水樓仍紅檻小，出牆柳已綠蔭多。  
侍兒結伴隨蜂戲，鄰女分題剪燭哦。此景思量疑夢裏，鬢絲蕭瑟更如何。

和〈江上聞笛和文峰弟韻〉<sup>72</sup>詩：

又放焦巖棹，來尋古洞仙。江雲浮竹外，海日到牕前。往事如流水，愁懷  
付晚烟。笛聲何處起，吹落鬢絲邊。

<sup>69</sup> 〈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sup>70</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5。

<sup>71</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4。

<sup>72</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7。



詩人以「夢境」、「流水」象徵往事的不再復迴；以「鬢絲蕭瑟」將自己拉回現實世界中，吐露今昔之感。

駱綺蘭還將鬢髮與愁緒相結合，如〈枕上不寐舊疾復發隨園先生見招未赴仍用祝雞元韻再呈〉<sup>73</sup>詩：

底事寒蟬徹夜鳴，病來欹枕幾回驚。敢矜詩共黃花老，爭奈愁隨白髮生。

秋後的蟬是活不了多久的，一番秋雨之後，蟬兒便只剩下幾聲若斷若續的哀鳴了，命折旦夕。舊疾纏身，為徹夜哀鳴的寒蟬所擾的詩人，徹夜未能成眠，內心籠罩著無可言及的愁緒。「爭奈愁隨白髮生」，詩人反覆吟詠自己兩鬢漸霜，日益蕭疎、凋殘，其實就是滿心愁懷的展現。藉由書寫綠鬢漸稀，或鬢絲凋盡，使得「愁」的形象更為具體化的展現，也讓愁情更為擴大渲染。又如〈七夕立秋〉<sup>74</sup>詩云：

明月今宵上覺遲，催涼細雨過堦墀。塵凡何得無惆悵，天上猶難免別離。

人逐彩雲同散後，心隨落葉共飄時。來朝強忍河梁淚，恐惹新霜添鬢絲。

在七夕時節，駱綺蘭藉由牛郎織女苦於銀河阻隔無法相會的故事，根觸自己與亡夫的生死相隔的命運。全詩雖無一字言「愁」，然尾聯的「強忍」二字，暗喻愁緒已經滿漲，再加上鬢絲添霜，已然將愁情完全膨脹放大。

<sup>73</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8。

<sup>74</sup> 《聽秋軒詩集》卷六，頁 18。

## 第二節 《聽秋軒詩集》的創作風格

詩歌風格是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有機結合所形成的整體風貌。而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都與詩人的思想精神、個性氣質密切相關，不同詩人的思想精神、個性氣質浸透於詩歌的內容與形式之中，從而形成詩歌風格的不同特點。<sup>75</sup>正如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云：「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sup>76</sup>，情性所鑠是指詩人的內在修養；陶染所凝是外在的境遇影響，這當中包含了個人的生命經驗、社會的環境及所處時代的風氣，所以作家、詩人的才、氣、學、習等個個不同，情性精神亦各自相異。因此，透過析論作家寫作的藝術風格，得以窺見其個人的內在品性、生命精神、學養才性及時代環境的文學風氣。本節在這樣的基礎下，將駱綺蘭《聽秋軒詩集》的創作風格區分為清妙明朗、哀婉蒼涼兩部分，並分別論述之。

### 一、清妙疏朗

清乾嘉之際，由袁枚領軍的性靈派獨樹一幟，與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分庭抗禮。而性靈說的內涵，袁枚曾云：「詩者，人之性情。」<sup>77</sup>、「若夫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從性情而得者，如出水芙蓉，天然可愛。」<sup>78</sup>標舉獨抒性靈，主張為詩應寫個人的生活遭際，表現自己的真實情感。又云：「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sup>79</sup>、「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不必名人老手也。」<sup>80</sup>這些觀點深受當時女性詩人贊同，她們只要遵循著自己內心真

<sup>75</sup> 吳建民：《中國古代詩學原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2月），頁314。

<sup>76</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10月初版五刷），頁535。

<sup>77</sup>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六，頁190。

<sup>78</sup> 清·袁枚：〈答何水部〉，《小倉山房尺牘》卷七，頁148。

<sup>79</sup>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七，頁227。

<sup>80</sup>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二，頁590。

實的情感即可自然抒發成章，不必強用典故，亦無須勉為合乎唐詩格調。

與袁枚交善，也是駱綺蘭師事的業師之一王文治，其詩學主張亦標榜性靈，在〈靈巖山人詩集序〉<sup>81</sup>中提到關於學養和遊歷的問題時，王文治認為「本之性情者至厚，根之經史者至深」、「助之以風雲嶽瀆之奇，澹之以喜怒哀樂之變，然後伐毛洗髓，鍛鍊而成詩」，同樣的觀點亦見於他自己的〈夢樓詩集自序〉：

余嘗謂人之所得於天者，其已定者也，然必得古人之書以培養之，又必得名山大川及世間可喜可怖可愛可惡之事以淬厲之，又得良師友相與討論而辨難之，而後所得於天者日出而不窮。<sup>82</sup>

因而身為袁枚和王文治詩弟子的駱綺蘭，自然承繼著袁枚性靈說和王文治的創作主張，下筆多抒發自我之性情，其詩不以堆砌雕績取勝，無造作之處。

明清以來，文人多把「清」等同於女性詩歌的特質，女性被說成是最富有詩人氣質的性別，簡直成了詩性「清」的象徵<sup>83</sup>，如清初鄒漪所編《紅蕉集》序文云：「乾坤清淑之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sup>84</sup>「清」意味著脫俗，是形與神結合所產生的美感，它強調一個人身上與生俱來的高貴與典雅的氣質。此外，「清」還意味著天性、本質的自然流露，以及質樸的現象的呈現。此外，它也被理解為一種得自天地的秉賦，與作家的風格息息相關。<sup>85</sup>女性作家作詩總是「發乎情，根乎性」<sup>86</sup>，其詩歌創作不以「三不朽」、「經國大業」為旨歸，因而詩歌在女性手中才真正脫離了過多社會價值的束縛，成為尋求精神自由的途徑，這也使得她們更加接近

<sup>81</sup>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王文治序文，（清嘉慶四年經訓堂刻本），頁4。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

<sup>82</sup> 清·王文治：《夢樓詩集》自序，（清乾隆60年食舊堂刻道光29年補修本），頁1。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冊，頁401。

<sup>83</sup> 詳細論述請參閱孫康宜：〈從文學批評裡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社，民90年10月），頁19-40。

<sup>84</sup> 轉引自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頁897。

<sup>85</sup> 孫康宜：〈從文學批評裡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文學的聲音》，頁27。

<sup>86</sup> 明·鍾惺編：《名媛詩歸》序文，明末（1621-1644）刻本。參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清」的純淨氣質，更能發揮真、善、美的藝術境界。

袁枚曾於《隨園詩話·補遺》中稱駱綺蘭「詩才清妙」<sup>87</sup>、所作之詩「才理清新」<sup>88</sup>、「清妙可喜」<sup>89</sup>，祝德麟讀《聽秋軒詩集》後，評論其詩風「清微澹遠，佳處直逼王孟絕句，亦頗近王仲初，當為近日閨秀之冠。」<sup>90</sup>，並作絕句三首以誌歎賞，第一首云：「論詩不必苦分疆，氣味終須細審詳。慚愧士夫多祖宋，卻看閨閣未祧唐。」<sup>91</sup>袁枚去世後，駱綺蘭遂專事王文治，因此風格上更似王文治，故聶銑敏《蓉峰詩話》卷十云：「江南有女史駱氏，受業於王夢樓先生，詩筆修潔，雅近夢樓一派。」<sup>92</sup>以及陳奉茲〈與王夢樓書〉云：「閨媛詩弟未嘗多見，若聽秋軒者，乃有師承，故其詞妥帖而氣清蒼，殆非女子也。」<sup>93</sup>其中聶銑敏評其詩筆「修潔」，「修」有善、美好之意；「潔」，則意指明亮、明朗，以上皆點出了駱綺蘭詩作對於「清妙」、「清麗」、「明朗」之風格的展現。而駱綺蘭性格豪邁爽朗，堅毅果敢，展現於詩作中，流露出不同於一般閨閣女子的脂粉氣。陳奉茲評駱綺蘭作品風格「妥帖而氣清蒼」、「非女子也」，即點出了其「疏朗」的特色。

且看收錄在《隨園詩話·補遺》中，被袁枚評為「清妙」之作的〈秋燈〉詩<sup>94</sup>，內容如下：

獨坐影為伴，閑牕對短檠。照人雖冷淡，觀我倍分明。焰小知風急，光寒避月盈。欲挑還住手，無語聽殘更。

秋夜裡，觀照詩人孤獨身影的短燭，隱隱透出微弱的光芒，而燈火如同詩人，內心情緒暗潮浮動，明晦難分。「照人雖冷淡，觀我倍分明」駱綺蘭獨具巧思的寫出

<sup>87</sup> 清·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卷三，頁 622。

<sup>88</sup> 《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 1。

<sup>89</sup>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頁 3。

<sup>90</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4。

<sup>91</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4。

<sup>92</sup> 轉引自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71。

<sup>93</sup> 收於清·王文治：《夢樓詩集·書》（清乾隆 60 年食舊堂刻道光 29 年補修本），頁 1。

<sup>94</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8。

了對秋燈的觀察與體悟，性靈說強調詩的藝術應該是容納真實思想和真實情感的優美形式，駱綺蘭以「秋燈」為題，包覆了她在情境當中的個別感受，亦見其獨出機杼之處。當中「風急焰閃」，寫的是急風甫至之時，焰光忽忽閃動之貌，詩人以其極敏銳的觀察力，捕捉住短暫的時間意象，具有纖巧和靈動的特徵。又如〈倩山樓對雪〉詩云<sup>95</sup>：

登樓對雪懶吟詩，閑倚闌干有所思。怪底世間人易老，青山還有白頭時。

第一、二句中的「懶」字、「閑」字，直接就點明了詩人此刻的平和閑散的心境，這種閑懶的行爲，展現出女詩人平日的生活情態，因而詩人由山頭積雪，聯想到世人韶華易逝，直接道出「怪底世間人易老，青山還有白頭時」之句，便是任隨自然思想的真實表露，不但展現出性靈妙悟式的意趣，也因詩人別出心裁之語，全詩讀來雋永脫俗，耐人尋味。詩中所使用的語言平易口語，曉暢如話，因而當語言之真與感情之真相互一致時，自然會產生出一種動人的藝術魅力。

王英志先生在《性靈派研究》一書中指出，性靈詩作的藝術表現手法之一便是情調的風趣、詼諧。<sup>96</sup>詩以風趣、詼諧的情調抒寫性靈，多少以詩人個人的氣質個性有關，題材則多表現在閑適生活或家居生活方面。駱綺蘭的〈鞋〉這首詩<sup>97</sup>，寫來可謂妙中生趣，其詩如下：

弓鞋未審始何時，贏得閑階小步遲。行到花陰深逕裏，蒼苔滑處自支持。

第二句中，詩人才寫道小腳女人小步緩行於階的優雅姿態，哪知行至綠苔深徑時，卻變成了「蒼苔滑處自支持」的樣貌，前後對照，不禁令人莞爾。

另外，駱綺蘭在寫景的詩作中，表現出輕快明朗、閑適雅致的生活情調，如

<sup>95</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4。

<sup>96</sup> 王英志：《性靈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105。

<sup>97</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9。

〈柘塘春步〉<sup>98</sup>：

柳外濛濛雨乍停，穿花閑步水邊亭。試拋一片殘紅落，驚散魚苗入綠萍。

這是一首精美如畫的小詩，寫出春日步行觀景的閑適之趣：濛濛的細雨還未完全散去，襯托著柳色，瀰漫成一片迷濛的綠霧般，這是江南春雨乍晴的景色。「穿花」和「試拋」，纖巧地塑造了詩中女子活潑恣意的情態，也將原本靜態的畫面點染得趣味橫生。「殘紅」與「綠萍」對比的鮮豔色調，活躍地點綴了整個畫面。沒有華麗的語言，深奧的典故，詩人讓作品洋溢著一股清新明朗的藝術魅力。再如〈春閨〉二首<sup>99</sup>：

春寒料峭乍晴時，睡起紗牕日影移。何處風箏吹斷線，飄來落在杏花枝。

（其一）

樓外簫聲喚賣餠，江城花柳近清明。東風忽送雲頭雨，催得詩成卻又晴。

（其二）

第一首記錄的是駱綺蘭日常生活的片段，那是春暖乍寒的時節，詩人酣睡遲起，發現一只風箏落於杏花枝頭，也牽領了詩人將視線移至院中杏花，發現春天來臨的消息。第二首則進一步渲染春天的氣息，樓外傳來的小販叫賣聲，綠楊和柳花交相映襯的景色，東風帶來春雨，引發了詩人的詩興。詩中流動著的是她對春天來臨的喜悅，全詩給人感覺格調輕快明朗。

王文治在提及駱綺蘭的為人及詩歌風格時，曾云：

……綺蘭讀書明大義，具卓識，無世俗兒女子態，亦不沾沾為資生計。親

<sup>98</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3。

<sup>99</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4。

族間有大事，羣謀不決，綺蘭一言而眾輒伏。家雖貧，常能以財賄緩急人，扶危濟困，有烈士風。所為詩忼爽高邁，丈夫之雄傑者不能過也。<sup>100</sup>

可知其詩風如同其為人性格般，呈現出慷慨爽直之氣，如組詩〈女遊仙詩〉第一首中詠嫦娥道：

誰懸明鏡畫樓前，一片清光萬古圓。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sup>101</sup>

詩句當中的「拚」字、「領袖」皆用得理直氣壯，特別是第三、四句中駱綺蘭以反詰問句，營造出強烈且具衝擊性的語氣，全詩讀來直截了當，沒有繁複的字詞堆疊，率直爽朗，尤其詩中所展現的自信，在一般閨秀詩人中較為少見。

另如〈擬唐人獨鵲歌〉詩中云<sup>102</sup>：

莫愁湖邊春水生，莫愁湖上春花明。雙鵲雲中振羽下，雙飛雙止湖之濱。  
一旦分張隔江海，綠波依舊金堂改。何能隻翼奮秋風，空使高情溯晴靄。  
鴟鳥銜雛志不平，鴛鴦得意還相輕。舉頭咫尺覺天近，時向白雲喚一聲。  
離羣脫侶由來慣，亭亭危立孤松畔。扶搖萬里會有時，直駕神仙上霄漢。

此詩藉詠獨鵲暗指自己與丈夫的生死永隔，以及自己的寡居命運，但內容卻不是淒惻悲戚的心緒傾吐，而是以灑脫的姿態道出「舉頭咫尺覺天近，時向白雲喚一聲。離羣脫侶由來慣，亭亭危立孤松畔。」之語，志氣昂揚，詩情雋朗峻直。再如〈秋閨二首〉第一首云<sup>103</sup>：

<sup>100</sup>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頁 2。

<sup>101</sup> 《聽秋軒詩集》卷三，頁 11。

<sup>102</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3。

<sup>103</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 4。

蕉陰梧葉響蕭蕭，一卷金經伴寂寥。何必窗前有明月，秋燈自愛坐深宵。

寫出寂寥的獨居生活，因與佛經相伴，心境平和適足，其中「何必窗前有明月」一句更是展現了灑落疏朗的個人創作風格。

## 二、哀婉蒼涼

偃蹇困窮的人生際遇，使得駱綺蘭在喪夫後的歲月中，幾乎脫離不了貧薄孤苦這四個字。寄情筆墨，恣意抒懷的肺腑之言，卻又遭受外界無情的流語蜚言攻訐，然而她又是如此的好強和自負，很少直接傾訴、剖白內心的痛苦，在勉強撐起的瀟灑和堅強中，則是隱藏著深深的憂傷，與不為人所道的悲楚，這就形成了駱綺蘭哀婉蒼涼的詩風。

前所述及祝德麟在讀《聽秋軒詩集》後，評論駱綺蘭的詩風，並作絕句三首以誌歎賞，其中第二首詩云：

一卷清裁百首詩，挑燈展讀夜遲遲。二分明月三分水，如聽湘靈鼓瑟時。<sup>104</sup>

唐朝魏瓘曾作〈湘靈鼓瑟〉詩，詩中云：「瑤瑟多哀怨，朱弦且莫聽。扁舟三楚客，叢竹二妃靈。」<sup>105</sup>言瑤瑟之音多哀調，令人不忍為聽。因而，祝德麟以「如聽湘靈鼓瑟時」來表達他的閱後感想，也點出了整部《聽秋軒詩集》的重要特色，亦即詩中充滿了微茫哀怨之音。

駱綺蘭詩歌哀婉蒼涼的風格，其核心在於「哀」。這種「哀」的表現，不是呼天搶地的吶喊，也不是痛哭流涕式的宣洩，而是一種面對自己的內心深處，向隅

<sup>104</sup> 《聽秋軒贈言》卷三，頁 25。

<sup>105</sup> 魏瓘：〈湘靈鼓瑟〉。收於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04，（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133。



獨泣的默哀。它既是孤獨閉塞心靈的自我描繪，又是孤苦無告、欲說還休的人生絮語，如〈秋客〉詩云<sup>106</sup>：

十載異鄉人，飄零只一身。逢花作知己，骨肉有誰親。

駱綺蘭詩中所表露的「哀」，通常是與自己身世飄零、孤獨無依之命運相連的，如這首〈秋客〉傾吐的是她喪夫後膝下無子，骨肉無以為親，孤零一人，寓居他鄉的十年孀居生活，卻在短短數語，平緩無奈的語氣之中，透出閱盡人生況味的蒼涼之感；隱含著她生命的銷損，以及心靈的創痛。

又如〈鏡〉<sup>107</sup>：

韶光別我速如輪，閑展菱花又一春。心事年來無說處，相憐惟有鏡中人。

年復一年，形體外貌的髮鬢凋殘，容顏漸衰，駱綺蘭透過詠「鏡」，傷青春之流逝，韶光之無情，一種自憐自惜之情流露於字裡行間。當中「心事年來無說處，相憐惟有鏡中人」更呈現了詩人滿腹酸楚無處可告之悲，哀戚委婉，悄然低訴，隱含了欲說更添愁的重重心事。

在〈鐵簫吟〉詩中，駱綺蘭藉詠鐵簫，直接吐露其間激切的簫音後愁腸百結的思緒，詩中云<sup>108</sup>：

……我聞此簫轉自驚，柔腸百結難為聽。蓬萊蕭史久仙去，高樓十載空傳伶。忍將寡鵠孤鶯曲，譜出零風斷雨情。鳳皇不至春芳歇，欲弄哀音恐簫裂。寒閨燈黯霜天高，心共寒冰凍成鐵。

<sup>106</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3。

<sup>107</sup> 《聽秋軒詩集》卷二，頁 10。

<sup>108</sup> 《聽秋軒詩集》卷四，頁 19。

簫音之哀，觸動駱綺蘭愁懷，使她不忍爲聽，「蓬萊蕭史久仙去，高樓十載空傳伶。忍將寡鵠孤鷺曲，譜出零風斷雨情」當中句句血淚，語多淒惻悲愴。詩中「驚」、「空」、「寡」、「孤」、「零」、「斷」、「歇」、「哀」、「寒」、「黯」、「霜」、「冰」、「凍」等字，營造出蒼涼寒冷的語境。此外，駱綺蘭擅於使用秋愁的意象，如秋風、秋霜、秋月、白露、落葉、梧桐、芭蕉、鴻雁……等，來營造出淒清冷寂的環境與詩人的心境，如〈秋江聞雁〉二首：<sup>109</sup>

月白夜風清，征鴻度遠汀。忽驚簾幕冷，雙鬢已添星。(其一)

偶爾泛扁舟，臨風為聽秋。無端惆悵望，孤雁過高樓。(其二)

從第二首第二句中，可知駱綺蘭爲了「聽秋」，而在秋夜中臨風乘舟，詩人有意識地選擇「聽秋」這個行爲，無疑是秋之聲與秋之境正好符合她當時內心的寥落蕭索之感。詩中運用了明月、鴻雁、扁舟、鬢髮等意象呈現出思鄉、漂泊、轉眼年華老去的感慨，使用「清」、「冷」、「孤」等字眼來塑造詩境的淒清冷寂之感，並且以「驚」、「惆悵」等詞來描述自己的內心情緒。至於爲何而驚？爲何而惆悵？全詩在蒼涼清冷的語境中，早已隱含包蘊了詩人未說出口的哀愁憂思，全詩寫來哀婉動人。又如〈晚泊龍潭〉<sup>110</sup>：

薄暮雨初霽，空江日已斜。沿堤孤客舫，近水幾人家。野浦螢還燄，山田稻自花。涼風天末起，秋氣滿汀沙。

在詩人筆下，客觀的外在景物並非無情之物，而是能與創作主體情感相互連結的

<sup>109</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2。

<sup>110</sup> 《聽秋軒詩集》卷一，頁1。

關係，駱綺蘭將景物描寫納入人物的愁思之中，以愁籠物，亦以物凝愁。詩中運用「薄暮」、「空江」、「孤客」、「野浦」、「涼風」、「秋氣」等一系列荒寒蒼涼的意象來營構出蕭瑟微茫的景象，委婉地映照出詩人內心的孤獨淒涼的心境。

駱綺蘭詩歌的哀婉風格，又如〈過金陵道中見客店壁上舊作感而有作仍用前韻〉詩<sup>111</sup>：

昔年曾此一停鞭，徹夜聯吟不忍眠（自注：十年前曾偕亡夫住此）。今日重尋題句處，苔痕青到廢牆邊。

駱綺蘭見客店的壁上舊作，而觸物生情，勾起與亡夫於此停留，徹夜聯吟的回憶。前二句的鋪陳，情感醞釀至此已經飽和，理應宣洩而出，然而詩人卻筆鋒一轉，「今日重尋題句處，苔痕青到廢牆邊」，僅以「綠苔」、「廢牆」等殘破的景物，對照出詩人內心的蒼涼之感。這種風格以表達的曲折，使情感隱蔽的更為幽深，來達到含蓄委婉的藝術境界。

此外，駱綺蘭哀婉的詩歌風格還表現在藉物、藉事寄情中，如〈落花二首〉、〈落花又四首〉的組詩中，詩人運用象徵手法，含蓄委婉的傳遞出夫婦天人永隔的哀情：

鸚鵡雕籠倚畫欄，衷情耿耿訴應難。千紅萬紫歸何處，只剩梅心一點酸。

（〈落花二首〉其一）

燭消未盡冰絲淚，墨褪常留白練裙。一片殘紅埋地下，須知生死屬東君。

（〈落花二首〉其二）

萬字紅欄曲，雙鸞翠袖垂。惟憐花易落，倚徧月明時。

（〈落花又四首〉其一）

---

<sup>111</sup> 《聽秋軒詩集》卷五，頁 11。

下簾深坐久，開簾淚欲潛。花前低語告，無計護紅顏。

（〈落花又四首〉其二）

攜鋤春樹下，白骨葬黃沙。天留儂命久，歲歲酬殘花。

（〈落花又四首〉其三）

紫燕飛向西，伯勞飛向東。迢迢離別恨，盡在落花中。

（〈落花又四首〉其四）

詩中藉由惜花女子的口吻道出面對花落卻無計挽回的感傷，花瓣落盡後僅剩的梅心，一如詩人滿心的愁腸酸苦。那千紅萬紫的凋零與重生，皆掌握在春之神的手中，如同人之悲歡離合亦由不得自己掌握，詩中寫葬花女子的哀愁憂思，「天留儂命久，歲歲酬殘花」，無疑是詩人委婉寄託自己身為孤寡之人的淒惻悲戚。〈落花又四首〉的第四首更以勞燕分飛來暗喻夫妻二人的乖離，無奈其中一方是黃泉永隔，縱有再多的離別之恨，卻也僅能寄予在這落花之情裡了。

這種美的基調是悵悵淒楚的，構成它的元素既有作者深摯的感情，又飽含心靈的創痛。因此，以秋的蕭瑟景象或物的寥落凋零，寫悲戚愁苦之心，成為駱綺蘭言愁述怨最主要的表達方式，往往營構了憂愁傷感的氛圍，形成其哀婉蒼涼的詩歌風格。

## 第六章 結論

清乾嘉時期是清王朝發展的鼎盛時期，社會安定，城市經濟繁榮，出版事業發達，連帶影響文學風氣的興盛。當時，世家大族多重視女子教育，認為閨門能詩，有益於性情的涵養，且足以表現家門風雅，因此在傳統女教之外，多予以詩書聲韻的薰陶。而江南開放的文學風氣，也影響了許多男性文人的觀念，他們支持女學，對於女性詩歌創作給予熱情的關注與提拔。此外，受到明清之際結社風氣的影響，才媛們步出閨閣，締結詩社，連章吟詠，以團體的形式壯大其聲勢，甚或拜師求教，以求詩藝之精進。

生長於這樣的時代環境中，出身世家大族的駱綺蘭，自幼習詩，具備了相當的文采和才識。婚後，與夫婿龔世治兩人才調相匹，閨中聯吟，以唱和為樂。而後家道中落，兩人陷入生計之苦，然而丈夫的驟然辭世讓駱綺蘭頓失所依，情感上的空缺和生計的艱難，使她的處境變得更加不堪。駱綺蘭食貧自守，以任閨塾師和鬻詩畫來謀生，她將作詩吟詠當成心靈的唯一寄託和生活的精神糧食，除自學苦讀，駱綺蘭更前後拜入袁枚、王文治、王昶的門下，成為三人共同的詩弟子，虛心求教，「淑慎其身，溺苦於學」<sup>1</sup>，她將老天給她的磨難與考驗，轉化為積極向上的力量，成為一位獨立的女詩人。駱綺蘭不僅出版了自己個人的詩集，也將眾文人、閨秀與自己之間的唱和酬贈之作編輯成《聽秋軒贈言》、《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付梓刊行，除了表露出她身為作家的強烈責任感，也是她積極求名之心的展現。

而積極求名之舉，雖然使她詩名遠播，卻也招來了無情的攻擊與詆毀。性格剛烈豪爽的駱綺蘭，不畏流言蜚語，公開地以一篇序言慷慨陳詞，予以反駁，其勇於自我表現以及捍衛女性求知受教權時所展現的自信與堅持，實為罕見。

---

<sup>1</sup>《聽秋軒詩集》，袁枚序文，頁3。

四十歲之後，駱綺蘭的心境起了很大的變化，心思漸趨於沉穩，她領悟到執著的慾念與爭勝之心，是束縛羈絆心靈的桎梏。此後，轉而以佛道禪理作為心靈的依歸與寄託，她選擇藏名於宗教世界後，嘉慶七年（1802）後，亦不再留有任何的文字創作紀錄，從此在青燈古佛的陪伴下，度過了她的晚年。過去種種恩怨，轉眼已如雲煙，歷經了人世的苦楚與磨難後，在宗教裡追尋解脫，反而更能體悟出萬法皆空的道理。從掬淚、斷腸到懺悔、生慧，可以說是駱綺蘭生命的縮影。

考察駱綺蘭廣泛的交遊關係，並不侷限於家族或閨閫之中。大量的贈言詩和唱和詩，可看出駱綺蘭是一位積極建立起廣泛友情聯絡網的女詩人。她既與鮑之蕙、鮑之芬及畢汾等閨中之友往來密切，時常集會相聚，聯吟唱和；也和袁枚、王文治、王昶三位業師之間維持良好的師生情誼。其中，與王文治一家皆熟稔，十分親近。男性文友方面，與曾燠、趙翼等人的往來互動，更是透過三位業師的揄揚引薦而間接交往的。駱綺蘭積極參與文人社交圈的文學活動，或詩歌唱和，或題畫酬贈，或同遊賞景，她詩才敏捷，分題賦詠，往往先成，頗受諸名士之矚目。即使與男性文人的往來被指責非議，她亦是光明磊落澹然處之，其自信積極的態度與交遊型態，在清代女作家群中展現其特殊性。

觀察駱綺蘭相關作品內容所蘊含的思想情感，可發現充滿了她的個人色彩。第一類是呈現出嫠婦的內心世界，與其哀怨淒涼生存感受的詩作，孀居後的生活，駱綺蘭所感之事與所遇之境，乃決定了其所發之吟詠，所形之詩歌有哀無樂，漂泊無依的命運遭際、懷鄉憶舊的惆悵苦思、韶華流逝的感慨悲嘆、孤高自潔的堅貞自持、舞文弄墨的矛盾心態等極為複雜的心理感受，皆發自肺腑，形之於詩，句句情真。

第二類則是表露了駱綺蘭獨特的女性意識，她清楚的意識到現實處境無法滿足自己對生命對自我的期許，皆源自於己身性別所囿。在詩作中，駱綺蘭表達了對於女子之身的遺憾，她渴望能與男性一樣享有等同的社會權利。被摒棄在科舉考試之外的女性，無法參與政治，建立事功，自知遙不可及，駱綺蘭轉而以夢境的形式來包覆她對於立功之事的嚮往。然「立功」不得，那麼，退而求其次，「立

言」便成了駱綺蘭文學生命的寄託，是她個人精神價值的體現。她依循著業師袁枚維護女子為詩的思路，提出女性書寫的正當性，並將自己的詩集和自己與友人之間的唱和酬贈作品刊刻發行，以詩人和編輯者的身份留名後世，駱綺蘭毫無掩飾地坦承自己的好名之心，展現了積極的才名意識。

此外駱綺蘭強烈的主體意識還表現在她對女性存在價值的肯定上，從她面對自己多舛際遇時所展現出的堅強姿態，與她在困頓環境中仍不放棄作詩這些事看來，可知即使喪夫悲苦，生活貧薄，但這都無損於她的獨立人格與女性存在的自我價值，因而她努力將孀居生活營造出正向積極的意義，並從中獲得成就與滿足。

求名願望之強烈，一直使駱綺蘭擺脫不了社會輿論和道德倫理的諸多壓力，倘若生命的經歷是一場戰鬥的過程，駱綺蘭她曾努力過、追求過、抗爭過，然而在面對困厄環境時的痛苦與遭受輿論壓力時的苦悶無法消解時，她選擇了放下，以遊仙與逃禪作為她脫離現實苦境的精神家園。企慕登仙和皈依佛道，是她為自己受創脆弱的心靈最後隱藏保留的規避之所。

關於駱綺蘭作品的表現手法方面，可見其慣用近體多於古體，且絕句作品多於律詩作品，且偏好組詩的形式，針對同一主題、事件，以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切入吟詠，呈現多面向的思維。在意象的經營部分，駱綺蘭著意以鴻雁、舟船的意象，寄寓己身孤獨漂泊命運，以月亮的意象建構了寡婦內心淒清冷寂的世界，而舟船與月亮的意象也投射了她的鄉思離愁。此外，詩作中反覆出現的鬢髮意象，則透露了駱綺蘭的遲暮之悲，鬢絲漸霜，日益蕭疎、凋殘，無非是年華逝去、青春不再的象徵，也暗喻了美好過往的不復回，對照出今昔之感。

在駱綺蘭《聽秋軒詩集》的整體風格上，可區分為清妙疏朗和哀婉蒼涼兩種風格。身為袁枚和王文治詩弟子的駱綺蘭，承繼著袁枚性靈說和王文治的創作主張，下筆多抒發自我之性情，其詩不以堆砌雕績取勝，詩中所使用的語言平易口語，曉暢如話，產生出一種樸質動人的藝術魅力，形成了清妙疏朗的詩歌風格。好強自負的駱綺蘭，面對偃蹇困窮的人生際遇，很少直接傾訴、剖白內心的痛苦，詩歌就成了她宣洩痛苦的管道，她慣用秋的蕭瑟景象或物的寥落凋零，寫悲感愁

苦之心，因而往往營構了憂愁傷感的氛圍，形成了哀婉蒼涼的詩風。

駱綺蘭所處的時期，婦女創作空前繁榮，也留下了極為可觀的婦女文獻數量。《聽秋軒詩集》是駱綺蘭吐露真心的文學作品集，駱綺蘭用妙筆演繹了她的人生，她的詩超越了濃重的苦難，紀錄了一位女詩人孀居孤苦又不平凡的生命經歷，同時也反映呈現出清乾嘉時期寡婦生活的普遍共性。

駱綺蘭自信、剛毅、堅決，以實際的行動和言論去突破現實處境，爭取女性在文學創作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其相關的文學活動，標幟著盛清時期的社會環境，對於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能自由地進行創作與交遊活動的包容度，即使出現批評的聲浪，但也獲得不少文人的支持與讚賞。駱綺蘭以心為詩，以生命為詩，在講述孀居故事的同時，也表白了她的創作心志，詩歌創作對她而言不僅僅是自娛消遣而已，而是藉其傾洩心中的創痛與不平，她透過創作展現了個人獨特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性別意識，因而駱綺蘭的作品，在女性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 參考書目

### 一、詩集文本

清·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六卷，乾隆六十年（1795）金陵龔氏刻本。

清·駱綺蘭：《聽秋軒贈言》三卷附《來書》，乾隆六十年（1795）序刻本。

清·駱綺蘭：《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一卷，乾隆六十年（1795）序刻本。

### 二、古籍類（依時代先後、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春秋·管仲撰，唐·房玄齡注：《管子》，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10月初版五刷。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

唐·李商隱著，清·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收於《四部叢刊初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12月。

宋·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元·鄭元祐：《僑吳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清初東倉錢方蔚手鈔本影印，1970年3月。

- 明·鍾惺編：《名媛詩歸》，明末（1621-1644）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12月。
- 清·王文治：《夢樓詩集》，清乾隆六十年食舊堂刻道光二十九年補修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王昶：《春融堂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37、14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王昶撰，清·毛慶善編：《湖海詩人小傳》，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二十四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清·王昶輯：《湖海文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清道光十七年經訓堂刻本影印。
- 清·王倩：《寄梅館詩鈔》一卷，收入清·蔡殿齊輯：《國朝閨閣詩鈔》，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任兆麟輯，張允滋選：《吳中女士詩鈔》，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沈德潛編：《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阮元：《定香亭筆談》。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
- 清·胡孝思輯：《本朝名媛詩鈔》，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凌雲閣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姚鼐：《惜抱軒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8月。
- 清·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年。

- 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編校點：《袁枚全集》八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清·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
-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陳作霖纂：《金陵通傳》，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清嘉慶四年經訓堂刻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章學誠：《丙辰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張紹棠修，蕭穆纂：《續纂句容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 清·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初編》，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二十二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清·曹襲先纂修：《句容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 清·梁紹壬纂：《兩般秋雨盦隨筆》，臺北：新興書局，1956年9月。
- 清·黃鈞宰：《金壺七墨》，收於《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8年。
-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影印。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馮金伯：《墨香居畫識》，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七十二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清·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清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惲珠：《國朝閨秀正始續集》，清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聖祖御製，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二十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清·趙翼：《甌北集》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
- 清·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四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清·蔣寶齡：《墨林今話》，收於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 清·蔣寶齡撰，清·蔣苴生續：《墨林今話》，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七十三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清·蔡殿齊輯：《國朝閨閣詩鈔》，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鮑之芬：《三秀齋詩鈔》，收於清·戴燮元輯《京江鮑氏三女史詩鈔合刻》，清光緒壬午（1882）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清·鮑之蕙：《清娛閣吟稿》，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刻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三、專書（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 王力：《詩詞曲格律與欣賞》，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
- 王力：《詩詞格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二版。
-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6月。
- 王文清等編：《江蘇史綱》（古代卷），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12月。

-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月。
- 王建生：《袁枚的文學批評》，中壢：聖環圖書出版社，民90年12月。
- 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二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77年7月。
- 王建生編：《隨園詩話中清代人物索引》，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7月。
- 王英志：《性靈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 朱沛蓮：《江蘇省及六十四縣市志畧》，臺北縣：國史館，1987年6月。
- 江慶柏：《明清蘇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
- 杜松柏：《詩與詩學》，臺北縣，洙泗出版社，1990年12月。
- 佛洛伊德著，呂俊、高申春、侯向群譯：《夢的解析》，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6年9月。
- 吳辰伯：《江浙藏書家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5月。
- 吳建民：《中國古代詩學原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2月。
- 宋致新：《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 李滉：《明清閨閣繪畫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2月。
-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
-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1月。
-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 段繼紅：《清代閨閣文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
-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10月。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10月。
- 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揚智文化，2003年。

-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社，民 90 年 10 月。
-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 4 月。
-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
-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 年 11 月。
-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月。
-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臺北縣：雲龍出版社，1991 年。
- 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張春榮：《詩學析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76 年 11 月。
- 張曉梅：《男子作閨音——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男扮女裝現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4 月。
-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年 9 月二版。
-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8 月。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4 月臺一版第十一次印刷。
- 陳學文：《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 年。
- 陶咏白、李湜：《中國女性繪畫史》，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 年 6 月。
- 逸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
- 喬曉軍編著：《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 7 月。
- 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
- 馮爾康：《生活在清朝的人們——清代社會生活圖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1 月。
-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民 76 年 12 月四版。
- 黃嫣梨：《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 聞一多著，朱自清等編：《聞一多全集》，臺北：里仁書局，民89年4月初版二刷。
-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6月。
-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
- 鄧紅梅：《閨中吟——傳統女性的精神自畫像》，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 蕭燕婉：《清代の女性詩人たち——袁枚の女弟子点描》，福岡：中國書店，2007年10月。
- 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 戴健：《清初至中葉揚州娛樂文化與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1月。
-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1月第二刷。
- 鍾師慧玲：《清代女作家專題——吳藻及其相關文學活動研究》，臺北：樂學書局，2001年9月。
- 鍾師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
- 簡有儀：《袁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77年4月。
- 顏進雄：《唐代遊仙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10月。
- 譚正璧：《中國婦女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4月。
- 嚴其林、程建：《京口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
-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書局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
- 嚴明、樊琪：《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臺北：洪葉文化有限公司，1999年。
- 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臺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年5月。
- 龔顯宗：《女性文學百家傳》，臺南：真平出版社，民90年。

#### 四、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 于麗豔：〈駱綺蘭「秋燈課女」的文化意蘊〉，《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三卷第三期，2004年9月，頁32-34。
- 王英志：〈是真名士自風流——論袁枚對女性的關愛〉，《福州大學學報》第3期，2001年，頁70-72。
-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4期，2000年，頁34-40。
-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概論〉，《江海學刊》第6期，1995年，頁158-161。
- 王英志：〈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2年2月，頁18-25。
- 王細芝：〈明清江南商業經濟對閩秀文學的影響〉，《湖南商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2007年8月，頁90-92。
- 王細芝：〈清代閩秀文學繁榮之緣由〉，《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1卷第2期，2006年4月，頁78-82。
- 王細芝：〈清代閩秀詩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國石油大學勝利學院學報》第20卷第1期，2006年3月，頁26-28。
- 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中州學刊》第6期，2005年11月，頁216-220。
- 王萌：〈明清時期女性筆下的姐妹情誼〉，《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2005年，頁119-122。
- 王萌：〈論明清時期女性群體漸趨自覺的創作趨向〉，《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第1期，2004年1月，頁47-50。
- 王維安：〈記駱綺蘭及其名軸芍藥三朵花的發現〉，《中國書畫》第43期，1973年9月，頁4-7。
- 王瑩：〈鷹與鶴——唐宋詩詞中鳥意象的嬗變〉，《文學評論》第5期，2009年。
- 王耀宗：〈論古典詩詞中的明月情結〉，《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8卷第4期，2009年7月，頁52-53。
- 王鏡容：〈從小眾到大眾：隨園的文化圖景〉，《中極學刊》第2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系，2002年12月，頁149-176。



- 王艷梅：〈論詩經的雁意象〉，《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第30卷第4期，2009年8月，頁61-63。
- 司全勝：〈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語文學刊》第1期，1998年1月，頁5-7。
-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的價值評判〉，《龍岩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7年2月，頁1-3。
-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創作的社會文化影響〉，《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2008年6月，頁13-15。
- 江應龍：〈猗歟彤管麗矣香奩——袁枚女弟子〉，《國文天地》，1988年3月，頁59-64。
- 李正春：〈論組詩文體特徵與表達功能〉，《學術交流》第10期，2007年10月，頁150-153。
- 李博昊：〈燕與雁的詩語意象分析〉，《絲綢之路》第12期，2009年，頁85-87。
- 李微：〈女性詩歌的母題取向〉，《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第13卷第2期，2004年3月，頁102-105。
- 沈鴻：〈古詩詞中秋愁意象解讀〉，《文學教育》，2008年3月，頁124-126。
- 周吉本：〈「悲秋」的解讀——古典詩詞悲秋現象的一種透視〉，《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2000年，頁34-37。
- 唐永澤：〈論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悲秋」意識〉，《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2期，2006年11月，頁72-76。
- 孫康宜：〈明清文人的經典論和女性觀〉，《江西社會科學》第2期，2004年，頁206-211。
- 孫康宜：〈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中外文學》第21卷第11期，1993年4月，頁52-81。
- 張紅運：〈秋風中的悲歌——論古代悲秋文學的抒情模式〉，《駐馬店師專學報》第9卷第4期，1994年11月，頁46-49。
- 許麗芳：〈詩教典範之詮釋與維護——試析明清詩集序跋中對女性書寫合理化之論述〉，《國文學誌》第6期，2002年12月，頁175-198。
- 郭秦：〈清代女性詩人群的總體特徵——以清初至道咸詩壇為中心〉，《齊魯學刊》第5期，2008年2月，頁122-124。
- 郭秦：〈清代女詩人的成長與家庭教育〉，《東岳論叢》第29卷第5期，2008年9月，頁28-31。

- 郭秦：〈論清代女詩人生成的文化環境〉，《山東社會科學》第8期，2008年8月，頁61-64。
- 陳小英：〈夢的意象與女性主體建構〉，《集美大學學報》第12卷第3期，2009年7月，頁90-94。
- 陳旻志：〈至情祇可酬知己——袁枚與隨園女詩人開啓的性靈詩觀〉，《鵝湖月刊》第28卷第1期，2003年，頁26-38。
- 陶道強、劉正剛：〈明清寡婦生活淺探〉，《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01年9月，頁13-18。
- 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古典文學知識》第2期，2006年，頁86-89。
- 劉培玉、劉俊超：〈論中國文學的「悲秋」主題〉，《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第7卷第2期，2006年4月，頁50-53。
- 劉詠聰：〈曲園不是隨園叟，莫誤金釵作贅人——袁枚與俞樾對女弟子態度之異同〉，《嶺南學報》新第1期，1999年10月，頁417-472。
- 蔡蘇龍、曹秀華：〈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儒商倫理的形成〉，《中國史研究》第6期，2008年2月，頁38-42。
- 鄭宏萍：〈論意象與意境〉，《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0卷第3期，2008年，頁35-36。
- 蕭乃菲：〈古典詩詞中的舟船意象〉，《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00年1月，頁38-41。
- 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乾嘉時期一婦女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6期，2005年6月，頁239-254。
- 戴慶鈺：〈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的崛起〉，《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6年，頁130-133。
- 戴麗珠：〈清代婦女題畫詩〉，《靜宜人文學報》第3期，1991年6月，頁45-69。
- 鍾師慧玲：〈深閨星空——清代女作家記夢詩探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63-298。
- 魏愛蓮（Ellen Widmer）、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頁55-81。

嚴明：〈中國古代女性形象的道德傾向——以明清才女創作為中心〉，《東華漢學》  
第 2 期，2004 年 5 月，頁 257-292。

蘇愛風：〈陸游詞中的夢、鬢、淚〉，《古代文學研究》，2007 年 3 月，頁 26-28。

#### 五、學位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于麗艷：《句曲女史駱綺蘭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5  
年。

王慧瑜：《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身世背景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5 年 1 月。

王鏡容：《傳播·聲譽·性別——以袁枚《隨園詩話》為中心的文化研究》，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吳麗真：《徐媛絡緯吟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

周律誠：《清代常州女詩人王采薇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5 月。

姚翠慧：《王夢樓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 6 月。

施幸汝：《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私立淡江大學中國  
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2004 年。

胡慧南：《沈宜修及鸞吹詩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

彭貴琳：《席佩蘭長真閣集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謝愛珠：《賢媛之冠——商景蘭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

## 六、網路資料

中華博物網：

<http://www.gg-art.com>。

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

<http://www.nlc.gov.cn/index.htm>。

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

北京故宮博物院：

<http://www.dpm.org.cn>。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博寶拍賣網：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56-1276641.shtml>。

嘉德在線拍賣網：

<http://www.artrade.com/>。

臺北市立圖書館 文獻傳遞服務：

<http://www.tpml.edu.tw/chinese/activity/alactivity/display.php?id=918>。

藏點拍賣網：

<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H01088/CD002875/html/CD002875-0790.html>。

| 清朝紀年    | 干支  | 西元   | 年齡  | 駱綺蘭紀事  | 備註   |
|---------|-----|------|-----|--|--|
| 乾隆 21 年 | 丙子  | 1756 | 1   | 生年   |  |
| ...     | ... | ...  | ... | ...  | ...  |
| 乾隆 50 年 | 乙巳  | 1785 | 30  | 與龔世治遷居廣陵   | 與龔世治同住廣陵三年，並與娘家親屬左畹鄉一家為鄰，同住柳巷                                    |
| 乾隆 51 年 | 丙午  | 1786 | 31  | 春，至金陵初謁袁枚，繪《花卉圖》                                 |  |
| 乾隆 52 年 | 丁未  | 1787 | 32  |  |  |
| 乾隆 53 年 | 戊申  | 1788 | 33  | 與龔世治遷居潤州   | 龔世治歿   |
| 乾隆 54 年 | 己酉  | 1789 | 34  |  |  |
| 乾隆 55 年 | 庚戌  | 1790 | 35  | 致信袁枚，表達願列門牆之願                                    |  |
| 乾隆 56 年 | 辛亥  | 1791 | 36  | 冬，至金陵小倉山親謁袁枚，以詩受業                                |  |
|         |     |      |     | 冬，侍王文治登西津閣                                       |  |
| 乾隆 57 年 | 壬子  | 1792 | 37  |  | 春，袁枚返杭州掃墓，於孫嘉樂杭州寶石山房舉辦隨園女弟子第二次湖樓詩會，駱綺蘭不及參與。回程，袁枚過鎮江訪駱綺蘭，寓「聽秋軒」七日 |
| 乾隆 58 年 | 癸丑  | 1793 | 38  | 為石韞玉《花間樂府》題詞                                     |  |
| 乾隆 59 年 | 甲寅  | 1794 | 39  | 春，為閨秀詩人金逸作輓詩五首                                   |  |
|         |     |      |     | 六月二十一日，與王文治、達有師母、王玉燕、汪詣成、吳嵩梁、伊述之、胡森、詹肇堂等瘦西湖上泛舟賞荷 |  |
|         |     |      |     | 農曆七月七日，與王文治、曾燠、郭堃等人以「七夕大雨」為題作詩                   |  |

|         |    |      |    |   |                             |
|---------|----|------|----|---|-----------------------------|
| 乾隆 60 年 | 乙卯 | 1795 | 40 | 正月初七，遊焦山探梅，適逢王文治、曾燠、郭堃、王嵩高、張銘           |                             |
|         |    |      |    | 四月，赴揚州筱園觀芍藥花一莖三萼的奇景。五月，繪〈芍藥圖〉           |                             |
|         |    |      |    |   | 五月既望，王文治《聽秋軒詩集》作序           |
|         |    |      |    |   | 六月望日，袁枚為《聽秋軒詩集》作序           |
|         |    |      |    | 夏，為樂鈞題〈蓮隱圖〉                             |                             |
|         |    |      |    | 秋，侍王文治秋雨菴賞桂花                            |                             |
|         |    |      |    | 九月五日，乘舟至揚州賞菊                            |                             |
|         |    |      |    | 九月九日，遊上方寺                               |                             |
|         |    |      |    | 九月十五日，偕女伴於揚州竹西亭賞月                       |                             |
|         |    |      |    | 中秋，返金陵掃先姑墓，遊莫愁湖                         |                             |
| 嘉慶 元年   | 丙辰 | 1796 | 41 | 上元節前一日，遊焦山探梅                            |                             |
|         |    |      |    | 上巳日，赴周香雨夫人招，遊揚州平山堂名勝紅橋，適逢袁枚、左壻等諸名士，同修禊事 |                             |
|         |    |      |    |   | 袁枚編輯並出版《隨園女弟子詩選》，收駱綺蘭詩作五十六首 |
|         |    |      |    | 春，於揚州九峰園，與王昶初次見面                        |                             |
|         |    |      |    | 六月朔日，正式歸道。繪〈歸道圖〉，並題詩四首見志                |                             |
|         |    |      |    | 十月望日，撰《聽秋軒贈言》序文                         |                             |
|         |    |      |    |   |                             |

|        |    |      |    |  |                                 |
|--------|----|------|----|--|---------------------------------|
| 嘉慶 2 年 | 丁巳 | 1797 | 42 | 自山東曹州移先舅柩歸里，葬於金陵棲霞山                    |                                 |
|        |    |      |    | 秋，撰《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                        |                                 |
|        |    |      |    | 初冬，趙翼過京口，駱綺蘭陪同王文治，於趙翼下榻的寓所齋飯           |                                 |
|        |    |      |    | 為隨園師作輓詩三首                              | 十一月十七日，袁枚歿                      |
| 嘉慶 3 年 | 戊午 | 1798 | 43 | 春，義女出閣，作〈嫁女詞五首〉                        |                                 |
|        |    |      |    | 於揚州與殷悟情女史相識                            |                                 |
|        |    |      |    | 四月廿二日，趙翼遊鎮江觀都天會，因雨阻期。邀趙翼至「聽秋軒」茗飲，趙翼未赴約 |                                 |
|        |    |      |    |  | 九月中旬，顧宗泰出守廣東高州，途經丹徒，訪王文治，同駱綺蘭論詩 |
|        |    |      |    |  | 初冬，慶霖過京口，訪駱綺蘭                   |
| 嘉慶 4 年 | 己未 | 1799 | 44 | 繪〈梅茶水仙圖〉                               |                                 |
|        |    |      |    |  | 夏，慶霖移鎮福州途中，過京口訪駱綺蘭              |
|        |    |      |    | 除夕前三日，新屋落成，仍名為「聽秋軒」                    |                                 |
| 嘉慶 5 年 | 庚申 | 1800 | 45 | 暮春，同幽蘭三妹、契蘭四妹、友姪女史遊金陵莫愁湖               |                                 |
|        |    |      |    | 八月十三日，遊金陵棲霞寺賞桂花                        |                                 |
|        |    |      |    | 冬，殷悟情女史來訪，與其結為道伴                       |                                 |

|         |     |      |     |                           |                                      |
|---------|-----|------|-----|---------------------------|--------------------------------------|
| 嘉慶 6 年  | 辛酉  | 1801 | 46  |                           | 春，陳文述過京口訪駱綺蘭，不值，留贈四律                 |
|         |     |      |     |                           | 趙翼過京口，於「聽秋軒」中題疥壁                     |
|         |     |      |     | 九月，與趙翼同遊鎮江招隱寺、獅子窟、八公洞、綠蓋樓 |                                      |
| 嘉慶 7 年  | 壬戌  | 1802 | 47  | 決定停筆作詩                    |                                      |
|         |     |      |     | 開詩戒，為夢樓師作輓詩二首             | 四月二十六日，王文治歿                          |
| 嘉慶 8 年  | 癸亥  | 1803 | 48  | 與趙翼、殷悟情女史放舟遊焦山            |                                      |
| 嘉慶 9 年  | 甲子  | 1804 | 49  |                           |                                      |
| 嘉慶 10 年 | 乙丑  | 1805 | 50  | 與鮑之蕙雨中登「聽秋軒」無波閣           |                                      |
| 嘉慶 11 年 | 丙寅  | 1806 | 51  |                           |                                      |
| 嘉慶 12 年 | 丁卯  | 1807 | 52  |                           | 王昶歿                                  |
|         |     |      |     |                           | 陳文述再過京口晤駱綺蘭，賦贈四律                     |
| ...     | ... | ...  | ... | ...                       | ...                                  |
| 嘉慶 18 年 | 癸酉  | 1813 | 58  | 卒年？                       | 據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與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 |